



WORLD  
WAR II

巴顿

● 王建华

亲历记

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国防大学出版社★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

## 巴顿亲历记

## 第一章 美军第一坦克手

马歇尔当政，想起了巴顿，

巴顿，“克拉克堡的疯子”

巴顿，“绿色大黄蜂”

巴顿：“神圣骑兵”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唯有坦克！坦克！坦克！

巴顿：一品脱汗水可以挽救美国人一加仑鲜血

巴顿，参加“二战”的第一位美国将军

巴顿：记住，12月7日

巴顿：让我在希特勒后背上插把刀

巴顿，爱血爱火爱美女

1939年9月1日凌晨，华盛顿石溪公园附近怀俄明大道一所住宅里的电话铃响了，面孔严峻、目光深邃的主人被告知，几小时前，德国军队已越过波兰边界，英、法两国按照对波兰政府作出的保证，必须出兵支援波兰抵抗德国。这就是说，一场世界大战开始了。

电话铃响时，房子的主人正在卧室兼书房里工作。他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他的夫人凯瑟琳，她已经醒了，而已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们一起坐着谈到黎明，迎来了华盛顿闷热的白天，然后他立刻前往陆军部。

关于这位行色匆匆的人，6年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并不是命运让您来指挥这些伟大的军队，而是非您去建立、组织和鼓舞不可，在您的指引下，这些已经横扫法、德全境的强大英勇军队得以诞生，并在令人瞩目的短时间内臻于完善。您不仅组建了战斗部队及其辅助部队，而且提供了所需的全部指挥人员，这使我几乎无法相信。在这些殚精竭虑的岁月中，我对您的英勇精神和宏伟魄力，始终怀有由衷的钦敬之情，正是您的这种精神和魄力，使得和您共度艰危的战友们获得了真正的慰藉，而我切望自己能被公认是您的亲密战友之一。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表彰他的功绩时说：在这场规模空前和无比残酷的战争中，数百万美国人为他们的国家作出了卓越贡献。而我们面前这位将军则力国家赢得了胜利……，他的品德、举止和效能激励了陆军将士、全国上下和整个世界。如果要归功于哪个人，美国的前途应当归功于他。在世界上最伟大统帅的行列中，他是堪当首位的。

的确，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他不是本书的主人公，他是后来的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乔治·C·马歇尔。

再说1939年9月1日上午，行色匆匆的马歇尔准将赶往陆军部，宣誓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由于欧战爆发，世界形势急剧变化，原定的陆军参谋长就职仪式取消了，但这位陆军部首脑肩上的担子却成倍地加重了。

他去白宫晋见罗斯福。

他以美国最高统帅部最高级成员的身份主持会议。

他出席记者招待会。

……

终于，他坐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

马歇尔接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之时，正值世界狼烟四起，战火连绵不断，此起彼伏。1937年11月，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国主义三者结成联盟，

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并先后把罪恶之手伸向波兰、埃塞俄比亚、中国……。

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角落，美国恐怕也难逃厄运。马歇尔看到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已使作战样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此时美军坦克部队的装备还处在原始阶段，并分散在各个陆军部队中，连一个完整的装甲兵部队建制都没有，他感到忧心忡忡。没有完整的装甲部队，没有明确的作战原则，这如何能对付未来战争。而此时美军一大批老朽的将军把持着军队，顽固地反对改革和创新，有一部分人甚至坚决反对备战。马歇尔认为美军的当务之急就是清理队伍，对那些盘踞在关键岗位上的高级军官们动刀，因为正是这些人阻挠着军队的现代化和改组工作，取而代之的应是那些年轻有为的军官们。于是，马歇尔秘密地对美军上层军官进行了一次“清洗”。并且私下里在军官队伍中物色，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以委之以重任的人选。

在马歇尔参谋长的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一份名单——在他一生留下很深印象的军官名单。他拿出这份“黑名单”，紧锁眉头，从上到下，一个一个斟酌着。在这临危时刻，谁能够担此重任呢？他应既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又是一个坦克专家，还要英勇善战、智勇双全。最后马歇尔将军把笔重重地落在享有“美军第一坦克手”美誉的乔治·史密斯·巴顿的名子上。就是这一笔，改变了巴顿一生的命运。

马歇尔与巴顿相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发现巴顿虽然性格古怪、粗暴、反复无常，然而学识渊博，做事果断、高效，行动敏捷，有充沛的精力和创造精神，管理部队有其深厚的功力，且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对作战计划处的副处长伦纳德·杰罗中校说：“巴顿是军中无比优秀的坦克手，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知道这一点。当他指挥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批坦克时，我就密切地注意他了，他用借来的少量坦克打垮了一个旅的敌人。虽然他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但我知道如何同他打交道。”

接着，他说了一句难以捉摸的话：“我要把他调到靠华盛顿近一点的地方，以备需要时召之即来。”

马歇尔认为，在未来战场上巴顿是美军克敌制胜绝对不可缺少的人物。

于是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横扫欧洲大陆、歼敌最多、使敌人闻风丧胆，然而又是盟军高级将领中争议最大并几次大起大落，被人称为“暴怒的狮子”的血胆将军——陆军四星上将乔治·史密斯·巴顿被调到迈尔堡，他的出现揭开了美国军事史上辉煌的一页，而此次调动对巴顿的军事生涯来说至关重要。

乔治·史密斯·巴顿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对于他，军界和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历史评价。许多人认为：“巴顿将军是一位统率大军的天才和最具进攻精神的先锋官”；“他是美国的首席坦克专家”；“巴顿是20世纪的拿破仑”。同时也有人指出：“他骄傲自大，华而不实”。但无论怎样评说，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巴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最有作为的高级将领之一，他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惊人的战绩而载入史册。

乔治·史密斯·巴顿，1885年11月11日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雷克维尼亚德，出世不久就得了一场大病，他的父母非常着急，认为巴顿活不了多久了，但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且逐渐成长为一个身体健壮、充满活力的孩子。

巴顿的父亲是弗吉尼亚人，他身材魁梧，英俊潇洒，平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以极好的口才成为当地有名的演说家。曾就读过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当了一名法律事务所的律师。1884年，他当选为地方检察官。加利福尼亚富翁威尔逊家的三小姐鲁斯·威尔逊成了他的妻子。

巴顿的母亲是加利福尼亚人，出生在加州南部。巴顿的外公是当地有权势的富翁，当过洛杉矶第一任市长。小巴顿的母亲就是在这种优裕的环境之中长大的，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嫁给小巴顿的父亲时年仅24岁，非常漂亮，极富女人的风韵；她举止端庄，谈吐不凡，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女人。

巴顿的曾祖父休·默塞尔，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陆军的一位准将，乔治·华盛顿是他的挚友。在普林斯顿战斗中，不幸身亡。他为家族确定的信条是，“勇敢战斗！前进！前进！千万不能辱没家族的荣誉！万万不能玷污我们古老的姓氏！”

巴顿的祖父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1864年9月，在温切斯特战斗中，不幸阵亡。其使用过的马鞍一直珍藏在家里。鞍上附有一块金属片，上面写着：巴顿上校在第二次温切斯特战斗中殉职，因忠诚之传令兵；此鞍、战马及军刀得存。

巴顿家的藏书极多，他广泛涉略，尤其爱看军事方面的书籍，他觉得自己与军事有着不解之缘，并且认为他应该继承其先辈的遗志。

从中学时代起，巴顿就立下雄心壮志，要像自己的先辈那样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伟大军人。

1903年9月，巴顿进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

次年6月，获得了参议员托巴斯·巴德的推荐，巴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点”军校。在校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军事史、战略、战术等方面的书籍，在战术理论上有着许多独到见解，初步显示了他在军事领域上的天赋和才智，“西点”战术系的教员们认为他是全系最杰出的人才。

巴顿极其注重军人仪表，他仪表整洁，并以此为荣。他的剑术和马术在学校中是绝对一流的。

巴顿的军人素质在同学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罗伯特·弗莱彻上校在1962年11月28日的一封信中说：“现在，乔治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仍栩栩如生——高高的个子，端庄的举止，合体的军装和整洁的内务。从外表到内涵，他都是一个标准的军人。”另一位同学说：“他的仪表、举止、言谈与众不同，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完全的投入，所有这些在他的学员生活中，都引人注目。”其他许多同学也以大量的事例说明巴顿的军人品格，如“在1909年这届毕业生中，巴顿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我们承认，任何事情，他不干则已，干必力压群雄。”“他是一个满头金发的北欧人，身体高大匀称，风度潇洒，举止端庄，是年轻领导人的完美典型。”“我认为巴顿是一个杰出的学员，富有军人气质，热情洋溢，精力充沛，并且有坚强的性格。”“他是正规化治军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巴顿给我的印象是，他忠诚地献身军队，并立志名垂青史。”“总之，他的名声很好，是班上的一流军人，他的言谈举止均与军事有关……。”“他全心全意地去做好每一件事……。”“他成功的秘诀是勤奋……。”

1909年6月，24岁的巴顿从“西点”军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来到伊利诺斯州的“骁骑队”，他渴望已久的真正的军旅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这时，巴顿把主要时间用在刻苦钻研军节理论上，他读了许多军事书籍，

特别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仔细研磨其中的一字一句，深刻理解其精髓。后来，他撰写的一些军事论文在美国军事杂志上陆续发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进攻战斗中，他特别强调：“进攻……推进，再进攻，不惜任何代价，直至最终取得胜利。”另外，他还强调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因而，平时应注重严格管理，严格训练。

1912年，巴顿参加了斯德哥尔摩夏季奥运会，他参加的项目是五项全能，巴顿取得了第5名的好成绩。受到了陆军参谋长伍德将军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关注，并且都曾一度任命巴顿为自己的副官。

巴顿引起公众关注的第一件事是对美国骑兵单马刀的改进。通过自己的潜心研究，他认为法国人使用的马刀远远胜过美式马刀。法国骑兵马刀是直剑形的，可以直刺敌人，它充分体现了进攻意识，具有更高的效率，从而有效地实施进攻行动。而美军马刀是弯剑形的，只能用刀刃去砍杀，与法国马刀相比，很难有效地实施进攻行动，所以巴顿认为应对美国马刀进行改革。于是巴顿写了改进军刀的文章投给了颇有影响的《陆海军杂志》，并送给迈尔堡骑兵团团长一份，团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文章在《陆海军杂志》发表了，并立即引起了军界的关注。几个月后，陆军部长指示：按照巴顿设计的马刀式样生产并投入军队使用。

1917年9月，巴顿奉当时的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的命令组建美国第一支坦克部队。

坦克最初的作用只是为了攻坚。这就是说，最初人们对坦克的认识还很肤浅，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坦克的防护、机动和火力三结合的作用，只是发挥了坦克单方面的攻坚功能。

巴顿认识到坦克部队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前途和作用的新兵种，他决心为组建美国第一支坦克部队而努力。

最初的坦克，结构简单、性能很差。驾驶员坐在底层，射手坐在炮塔上，坦克内一片漆黑，发动机的噪音震耳欲聋，两个人无法交谈，驾驶员也无法看到外面的情景，视界较窄，只能靠炮塔上的射手用脚轻轻地碰他的头和肩，指示他往哪个方向前进。坦克上配备一挺机枪或是一门加农炮。

巴顿认为坦克必须具备防护性好、机动性高和突击力强的特点，所以，他认为美国坦克发展的方向应是机动性能高的轻型坦克。

为了使坦克部队具有一种凝聚力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巴顿亲自为坦克旅写了一首歌词，并请人谱了曲，这首歌成了坦克旅每天必唱的歌曲，其中有一句是：“我们跟着旅长穿越地狱，打到敌人那边去。”巴顿希望从平常的每一件事去培养坦克兵的无畏精神。

后来巴顿的坦克部队被公认为美国远征军中最厉害的部队。而巴顿则以远征军中“最残酷的军纪森严的教官”而声名远扬，后来这些成为巴顿传奇的雏形。

1918年，巴顿带领他的坦克部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取得了辉煌成就。此时巴顿已成为美国一流的坦克专家，并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新的兵种，发明了一种新的战法，并在实战中检验了他的成果。他以巴顿模式造就出一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坦克部队。他的勇敢精神和军事领导才能在战场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战争是可怕的东西，是万恶之源。可巴顿却酷爱战争，他认为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显示他的超人的才华，他所具备的特殊军事指挥才能注定要献给战

争。

1920年6月，国会代表国民意愿，通过了《国防法案》。该法案规定坦克兵配属于步兵，不再作为独立的兵种存在，还规定，坦克兵以连为单位配属步兵，每个步兵师配属一个坦克连，由步兵司令统一指挥。

巴顿尽了最大努力也没能保留注坦克部队独立存在，此时巴顿已别无选择，他决心重新参加骑兵。

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坦克部队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临走时，他向官兵们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讲，他情绪激昂，热泪盈眶：“坦克部队有我的心血和希望，我坚信它是不会衰亡的。总有一天，我还要与它重聚，我的生命和荣誉全部与它息息相连，到那时我们的坦克将是一个全新面貌，它将是一支世界上所向披靡的坦克部队。”

1920年夏天，巴顿挥泪告别了坦克兵，重返骑兵部队。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巴顿几度调任，并去各军校深造，他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其中有些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干。尽管如此，巴顿仍以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将每项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

1936年，巴顿写了一篇名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军事论文，文中论述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并特别指出夏威夷的重要性。巴顿下结论说，日本人对珍珠港发动袭击既是潜在的危险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并且预言，这样的一次袭击对美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但他的警告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数年后，巴顿的担心变成了现实，美国为此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1937年，欧洲和亚洲局势动荡不安，7月7日，日本在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又一手制造了“七·七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欧洲，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掌权后，断然退出裁军会议，公开废止《凡尔赛和约》，由戈培尔大力开展仇外宣传，叫嚷要夺取“生存空间”。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在德国的支持和英法的怂恿下，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次年3月，西班牙又爆发了内战，德、意帝国明目张胆地支持佛朗哥叛乱分子……。

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1938年7月1日，巴顿被提为上校，调往克拉克堡指挥第5骑兵团。

巴顿有军人特有的嗅觉，敏锐地感到不久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他密切注视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并为参加战斗而秘密地作准备。在克拉克堡他大刀阔斧地进行军事改革，以全新的战备方式进行训练。当时，西班牙内战已达到高潮，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坦克和一系列新的战争手段在战争中显示了强大威力。对此，英国和法国以及那些墨守成规的保守的美国当权军人都视而不见，这些则引起了巴顿高度的重视。他想方设法从报纸和杂志上以及从电台上收集德军的训练演习和作战情况，收集德国坦克专家海因兹·古德里安和欧文·隆美尔有关新时代战争的论述。古德里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军队机械化新精神的化身，而隆美尔则赞成新的灵活的步兵战术思想，他们都是一切全新的作战原则的代表者。古德里安曾写了一篇题为《装甲部队进攻中的运动与火力》的文章，发表在德意志联邦国防军的一份官方杂志上。他在文章中严厉地批驳了对现代战争中装甲兵的作用的怀疑和反对论调，断然把坦克放在一切军事设想和计划的中心。接着，他又写了一本名为《警惕！装甲部队！》的书。在书中，他以挑战式的坦率态度描述了德国新装甲部队的演进，并为实际作战中使用它们的原则勾画出了一个轮廓。几乎与此同时，隆

美尔也出版了一本题为《步兵的进攻战》的书。书中概括了运动战的那些具有革命意义的原则，在这种战争中步兵同装甲部队密切配合，能发挥出空前的能动力和打击力量。

巴顿对这些所出现的作战原则和思想十分留意，并在沙盘上研究对付德军作战的方法，这些都是为了以后的战争作准备。

在训练骑兵部队时，他抛弃了战马，对下属说：“‘神圣骑兵’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管那些老顽固对未来战争中骑兵的前途如何高谈阔论，我还是要对你们说，当战争来临时，在美国军队中不会有几匹战马的。”他把骑兵团编成一组一组的机枪队，在训练中自始至终步行前进。他以实战要求严格训练部队。

巴顿的严格管理、大胆要求，尤其是他的实战演习和全新的训练方法，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许多人称他是“战争狂人”、“克拉克堡的疯子”。有人甚至破口大骂，“这个十足的傻瓜，难道他不明白他是在自取灭亡吗？”

正当巴顿在克拉克堡劲头十足地训练部队，准备迎接战争的挑战时，11月27日，一纸调令把他调到迈尔堡接替乔纳森·温赖特任要塞司令。当时国际形势变化急剧，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而巴顿却被调离战斗部队，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巴顿怎么也没想到这次调动能是参谋长乔治·马歇尔的主意。

巴顿上校在迈尔堡只度过了八个月的时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以非常奇怪的方式进行着。虽然，战争以德国军事机器隆隆开进波兰揭开了序幕。但由于希特勒的后勤工作没有跟上，以及法西斯德国内部担心东部侧翼的威胁，战争渐渐地悄无声息了。希特勒着手与苏联谈判，并派秘使与斯大林签定了秘密的互不侵犯条约，这样就解除了东部的威胁。英法政府没有识破希特勒的诡计，认为希特勒真正的目的是要进攻东边的苏维埃政府，于是他们也就企图把战争的祸水引向苏联。因此欧洲西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战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虚假的战争”。当时美国的反应是保持中立。

1940年5月，欧洲西部战争爆发，德国入侵了欧洲的低地国家，然后用飞机配合坦克的闪击战袭击了法国。与这次闪击战相比，波兰战役只不过是一场预演而已，德国人使用了全新的方法，彻底打破了战术的一切标准概念，他们大大加强了火力，充分发挥坦克的速度和机动性能，从而突破了战场的范围。飞机加坦克的“闪电”战术使人们耳目一新，目瞪口呆。

巴顿控制着自己的激情，以敏锐的目光观察着战场的动态。德军所使用的全新的技术，巴顿在1918—1919年的一战中就已经总结出来，但都不是那么系统和全面，他现在不得不再次认真地总结战场经验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陆军参谋部又如何呢？马歇尔刚刚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他发现这座千疮百孔的军需大楼里工作杂乱无章，人们做事优柔寡断；陆军中的高级文职官员四分五裂，有些官员坚决反对备战。

陆军参谋部更是杂乱无章，组织松懈。它最大的一个失误就是疏忽了对陆军的训练，军官之间的激烈争执使总参谋部的工作更加糟糕。总之，老派人物对德国所展示的新式武器和技术战法熟视无睹，就是进步派人物也多数被德军的这种做法完全迷注了。结果，在整个军事机关中的气氛如果不是失败主义者，就是悲观失望者，甚至连罗斯福总统似乎也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最后只确定了防御政策。美国官方的看法主要是受了德国人看上去势不可挡的影响，只考虑加强美国的防御力量，一旦德国人涉过大西洋打到巴拿马运



河来，如何堵住这股洪流。但是参谋长马歇尔对德国军队在战争中使用的新战法和新武器没有感到惊慌，因为他平时早就对新武器和新战法有所了解，他头脑中已有所准备，而且对于如何解决德国人造成的种种问题已心中有数。于是他要求面见罗斯福总统，打消他的顾虑，并谈到组建装甲师和远程轰炸机的重要意义。他向罗斯福示意，美国现在必须采取攻势，才能赢得即将出现的战争的胜利。罗斯福总统被他说服了，并表示全力支持他的观点和所要采取的行动。

1940年6月，德国人用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向法国发起大规模进攻，摧垮了法国人的反抗。

法国人投降后，马歇尔感到时间的紧迫，他立即着手整顿陆军，起用新一代军官，做各种必要的建设工作，希望把陆军从和平时期的—支萎靡不振的部队变成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不仅能够打仗，而且还能信心百倍地准备战胜“不可战胜”的德国人。

对于美国的装甲兵来说，1940年7月10日是个划时代的日子：马歇尔将军大笔一挥，批准建立一支装甲部队，创建了两个坦克师，从而解决了关于美国陆军装甲部队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阿德纳·查菲将军出任司令。

新组建的装甲部队被编为美国陆军第1装甲军，下辖两个师。第1装甲师设在诺克斯堡，师长是马格鲁德。第2装甲师设在本宁堡，师长是斯科特。不久，巴顿受命出任装甲旅旅长，到本宁堡参加部队的创建工作。

巴顿对坦克的前途始终是充满信心和希望。正如1920年夏天巴顿离开坦克部队时所说的：“我坚信坦克部队是不会衰亡的，总有一天我还要与它重聚……，到那时我们的坦克将是一个全新面貌……。”现在巴顿终于又回到了坦克部队，他终于又有施展才华的好机会了，已经黯淡了的前程突然又充满了光明。

来到本宁堡，巴顿看到一战时留下的破烂不堪的坦克，心里很难过，心想未来战争难道就指望这些废铜烂铁去打胜仗吗？于是他敦促有关部门立即研究新一代的快速、通讯设备好和火力强的坦克，以便将来装备部队。另一方面，他自己掏了800美元向西尔斯和罗巴克公司订了一些坦克配件，用以修补这些旧坦克和各种车辆，这样的旧车共有2000多辆，旧坦克325辆。

当时的第2装甲师有实际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一个旅，巴顿决定再组建两个旅，他以高效率快节奏的昼夜工作，终于又组建了两个旅，形成了师的建制。

部队建制完成了，但如何才能使士兵们适应实战的要求呢？他看到新召来的坦克兵不懂技术，纪律松散。《纽约时报》称他们是：“一群身着卡叽军装，组织涣散的乌合之众。”这样的军队怎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呢？巴顿决心把这群“乌合之众”训练成超一流的真正的战斗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巴顿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首先是用自己的表率作用激励部队。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处处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他经常乘一辆吉普车式的指挥车到各部队去视察，或乘他的私人飞机在那里低空盘旋。他呕心沥血，事必躬亲，谆谆教导士兵们，不仅告诉他们该干什么？而且还教他们如何干。其次，巴顿强调部队的高度统一和严格的纪律，并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他对每一项工作都制订了相当严格的奖惩措施。坚决要求每个人都要达标。为此，他经常耐心地向将士们解释平时训练与战时打胜仗的关系，他说：“战争的目的不是牺牲自己，而是要消灭敌人”。他还告诉士兵们“一品脱美国人的汗水

可以挽救美国人的一加仑鲜血。”第三，巴顿采取各种方式奖励成绩突出的官兵，以提高士兵的练兵热情。鼓励士兵们争当优秀的坦克手，杀敌立功为国争光。

1940年9月，因阿德纳·查菲的身体状况不佳，美军对装甲部队的领导作了调整：斯科特接任第1装甲军军长；巴顿接替斯科特出任第2装甲师代理师长，并晋升为陆军准将。

此时，有些美国新闻界的记者由于听说巴顿治军严格，要将所有的将士都训练成“勇敢和机智”的顶呱呱的坦克手，便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赤胆铁心的老头”的文章，介绍他训练士兵的情况。并预言这支军队将是美军一支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军队。

按照巴顿的要求，他的部队确实是严密组织、刻苦训练，现在这支部队已基本上达到了他要求的水平，巴顿心里非常高兴，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他即将要让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在美国人面前亮相，让人民为自己的国家有这样的部队而欣喜。为了区别于其它兵种，有一个整洁的军容，巴顿为他的坦克手们设计一种独特的制服。他参照了老乔治·巴顿以前身穿的艳丽的南部邦联军服和丘吉尔为陆军创造的“海妖服”，以及马戏团中那五颜六色的戏装，为坦克兵设计了一种服装，军装呈绿色，上面镶有红边，再配有巴顿从格林贝包装公司弄来的金色足球头盔式的钢盔。服装制好后，巴顿第一个穿着它在本宁的都虎营出现，当时，坦克手们都瞪大眼睛看着他，有一个爱开玩笑的坦克手惊叫道：

“看！绿色大黄蜂！”

这个名字迅速传到了华盛顿的陆军部，陆军部的军官们也叫巴顿为“绿色大黄蜂”了。但是，陆军部没有同意将这种服装装备坦克部队。

后来，将军们经常来参观第2坦克师，当他们看到巴顿穿着军服，腰间配上象牙柄手枪，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时，连将军们都不寒而栗，他们认为巴顿是一个十足的不可思议的战争狂人。

1940年12月，为了检验装甲部队的机动性、纪律性和训练水平，并扩大其影响，巴顿组织了一次400英里的长途行军。此次行军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有1000多辆各式各样的车辆，其中有坦克、半履带式战车等，飞机也参加了行动。这在当时堪称是一个大胆的举动。

此次行动，在巴顿的直接指挥下，充分显示了装甲部队严整的军容，纪律的严明，技术的娴熟，浩浩荡荡的钢铁大军在高度的协调统一下顺利地完成了全部行程。沿途的群众目睹了美国装甲兵的风采，整个行军简直是一场精彩的演出，人们不禁为之鼓掌贺彩。

1941年1月上旬，应上级要求，巴顿命令坦克师举行第一次检阅。

在举行阅兵式那天，本宁堡刮起了寒冷潮湿的大风。各种坦克、侦察车、卡车和吉普车在被雨水浸透的街面上隆隆驶过。装甲师的1200辆车辆排列在检阅台前的大型广场上，巴顿和一群前来参观的要人登上检阅台。

突然一辆炮塔上涂有红、白、蓝三种颜色，闪闪发光的坦克猛然离开了检阅台，颠簸着围着广场开了一圈。这是巴顿本人用的坦克，人们隐约可以看见炮塔上有一个人头带钢盔，在坦克轰鸣声中驶过了卡车载运的步兵团、摩托兵部队和反坦克部队。士兵们齐声高喊：“前进，前进！勇往直前。”最后他拐弯驶向坦克团，接着又回到检阅台上。

阅兵命令大声下达后，坦克震耳欲聋，它们以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从检

阅台前隆隆驶过。坦克手们以娴熟的技术、完美的队列通过了检阅台。

检阅完毕，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的坦克从无到有，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强大的战斗力量。”最后陆军部长史汀生宣读了任命巴顿为该师师长，晋升为少将的命令。

1941年1月28日，马歇尔宣布陆军四个野战军将接受美国军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的演习考验。

此次演习的组织指挥者是麦克奈尔将军，他强调在不发生伤亡的情况下，要完全按照实战要求，在一种严酷、公正的气氛中进行演习。此次演习旨在尽可能逼真地再现最近欧洲战场上的几次战役。这次演习确实是要看一看各部队的真实水平了。

巴顿的第2装甲师也要参加这次大规模的实战演习。这次演习能否成功，将决定着以后坦克装甲部队的命运，也决定着巴顿能否再次参加实战。对于自己的坦克部队巴顿是有信心的。他强调坦克装甲部队就是要机动作战，出奇制胜。打败敌人的最佳方案是“抓住他的鼻子，踢他的档部”，用部分力量牵制敌人，主力迂回至敌侧后，从敌后方发起进攻。要发挥坦克的突然性和机动性，始终不停地运动，找到敌人的指挥部、通讯和供应系统，彻底摧毁他们，向前、向前，勇往直前。

6月，演习在田纳西州开始。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坦克兵们在巴顿的指挥下，大胆地快速穿插，一下子就打到了第5步兵师的背后，“大批摧毁”了该师的兵力，捣毁了师指挥部。第2装甲师的“坦克”继续勇猛推进，所向披靡。原计划两天的行动，只用了9个小时就顺利完成了。坦克兵那令人眼花缭乱变化莫测的队形和新颖的战术，使装甲部队的突击性和快速的特点得到全面体现。巴顿的指挥能力和战术技巧也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这次演习充分说明了巴顿已完全掌握了闪击战的艺术，他的装甲师已经具备了与强大的敌人相抗衡的能力。

演习结束后，巴顿和他的第2装甲师初露头角就受到舆论界的高度赞扬。7月份的《生活》杂志发表了关于巴顿部队的专题报道，杂志封面上还刊登了巴顿的大幅照片：他站在坦克的炮塔上，手里举着望远镜，挎着手枪，头上戴着钢盔，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装甲师的官兵们都为自己有这样的长官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这次演习，参谋长马歇尔也亲自观看了，第2装甲师的快速进攻和勇敢精神受到了马歇尔的高度称赞，并充分肯定了巴顿的指挥和协调能力。他说：“美国的坦克装甲部队一定会成为有‘沙漠之狐’美称的德军将领隆美尔的克星。”

不久，巴顿便收到了马歇尔任命他为第1装甲军军长的命令。

在这期间，世界局势不断恶化，德国不仅对法，英等西方欧洲国家开战，1941年6月22日晨4时，希特勒还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不宣而战。希特勒妄想以“闪电战”在3个月内征服苏联。1941年12月7日早晨，日本也不宣而战，派出庞大的特遣队袭击了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损失惨重，蒙受了奇耻大辱。此时美国政府如梦初醒，终于成为参战国投入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两个月后，巴顿临危受命，奉命到因迫奥指挥新创建的沙漠训练中心。

马歇尔将军的这一安排，是有其用意的。此时，北非的战事日益吃紧，“沙漠之狐”隆美尔的德意军团在利比亚取得了军事胜利，正在向埃及的英

军进逼。他们企图控制苏伊士运河，然后以中东为桥头堡，向欧亚大陆出击、对盟军实施迂回进攻。如果美军要支援英军，遏制隆美尔在中东的行动，就必须为进行沙漠战做好艰苦而细致的准备工作。在马歇尔看来，巴顿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最好人选。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

1942年3月27日，巴顿飞往因迪奥沙漠训练中心。因迪奥是个盛产枣子的城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西南部的科切拉谷地。巴顿在这里的任务是培训准备打仗的美国“装甲部队”核心。巴顿选择的这个沙漠演习区位于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亚利桑那三州的交界处，是一个由沙地、石块构成的荒漠地带，人迹罕见，地形和气候都与北非十分相似。这里条件十分简陋，缺水没电。巴顿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训练营地，于是他们安营扎寨，很快就创建起了训练中心。

受训的是第1装甲军和第2、第3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共约八千名官兵。

沙漠训练很快就开始了。训练工作十分艰苦，远远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负荷。巴顿命令部队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负一小袋沙子，在10分钟内跑完1英里，然后两小时急行军。他特别强调军人意志的磨练，有的人脚都磨出了泡，他也不让休息。接着就是战术训练和实弹演习，还开设了夜间课目。训练期间，巴顿对装甲部队的作战方式、指挥和后勤系统都做了改进。他破天荒第一次通过无线电从空中对部队进行指挥，进行了坦克集群作战试验，还设计使用了一种坦克修复车。

1942年7月30日上午10时45分，巴顿接到了马歇尔将军在作战计划处设立的智囊团的成员约翰·埃德温·赫尔上校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对巴顿说：“将军，我受马歇尔将军的命令给你打电话的，他要你尽早离开训练中心，到华盛顿来见他。”

巴顿当天就到达华盛顿，直接被带去谒见马歇尔将军。这位参谋长对他说：“乔治，我刚从伦敦回来，我们必须在年内对轴心国采取攻势，这是我们目前必须采取的行动。此次行动代号为‘火炬’，‘火炬’战役中美军的主要指挥权就交给你了，你可不能辜负我的期望。”

马歇尔在结束接见时说：“你去陆军大学报到，赫尔上校会让你看详细的作战计划，并给你作介绍。但你必须明白，‘火炬’行动只有一只美国特遣部队，此次行动的任务你得用作战计划人员分配给你的部队和装备去完成。

巴顿暗自庆幸，自己终于又能参加战斗了，这长期以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此次参战，自己是率领美国军队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位美国将军，这也是自己的最高荣誉。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南亚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先后占领了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并把澳州列为下一个侵略目标。德、意帝国在欧洲向苏联发动进攻后，在1942年6月28日，希特勒又指挥德军对苏发动了最大的攻势——“蓝色方案”，这一攻势旨在到达伏尔加，征服高加索山，翻过山就可到达里海和中东，希特勒妄想成为远及阿斯特拉罕、列宁格勒及巴库的幅员辽阔的整个欧洲的主人。苏军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节节抗击德军，慢慢地跳出包围圈，希特勒原想在夏季就取胜的愿望未能实现。

冬季即将来临，德军也就失去了进攻的锐气。即使如此对苏联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在欧洲，6月21日希特勒制定的“巴巴罗沙”计划正在实施；在北非，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一路所向披靡，在攻占托卜鲁克之后，又趁热打铁，

扑向埃及。23 日晚，隆美尔的非洲装甲军在广阔的战线上进抵阿拉曼防线，距开罗仅 80 里，他们希望在一周内攻进开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三大战线吃紧，危机四伏，战争形势对反法西斯同盟十分不利。此时，反法西斯同盟国内部认为：开辟第二战场，牵制德、意、日帝国的兵力，扭转世界战场局势的时刻来到了。但同盟国内部就第二战场应在何处开辟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集中 64% 的兵力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企图一举攻占莫斯科，迫使苏联投降。7 月 18 日，斯大林急电英国首相丘吉尔，要求英国尽快在北极地带或法国北部沿海开辟第二战场，以解燃眉之急。鉴于战局日益恶化，9 月 3 日，斯大林再次呼吁丘吉尔于本年内在巴尔干或法国某地开辟第二战场。由于丘吉尔担心苏联抵挡不住德国军队的强大攻势，自己也暂且没有足够的兵力实行登陆作战，斯大林的请求被拒绝了。

美国参战后，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已日益突出起来。早在 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1 月，英美首脑原则上通过了英国提出的“体育家”计划（即在 1942 年春天进攻北非的计划），但不久，英国在利比亚遭惨败，“体育家”计划随之搁浅。后来，艾森豪威尔又主持制定了代号“围歼”的作战方案，决定以英国为基地对西欧直接发动进攻，时间在 1943 年春，后计划又未实施。

就连盖世好雄希特勒在 1942 年 6 月也觉得西线下平安了。6 月 21 日，第三空军从英格兰南方带回的摄影侦察情报表明，近三千艘小船集结在朴茨茅斯附近，许许多多来路不明的小船在索斯安普敦和蒲尔靠岸。在被占领的法国，铁路和电缆遭到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在希特勒的脑海中已出现了敌人大批伞兵和滑翔机着陆的情景——切断铁路命脉和公路网，以阻止他在海上主攻开始时往上运输后备军。6 月 26 日，他将两个党卫军师——“阿道夫·希特勒护卫队”和“敢死队”也都转到了西线，并将三个师及第 7 空军伞兵师留作后备部队，准备应付西线即将出现的战事。希特勒认为在西线英美大规模联合入侵的尝试是十分可能的，同盟国最可能入侵的地方不是迪埃普和勒阿弗尔之间的某地，就是诺曼底，因为这些沿海地区在同盟国战斗机的航程之内，并且小型舰艇很容易横渡到这里。“如果同盟国入侵，我就要去西线亲临战场。”希特勒已预料到同盟国马上要在西线全面开辟第二战场，这也正是令他头痛的事情。

开辟西线第二战场，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决心直接打到欧洲大陆去，并曾于 1942 年 3 月就提出了 1942 年初秋时节通过的夺取法国的布雷斯特或瑟堡在欧洲建立桥头堡的设想。他得到史汀生部长的全力支持，史汀生把“坚决、迅速和始终不懈地执行”马歇尔计划看作是“通向我们主要敌人的心脏”、最终打败希特勒军队和“胜利结束战争”的“最有把握、最容易的道路”。马歇尔还一度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罗斯福于 4 月 2 日对丘吉尔首相说：“我业已全面研究了面临同盟国军事形势的当前和长远的问题，由此我得出某些结论，这些结论关系重大，我想让你了解全部情况并征求你的同意。”

罗斯福总统在 4 月 8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了他的“结论”。他在备忘录中写道：西欧是美国和英国发动首次大规模攻势的有利战场。只有在那里，美英的陆、空联合人力和物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并给予俄国以最大的支援。发动这一攻势的决定必须立即作出，因为需要在多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的。按照罗斯福的设想，那无疑是根据马歇尔将军的建议，联合入侵部

队将由四十八个师组成，其中美国出十八个师。然而，定于1942年的最初的袭击预先规定只使用五个师，目标是在瑟堡周围的地区建立一个滩头堡。但鉴于那时美国的师一个也调不出来，于是就通知英国，所有五个师都得由他们出。

马歇尔为这次假想的战役起了一个代号叫“大锤”，该计划出台不久就夭折了。英国人强烈反对这个计划，部分原因是他们在他们看来向布雷斯特或瑟堡进军的任务最初阶段全部要由英国人来承担。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即使是这样一次有限的冒险行动，他们也缺乏力量。

英国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将军反对“大锤”计划最为坚决。他在7月17日的日记上写道：“在我们心目中，1942年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1943年取决于俄国所发生的情况。假如俄国垮台，遭到蹂躏，我们就不能进攻，而只能准备到北非去。但是，马歇尔似乎要制定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的某种硬性计划。”

英国为了说服美国人放弃“大锤”计划，派遣和蔼而受欢迎的蒙巴顿勋爵去美国访问，访问期间，他全力做罗斯福总统的工作。他的访问激怒了马歇尔，却没有动摇他要发动攻势的决心。这位参谋长竭力防止英国人用甜言蜜语诱使罗斯福放弃“大锤”计划。

就在同盟国闹不团结的高度紧张气氛中，马歇尔“非常激动而果敢地”去伦敦进行摊牌。他在哈里·霍普金斯和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的陪同下，于7月18日抵达伦敦。对此，布鲁克将军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几个人的组合十分奇怪，因为哈里·霍普金斯主张在非洲作战，马歇尔要在欧洲作战，而金却决心坚守太平洋。”

本来是重大的战略问题，在伦敦却变成了尖锐的争吵和人生攻击。英国首相放风说“马歇尔企图僭取总司令的权利，而那是总统的特权。”布鲁克听到这些话后，对马歇尔就不再那么客气了，他总是带着几份猜疑和敌意来看待他。马歇尔则认为英国人推倭拖延，且带着几分滑头，他感到十分恼火，并毫不客气直接了当地顶撞了布鲁克。在一次会议上他质问英国政府和军界要员们：“那么，你们指望如何赢得战争的胜利呢？靠防御是不能打胜仗的！难道你们还想让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悲剧重演吗？”

此时，罗斯福总统为了打破僵局，他“上当受骗”接受了丘吉尔的替代方案，这样就解决了马歇尔所面对的问题。罗斯福以宪法授予他的特权的名义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告诉马歇尔停止争吵，并到7月25日为止必须与英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7月22日，会议仍陷于僵局。马歇尔向艾森豪威尔强调，不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都要由他自己来挑选一位年轻的将军来指挥美国部队。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同时他也提醒马歇尔，在1942年搞一次横渡海峡的进攻是危险的。同一天，总统命令他的谈判人员同意“在1942年里由美军参加反对欧洲敌人的某些其它战役（‘大锤’计划除外）。”

当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与布鲁克及其同僚们于7月24日下午3时再次会晤时，终于达成了全部协议，马歇尔同意放弃立即进军欧洲大陆的想法，而开始准备在北非发动一次进攻。

于是罗斯福总统要求华盛顿的联合参谋总部和马歇尔参谋长“开足马力尽早实施‘火炬’计划”。并在8月4日把“在北非登陆的最早日期”告诉他。

这一系列事件使马歇尔心存不快，但“火炬”计划又必须尽快制定出来。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火炬”行动的盟军总司令。但在战役中又由谁来领导第一支出海作战的美国部队呢？

于是马歇尔想到了巴顿。当陆军部听说要由巴顿来指挥美军出海作战时，就像一颗炸弹爆炸一样，陆军部顿时炸开了锅，众多的军官表示强烈反对，有些人干脆骂娘。他们发表意见说，巴顿绝对不行，他连指挥一支美国小分队都不能胜任，更不用说适应同盟国之间的组织了。但是，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没有被反对意见所吓倒，他俩了解巴顿是位出色的专业指挥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并没有被他的“相当古怪的癖性和有时反复无常的行为”所蒙蔽。决心将“火炬”战役中美军的主要指挥权交给乔治·巴顿。他俩也相信巴顿会乐意接受这一使命，并能出色地完成任。因为在不久前，艾森豪威尔就召见过巴顿。艾森豪威尔问巴顿：“乔治，你愿意放弃训练部队的指挥权，来率领一个师参加实际战斗吗？”

巴顿愣了一会，他这一个军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但是，“真正”的战斗的前景压倒了其它一切。“艾克，假如我能参加战斗，我甘当一名少尉。”他大声说道。巴顿的回答令艾森豪威尔非常满意。因为仅在片刻之前，艾森豪威尔曾要另一名军长去接管美国在太平洋的一支作战部队时，被这位将军拒绝了。那位将军说：“我是一位资深的军长，不能设想在一位‘业余军人’的澳大利亚将军麾下效劳。”

巴顿急切地想参加实战。6月23日，艾森豪威尔去了伦敦。于是马歇尔将军就将巴顿从沙漠的训练中心召回参谋部并接见了。他。

巴顿跳上汽车飞速赶到陆军大学，他阅读了他们拟定的粗略计划，听取了赫尔的介绍。赫尔转达了马歇尔给巴顿的指示，要他对这个计划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策划。争取将“火炬”计划制定的更完善、更适用，更可靠些。听完后，巴顿就给马歇尔打电话。当听说参谋长不在时，他便要求打电话给马歇尔的副手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麦克纳尼当时正忙于“火炬”战役的后勤问题。

巴顿直截了当地对麦克纳尼说：“我刚才看到的计划是荒唐可笑的，我需要数量大的多的人员和舰只去执行这项任务。”

“好吧，乔治，我将把你的忧虑告诉马歇尔将军，看看他是什么意思。”麦克纳尼说，接着他带着巴顿的意见去见了参谋长。马歇尔静静地听着，表情略带严厉。随后，他只说了一句：“命令他回因迪奥去”。

巴顿又匆匆地回到沙漠训练中心。他在反省，是自己的脾气不好，参谋长不是早就说过只能用作战计划人员分配的人员和装备去完成这项任务吗？于是他开始为自己的举止而懊悔。因为他不愿失去这次参战的机会。

8月2日，他拿起了电话，呼叫参谋长接电话。“马歇尔将军正在开会！”电话那头告诉他。巴顿文打了几次电话，所得答复都是一样的。最后，他只好甘心情愿地再找麦克纳尼。

他对副参谋长说道：“在此期间我想了很多，我得出结论，我也许能用你那些笨蛋参谋人员所愿意给我的兵力去完成任。他的声调里带着那种自己意识到的孩子气的憨笑，好象他正在说“嗯，你难道不明白？我已被迫承认错误——你看怎么样，是否能把这项任务交给我？”

麦克纳尼向马歇尔汇报了谈话的情况。

“命令他回到陆军大学。”参谋长说，阴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看，麦克纳尼，这就是对付巴顿的办法。”他对副参谋长说。

8月3日，巴顿回到华盛顿，在宪法路军需大楼的第三层建起了自己的办公室，着手制订“火炬”战役的行动方案。

巴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他精心挑选的年轻精干有事业心的参谋军官，办事效率极高。其中，有他的参谋长盖伊上校和作战处长肯特·兰伯特上校。办公室成立后，巴顿就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华盛顿的头一天晚上，他就拟定了一份计划，该计划提议在卡萨布兰卡登陆。登陆时间初步定在1942年10月7日。

目前，华盛顿和伦敦的政府首脑以及计划人员，对“火炬”行动都没有巴顿的热情高。艾森豪威尔同马克·克拉克将军为首的一个特别参谋小组柱审议了巴顿制定的计划后，将计划报告了华盛顿。大家对“火炬”战役虽然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很少有人相信这次战役能够取得胜利。

7月13日，艾森豪威尔同他的高级计划人员就“火炬”战役讨论了一个半小时。会议得出的结论却是：“就整个进攻而言，最大的缺陷是海军支援和登陆艇不足，以及西海岸的汹涌波涛会给登陆带来巨大困难。结论电告了马歇尔将军。

在此期间，由于在埃及的英国第8集团军战局吃紧。原定要在“火炬”战役中指挥英国部队的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被调往开罗，由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接替，后蒙哥马利将军又被调往埃及前线，由肯尼思·安德森中将接替。这走马灯式的变动使艾森豪威尔感到不安，他询问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当时变动情况由他通报给艾森豪威尔），“坦率地告诉我，英国人对‘火炬’战役的态度究竟是否认真？”

至此，马歇尔也坐不住了，他便交给巴顿一个任务，让他到伦敦去考查一下英国人对“火炬”战役的具体态度，并参与审查和完善“火炬”计划，回来后将真实情况报告于他。顺便要利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凭借雄辩的口才，大力宣传此次战役的意义，解除他们的顾虑，全心全意为赢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做准备。

3月9日晚上，艾森豪威尔正准备上床就寝时，忽然他房间里的电话响了。

“艾克”，他听到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真该死，我刚来到这个倒霉的城市。我呆在克拉里旅馆里，不知如何是好。”

“乔治，”艾森豪威尔一下子就听出这是巴顿的声音，他兴奋地叫道：“听到你的声音我真高兴，马上到我这儿来，咱们好好地喝几杯吧！”

不一会儿，巴顿就匆匆地赶到了，他们便讨论起“火炬”计划的具体问题。如：登陆部队的作战素质、登陆地点的地形特征、登陆时的气候以及法国军队的动向问题等等。最后，巴顿谈到了最令他担忧的三个问题，即兵力不足、惊涛骇浪和登陆海滩的不足，巴顿的具有建设性意见的作战计划以及某些细节的考虑令艾森豪威尔满意，这也使他转变了他仅有的微乎其微的悲观论点。

这些日子，艾森豪威尔已经被远征行动中的许多高难问题和头绪纷繁的细节搞得头昏脑胀了。距登陆作战的日子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但许多事情还茫无头绪，绝大多数军官缺乏两栖作战经验，甚至还有不少人对该计划怀疑态度，大唱反调。巴顿的到来，如同是给艾森豪威尔打了一针强心剂，他又重振起精神，兴奋不已。他看到只有巴顿才是个乐观主义者和实干家，他



充满自信和豪情。巴顿确实满怀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激励他的士兵以非凡的行动来克服困难。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也许在许多细节问题是愚蠢的，但我能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使任何部队士气高昂。”艾森豪威尔也相信这一点是巴顿所特有的领导才能，是其它将士所望尘莫及的。

聚会结束后，巴顿回到旅馆。这次即兴聚会虽然十分热情，但巴顿心中仍然没有把握，艾森豪威尔对“火炬”战役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仍然没有表态。巴顿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俩人都感到这个作战计划不妥，而且多半是出于政治考虑。然而，我们必须奉命执行，不成功便成仁。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那就不可能付诸实施，但如果运气好些的话，可以付出高昂的代价去进行，那也许会是一件易事。”

巴顿此行在伦敦一共呆了10天，他首先审查了在伦敦制定的计划。在这些日子里，他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悲观失败情绪。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全力以赴改变这种状况，让人们振作起来，通力合作。于是他即为“火炬”战役大展口才，巴顿以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以及他那口若悬河般的雄辩口才，使人们认识到此时在非洲开辟第二战场，就等于在希特勒的后背上插了一把尖刀，盟国以此为基础一定会将希特勒德军逐步打败的决定意义。巴顿的建设性建议，不知疲倦四处奔走的游说，以及他的满腔热忱，争取到了各界人士对“火炬”行动的支持。原先，大家一致认为“火炬”作战行动的成功机会微乎其微，如果不是巴顿的满腔热情和建议，以及他的赤胆忠义，这一计划也许会被束之高阁。

他首先致力说服在英国的美国军事人员。在这些人当中，对该计划抵触情绪最大的是美国海军的代表。在一次会议上，海军代表指出：“火炬”行动是一次军事冒险计划，我们海军没有航空母舰，船只舰艇不够，军舰一出港可能就会引起怀疑，况且还会遇到德军在太平洋海域的潜艇的攻击。巴顿听到他们一味地强调困难，且将局势描绘得漆黑一团，非常气愤。他立刻给予驳击，他要求大家从大局出发，不要计较局部的得失，同时要正确地估计盟国海军的实力，不要被敌人的外表所吓倒。他说：“与其日复一日徒劳地等待良机，不如寻找有利时机进行拼死一搏。敌人是凶恶的，但他们决不会比我们更强大！”。最后，艾森豪威尔坚定、明确地对讨论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火炬’战役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下达的命令。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也不管有任何障碍，该计划必须实施。即使一艘护卫舰都没有，我也要命令部队进入非洲。不管有无军舰，我都要去开展这次战役，哪怕我得一个人划着小艇去，也要实施此次战役。”

巴顿又走访了伦敦“关键部门”，为“火炬”战役充当“说客”。巴顿以“骑士风度”在克拉里奇旅馆安排了一次宴会。“醉翁之意不在酒”，前来赴宴的有英国最有影响的人物蒙巴顿勋爵和他的高级将领，如蒙巴顿勋爵的参谋长约瑟夫·海登将军、皇家空军上校巴兹尔·威利茨和埃德蒙·内维尔上校。陪同巴顿和特拉斯科特出席宴会的有巴顿的作战处长兰伯特上校和刚从美国来到伦敦任艾森豪威尔的副参谋长、负责计划“火炬”战役的阿尔弗雷德·格伦瑟上校。会谈开始时，争论十分激烈。巴顿有备而来，滔滔不绝，据理力争。到后来，这些将领们只是抬起头听巴顿的演说，并不时地点头，以表赞同。宴会结束后，巴顿对兰伯特说：“蒙巴顿和他的高级将领看来已全心全意地站在天使的一边了。”

到8月下旬，巴顿离开伦敦。临行前，艾森豪威尔委托巴顿转交给马歇

尔一封信，信中对巴顿那种认真负责“近似疯狂的”工作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他是“全班人马中唯一的真正赌徒。”表示有巴顿参与实施“火炬”计划，他本人感到十分荣幸。

8月21日，巴顿回到华盛顿，“火炬”计划定于10月7日开始，现在用来组织筹划“火炬”战役的时间为数不多了。马歇尔已经打了招呼，因此，下面的各级人员都为制定“火炬”计划的人员开绿灯。该计划慢慢地成形了。

英美双方把北非法属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作为“火炬”计划的登陆地点。其理由是：第一，美国军队虽然有精良的装备，但他致命的弱点是缺乏实战经验，因此，可以把法属北非作为大规模参战的实验场。另外，英美双方还寄希望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北非法军战斗力不强，且存在着强烈的反德意识，第二，军事上容易达成出奇不意的效果，对利比亚的德意军队形成迂回之势，可以援助苏军。第三，扩大反法西斯同盟，争取驻北非的法军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具体登陆地点，英美双方也有不同的意见。英方主张，部队应全部在地中海沿岸登陆，迅速抢占突尼斯。否则的话，如果突尼斯被轴心国占领，“火炬”计划就会受挫。美方认为：地中海沿岸固然重要，但还应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卡萨布兰卡一带登陆。美方的主张主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卡萨布兰卡是通往奥兰、阿尔及尔并直达突尼斯的铁路线的终点，如果盟军占领了这条铁路线，就是德军截断了直布罗陀海峡运输线，盟军的战争补给和退路也不会断绝。其次，卡萨布兰卡登陆会阻止西班牙参加反对盟军的战斗，稳定摩洛哥部落民族的情绪，防止贝当政府利用他们反对盟军。

经过讨论，英美双方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分三路在法属北非登陆：由巴顿指挥西线特遣部队，从美国本土出发，横渡大西洋，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只有这支特遣队全部由美国部队组成。且全部由美国海军运输；中线特遣部队是美国第2军，由劳埃德·弗雷登道尔少将指挥，进攻奥兰；东线特遣部队进攻阿尔及尔，主要由英军组成，由美军第34师师长查尔斯·赖德少将指挥，在攻占阿尔及尔之后，再将指挥权移交给英国第1集团军司令肯尼思·安德森将军。最后“火炬”计划时间由10月7日推迟到11月8日正式执行。

根据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最后确立的作战方案，巴顿的任务是：攻占卡萨布兰卡港及其附近的飞机场，同在奥兰的中线特遣部队配合，建立和保持卡萨布兰卡与奥兰之间的通讯联络。建立足以对西属摩洛哥进行地面和空中打击的力量，以便必要时能夺取西属摩洛哥。

这是一项重大的使命。据情报部门估计，在摩洛哥的法国部队有6—10万，据悉西班牙人在其保护国的兵力远远超过10万。而巴顿的兵力却不足4万人，在数量上处于如此劣势，如何能与20万大军一决雌雄？此时，巴顿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决不能拿官兵们的生命当儿戏，美国军人在战场上决不能充当炮灰，他深知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祖国而捐躯，而是为了消灭敌人。

巴顿在军需大楼最高一层阴暗的房间里筹划他的“火炬”行动。巴顿的办公室与部下的办公室是用一层薄板隔开的，这主要是因为巴顿怕部下吵嚷而影响思考问题而设的。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西线特遣部队的所有人员都汗流浹背、挥汗如雨地工作。巴顿时而冥思苦想，时而奋笔疾书，他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战术的每一个细节，由于情报资料的严重不足，他还要假想许多

可能出现的情况和找出相应的对策和解决办法。

巴顿的计划最后终于确定了。他将他的特遣部队分3批登陆。一支代号为“黑石”的部队在南面的萨菲登陆；另一支代号为“丛林”的部队在中间的费达拉登陆；第三支代号为“门柱”的部队在梅赫迪亚登陆。

海军少将亨利·休伊特带着海军代表团同巴顿商讨和协调渡海计划时，休伊特认为这支特遣队的远征是美国有史以来所组织的最大的一次海外作战，近4万的官兵及辎重，要由36艘运输舰、货船和油舰载运，由68艘军舰护航，从诺福克港出发，横跨大西洋，航行3000多英里，到达法属摩洛哥大西洋海滨，可谓困难重重。特别是大西洋上经常出现神出鬼没的德国潜水艇。

巴顿一向蔑视次要的问题，过低估计其它兵种为完成支援任务所面临的困难，他认为海军的这种忧虑实质就是失败主义的表现，是一种破坏行为。巴顿直截了当地把这种想法说了出来。

休伊特将军温文尔雅，做事谨慎，一副儒将风采。而巴顿则火气旺盛，易动怒，粗暴无礼。两人的作风和秉性迥然不同。

海军人员对远征不利因素的言过其实的说法，激怒了巴顿，不一会，巴顿就失去了耐心，他大发雷霆，心中的怒火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所能用的最恶毒的语言都向海军官兵们骂了出来。巴顿的行为令海军官兵们目瞪口呆，大为震惊，他们都纷纷逃出了会场。他们确信再也无法同这样粗暴无礼的将军一道工作了。

事后，休伊特将军直接找海军上将金，向这位海军首脑提出建议，除非陆军撤换巴顿，否则，自己就退出这次战役。

休伊特，55岁，1906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他骁勇善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荣获了海军十字勋章。他举止端庄，身材魁梧，且仪表堂堂。他精通业务，作风严谨，而且平和谦让，办事公道，颇有长者风度。他是一位资深而且很有作为的海军将领，他是组织和领导这一支史无前例的舰队的最理想人选。如此一位德高望众的高级将领，竟受巴顿的当众辱骂，简直是奇耻大辱，休伊特将军生气了。

海军上将金把此事报告了马歇尔，正式要求把巴顿调离待遣部队。

一时看来，似乎要牺牲巴顿以挽救“火炬”作战计划。但马歇尔认为“火炬”战役离不开巴顿。他就巴顿的脾气向休伊特作了解释，并安慰金将军，告诉他们对付巴顿的办法。他说，应当把巴顿的脾气当作打仗时的一种职业病来看待。马歇尔向休伊特担保：巴顿的脾气绝不会危害军事行动。无论如何，对“火炬”战役来说，巴顿是不可缺少的人。

这次冲突后，巴顿认识到了自己的坏脾气给工作带来的麻烦，他向休伊特将军承认了错误，请求他的原谅。休伊特则表示不计前嫌。两人后来的工作配合十分默契，互相取长补短，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由于两人以诚相见，互相关心，逐渐加深了了解，最后成了真挚的朋友。在后来的战役中，正是巴顿勇敢无畏、大刀阔斧的作风，配之以休伊特的精确判断和细心筹划，才使后来的远航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9月下旬，巴顿率领部队利用剩下的短暂时间进行集训。巴顿的第2装甲师各部和安德森将军的第3步兵师都被派往所罗门训练区，日夜进行登陆演习。并接受了进行作战任务的特种训练。

10月20日，巴顿在休伊特将军的陪同下去白宫晋见罗斯福。

总统隆重地接见了他们。并对巴顿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败轴心国，维护法国对海外领地的管辖。把纳粹分子赶出该地区，确保这些殖民地继续受法国的管辖。”巴顿向总统保证说：“阁下，我只想对你说，我决心在海滩上不成功便成仁。”

也就是在同一天，巴顿写下了遗书，并写信叮嘱妻子，只有在“确定我真的死了”以后才能拆开。他把这封信装在给他的内弟和朋友弗雷德里克·艾尔的一封信中，他坦率地吐露了他的内心世界。“我现在要去执行的使命是世界历史上任何军队未曾担负过的决死任务。”他要求艾尔关心他的妻子和孩子，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请照应好他们。

巴顿的妻子比·阿特丽斯，是巴顿父亲的好朋友艾尔的女儿。1902年，巴顿随同父母到圣卡特林纳岛度假时结识了她。那时巴顿17岁，虽然对姑娘还不怎么感兴趣，但比·阿特丽斯漂亮的脸蛋、高高的个子、修长的大腿，以及优雅的气质，深深地吸引言巴顿，而巴顿那富有男子气的性格也迷住了漂亮的比。

比·阿特丽斯是个大家闺秀，性情高雅，感情细腻而浪漫，比巴顿小两个月。她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钢琴弹得非常好，喜欢旅游，这时已游遍了赋有悠久文明史的欧洲。

在西点军校就读期间，巴顿和比·阿特丽斯经常通信。在频繁的书信交往中，两人的感情与日俱增。有时比·阿特丽斯在周末专门从波士顿赶到“西点”军校与巴顿约会；巴顿也总是抽出一定时间陪比·阿特丽斯去度假。他们一起到海滨游泳，到悬崖攀登，野外去郊游或野餐……

两人的友谊逐渐发展为爱情，巴顿觉得该是向比·阿特丽斯求爱的时候了，他几次鼓足勇气都没有说出口。他认为比·阿特丽斯各方面条件都比自己强，她是百万富翁的女儿，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娇生惯养，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而自己则是一个四处为家的军人，生活枯燥无味。艰苦危险，自己配不上她。归根结底，他担心会破坏她的幸福。他爱她，却又怕失去她，他不敢向她求婚。巴顿对父亲说了此事，父亲鼓励他说：“既然你爱她，为什么不象她提出呢？如果她让别人娶走，到那时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1908年圣诞节，巴顿和比来到他们经常约会的地方，巴顿望着姑娘美丽动人的脸庞，心中充满激情。姑娘脸色通红的低头不语，巴顿终于鼓足勇气大胆地向姑娘说道：“比，我爱你，希望你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好好待你的”。姑娘害羞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巴顿在以后的生活中，给予了她的妻子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爱护，两人相爱到老，始终如一。

1942年10月，在巴顿远征前的最后几天里，始终陪伴着比，他觉得自从结婚以来，他给予比的太少了，现在他感到内疚。此次出征，吉凶难卜，他觉得应给予补偿。在家里他们互相交流思想，回顾恋爱时的美好时光；有时，他俩相视无语，都不愿打破难得的美好的沉寂；有时，他们在草坪上漫步，巴顿牵着比的手，给她温暖和体贴。他们真不愿这美好时光流逝，后来比·阿特丽斯说：“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我们两人彼此深深地相爱着。”

10月23日傍晚，比陪同巴顿飞行诺福克港。比噙着泪水看着丈夫披着晚霞登上了休伊特的“奥古斯塔”号旗舰。巴顿就这样踏上了远征北非的征途，比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愿上帝保佑你远征成功，早日归来！

## 第二章 远征撒哈拉

罗伯特来了！罗伯特来了！

巴顿：或者前进，或者死守，没有第三  
战火中的世外桃源

巴顿是个纯粹的军人，而不是政治家

巴顿玩弄着一对珍珠镶柄的手枪

英雄末路时

1942年10月24日，在休伊特将军的指挥下，美军有史以来赴海外作战的最大的特混舰队启锚出发了。舰队按预先编排好的队形浩浩荡荡的前进，宛如一幅十分壮观的图画。整个舰队共由102艘船舰组成，其中包括29艘运输船，载运着2.4万名西线特遣部队官兵及其装备给养。主力军舰有：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布鲁克”号、“克利夫兰”号；战列舰“得克萨斯”号，“纽约”号和“马萨诸塞”号。前进舰队由海军航空兵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护航，飞机一架架从舰队上空掠过，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整个场景动人心魄。

巴顿站在旗舰“奥古斯塔”号的甲板上，任凭微凉的海风吹拂，他向着舰队前进的方向远眺，陷入了沉思。此次远征北非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能否顺利完成任务他心里也没底。巴顿担忧的是近期天气虽然很好，但据气象部门预报，到西线特遣队接近登陆日期时，气候将极其恶劣，有可能要影响部队登陆，另外，他担忧的是到时是否能够按照预设的情况，一枪不发而顺利登陆，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一会，休伊特将军来到巴顿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亲爱的老弟，请放松些，不要这么忧愁，我们会成功的！”巴顿回转身，抱之以微笑。巴顿由于自己暴躁的脾气，曾经使休伊特将军难堪过。后来，他们之间彼此相互谅解，并由于朝夕相处，俩人的感情已发展到称兄道弟的地步。但巴顿依然感到内疚，特别是看到这有史以来美军远征最大的特混舰队在休伊特将军的指挥下如此严整有序，他更加内疚了。巴顿有力地握着休伊特将军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他俩相视无语，仿佛都在说上帝会保佑我们的，我们一定会胜利完成任务：

11月7日傍晚，就在巴顿登上“奥古斯塔”号旗舰后不久，英国广播公司在其对法属北非的广播节目里，悄悄地插入了“罗伯特来了……，罗伯特来了！”的隐语，这条隐语是给同盟国在纳粹后方的特工人员发出的指示，要他们执行预定的作战计划。

在卡萨布兰卡屋顶上一间鸽笼似的小屋里，一位名叫“阿雅克斯”的法国青年，是摩洛哥地下组织中一名最出色的谍报人员，他正在监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当他听到暗语后，将紧握的双拳，举过肩膀，兴奋地低声嚷道：“终于来了，终于来了！”10月份，上级就告诉过他，注意收听“罗伯特”即将抵达的特殊信号，他虽然不知此人是何等高贵的来客，但他本能地意识到这位“罗伯特”绝不只是一位怪僻的游客，他迅速将此事报告了美国领事馆的神秘人物——斯塔福德·里德先生。里德先生听到报告后，兴奋他说到：“这下好了，我们又能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了！”

“罗伯特”就是盟国策划的大规模作战计划“火炬”的秘密代号，此次战役旨在法属北非建立一个立足点，从这里向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发动一场反攻。

11月7日上午，离登陆时间只有18个小时了。这一天，海上刮起的西北风越来越猛，猛烈的大西洋风暴冲击着舰队的各艘船只，扫雷舰的左右倾斜已达四十二度。华盛顿和伦敦发来的天气预报更加重了西线特遣部队官兵的忧虑，预报说7号晚些时候和8号在摩洛哥海区狂风将掀起十五英尺的巨浪，若真是如此，或是天气还像今天这样，登陆必将无法实现，巴顿心急如焚。

此时，与气象台唱反调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巴顿的外交顾问保罗·卡伯特，他曾在摩洛哥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深知摩洛哥海岸变化无常的气候，他对巴顿说：“从3号至今的恶劣气候看，明天的气候也许会好转，浪涛不会给登陆造成太大的困难。”另一位是特混舰队的气象学家，美国海军气象专家斯蒂尔海军少校，他对摩洛哥海岸的气候和海浪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向巴顿预报说：“明大的天气将会好转。”

摩洛哥海岸变幻莫测的天气情况使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产生了忧虑。他指示计划人员又制定了几种“应急方案”，让西线特遣部队在地中海内的菲利普维尔、波内、布日伊或者是阿尔及利亚的任何某个可以利用的港口登陆。巴顿对前景感到焦虑。他坚定地向艾森豪威尔表示，不管11月8日的气候如何，他将按原计划行动，而不是向阿尔及尔推进。万一摩洛哥海岸的天气恶劣，他提议用从海上向卡萨布兰卡炮击来进行威胁，争取在无抵抗的条件下进入该港。他建议海军至少用一艘战列舰猛轰港口，以支援准备登陆的地面部队，尽快夺取一个据点。

与此同时，他命人给卡萨布兰卡总督发出一份限30分钟答复的最后通牒：“我愿意接受你的投降，给你保留一切荣誉，并且假释你的部队，如若不然，我将从海上炮击，从空中轰炸，从陆地进攻。”

巴顿明白，如果总督决定要抵抗，自己的兵力远远不及对方的兵力，因此，他将冒很大的风险。但是他对自己的“运气”总是坚信不移的。后来，当他制定完这项措施后，他又说道：“我相信，这种虚张声势会见效的。”看来，艾森豪威尔也相信这一点，因为他批准了这一后备方案，只是规定在开始炮击之前巴顿要征得他的同意。

起先，休伊特海军少将对于要他的部队参与正面攻打防卫森严的海岸顾虑重重。他想等天气转好后再登陆，但在横渡大西洋的途中，他同巴顿结成了亲密挚友。巴顿将军那动人的说服力和感人的热忱使休伊特海军少将非常佩服。最后，他表示海军将奉陪到底，不管气候条件如何，海军将迎着海岸上的猛烈炮火攻打敌人的堡垒。

下午，巴顿给在各运输舰上的士兵们发了一封信，把他们的任务告诉他们。巴顿仅仅在信尾简单署名“G·S·小巴顿”，没有注明他的军衔和职称。信的开头写道：

“士兵们，我们将会受到祝贺，因为我们被选为美国陆军中最适合参加美国这次壮举的部队。”

接着，他表示对士兵们充分信任，并号召他们在将来可能发生的战斗中英勇作战。“现在还不知道，由法国和摩洛哥军队组成的法国陆军是否会抗拒我们的登陆。很遗憾，我们可能会与内心同情我们的法国人作战，但是，一切抵抗都必须消灭，不管是谁……。在这场战斗的伟大日子到来时，切记你们所受的训练，首要的是切记进攻时的速度和锐气是取得胜利的保障。你们必须成功，因为退却是怯弱的，也是致命的。美国人决不投降。”

傍晚 7 时，巴顿去用晚餐。为了振奋官兵士气，排除长时间乘船所带来的寂寞，他笑容可掬的坐在餐桌旁，并幽默地对海军指挥官休伊特少将说：“将军，你舰上的伙食真他妈的好极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饭菜，在这次横渡途中恐怕我已经长胖了。”

与此同时，纳粹头目希特勒正乘坐着他的防弹列车从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出发前往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去纪念与这场战争毫不相关的一个使他伤感的日子。19 年前，即 1923 年 11 月 16 日，他发动了一场未遂的暴动，第一次试图夺权。此次暴动历史上称为“啤酒馆事件”。从那以后，希特勒每年都要与老友们回慕尼黑纪念这一事件，并发表演说。

今年——1942 年，尽管斯大林格勒周围德军的混乱日益加剧，但希特勒还是离开了东线，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陪同他前往的只有他最亲密的军事助手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和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以及几名参谋、警卫人员。

正当巴顿在桌边坐下来进晚餐的时候，希特勒走进了设在他专车上的会议室，参加每晚例行的形势汇报会，听取约德尔将军的形势分析。

在中午离开拉斯滕堡之前，约德尔已经得到一份综述同盟国舰只在直布罗陀集中的不祥之兆的全面情报。10 月 31 日，在轴心国设在直布罗陀西部西班牙境内的观察哨所阿尔赫西拉斯，纳粹的间谍分子已经发现了美国的 21 艘运输舰，舰上显然都载满了严阵以待的军队。11 月 7 日早晨，约德尔收到的最新情报说，“同盟国有四至五个师正在直布罗陀附近的船上”。

现在须由约德尔根据这些情报作出结论。希特勒刚刚在会议桌的首席位上坐好，约德尔就开始讲述他对形势的估计。

“元首”，他说：“此时此刻还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敌人的具体意图到底是什么。但是根据敌舰活动的若干确凿情报，我们可以依次推想敌人可能采取的几种行动。毫无疑问，同盟国正计划在南部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但是在什么地方登陆呢！”

“看来，他们极有可能在昔兰尼加登陆，以加强英国蒙哥马利将军的第 8 集团军，来加速陆军元帅隆美尔部队的彻底覆灭。这次行动也可能还有一个平行的目的，即收复克里特岛，为同盟国在东地中海建立一个强大的堡垒。”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不能完全排除他们要在马耳他，或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或在西西里登陆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似乎不大。”

如果说，到此为止约德尔的话是比较闪烁其词的，那么，他结束形势报告时的话却毫不含糊了。他仿效希特勒按其著称的直觉所得出的结论说道：“进攻北非的法属领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也就是在 7 日晚 7 时，法国殖民军的卡萨布兰卡指挥官埃米尔·贝图阿尔将军的年轻副官德维达蒙上尉，接到了秘密组织的电话，得知“罗伯待来了，明晨 2 时登陆。”他立即将这一情报报告了贝图阿尔将军。

贝图阿尔将军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军官，性格刚烈，有民族正义感，1940 年春，他曾在挪威的纳尔维克率领过法国远征军抗击德军的侵略。他痛恨法西斯德国蹂躏自己的祖国，对贝当傀儡政府（纳粹占领法国后扶植起来的政府）极为不满。美国代表墨菲与他商定，由他确保巴顿的西线特遣部队的登陆畅通无阻，迎接巴顿在摩洛哥登陆。贝图阿尔将军得到巴顿 2 时登陆的消息后，便为迎接巴顿登陆做紧张的准备工作的。

在卡萨布兰卡东北 55 英里处的摩洛哥首府拉巴特，贝图阿尔手下的一队士兵冲进了指挥法国驻摩洛哥所有地面部队的司令官乔治·拉斯克罗斯将军的办公室，把他抓了起来。卡萨布兰卡的殖民步兵团被派往拉巴特，奉命包围驻节长官府的院子。长官府里诺盖将军可用来调动他的部队的电话线也被切断了。

11 月 8 日凌晨，天气正像卡伯特和斯蒂尔海军少校所预测的那样立刻好了起来。此时，天空中虽然看不到一颗星星，但狂风已停了下来，大海平静了，海风徐徐地吹拂着海岸。巴顿虽然看不见任何东西，但他已感觉到这是一个好天气。天气预报也说明今天是个好天气，且潮汐波是几个月以来最低的，巴顿高兴地叫来斯蒂尔，对他大加称赞了一番。

舰队默默地在海上航行。

当巴顿得知已到达目的地，离登陆时间只有两个钟头时，他的心情是难以描绘的。他兴奋地拿着望远镜向东了望，沿着由北向南弯曲的海岸进行扫视。当发现他准备在拂晓时袭击的目标费达拉一片漆黑时，他的心咯噔一下收紧了！难道法国人已有警觉，对城市进行了灯火管制？但当他发现远处有卡萨布兰卡城中闪烁着灯火时，便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巴顿想到了贝图阿尔将军，希望他能在登陆战役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巴顿不费一兵一卒、不动一枪一炮成功登陆。

此时此刻，贝图阿尔将军已驱车抵达拉巴特，他走进了拉斯克罗斯的办公室，宣布他自己为指挥驻摩洛哥所有地面部队的司令官。凌晨 1 时，他派他的年轻副官德维达蒙上尉带一封措辞有礼的便笺到诺盖将军的官邸交给他。便笺上写道：“美国人即将大规模登陆，真诚地邀请您，我的将军，和我们一起解放我们的国家。”

法国驻摩洛哥最高长官诺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就连罗斯福总统在凌晨 1 时 30 分播出的对北非“朋友们”的讲话（宣布美国军队行动的消息）也没能惊动他。后来，副官叫醒了他，诺盖和衣走了出来。他读着贝图阿尔的字条，冷冰冰地问德维达蒙（诺盖的侄子）：“什么部队？”

“一支美国远征军部队此时就在近海上，将军。”上尉接着说道：“您决定怎么办，是打还是不打？”

诺盖没有明确表态，而是回到房间去穿衣服。回到寝室后，诺盖用一条贝图阿尔的部下因疏忽而没有切断的私人电话给摩洛哥指挥法国海军的弗朗索瓦·米什利埃海军上将打电话。米什利埃最近才从维希来到摩洛哥，仍旧沉浸在同纳粹合作的情绪之中，他把这视为一个法国军官的荣誉。诺盖问道：“米什利埃，贝图阿尔将军通知我说美国人将大规模登陆。你有什么情况要报告吗？”

“没有，将军！”米什利埃坚定地回答说：“在大西洋海面上 100 英里之内没有情况，长官，绝对没有情况。”

一会，诺盖又接到一个私人电话线上的电话。是德国停战委员会的头头冯·乌利希将军从米玛饭店的指挥部打来的。冯·乌利希把在阿尔及尔登陆的情况告诉了诺盖。他接着又补充说，他的报务员截获了一段广播，大概是美国总统在通告北非的法国人，说入侵正在进行，并且敦促平民百姓以友善的态度迎接美国军队。凌晨 4 时，电话铃再次急促地响起来，诺盖拿起电话，听到米什利埃的激动声音，“将军，据布隆丹桥方向的报告，已听到大马力船用引擎声，估计距离约 5 英里。”



诺盖开始在房间里不停地踱着步子，竭力想弄清楚这一含糊不清的报告意味着什么，并确定在这一挑战面前应采取什么行动。尽管巴顿还在“奥古斯塔”号上，但是诺盖此时已不知所措了。

4时28分，米什利埃将军再次报告：“布丹桥刚才向海面上打探照灯，遭到了一阵机关枪的射击。”

一时，诺盖将军的双脚像在地板上钉住了。接着，他转身面向他的军事办公室主任阿方斯·皮亚特上校，嘴唇惨白地发出了一道决定性的命令：“各就各位！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抵抗。”

贝图阿尔将军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前功尽弃了，巴顿和盟国所希望的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炮顺利登陆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幸亏他们有第二手准备。

大局已定，依靠武力强行登陆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争夺摩洛哥的战斗随即打响了。

按预先的计划，登陆部队分三路，分别从萨菲、梅赫迪亚和费达拉登陆。

萨菲是位于卡萨布兰卡以南约15英里的一个小镇，这有一座法国人为出口当地产品而建造的港口，由道伍少校率400人扼守，用130毫米的岸防炮控制着入港口处。这时他们已接到米什利埃将军加强戒备的命令。巴顿之所以选中这里登陆，是为了在这里部署一支部队以阻挡来自马拉喀什的法国对登陆行动的干涉，同时还可以利用这里的港口把美军的中型坦克从军舰卸上岸。当时，新型的坦克登陆艇还没有投入使用。

美军在萨菲的登陆行动进行得比较顺利。8日凌晨，部队开始行动，分批登上登陆艇，向海滩前进。4时38分，登陆艇接近海岸，美舰以猛烈炮火向岸上轰击，进攻部队分5批登陆，进展十分迅速。至拂晓时，港口、港口设施及该城市区已完全在美军控制之下。上午9时，大量坦克卸上岸，登陆行动成功。全部战斗仅用了5个小时，损失极少，海军伤亡2人，陆军伤亡80余人。

但在梅赫迪亚和费达拉这两个登陆点，美军面临的情况就复杂多了。

梅赫迪亚位于卡萨布兰卡以北约50英里。巴顿之所以选中这里，是因为它最靠近利奥特港机场，这是摩洛哥唯一一个筑有混凝土跑道的机场，控制了它便可以掌握卡萨布兰卡地区的制空权。负责这里进攻任务的是特拉斯科特将军。巴顿交给他的任务是：夺取利奥特港机场，以供从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和从直布罗陀飞来的飞机使用。

凌晨，特拉斯科特下令开始登陆。所有船只在熄火的情况下，隐蔽前进，由于夜色太浓，船只在黑暗中乱了队形，耽误了登陆时间，且暴露了目标。法国岸炮对美军船只进行了猛烈轰击，美军出现了较大伤亡，登陆行动失去了其突然性。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开始了强行登陆。由于美军登陆部队各自为阵，乱成一团，失去统一指挥，再加上法军飞机的低空扫射，美军登陆十分困难，伤亡人数不断增加。特拉斯科特被迫向巴顿求援，但巴顿此时的处境也不妙。

巴顿亲自担任指挥主攻任务的第3师在卡萨布兰卡以北15英里的费达拉登陆。费达拉港口是摩洛哥在大西洋沿岸唯一设备良好的港口。第3师的任务是在费达拉港附近登陆并建立滩头阵地，然后向南进攻卡萨布兰卡。法军在这里的兵力部署十分严密，众多的岸炮和野炮直指海滩地带，对巴顿预选的四个滩头构成了火力封锁，地面部队有数千人，海面上还有一支较大的法国舰队助阵，形势对美军十分不利。

凌晨 1 时，美军舰队冒着断断续续的降雨抵达费达拉姆面。巴顿下达了登陆命令，登陆部队立即向海滩进发。由于海潮的作用，登陆部队被送到了偏离原定登陆点 1 万多码的海滩，由于各编队在登陆时失去联系，导致海滩上的情况十分混乱，部队很快便暴露了目标。法军的几束探照灯光很快就将海滩照得如同白昼，炮火和机枪都一齐开了火，美军登陆部队像炸了窝一样，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面对这种危险局面，巴顿下了一道死命令：各部队或者前进，或者死守，不许后退半步。

黎明时分，视界清晰，各部队逐步恢复了秩序，并按预定计划行动。此时，美舰炮人对法军进行了猛烈轰击，很快就把法军大炮打成了哑巴，美登陆部队乘机发动了强大攻势。6 时，第 2 步兵团第 1 营攻占了费达拉港。7 时 30 分，第 15 步兵团一部占领了切尔魁的敌岸炮阵地。美军的舰载飞机此时也一批一批地飞抵卡萨布兰卡上空，实施轰炸和扫射，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制空权。

8 时许，正当巴顿准备乘半吊在空中尚未下水的装有他的行李和装备的登陆艇离开“奥古斯塔”号旗舰上岸时，有 7 艘法国军舰像疯子般从卡萨布兰卡港冲了出来，向美国军舰和登陆艇射击，顿时，枪炮声大作，战斗十分激烈。休伊特将军命令“奥古斯塔”号立即加速拦截法舰。“奥古斯塔”号上主炮第一次齐发时，就震落了巴顿登陆艇的底部，他的全部用品都掉入大海。巴顿无法登陆，只好以旁观者的身份目睹了这场海战。

13 时 20 分，美军海军取得胜利，巴顿及其随从乘登陆艇来到费达拉海岸。

一上岸，巴顿看到的是一片混乱的情景。来不及运下的伤员散乱地躺在地上，滩头阵地上船只不断驶来，但在卸完货后却无人将船推开。法国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法军的不断炮击，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士兵们情绪低落，弹药装卸慢，无法运上去。看到这些情景，巴顿焦急万分，他力求使士兵们恢复勇气和理智，听从指挥，并指示各级指挥官立即按原定计划行动，找到自己的位置，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很快，海滩上的混乱秩序得以调整，大家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进攻的第一天，巴顿由于“奥古斯塔”号意外地与法军交火，大约晚 6 个小时才登陆，且因通讯联络的中断，当巴顿上了海滩时，沮丧地发现他已无力左右战斗发展的趋势。

日落时，所有部队都达到了预定地点，但部队面临着许多更严重的问题。巴顿很快判断出部队上海滩后进展速度缓慢的原因，火炮和重型装备大部分没有运上岸，弹药和食品的供给十分困难，车辆和通讯设备供应不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卸货工作迟缓，大部分供应物资都运不上来。

第二天天刚亮，巴顿就来到了海滩，亲自组织部队卸运武器装备。他穿着一套漂亮的军装，显得威武潇洒。他一边指挥加快卸载速度，一边亲自帮助推船，弄得浑身都湿透了。时而有法国飞机飞越上空，巴顿却从容自若，视而不见，照旧指挥或推船，他的行动为那些畏缩的士兵树立了榜样，极大地稳定了军心。巴顿在海滩上干了大约 18 个小时，他的直接行动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将士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了。火炮和各种急需物质也源源不断地运上了岸，卸运装备的工作进展十分顺利。

巴顿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人们认为作为一个军队指挥员不应该去干这种事情。但我自己认为一位军队指挥员应该去做完成任务所必须做的事

情，他的任务近百分之八十在于激发他的士兵们的士气。”他觉得这一天过得十分有意义，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对于最后登陆的成功，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整个摩洛哥战役中，这是我唯一值得提起的一段插曲。”

9日，因为通讯工具的失灵，巴顿与艾森豪威尔仍然没有联系上。得不到奥兰和阿尔及尔的消息。第3师在仍然缺乏重武器装备的情况下，向卡萨布兰卡发动了小规模攻势，进展相当缓慢，法国人又发动了猛烈的空袭，美军部队伤亡仍在加剧。照这种态势下去，必然会贻误战机，从而使整个“火炬”计划受挫。巴顿猛然想到自己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已得到艾森豪威尔的允许，如果其它办法均不能获得成功，可以采取威胁手段，对敌声称从空中和海上实施猛烈轰炸和炮击将卡萨布兰卡夷为平地，而且必要时可以把威胁变成行动。但同时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个明确规定：巴顿在采取这一极端行动前必须征得他的同意。

鉴于当时的形势，巴顿认为是使用这一招的时候了，这是迅速取胜的一条捷径。至于向艾森豪威尔请示的问题那都是战役以后的事情，只要取得了战役胜利，自然好向他解释；失败了，也不难向他解释，因为通讯工具一直处于失灵状态。

巴顿决心已定，马上进行了战斗部署。他首先与海军方面做好了协调工作，要求海军给予最有力的炮火支援，并出动飞机进行轰炸。休伊特将军保证按巴顿的要求去做，到时一定要让卡萨布兰卡炸开花。其次，他在10号这一天命令第3师的前锋迂回到卡萨布兰卡的东南角，做好战前侦察和准备工作，到时向卡萨布兰卡以最快的速度迅猛推进。当天晚上，巴顿收到消息，特拉斯科特已带领第3师控制了利奥特港机场和梅赫迪亚的局势。制空权已掌握在巴顿手中。

一切准备就绪，巴顿决定：11日上午7时30分发动进攻。

巴顿在卡萨布兰卡进攻受阻，但阿尔及尔和奥兰的进攻却取得了出奇般的胜利。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直布罗陀地下指挥中心等待着他所属指挥官的消息。11月8日凌晨2时45分，仅在进攻发起后75分钟，东线特遣部队就报告了在阿尔及尔登陆的情况：“A、B、C海滩登陆均获成功。”

指挥东线特遣部队上午8时30分报告“进展顺利”。

奥兰战场的消息也不断传来，“奥兰机场失火……占领卜利达机场……，法军宣布投降”。

此时，有关巴顿的消息一点也没有。正如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青起来我们已控制了阿尔及尔和奥兰大部分地区，但是卡萨布兰卡战区却陷入了不样的沉寂。”巴顿的西线部队成了全军关注的焦点。

10日，艾森豪威尔终于与巴顿恢复了通讯联系，他向巴顿通报了奥兰和阿尔及尔的情况，并要求巴顿立即啃掉卡萨布兰卡这块硬骨头。

11月11日凌晨3时，两名法国军官打着白旗前来谈判停火事宜。副指挥官凯斯将军和盖伊上校听到这一消息后都兴奋不已，他们建议巴顿立即下令停止进攻。巴顿却摇了摇头说：“不，必须继续打下去。你们难道忘了1918年因我们过早停止行动而造成的后果吗？”

巴顿严正地告诉法军谈判代表：“告诉你们的司令官，如果他不愿意彻底毁灭的话，最好马上投降，因为我即将发动总攻！”

法军谈判代表被送回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但法军方面仍然没有投降的意思，连一点消息也没有传递过来。

早上 6 时 25 分，诺斯塔德上校的 P—40 型飞机从头上飞过，飞向卡萨布兰卡的轰炸目标。在防波堤外，休伊特的护卫舰队已抬起炮口，待命发射。从“突击队员”号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已经到了城市上空，在那里进行盘旋飞行，地面部队严阵以待，准备向法军发动进攻。

法军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于 6 时 45 分宣布投降。巴顿这时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轻轻他说道：“感谢上帝”。

战斗结束后，巴顿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写道，“这真是千钧一发，因为轰炸机已经飞到目标的上空，战舰已待命开炮，我已命令安德森的部队开进城，如果有人抵抗，就打。结果无人阻挡他们，但是这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最难熬的。”

此次战役美军仅有 3 万人参战，陆海军死 530 人，伤 637 人，失踪 122 人。法国军队的损失数字不祥，但估计比美军要大得多。从战役的全过程来看，巴顿认为美军刚刚开战，缺乏实战经验，加上形势变化不定，情报不准确以及通讯失灵等原因，使美军的作战困难重重，整个战役看上去缺乏章法。但不管怎样，的确完成了预定的战斗任务。巴顿认为通过这次战役，他们经历了现代战争的洗礼，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对于以后美军作战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11 月 11 日，巴顿签署了一个命令，对参战部队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命令中写道：“西线特遣部队的官兵们，在海军的支援下，你们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一行动将载入史册。我祝贺你们已经取得的胜利，我完全相信我们能取得胜利。”同时，他告诫官兵们：“不要因为欢欣于眼前的胜利而放松在今后的战斗中争取更大的荣誉。”

最后他宣布：“为了庄严地对我们的祖国和英勇的先烈表示忠诚，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提高自己，不仅在战术上，而且要在举止行动和军容风纪上。”

最艰难、最难熬的时刻已经过去，巴顿现在已经成了征服摩洛哥的英雄和主宰者。

如果说巴顿将军一生渴望打仗、渴望与人争斗的话，那么在 1942 年的摩洛哥战役胜利后，他做为摩洛哥总督时，却充分暴露了他性格的另一面——虚荣、炫耀、喜欢过奢侈、舒适且豪华的生活。但这并不能否定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在巴顿的一生戎马生涯中，这是一段奇怪的、不和谐的插曲。战斗刚刚结束，一个混乱的国家等着他去料理，该做的事情大多了，而时间又这么少。一生渴望打仗的巴顿，现在似乎满足于他首次胜利所带来的荣誉。

巴顿是从 1942 年 11 月 16 日——摩洛哥战役结束的第五天开始履行他的职务的。巴顿在摩洛哥首府拉巴特拜访了法国驻摩洛哥最高长官诺盖将军，并正式拜会了摩洛哥国王。为了欢迎巴顿将军的到来，诺盖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一营摩洛哥骑兵列队站在他的官邸前面，接着是诺盖自己的卫队，身着暂新的白色制服，佩上红色摩洛哥皮革制的装备，光彩夺目。两个乐队为仪式伴奏，喇叭声震耳欲聋，鼓手们敲着激昂的进行曲，欢呼着伟大的征服者——巴顿。

11 月 22 日，巴顿以盛大的阅兵庆祝国王登基日。

12月8日，巴顿与国王的首相进行了单独会谈，这位92岁的老臣看来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巴顿告诉他，自己将与国王陛下和驻节长官阁下磋商，维持保护摩洛哥的和平。

12月19日，他参加在拉巴特举行的盛大的羊节，并在王宫受到热烈而隆重的欢迎。

次年2月1日，他同马拉喀什的高级军政官员们一起打野猪。

.....

刚打响的战争，对他来说似乎已经结束了。他满足于这种做为征服者在异国他乡高高在上的生活。巴顿把他的办公室迁到卡萨布兰卡闹市区的超现代化的壳牌石油公司的大楼里。把他的私人住宅搬到卡萨布兰卡专供达官贵人居住的郊区的一座优雅别墅里。他的乘车是一辆大型帕卡德轿车，车上有表明他的军衔和地位的标志，还有一种专用喇叭，这种低音喇叭一响，几英里之外就知道巴顿要到来。

战争似乎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巴顿的司令部变成了社交中心，各界军政要人以及当地达官贵人，来来往往，或举杯畅饮，或携手出游，一片欢快、和平的景象，这恐怕是二战期间唯一的一块“乐园”了。然而此时斯大林格勒之战正如火如荼，在的黎波里塔尼亚，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正同隆美尔酣战不息。大西洋战场的战火还在继续燃烧.....

那么是什么使巴顿的尚武热情突然松弛下来呢？是他的虚荣、喜欢炫耀等性格使然吗？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巴顿在摩洛哥的这种生活方式，主要也是为了稳定摩洛哥的政局与秩序；这也是做为驻摩洛哥总督的责任。

任职期间，巴顿在军事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计划把卡萨布兰卡建设成第一流的军事基地，为此，他组织扩建了机场，改善了后勤供给系统，对刚刚来自美军的新兵进行了强化培训。为了扩充军队力量，他计划把法军转变力自己的力量。他对法军于取了笼络和使用的方针。根据他的要求，法军担负起保卫铁路、公路和桥梁，加强防空力量和抵御西属摩洛哥军队入侵的任务。

此外，巴顿在摩洛哥任总督期间，对于如何治理摩洛哥他有自己的看法。当时的西班牙和法国在摩洛哥国王的统治地区内共同享有保护人的地位。地理位置按南北划分，南属法国，北属西班牙。倘若驻在分界线以北的西班牙部队趁法国人被削弱之机向南发起进攻的话，美国人肯定要卷入其纠纷之中。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尤其严重的问题是轴心国可能会利用西班牙的基地对同盟国造成各种威胁。为了避免麻烦，巴顿不得不慎重行争。他认为与其发号施令，还不如同法国人搞合作。同时巴顿还认为，美军的首要目标是摧毁轴心国，因此有必要团结利用北非的法军。

由于巴顿一开始就存在着与法国人合作的态度，所以就导致了巴顿与法国人相处节节失败的局面，他的第一次失败是在摩洛哥战役胜利后第一天的美法两军指挥官的“和平会议”上，这次会议巴顿对法国驻摩洛哥最高长官诺盖及他的部下做了很大的让步。

1942年11月8日的“和平会议”很有戏剧性。本来占绝对上风的美军方面，最后反倒让诺盖一伙控制了整个会场的情绪。

会议还没开始的时候，法国人显得非常紧张，他们坐立不安，表情也极下自然，等待着应付一会的难堪场面。

巴顿此时的情绪非常好，他不时的讲些笑话，以周到的礼节对待前一天

还被他叫做“混蛋”的人。整个会场的美国将领都以一种优越的心态对待法国人。他们不断地向法国人表示着歉意，讲了许多如何不该用武力对付法国部队的話，海军少将休伊特表示歉意他说：“我不得不炮击向我们进攻的法国军舰，我们都在尽着自己的责任。”法国人的紧张情绪渐渐放松了下来。看着美国人不断地表示着歉意，法国人甚至产生了一种胜利者的心态，他们好像以一种恩赐的态度原谅了对方。

谈判正式开始了，巴顿首先称赞了法国军队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的勇气和熟练技术。诺盖的反映很冷淡，他面无表情，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

然后，谈判进入了正题。巴顿接着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为了商定停火条件。我们所提出的条件是这样的。”

担任翻译的威伯尔上校宣读了条约草案，这是国务院事先为此准备的。威伯尔读完后，整个会场出现了令人压抑的沉寂。美国人所出条件是非常苛刻的。看得出法国人是不愿接受此条件的。

过了一会，诺盖站了起来开口说道：“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么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权力就不存在了。你们的麻烦就开始了，我们法国人在这里已经多年了，我们建立起这里的秩序，我们取得了这里人民的依赖与信任，我们法国人在这里象征着安宁和稳定。而你们——美国人，初来乍到，如果把这个苛刻的条件强加于我们，你们就得承担一切责任，这不仅包括在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犹太人当中维持秩序，而且要从这里确保西班牙属的摩洛哥保护地，还要维持通往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易遭破坏的长途交通线。你们侵入了距离本土 4000 英里的地方，在这个极其复杂的地方，你们的到来只能给这里带来混乱乃至无政府状态。”

诺盖这一番咄咄逼人的质问完全左右了整个会场，让在座所有的人都觉得“言之有理”。

本来可以使诺盖一伙投降的局势，现在却奇迹般地转变了。在场的美军将领看到了今后的困难。巴顿拿定了主意——维持摩洛哥的现状。

巴顿站了起来，环顾一下四周，开口说道：“先生们，我们都是行伍出身，军人都是信守诺言的。”他顿了顿，然后接着说：“我提议，在上级机关确定最后条件之前，我们两军把各自的部队带回自己的驻地，包括彼此战场的伤病员和阵亡人员的尸体；双方战俘互换；双方不得再使用任何武力；摩洛哥城的治安和秩序依然由你们来维持，其中还包括通过塔扎峡谷的铁路桥和铁路。”

这完全出乎法国人的意料，他们脸上的忧郁完全消失并逐渐开朗起来。仗虽然打败了，但经过这次的谈判，他们虽败犹荣。

巴顿又抬高声音说：“但还有一个条件”。

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法国人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他们紧张的盯着巴顿。

“那就是”，巴顿举起酒杯狡黠他说道：“为了这次合作，我们共饮一杯酒。”完全美国式的幽默。

巴顿是个纯粹的军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在自己的业务方面阅览很广，对打仗十分在行，可对政治方面却是一无所知，他几乎从来不读有关当代政治事务的报纸或书籍。他习惯于军队内的纪律生活和对上级命令的绝对服从。

诺盖正是利用了当时一切有利的机会并利用了巴顿性格上的弱点。他暗

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任用亲信，打击异己。他对美国将领百般殷勤，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满足巴顿的虚荣心，并创造一切条件令其寻欢作乐，取得巴顿的欢心。每当巴顿去邪赴宴，总要受到乐队的吹奏迎接，还有骑兵卫队的列队欢迎。他还经常安排狩猎等一系列贵族式的游娱。结果使巴顿眼花缭乱，乐而忘忧。

巴顿在感情上总是同情失败者。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巴顿认为诺盖将军是“失败者”。他在此时给其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已经落水的，不必再去打他。”

由于巴顿的信任，让诺盖继续掌权，使他的气焰很嚣张。他对巴顿阳奉阴违，表面上百依百顺，阿谀奉承，背地里却努力扩充自己的势力，疯狂地迫害进步力量和亲盟国的反纳粹分子。许多进步人士被诺盖当局投入监狱。诺盖甚至还与贝当保持联系，多次商讨将美军赶出摩洛哥的可能性。他继续关押为迎接美军而发动兵变被捕的贝图阿尔将军和皮埃尔·马格南上校等人，并企图以叛国罪将他们处死。幸好巴顿和艾森豪威尔得知这一消息，及时地把他们营救出来。但巴顿并没有因此而认清诺盖等人的真相，还是继续任用他。

摩洛哥的这些情况很快受到各方军界的注意，并受到进步人士的强烈抗议。英国特工人员也把摩洛哥的情况向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作了汇报。丘吉尔首相十分焦虑，先后两次为此事致函罗斯福总统，提醒他注意摩洛哥事态的发展，他写道：“在摩洛哥类似法西斯的组织还在继续活动，过去被赶走的亲德分子现在又卷土重来，他们肆意迫害以前帮助过我们的法国人，这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当中有的至今还以叛国罪被关在监狱里。这些不仅助长了敌人的气焰，而且使那些朋友对我们失去了信任。”“这些情况显然是我们控制地方当局不得力而造成的。”其意思十分明确，矛头直指驻摩洛哥总督——巴顿。

驻摩洛哥美国使馆副领事彭德这样描述着当时的情况：“整个摩洛哥的形势颇有点艾丽斯漫游奇境的的味道”，“这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在最高一级，巴顿迈着大步，玩弄着一对珍珠镶柄的手枪，滥发着脾气，还自我欣赏着。”

英国政界要人的干预和舆论界的抨击使巴顿的声望受到很大影响，也给他未来的事业带来了种种不利。虽然他的行为遭到许多人的抨击，但是在美国军界许多了解巴顿的人，如史汀生、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他们清楚地知道，巴顿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在未来的艰苦岁月里，还有许多重大战斗在等待着他，不能因为他政治上的不成熟而终结他的军事生命。而且他们一直认为，稳住摩洛哥的政局对战争的全局是利大于弊的。这或多或少的承认了巴顿此时的做法。他们把这一想法汇报给了罗斯福，总统表示理解。

1943年1月中旬，美英两国首脑罗斯福和丘吉尔及其主要军事顾问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召开重要会议（斯大林因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关键时刻，未能参加）。会议历时10天，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1、确定了下一个进攻目标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2、恢复了关于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决定；3、讨论了当时地中海战区、太平洋战区人力、物力的配置；4、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盟军总司令；5、提出了著名的“无条件投降”原则。

巴顿作为东道主，认真仔细地组织了这次会议，他虽然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有很多机会和当时的军政界首要人物进行接触。巴顿当然不会放过这

千载难逢的机会。巴顿的好战情绪又疯狂的抬起了头，他强烈地向罗斯福和马歇尔提出了参战的愿望。

不久，巴顿就被艾森豪威尔召回前线，去制定进攻西西里战役的计划。

巴顿在做为降洛哥总督的不满 4 个月的一段生活，是他本人一生中很有争议的一段插曲。大家不知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它。如果从巴顿的性格上来分析，似乎还是能够接受，但做为一个钢铁般的军人，就有些显得有悖常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这段生活中，巴顿的意图是好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之所以与诺盖等反动分子保持那种关系，也是出于对当时整个形势的考虑，另一部分也是由于接受了委派给他的政治、外交和情报顾问的建议。但不管怎样，这并没有影响巴顿成为一个声名显赫的伟大军人。



### 第三章 迂回突尼斯

巴顿听到要与德交战，好像注入了兴奋剂  
临危受命，巴顿整顿第 2 军  
巴顿头戴锃亮的钢盔，像一个战车驾驶员一样，站在装甲车上  
布莱德雷——艾森豪威尔的窃听器  
三人掌军：艾森豪威尔组织协调；布莱德雷思想机器；巴顿是斗士  
“美军决不能扮演小角色！”

1943 年，同盟国首脑罗斯福和丘吉尔及其顾问们不只是把眼睛盯在突尼斯，他们认为突尼斯不久便可拿下。他们看到的是更大的战略前景，把注意力集中在西西里岛，决定发动代号为“赫斯基”的战役。

就在盟国为“赫斯基”战役作准备时，隆美尔来到了突尼斯，他视察战局后认为，当前他所拥有的机会在西边，于是他便确定了轴心国的主要攻击方向——突尼斯的加夫萨，该地的美国部队防守薄弱，德军可以从法伊德山口过来，彻底摧毁盟军在突尼斯的防线。

由于盟军（包括艾森豪威尔本人在内）错误地估计隆美尔的主攻在雄皮方向，并相应地做了兵力部署。所以，当隆美尔向加夫萨发动猛攻，并向卡塞林山口快速挺进时，盟国军队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最终，盟军在突尼斯的防线几乎崩溃，英美联军在德军面前打了一次非常惨痛的败仗，这是一次重大的挫折，人们似乎看到盟军以后在突尼斯很难再有重大的军事胜利。弗雷登多尔的第 2 军在错误估计下所做的部署，严重地分散了兵力。德军从法伊德山口攻来时，打得最顽强、输得最惨的都是这第 2 军。美军在卡塞林山口的惨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一时间，要求撤换弗雷登多尔军长职务的呼声四起。艾森豪威尔左右为难，因为此次战役失败，他和盟军高级官员们对隆美尔主攻方向的错误估计，应承担一部分责任，撤与不撤，艾森豪威尔也拿不定主意。于是他亲自飞往特贝萨，实地了解情况，广泛征询意见。最后他得出结论：情况相当糟糕，撤换弗雷登多尔已是事在必行了。因为那里军纪涣散，上下军官对弗雷登多尔都有看法，且由他去对付隆美尔这个“沙漠之狐”，显然是小材大用了，隆美尔实在大难对付。人们看到到希望，对弗雷登多尔担任军长已失去了信心。

艾森豪威尔电告史密斯将军，让巴顿将进攻西西里计划的任务交给副手杰弗里·凯斯将军，带上参谋长情报人员火速这往阿尔及尔。

3 月 5 日下午，巴顿和随行人员从拉巴特飞往阿尔及尔的白屋机场。此时，艾森豪威尔也从特贝萨飞到阿尔及尔。巴顿和艾森豪威尔会面后，在白屋机场站着开了军事会议。会后，艾森豪威尔亲自向巴顿交待了任务。

艾森豪威尔向巴顿交待的任务是：立即去接管第 2 军，将其整顿为现代化的铁军；直接从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的第 18 集团军群那里受领任务。

当天下午 4 时 30 分，巴顿就离开阿尔及尔前线，到君士坦丁第 18 集团军群司令部去报到。到达后，他立即去见亚历山大将军。交谈中，亚历山大将军向巴顿介绍了他的任务：大约两星期后，蒙哥马利的部队将向隆美尔的马雷斯防线发动进攻，届时，巴顿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支援蒙哥马利的第 8 集团军穿越加贝斯平原的行动，尽全力吸引和牵制德军兵力，并夺取加夫萨，作为蒙哥马利部队的前方补给基地。

巴顿一听到与德军交战，就好像注入了兴奋剂，感到异常激动，那次见

面，亚历山大后来写道：“他是一个活泼的汉子，两边胯下都佩有一把柄上镶有珍珠的手枪。他不像许多美国人那样显得友好和温和，他显得咄咄逼人，一提到‘德国鬼子’，他就显得那样激动和感情冲动，有时怒不可遏，有时声泪俱下。那次会见，巴顿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此次会见，也有不那么愉快的一点，即巴顿对在此次战役中担任配角感到不满。他希望与有“沙漠之狐”之称的隆美尔领导的非洲军团正面作战，战胜隆美尔，将非洲军团一口吃掉，来奠定自己在军事史上的地位。当他听说隆美尔已回欧洲治病时，感到非常失望。艾森豪威尔在给巴顿交待任务时，早就向巴顿打过招呼，让他竭力克制自我，甘心充当配角，与英国通力合作，接受亚历山大将军的第18集团军群的指挥，按他制定的作战方案行事。亚历山大将军看出了巴顿的不满，他努力地做巴顿的工作，让他指挥第2军，努力配合蒙哥马利第8集团军的行动。

3月6日，巴顿带着随从年轻的将军加菲、副官詹森和斯蒂勒，情报处长奥斯卡·科克上校、作战处长肯特·米克斯乘着侦察车和架着机枪的半履带车辆，来到设在库伊夫山的第2军司令部。巴顿显示出一副令人生畏的面孔，他头戴两颗星的擦得锃亮的钢盔，下额露在钢盔带外面，就像一个战车驾驶员一样，站在装甲车上开进那个破烂的村庄。

巴顿接管第2军后，就开始着手整顿第2军。他要尽全力恢复美军官兵的士气，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他必须以他的实际表现证明，第2军的官兵们有能力对付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丝毫不比英军逊色。但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首先，时间太紧。离进攻日期17日只有1天时间，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到奇效。其次，第2军确实出现了“可怕的混乱情况，正如亚历山大将军告诉巴顿的那样，第2军的士兵“身心软弱，缺乏训练。”虽然是困难重重，但巴顿还是充满信心，因为他整顿这样的军队已不是第一次。还是一战时期，巴顿就在较短的时间内组建起了美军第一支坦克部队；二战前夕，他又在较短的时间内组建了美军第一装甲旅，并将这支旅训练成了陆军中人人称赞的部队，为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德军的装甲部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巴顿从整顿军纪入手，对混乱的第2军进行了严格的整顿。

他首先从作息时间抓起。到任后的第二天早上7点钟，巴顿准时来到食堂就餐，发现来就餐的人寥寥无几，于是他就明文规定，以后早餐时间从7点开始，7点半结束，所有官兵都必须吃饭，有事要逐级请示报告。他还严明作息时间，对违反军纪者，严厉处罚，巴顿自己又能以身作则，于是，官兵的时间观念增强了。

其次，巴顿对官兵的着装作了明确的严格规定：凡在战区，每个军人都必须戴钢盔、系领带、打绑腿，就连护士和修理工这些后勤人员也不例外。刚开始，有些人怀疑巴顿是否会真的那么认真，因而迟迟不动，巴顿为了达到令行禁止的效果，便亲自出动，四下搜寻那些违反着装规定的官兵，叫他们排成一队，在营房内走一圈示众。另外还明确了违反规定的罚款数额：军官50美元，士兵25美元。

这两个做法虽然是小事，但是因为关系到每个官兵的切身利益，所以对第2军震动很大，迅速改变了原先的混乱状况。对此，布莱德雷写道：“每当战士扎绑腿和扣上沉重的钢盔时，就不能不想起巴顿，卡塞林战役以前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一个艰苦的新时代开始了……。尽管这些改革并没有使巴

顿赢得众望，但是却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怀疑的印象：第2军的老板是巴顿。”

巴顿在参战前的极短时间内，继续以他那“高压电休克疗法”治理第2军。他整天乘着吉普车在营房内转悠。有时发表演讲，向士兵灌输“仇视德国鬼子的情绪”，有时顺便检查执行军容风纪的情况，对那些上厕所不带铜盔的士兵巴顿也从不放过。对于军事训练，巴顿更是从难从严要求，他要求官兵们要有实战思想，把平时当作战时来要求自己，刻苦训练，要有“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精神。虽然官兵们对巴顿的这些做法一时难以理解，但巴顿自己却是满意的，因为只用了短短的时间，部队看上去已相当精干了。将士们装备整齐精良，士气高涨，军纪严明，第2军的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已经进入了战斗竞技状态。

巴顿任第2军军长后，对布莱德雷将军在第2军中暧昧不明的身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决定要理顺关系。于是他给阿尔及尔有关方面打电话，表示“我不能让任何他妈的间谍在我的司令部周围转来转去”。并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也表明了他对布莱德雷的明确看法，他认为布莱德雷为人谨慎、正派，并且有能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巴顿的做法并不是要将布莱德雷从第2军中“清洗”掉，而是要布莱德雷以比较正式的方式进入他的司令部，置于他的直接指挥之下，而不是充当“艾森豪威尔的窃听器”。

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1893年2月12日出生于密苏里州的一个都市家庭。191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第14步兵团服役，临时军衔为少校。1934年毕业于国防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任步兵学校校长，后负责指挥一个师的训练工作。布莱德雷虽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但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与其说是一个教官，不如说是一位军人。”他精通业务，熟悉技术，为人谦和忠诚，而且头脑冷静，讲求实际，在战场上善于把握全局和重点，是美国军界有名的一员儒将。

1943年2月24日，布莱德雷奉命抵达北非，任艾森豪威尔的助手，但没有明确职务。当时，艾森豪威尔急需一个“耳目”去突尼斯了解战局，于是布莱德雷便以前线高级联络官的身份来到了第2军。布莱德雷有权向艾森豪威尔直接报告战况和所了解到的情况，并要向弗雷登多尔和在阿尔及尔的总司令部提出所谓的“建议性的修正意见”。当时的第2军军长弗雷登多尔并不买他的帐，而把布莱德雷看作是“艾森豪威尔在前线的情报员，通过非组织的系统向总部的头头打了小报告。”

最后，巴顿向艾森豪威尔表示希望将布莱德雷留在第2军任副军长，艾森豪威尔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

巴顿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能夺取重大战役的胜利，而在于他能使一支初出茅庐的战士组成的初战失利、名誉不佳的军队变成具有严明的纪律性和组织性的铁军，并能够担负起艰巨的战斗任务，此次突尼斯之行，为的是整顿第2军，也使巴顿和布莱德雷在偶然的会中成了搭档。这样，在突尼斯就出现了传奇般的美国三人掌军的佳话。这三人就是艾森豪威尔、巴顿和布莱德雷。他们都是马歇尔这位伟大的军人慧眼识英雄挑选出来的。从这时起，他们就十分和谐地一起共事，分工十分理想：艾森豪威尔组织协调，布莱德雷是思想机器，巴顿是斗士。他们三人一起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后来欧战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3月17日，在蒙哥马利发动攻势的前3天，第2军按照预定计划对敌人

发动了进攻。他们攻击的目标有两个：特里·艾伦率第1步兵师进攻加夫萨，如果进展顺利，还可攻占埃尔盖塔，而后为蒙哥马利建立一个燃料库；奥兰多·沃德率第1装甲师通过卡塞林山口，进攻埃尔盖塔东北的斯塔欣——德塞内德，如果条件许可，再向马克纳赛推进；其它部队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战役开始时，亚历山大和艾森豪威尔来到第2军指挥所督战。巴顿亲临前线指挥，他随同第1步兵师一起向加夫萨推进。第一天的进展十分顺利，第1步兵师在滂沱大雨中行进了45英里，占领了加夫萨。18日，艾伦的第1步兵师又攻占了盖塔尔。

沃德的装甲部队也在泥沼中缓慢向前推进，夺取了斯塔欣——德塞内德，并做好了向马克纳赛展开攻击的准备。

3月19日，巴顿收到一封密封的亚历山大将军的来信，信里装的是作战指示纲要，指示命令他，“（1）坚守加夫萨；（2）拿下并守住马克纳赛以东的高地；（3）派出一支轻型装甲部队去袭击迈祖纳机场，摧毁那里的设施后返回。”

巴顿原计划配合蒙哥马利的“超级炸药”行动，让部队向海边进攻，以切断敌军从加贝斯到斯法克斯的重要通道。但亚历山大这封信却使巴顿的计划成了泡影。

21日，沃德装甲部队攻占了塞内车站，22日占领了马克纳赛。但接着就被随之而来的德军第10装甲师阻击在内米亚山前，马克纳赛以东高地上的山口近在咫尺，沃德却未能乘胜发动攻势而夺取它，结果贻误了战机。

3月23日凌晨，巴顿命令艾伦率领他的第1步兵师沿加夫萨——加贝斯公路向前推进，进展顺利。但早晨6时，他们遭到了德军第10装甲师大约50辆坦克的袭击。该师曾在卡塞林山口战役中重创美军第2军，大出了风头，这次又想重温旧梦，故伎重演。狭路相逢勇者胜，此时的第2军已不是从前的第2军了，他经过巴顿的整顿，正像一头雄狮要与德军一决高低，报仇雪恨。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上午战斗结束后，巴顿作了统计，美军共损失6门155毫米大炮，6门105毫米大炮，24门半履带式反坦克炮和7门M—10反坦克炮。德军共损失坦克30辆。下午德军发动第2次进攻，敌人步兵在先，坦克在后，当到达美方阵地300米以内时，被美方炮火和空军轰炸所阻止。巴顿对这次战斗十分满意，它证明这时的第2军已经不是他17天前到达时看见的一群无精打彩的年轻士兵了。他自豪地指出：“硝烟一散，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美国士兵放弃阵地后退一步。”

在马克纳赛以东地区，战况较为不利，第1装甲师由于受地形等条件的限制，未能取得较大进展，到24日晚美军仍未能占领山口。

此时此刻，巴顿已将轴心国精锐部队的德军第10装甲师和一个意大利师吸引到北线来，实现了亚历山大的战略意图，在蒙哥马利在南线发动正面进攻的关键时刻，减轻了攻克马雷斯防线的阻力，巴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赢得了亚历山大的称赞。于是亚历山大在26日又给巴顿下达了新的指示：暂停马克纳赛的进攻，第1、第9步兵师和第1装甲师从盖达乐向加贝斯进攻；第34师夺取东多塞尔附近的方迪克，为英军第6装甲师进入海岸平原开辟道路。同时，第2军要死死盯住德军第10装甲师，使其无法增援马雷斯防线。

3月28日，第2军从盖塔尔附近的阵地向加贝斯发动了一次进攻，以艾伦将军的第1师为左翼，埃迪将军的第9师为右翼，力求在敌人阵地中打开一个缺口，以便为沃德将军的第1装甲师投入攻击打开通道。但是，巴顿只

取得了极小的进展，战斗持续了一周，最后打成了僵持状态。德军第 10 装甲师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们十分清楚：迟让就意味着轴心国北非战线的全面崩溃，所以他们对美军的抵抗异常顽强。

就在美德两军打得难解难分之时，巴顿却与英国空军少将阿瑟·科宁汉发生了一场争吵。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4 月 1 日，德军轰炸机袭击了美军司令部，巴顿的作战处抱怨说，“我们的部队完全得不到空军的掩护”，因此使德国空军“几乎为所欲为”。4 月 2 日，科宁汉将军进行了反击，他指责巴顿拿空军“作地面部队没有取得胜利的挡箭牌”，并说：“第 2 军的有关人员按当前的作战要求，是不够参战资格的。”这下可激怒了巴顿，他向阿尔及尔盟军司令部提出强烈抗议。后来，在盟军司令部的干预下，科宁汉亲自登门向巴顿道歉，这一事件才算平息下去。为了维护英美合作关系，巴顿也去信向科宁汉表示歉意。

4 月 6 日，巴顿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 396 高地。

巴顿立即将这项命令转给埃迪将军。但当他得知将执行这项进攻任务的第 47 步兵团在 11 天的战斗中已经伤亡了 23% 的士兵和 26% 的军官时，便迅速取消了这道命令。

4 月 7 日早晨 7 时 45 分，第 18 集团军群的联络官马丁上校带着亚历山大的参谋长麦克里将军的一封信来到巴顿的司令部。信中写道：“亚历山大将军相信，尽我们最大力量援助英国第 8 集团军的重要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必须将装甲部队推进到盖塔尔一带，必须要有付出伤亡的准备。为了向前推进，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巴顿不喜欢亚历山大将军那种牺牲美军为英军胜利铺路的做法，但为了美英合作，他还是做了认真的布置。

后来的战斗打得相当激烈，双方伤亡人数都在骤增，士气也有所下降。此时，巴顿又站到了危险的最前沿，他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并与士兵们一起战斗。他以身作则的行动激励着将士们。他不断地指挥本森的突击队“冲向海边”。4 月 7 日，本森突击队被德军的地雷挡住了去路，于是巴顿不顾别人劝阻，开着吉普车穿过了雷区。不久，本森突击队便与蒙哥马利的先头部队汇合了。

盖塔尔战役经过 22 天的激战，终以美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此次战役取得了重大战果，它迫使德军又将其精锐的第 2 装甲师调离马雷斯防线，从而大大帮助了蒙哥马利对阿卡里特河阵地展开的正面攻击。决战的时刻到了。

就在这时，巴顿又与亚历山大发生了一场争执。这一争执的主要原因是亚历山大计划将第 2 军从第 18 集团军群的指挥下调到安德森将军的第 1 集团军。这一计划严重刺伤了巴顿的自尊心，巴顿认为这是一种精心策划的企图，主要是想抹掉第 2 军在这次战役中的所有荣誉。巴顿在给亚历山大将军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指挥，也不涉及通讯，而是个威望问题。在盟军协同作战的最后决定性时刻，美军决不能扮演一个小角色。美国人民都在企盼着美军在联合作战中承担更重要的使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于他们的信心、士气都是至关重要的。”后来，巴顿亲自赶到集团军群司令部，向亚历山大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各种原因，亚历山大后来终于取消了这一打算。

4 月 14 日，艾森豪威尔亲自来到盖塔尔，通知巴顿：“乔治，我觉得现在该让布莱德雷接替你了，你应该回摩洛哥继续负责制定进攻西西里的计划。你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证明了对我们的信任。‘赫斯基’战役计

划离不开你。”

## 第四章 挺进西西里

巴顿：我不搞计划，我只服从命令  
马歇尔与艾森豪威尔打赌，每二十个意军俘虏值一美分  
英国空军炮击自己人  
巴顿将军衣冠楚楚，肩上挂着一支卡宾枪  
英国空军史上悲惨一页，几十架飞机互相残杀  
“不能信任蒙哥马利！”  
亚历山大看中了巴顿  
退出战争泥沼的“军靴”

就在突尼斯战役即将结束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都看到了在北非德意军队即将彻底覆灭，北非的解放指日可待。在苏德战场，伟大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历时 200 天，在 1943 年 2 月初就已结束，由于苏联军队的顽强作战，彻底地粉碎了德军的战略进攻。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损失了 150 万军队，3500 辆坦克，12000 门大炮和 3000 架飞机。苏军利用德军正在舔治伤口的机会，已发动了战略反攻。北非的局势和苏军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志，并预示盟军大反攻的日子即将来临。于是，罗斯福和丘吉尔指示盟军最高司令部，迅速向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实施攻击，不给德军以喘息的机会，并牵制德军兵力，以减轻苏军正面的压力。

在 1943 年 1 月，英美双方就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举行过高级会议，会议达成的第一条协议就是：北非战役结束后立即进攻西西里，行动代号为“赫斯基”。此次行动盟军希望达成以下目的：（1）确保地中海战区的通信联络和运输线的安全；（2）牵制德军，减轻对苏军战线的压力；（3）加强对意大利的压力，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4）为未来在欧洲实施的大规模进攻——“围歼”计划做准备和锻炼队伍。

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地中海中，与意大利本土隔着狭窄的墨西拿海峡，最窄处相距仅两英里半。岛的南面与北非的突尼斯隔着 90 英里的海面相望。它是地中海中最大的岛屿，面积 9925 平方英里，人口约 400 万。全岛大部分为山地和丘陵，平均海拔 400 米，东北部的埃特纳火山海拔 3000 多米，是全岛的最高点，登临峰顶，全岛一览无遗。该岛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大多数海岸山崖陡峭，只有东海岸和东北海岸有良港（巴勒莫、卡塔尼亚等），地形十分险峻。

西西里岛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扼地中海交通要冲，实际上将地中海分割为两大部分，是连接意大利和非洲的桥梁，此地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轴心国来说，突尼斯失陷，非洲必将成为盟军的天堂，那样的话，意大利就失去了其西南部的重要屏障，该岛的战略意义更显突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看到了这一点，便迅速调兵遣将，加强了岛上的守军力量。

1943 年 1 月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盟军就组织了一套参谋班子开始制定“赫斯基”行动计划，计划工作由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亲自负责，计划小组开始在伦敦工作，后转至北非，此计划小组后被命名为“141”小组。巴顿在 2 月份也参加了计划工作，于 3 月 5 日离开此小组去阿尔及尔接管美军第 2 军。“141”小组的直接负责人是英军少将查尔斯·亨利·盖尔德纳，他曾是皇家骑兵队成员，在战争中曾率第 6 装甲师参战，有实战经验，并因 1941

年在埃及制定作战计划而闻名。计划小组，先后拟定了7个方案，但都被有关部门否决了。

4月中旬，盖尔德纳的“141”小组完成了“赫斯基8号”方案，这个计划搞得很出色，与这次行动有关的高级将领艾森豪威尔、坎宁安海军上将、特德空军上将看了后都大加赞赏。西西里岛地形崎岖不平，平原极少，山地多而险恶，易守难攻，因此，盟军在进攻时至少要夺取2个主要港口，以便给在纵深地区作战的部队提供物资补给。墨西拿是西西里的一个主要港口，由于它邻近意大利本土，现在成为西西里战役中的战略要地。它在这个奇形怪状的三角岛的顶端，海峡只有2英里宽，可以在这儿把德军装进口袋围困住，否则，德军会从这儿撤走。可是盟军却不得不放弃这个港口，因为这里有重兵把守，距意大利本土太近，敌人可以迅速得到大量的支援，这里对盟军的战斗机来说，距离也太远。于是，计划选择了另外两个港口——东面的锡拉库扎和西北角的巴勒莫。计划规定由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攻占锡拉库扎：由巴顿的第7集团军攻占巴勒莫。盟军选择这两个港口的理由是：锡拉库扎不仅有良好的港口设备，而且自古以来它就是战略要冲，古代雅典大将埃尔西比亚德斯在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就说过：“如果锡拉库扎失陷，整个西西里就会失陷，紧跟着意大利也会失陷。”此海港虽然比较小，但占领后可以迅速扩建，它具备各种扩建条件。巴勒莫港也具备良好的港口设施，供船靠岸的岸线很长，这样，空军也能够很好地配合陆军行动，这里敌军防守也较薄弱。从心理战上说，巴勒莫也是一个重要目标，因为它是古代西西里王下榻的地方，又是西西里岛的首府。这两个港口占领后，盟军还可发展战果，东西对进，夹击墨西拿。

4月中旬，巴顿离开突尼斯来到阿尔及尔时看到这个计划，十分赞赏。也出任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后，便积极筹划和制定第7集团军作战的具体细节。他鼓励参谋们加紧工作，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干一场。

但就在他的计划即将做完时，艾森豪威尔给住在阿尔及尔沿海城市莫斯塔加内姆的巴顿来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赫斯基8号”计划已被蒙哥马利推翻，并让巴顿立即来办公室见他。

巴顿来到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艾克热情地招呼他，并向他介绍了蒙哥马利取消“赫斯基8号”作战计划的理由。蒙哥马利的理由是：如果按照这个计划行动，必将造成盟军力量的分散，此时如果敌人后备力量一旦发动猛烈的反攻，盟军将遭受灭顶之灾。后来艾克又向巴顿介绍了蒙哥马利修改后的方案，指出了美军登陆地点已改在距英军登陆点不远的杰拉湾，美军部队将从杰拉两侧登陆。艾克说：“蒙哥马利将军认为这样部署才便于双方的协调配合，避免兵力的分散使用，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反攻。”

其实，蒙哥马利推翻“赫斯基8号”计划的那些理由是用来遮人耳目的，他真正的用心却是在对荣誉的攫取上。蒙哥马利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军人，无论何事，只能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办。换句话说，他不能适应别人草拟的不熟悉的计划。他看了“赫斯基8号”计划后，心里觉得自己在西西里东端登陆，而巴顿却在巴勒莫登陆，巴勒莫是一块亮晶的宝石，巴顿一旦占领它，那么他自己在西西里岛东端的战绩必将黯然失色。况且，在美军参战后，直到北非军事的胜利，美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指挥官也就是非巴顿莫属了。此次西西里之战，如果不限制巴顿在巴勒莫登陆的行动，那么巴顿就有可能超过自己的声望。于是他就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来设法推翻“赫斯基8号”方案，阻



止第7集团军夺取巴勒莫这个引人注目的目标。

蒙哥马利通过各种外交手段，将自己修改后的计划向外推销，他的巧舌鼓动甚至说服了艾森豪威尔，他修改后的计划将夺取锡拉库扎、奥古斯塔乃至墨西拿的出风头任务交给了第8集团军，将第7集团军改在南面的滩头登陆，夺取的目标也只是杰拉、利卡塔等无名小镇。蒙哥马利的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将巴顿和他的第7集团军置于非常困难的地步，美军登陆的滩头十分暴露，并且有沙洲障碍，大大增加了登陆的风险。美军只有一个小港可以利用，补给工作必将出现巨大困难。美军要想取得登陆和夺点的胜利，最后的希望都落在了国内刚生产的一种新型水陆两栖舟车身上。分配的不公就连亚历山大将军也明白，他在西西里战役报告中写道：“风险没有平均分担，差不多全部风险都落在第7集团军头上，而且美军的任务出力大，得名小，我和我的参谋们都觉得，这种分摊任务的作法，可能会引起某些不满的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

蒙哥马利的这些方案确实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空军上将特德对亚历山大直接了当地说：“这会使13个机场落入敌人之手，使我们无法以空中行动来有效压制敌人，除非能尽早控制这些机场为我方所用，否则，我反对全盘作战计划。”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指出：“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的新计划等于把美国送入狼口，并且由于没有港口作依托而使他们的作战行动受到危害。”5月3日，蒙哥马利的作战计划还是通过了，亚历山大、艾森豪威尔、特德和坎宁安都表示支持蒙哥马利，决定按照他的方案行动。

巴顿对此事感到气愤，他怒火中烧，痛骂艾森豪威尔是美国人民的“叛徒”，他对参谋人员说：“这就是你们的总司令不做美国人要做盟国人而使你们所得到的东西。”并高叫道：“我们是为世界人民的利益而战的，是为和平而战的，不是为大英帝国的利益而战的。”

亚历山大想知道巴顿对这次打击的反应。于是他便把计划变动的情况当面告诉了巴顿，他小心翼翼地询问巴顿：“乔治，你可不可以对我谈谈你对新计划的意见？”此时的巴顿强压住怒火，两脚跟一并，敬了个礼，只说了一句：“将军，我不搞计划，我只服从命令。”此时的巴顿为何没有大发雷霆而默默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呢？原因有三：一是他渴望参加战斗，特别是这样一场大规模战役更是他梦寐以求的，他不愿因卷入这场战略问题的争吵而失去这次良机，因为他清楚地记得，由于同海军的一场争吵，差点使他失去了北非登陆作战的指挥权；二是他知道自己是个军人，应该服从命令；三是因为巴顿和艾森豪威尔是“伙伴情谊”，他必须要为艾克的处境着想。经过冷静考虑，他认为艾克也是出于无奈才同意这份计划的。他很清楚自己的今天与艾克的支持和扶植是分不开的，因此，他不愿意公开违抗艾森豪威尔的意志。

亚历山大同巴顿接触时间不长，但他从突尼斯战役中了解到巴顿是一个粗鲁的人，是一位典型的有个性的美国人，他指挥军队虽然是方法粗暴，但却有效并能取得出奇的成功，这使亚历山大对他大加赏识，因为在亚历山大看来，不管一个指挥官的性格秉性如何，只要他能带好兵打胜仗，他就是一个称职和出色的指挥官。于是亚历山大将军在西西里战役之前，便请求艾森豪威尔将这位将军暂时借给他的英国军队搞训练。于是“巴顿训练法”在英军中也得以流传。

5月中旬，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部最终确立了战役实施计划，主要内容

是：1、进攻日期为7月10日。2、英国第8集团军在西西里岛东面30英里宽的正面登陆。登普西指挥第13军在锡腊库扎南面登陆；利斯指挥第30军在帕基诺半岛西侧同时登陆，以确保迅速占领当地的机场。英军总人数为25万；3、美国第7集团军在南部40英里宽的海岸登陆作战；由艾伦指挥的第1师居中，在杰拉登陆；左翼为特拉斯科特的第3师在利卡塔登陆；右翼为米德尔顿指挥的第45师在斯考格利蒂登陆。英军左翼与美军右翼之间留有约20英里宽的中间地带，美军总人数共22.8万人。

为了西西里战役，盟军建立了精干的指挥机构。文森豪威尔将军任全部陆海空军总司令；英国亚历山大将军任副总司令，负责领导由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第8集团军和巴顿将军指挥的第7集团军组成的陆军；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任联合海军司令，同盟国空军由空中绞杀战的热心拥护者——英国的特德将军指挥。

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为了配合“赫斯基”行动，制定了精细的海战计划。规定由英国海军中将伯特伦·拉姆齐指挥东线海军特混部队，出动795艘舰船和715艘登陆艇将英军部队从埃及、突尼斯运往西西里登陆作战；由美国海军中将休伊特指挥西线海军特混部队，由580艘舰船和124艘登陆艇将美军部队从阿尔及尔、奥兰等地运往西西里登陆作战。

空军司令特德将军在地中海战区拥有15000架飞机，而德意军在此地区的作战飞机只有4000架，盟军空军占有绝对的优势，即便如此，特德也制定了作战计划，以确保战斗时对陆军部队的有力支援和保护。

此次战役即将展开，巴顿心里却有一个疑虑还没有解决，那就是未经锻炼的第45师，该师官兵是从美国本土直接来的，仅在奥兰的一个前进基地稍事停留，并做了最后一次两栖登陆演习。巴顿非常关心他们的战斗力，在6月25日他亲自去巡视，且在凌晨3时观看了他们的演习，他这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该师的作战能力很强，这使巴顿十分高兴。

盟军正在磨刀霍霍向“牛羊”，那么此时西西里的德意军队情况又如何呢？据情报部门通报的情况看，当时德军有两大主力：西面有第15装甲团，东面有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另外还有意大利的两个军：一个军担任西西里西部的防御；另一个军由两个野战师编成，负责守卫岛的东部。意大利军只有50辆轻型坦克，而赫尔曼·戈林师拥有100辆中型和重型坦克，还有60门大炮。在西西里，武装部队大约有30万人，据估计，7月10日进攻那天，德军大约只有不到2万人。但是在战役结束前，德军投入西西里防御的总兵力将达到6万人。

西西里岛的防御由意大利第6集团军司令古佐尼将军领导。他统辖该集团军的4个师（其中只有1个是摩托化师）和6个海岸防御师。此外，德军的摩托化步兵第15装甲师和赫尔曼·戈林师将转隶给他。意军海岸防御师防守的沿岸地段很宽，每个地段有100多公里。这些师都是“固定”的，并且只装备轻武器。它们的抵抗能力非常低。微不足道的铁丝网和几个永备发射点当然不能使抵抗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海岸炮兵为免遭敌海军的袭扰而配置在距海岸很远的地方。意军的3个摩托化师是最有战斗力的，赫尔曼·戈林师只编有两个步兵营，但他们装备了相当好的重武器。摩托化步兵第15师没有足够的汽车，行进时需要交通工具进行前送。强大的高射炮兵掩护着墨西拿海峡，其快速部队既可用于防空，又可参加地面战斗。在这个意大利集团军司令部中，有一名德国将军代表德国统帅部，但他没有指挥权，意大利人

不同意岛上指挥机构是德国式的。

1943年5月，当阿尔弗雷德·古佐尼将军到西西里岛接任意大利第6集团军的时候，他看到的情况令他十分失望。虽说防御力量有30万军队，但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是十分薄弱的，他们中大部分人士气十分低落，对战争早已感到厌倦，人员军事素质很差，训练水平十分低下，装备也十分落后。古佐尼看后，心中考虑当战争到来时，也只能是依靠德军的两个师了，因为他们装备精良，富有作战经验，有较强的战斗力。古佐尼认为，盟军可能在东西两端同时发动进攻，因而决定以第15装甲步兵师对付西端的进攻，将戈林师分为两部分，较强的一部部署在离杰拉约20英里的内地，另一部分用来应付卡培尼亚平原的局势。古佐尼还寄希望于这两个德国师、利沃德师和意大利本土增调的第14装甲车，对盟军登陆部队实施反攻。

根据盟军统帅部的计划，攻占班泰雷利亚岛是西西里登陆作战的第一步。

班泰雷利亚岛位于西西里和突尼斯东北海岸之间，号称“地中海中部的直布罗陀”，很多人认为很难攻克它。其理由是岛上有一个飞机场，轴心国的飞机能从这起飞袭击我们。这里地形复杂，海岸线峭壁重叠，不适宜于空降部队的空降，部队只能通过岛上一个小港的人口才能从冲击舟登陆，易守难攻。从战略上看，如果进攻失利，必将会影响整个西西里战役的实施。

由于盟军当时使用的大部分飞机都是英国短程的“喷火式”飞机和美国的P-40型飞机，所以，缩短机场和攻击目标之间的距离是有相当大的好处的。因此，攻占班泰雷利亚岛和岛上的飞机场就显得十分重要，于是盟军几位主要将领艾森豪威尔、坎宁安和待德等人力排众议，坚持首先夺取班泰雷利亚岛，他们认为用微小的代价便可拿下这个地方。这种看法的根据是：估计大多数意大利军队已经厌战，正在找撤退的借口。他们认为如果对该岛进行连续几昼夜的猛烈轰炸，不让防御部队有睡眠和休息的机会，再加上强大的海军炮火的支援，这次攻击将比较容易，敌防御部队甚至可能事先投降。

6月初，盟军空军连续不间断地狂轰滥炸，在6个昼夜的时间里，空军将近5000吨的烈性炸药倾泻于该岛东部这一狭小地区，这一方式果然十分奏效，正如艾森豪威尔他们估计的那样，守军被迫于6月11日投降，盟军轻而易举地攻克了班泰雷利亚岛。

当时艾森豪威尔正陪罗斯福在非洲访问，罗斯福非常想亲临前线看一看战斗情况，艾森豪威尔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因为艾森豪威尔想：罗斯福是这样一个大人物，犯不着到战场上去冒险。后来罗斯福硬要和艾森豪威尔打赌，他说：“艾克，我估计岛上的意军不超过3000人，要是你们俘获的意军超过这个数目，我将为这个超额数目中的每一个俘虏付给你5生丁。”后来，艾森豪威尔的战报统计上显示盟军共俘获了11000人，罗斯福看到战报后，立即计算了兑换率，将钱付给了艾森豪威尔，他开玩笑他说，我按每人二十分之一美分的价格把你们所抓到的俘虏全部买了下来。

攻占班泰雷利亚岛后，盟军立即把强大的空军部队运进该岛机场，并抓紧时间修整和扩建空军基地。盟军正为下一阶段战役积极地做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盟军为了使登陆行动达成突然性，英国情报机构搞了一个代号为“肉馅”的计划来欺骗轴心国。英国情报机构将一具假扮成“英国军官”的尸体投入西班牙附近的海中。尸体被海浪冲上西班牙海滩后，被纳粹间谍发现，他们从尸体上发现了不少文件副本，其中有一份私人信件，是英国参

谋部副参谋长阿奇博尔德·奈中将寄给亚历山大的。信中称盟军即将进攻希腊和撒丁岛，对西西里则采取佯攻。这个精心策划的骗局是为了使轴心国把防守的重心转向别处，以减少盟军在西西里登陆作战的阻力，使登陆行动达成突然性。显然，希特勒很快得到了这个情报，并信以为真。于是，他就作了相应的部署。他命令德军精锐的第1装甲师从法国开赴希腊，以支援那里的驻守部队。同时命令第90装甲步兵师前去增援撒丁岛。

其实，盟军的“肉馅”骗局在敌最高一级人员中只骗过了希特勒一人，此时，意大利罗马海军参谋部对盟军的“赫斯基”计划已有所察觉，估计攻击的地点是西西里。7月8日和9日，意大利和德国的飞机发现了盟军几艘护航运输舰只，并立即向上级作了报告，罗马的海军和空军司令部每隔20至30分钟接到一次报告。

7月9日下午6时30分，德国人命令在意大利的部队处于戒备状态。

7月10日凌晨1时，即离盟军发起登陆进攻时间不到2个小时，西西里轴心国总指挥官阿尔弗雷多·古佐尼将军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并命令在西西里西部的机动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东调动，

因为他判断盟军的登陆不会在西部。

盟军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于7月2日就派出大量的飞机对西西里机场进行连续的、不间断的猛烈轰炸，完全控制了制空权。

7月5日，巴顿从阿尔及尔秘密乘坐“蒙罗维亚”号准备前往西西里。“蒙罗维亚”号是休伊特将军的新旗舰，它使巴顿回想起坐“奥古斯塔”号去卡萨布兰卡执行“火炬”战役的情景。巴顿为能与休伊特将军再次合作而感到非常高兴。而好客的休伊特将军也十分激动，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表示他将永远把第7集团军与海军联系在一起。

巴顿率8万士兵出海作战。部队运输由海军三支攻击部队承担，他们的代号为“菩萨”、“角币”、“分币”。计划中的登陆海滩有69英里宽，“菩萨”运送特拉斯科特将军指挥的第3加强师到利卡塔；“角币”运送艾伦将军指挥的步兵第1师到杰拉以及南面

的三个登陆点；“分币”运送特洛伊·米德尔顿少将的步兵第45师到斯克格利蒂北面和南面的五个登陆点。巴顿随“角币”去杰拉，把空降兵第82师作为战略预备队。

7月8日傍晚，部队集结准时完成，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当时的天气也非常好，夕阳西下，红霞满天，微风徐徐，有若耳语，9日早晨，当大军集结在马耳他南面准备向滩头进发时，却突然刮起了大风。9日下午，海风达到了最大强度。于是休伊特就象巴顿建议电告艾克和坎宁安，请求推迟登陆时间。此时，巴顿想起了“火炬”战役的“避邪”专家、气象学家斯蒂尔海军少校，他问休伊特：“斯蒂尔有没有讲过这场鬼风要刮多长时间？”

“噢”，休伊特说，“他认为，到进攻那无风就会平息下来。”

巴顿派人把斯蒂尔请来。

“我说，避邪专家，这一次你有何高见？”巴顿问道。

“将军，这是从法国南部海岸刮来的北风，风势猛，来得快，去得快。我敢担保，到晚上22时，风就会平息下来。到进攻之时，天气就会好的，将军。”这位气象学家说道。

“好，这次又要看你的了广巴顿略显激动的说。

晚上10时30分，风势果然变了，比斯蒂尔计算的时间只晚30分钟。当

晚风势趋于平和。至午夜，海面上逐渐恢复了平静，出发的时间到了，巴顿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

7月10日零时，巴顿在甲板上向参谋人员发表了简短而激动人心的讲话：“诸位，现在是7月10日零时1分，我荣幸地奉命指挥美国第7集团军。它是午夜投入战斗、天亮时接受战斗洗礼的历史上第一个集团军。”他要求官兵们：“你们应当为能够参加这次行动而感到自豪，因为在你们的手中掌握着美国陆军的光荣和世界的未来。”

休伊特将军向副官下达命令，接着一支仪仗队举着海军给巴顿的礼物一面美国第7集团军新军旗，正步走了过来。顿时，巴顿泪流满面，眼睛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此刻，他觉得自己不是站在甲板上，而是站在荣誉的顶峰。

7月9日夜，在舰载部队出发之前，英美空军部队实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大规模空降，参加的部队有英国第1空降师和美国第82空降师。当时，400架运输机和170架滑翔机升空，运送空降兵到预定目标区，但是这些空降兵的行动只取得了有限的战果。由于动作不够训练，再加上刮起了猛烈的风暴，滑翔机常常过早脱开拖曳它们的飞机而掉到海里，伞兵的着陆地点则距预定目标很远，散布面也很大，即使如此，空降部队在西西里进行的零散活动也引起了敌军的恐慌和混乱。

值得庆幸的是恶劣的天气倒给巴顿他们的登陆部队带来了好的运气。由于北非的失守，西西里意大利的岸防部队就一直处于戒备状态，小心翼翼地警戒西海岸线。7月9日的狂风巨浪使他们暂时松了一口气，德意军队认为今天晚上总算可以痛痛快快地睡一觉了。谁知盟军偏偏是在今天晚上来端他们的老巢来了，巴顿的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西里岛杀了过来。

1943年7月10日凌晨2时45分，惊心动魄的西西里登陆战役开始了。

美军第3师突击队首先登陆，他们按计划规定时间占领了预定登陆点利卡特附近海滩。

紧接着艾伦的步兵第1师也开始了登陆。

步兵第1师是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指挥官是艾伦和罗思夫，他俩都反对崇拜偶像，两人各有各的弱点。艾伦过于自作主张，好发脾气，罗恩夫有严重的关节炎，爱喝酒。两人经常顶牛。但是论指挥打仗，没有比得上他们的。他们与士兵的关系极为融洽。艾伦个性固执倔强，罗斯福生性粗野，整个步兵第1师上下都受他们的影响。

巴顿不喜欢艾伦，因为他倔强，难以指挥，有时他称艾伦为“傲慢的家伙”，即使如此，巴顿还是觉得这次战役缺了他不行。他觉得步兵第1师从突尼斯回来后变得像一个难以管辖的孩子，其主要原因还是受两位指挥官的影响。但其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且能打硬仗。但个人主义表现太强，纪律性太差，而且像艾伦一样难以驾驭。这种现象当时艾森豪威尔也已看得清清楚楚，他打算将这个师暂时搁置不用，而将新建的未参加过战斗的步兵第36师拨给巴顿参加西西里战役。巴顿一听到这个决定，立刻闯进艾克在圣乔治的办公室，大声吼道，“我要那些狗娘养的！没有他们，我不干！”最后艾森豪威尔终于做了让步。

巴顿的这个决策是非常英明的，在西西里战斗中，步兵第1师表现的异常勇敢，战果非常突出，没有辜负巴顿对他们的期望。

步兵第1师的一艘登陆艇在沃尔特·格兰特少校的指挥下靠岸后，士兵们便高叫着冲向沙滩。格兰特少校第一个跳上岸，带领着士兵迅速四下散开，

有组织地在前冲。他冲着英勇的士兵们高叫：“朝前挺进！不准停！跑步！”

同时，米德尔顿的第45师和加菲的第2装甲师等部队也相继在预定地点斯考格利蒂北面和南面的五个登陆点实施登陆。

登陆进攻几小时后，巴顿就组织后勤部队将火炮和坦克等重武器陆续运上了海滩。

在杰拉湾，达比中校领导的突击队英勇无比，当他们接近海岸时，突然遭到敌人岸防炮火的猛烈轰击。但是，休伊特将军立即命令美军驱逐舰和巡洋舰以强大的火力予以还击，在美海军强大火力的压制下，敌人的岸防炮很快就变成了哑巴。突击队员在达比的带领下快速地登陆，并立刻向杰拉城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米德尔顿的第45师由于缺乏实战经验，登陆后陷入一片混乱，但最后也向前推进了5公里。

登陆进攻刚刚开始，意大利军队沿西西里海岸的抵抗就全线崩溃了。进攻杰拉的突击队报告说该队于上午8时夺取了该城。在内地敌人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利卡塔就迅速被攻下。在第7集团军战区，意大利军不是缴械投降就是仓皇穿过沿海平地向后面的丘陵地溃退。夺取滩头的战斗就这样迅速地结束了。

此时，英军方面传来消息：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就占领了锡腊库扎，但在奥古斯塔前面停了下来。

巴顿的部队在短时间内就夺取了滩头阵地，这使他们增强了决胜的信心，从意军的防守来看，他们似乎感到只要快速突击，在短时间里迅速攻占西西里已不是什么难事，但真正的考验却还在等着他们呢！

墨索里尼的老将，66岁的古佐尼将军对盟军的登陆进攻迅速作出了反应。天还没亮，他便命令守在尼斯切米和卡尔塔吉罗内的意大利坦克部队和德国装甲部队向杰拉登陆的盟军发起了反击。德国人的行动比较缓慢，慢慢腾腾。其原因是德军还没有弄清盟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凯塞林元帅通过无线电指示赫尔曼·戈林师的指挥官康拉特少将，等弄清美军的行动意图之后再组织反击，德军的行动给了达比突击队一次机会，否则的话，突击队可能要遭受灭顶之灾，或被撵进大海。

8时30分，意大利坦克单独向杰拉开来。

在杰拉，广播里正播着“一切危险都已解除”的消息时，意大利的坦克却冒着浓烟隆隆地向这边冲了过来，并不时地向突击队员们开枪开炮。意大利的坦克虽然是一些陈旧的破烂货，但美军此时连一门反坦克炮也没有，因此意大利军队此时占了上风。

街上的美军突击队员见到德军坦克冲过来，他们赶紧躲到楼房里，从二楼窗口朝街上的敌人坦克射击，但没有效果。达比朝一辆坦克打了300发30毫米口径的子弹，也未能阻止它。随后他拼命地跑动，躲开敌人坦克，跳上自己的吉普车，返回码头，将刚刚运到岸上的一门火炮卸下，搬到车上，然后将这临时安装的反坦克炮拉回杰拉，向敌坦克射击。这一行动非常奏效，意军见势不妙，丢下几具燃烧的坦克很快撤走了。意军坦克对达比中校突击队的阵地的进攻就这样被击溃了。

中午时分，古佐尼在得到利卡塔、斯考格利蒂失陷的消息后，电令第15装甲团、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阿西埃塔步兵师东调，支援在杰拉的部队。同时，也催促德军迅速出动赫尔曼·戈林装甲师与意军共同夺回杰拉，力图把

艾伦的步兵第 1 师赶回海里。

战斗的第一天，巴顿非常满意，各部队官兵的英勇作战，使美军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滩头阵地，并向内地发展攻占了几个中小城市。但巴顿对空军在第一天作战中的表现极不满意。空军支援地面的战斗，不是帮不上忙，就是帮倒忙，盟军部队在船上或在岸上都遭到了自己飞机的轰炸，造成了重大损失。休伊特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海军认为，空军在支援西西里登陆战役中是没起任何作用的。”

另外，第 45 师在第一天的登陆作战中表现也不怎么好。年轻的工程兵受命清理滩头的物资，他们完全不听指挥，甚至发生了哄抢堆放在附近的私人行李的事件。目前，该师占据的一些滩头，拥挤并混乱不堪，使得第 45 师登陆行动暂时停下来，不得不派海岸后勤工作队四处搞清理工作。

可喜的是这一天美军首次使用了“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新式 2.5 吨重的水陆两用汽车，防止了美军在滩头地区补给的完全崩溃。美军士兵管这种汽车叫“水鸭”，它如同坦克登陆舰一样，在沼泽地上通行无阻，行驶不需要堤道，可以把物资从船上直接运到滩头的任何地方，甚至可以运到设在内地的补给品堆积站。

第一天（10 号）傍晚，艾伦将军在岸上指挥所向巴顿报告说：康拉特将军在距步兵第 1 师阵地只有几英里的地方集中了 100 辆中型和重型坦克。这就预示着德意军队第二天就可能发动较大规模的反攻。

巴顿此时清楚地意识到，美军的当务之急是把火炮和坦克运上岸，否则，如果第二天敌人的装甲部队发动全面反攻，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巴顿立即改变了作战计划，命令第 2 装甲师和第 18 团停止前进，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在巴顿的指挥下，装甲部队连夜做好了部署，巴顿信心十足，决定亲自参加第二天的战斗。

第二天天一亮，古佐尼就下达命令，让戈林装甲师和利沃德师分别从东西和西北两个方向对美军进行夹击。

7 月 11 日上午 6 时 35 分，意大利的俯冲轰炸机开始向杰拉登陆地区海上集结的船只进行猛烈的轰炸。

6 时 40 分，德国的坦克部队冲破了美步兵第 1 师第 26 团第 3 营的防线。

赫尔曼·戈林师是从卡尔塔吉罗内分兵两路向杰拉逼来的，冲破第 3 营防线的坦克，属于德军康拉特将军的右战斗群，他们想夺取昨天意大利坦克丢下的地方。

步兵第 26 团的指挥所在离杰拉不远的地方，他们对敌人的进攻没有准备。团里的全部反坦克炮昨天在坦克登陆舰被炸毁时全部报销了。德军现在有 60 多辆坦克对其防线发动冲击，而 26 团却只有两辆轻型坦克，师炮兵运上岸的大炮还在沙滩上没有运过来。步兵第 26 团之营虽然对 3 营进行了策应，但力量还差得很远。于是，罗思夫在 26 团指挥所与艾伦通了电话，向他通报了情况：“情况不太妙，我们已经与 3 营失去了联系，请问那些支援的中型坦克何时能上来，如果坦克上不来，要想打退敌人的反击，攻占蓬特奥利机场看来是很难办到的，”

于是罗思夫便回到了师部去督促坦克部队，他想，不能看着步兵第 1 师就这样被彻底打垮。

上午 9 时 30 分左右，巴顿对步兵第 1 师的危难处境一无所知，因为他与其师的通讯联络已中断。为了同岸上部队取得联系以便统一有效地指挥，巴

顿在参谋长盖伊、副官斯蒂尔的陪同下，带着几名士兵离开休伊特将军的旗舰乘登陆艇登陆了。他从头到脚修饰的漂漂亮亮，显得非常神气。他脚蹬一双锃亮的高统皮靴，身穿紧身马裤和漂亮的毛料衬衫，上面配带着三条勋表。正规地扎着领带，腰上插着一支柄上镶着宝石的手枪，脖子上挂着一副大号的望远镜和一块地图板，头戴钢盔，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由于气艇靠不了岸，巴顿便涉水前进。此时，正值一位战地摄影师在抓拍西西里战役的实战镜头，当他发现衣冠楚楚、肩上挂着一支卡宾枪的巴顿将军时，立刻将照像机镜头对准了他，拍摄下了进军西西里值得纪念的镜头。就在摄影师拍照时，一颗炮弹在巴顿身边不远处的水中爆炸了，掀起的浪花溅得他浑身都湿透了，他毫不在乎地拍打着身上的水对盖伊将军说：“没关系，哈普，有前面的城镇给我们遮蔽，杂种们是打不着咱们的。”

上岸后，巴顿一行驱车前往艾伦将军的步兵第1师指挥所，在进入杰拉市后，巴顿发现一座三层楼房上飘着一面红旗，他得知是达比突击队的指挥所后，便决定上楼去看一看他非常赏识的勇猛无畏的达比上校。巴顿的临时变动，解救了他自己和随从们，因为当他来到三楼时，正看见达比上校用缴获的一挺德国77式机关枪向七辆朝他开来的坦克装甲车射击，巴顿他们要是不停留的话，将与敌不期而遇，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在达比的指挥所，巴顿亲眼目睹了杰拉市大街最为激烈的巷战。此时，达比的突击队与步兵第1师的联系已被德意军队切断，敌军的利沃德师和戈林师向杰拉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战斗在一片混乱中进行。美军突击队员与德意军队短兵相接，浴血奋战。步兵第1师的其他两个团也告吃紧，康拉特的左战斗群的40辆坦克突破了第18步兵团的防线。中午时分，敌人出动坦克和轰炸机加强了攻势，炮弹、炸弹倾泄在突击队员的头顶或身边，德军坦克在康拉特将军的指挥下几度突破了美军防线，有的坦克已冲到了海滩附近，艾伦第1师拚死反击，不允许德军抵达海滩。巴顿不顾部下的劝阻，身先士卒，冒着密集的炮火与突击队员们一起抗击德军。他一边指挥战斗，一边激发官兵们的战斗热情，并发出命令：“每个人都要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无论出现什么情况，谁也不准后退。避开坦克！不准放过任何其他敌人！”

与此同时，巴顿通过无线电同海军和空军取得了联系，他要求休伊特将军迅速向德军猛烈轰击，并要求空军给予空中支援，同时让休伊特催促炮兵部队火速增援杰拉战场。

顷刻间，海军巡洋舰上的炮火鸣叫了，杰拉战场成了炮弹倾泻的场所，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敌军的坦克瘫痪地躺在路边燃烧着，德意士兵的尸体遍地横卧。炮击间隙，盟军飞机又飞临战场上空，对德意军队的活动目标又进行了轰炸。此时的杰拉城在炮火和炸弹的轰击下摇摇欲坠。之后，根据巴顿的命令，从利卡塔开来了10辆坦克，立即投入了战斗。不久，第32野炮营登陆后也参加了战斗；美军第2装甲师离开沙滩后也加入了战斗的行列。美军勇猛的反击，给利沃德师和戈林师以沉重的打击，敌军三分之一的坦克被摧毁，其余的狼狈逃窜。

11时30分，危机总算过去了，美军已牢牢地控制了杰拉的滩头阵地，在此深深地扎下了根，巴顿总算是松了口气。艾伦的部队虽然没有占领蓬蒂·奥立佛机场，但官兵们的勇猛作战，顽强拼搏精神令巴顿叫绝，巴顿认为他点名要第1师没有错，第1师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此时，东边的战斗还在继续，加文指挥的空降部队正在比亚斯山英勇地抗击步兵的反攻。



11 时 50 分，巴顿在达比上校的指挥所看到有两架英国飞机开始在城市上空投弹轰炸。随后，德军一个炮队开始轰击起来，有两发炮弹击中了巴顿所在的楼房，街对面一座房子的屋顶也被打了个洞。

中午，利卡塔步兵第 3 师派来 10 辆坦克，第 2 作战司令部又派来两辆坦克。巴顿随后又来到加菲将军的第 2 装甲师，命令加菲封锁杰拉和步兵第 1 师之间的空隙地。巴顿还要求派坦克支援达比的突击队。达比此时正用三辆半履带车编成一组，在各条公路上巡逻。

巴顿同罗思夫会晤后，驱车去艾伦的指挥所，在途中正好碰到风风火火赶往第 7 集团军司令部的艾伦将军。艾伦将军疲惫不堪，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巴顿。

巴顿问道：“你认为有把握打赢敌人吗！”

“我希望如此，不过我们需要反坦克武器。”艾伦回答道。

谈话被一阵枪炮声打断了。这时有 14 架德国轰炸机临空轰炸，高射炮迎空还击。巴顿登上侦察车去第 2 装甲师师部，想找加菲将军会商。

傍晚，几乎所有的机动预备队都上了岸，军舰也各就各位，做好了随时进行炮火支援的准备。一切工作就绪后，巴顿才回到“蒙罗维亚”号军舰，此时已是晚上 7 时正，巴顿将军虽然是浑身湿透，精疲力竭，但却显得异常兴奋。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西西里战役的第一天，我认为我赢回了我所付出的代价。”

7 月 11 日夜间，巴顿碰到了令他头疼的麻烦。巴顿按预定计划命令空降兵第 504 团在西西里岛实施空降，结果遭到了惨败。空降是在夜间 23 时 30 分开始的，当 144 架 C—47 运输机载着 2000 名伞兵飞临漆黑的海滩上空时，由于地面部队缺乏与空军协同作战的经验，一名美军误将自己的飞机当作德军飞机而开了火。刹那间，舰上和岸上的火炮一齐轰鸣起来，结果致使许多飞机相撞，伞兵仓促跳伞，降落在方圆 60 英里的地区。总共有 23 架飞机坠毁，伤亡和失踪共 386 人。望着那被炮火映得通明的夜空，巴顿懊恼极了，他伤心地泪流满面。这一误会写下了美国空军史上悲惨的一页。

正当巴顿要认真对待康拉特那隆隆而来的 100 辆坦克，决心予以痛击时，蒙哥马利的阴影又笼罩了整个战场，给巴顿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蒙哥马利又来“捣乱”了。

7 月 12 日到 14 日，美军按计划继续向前推进，对于巴顿来说这是稳步进展的 3 天。这 3 天时间里，美军攻占了科米索。比斯卡和蓬蒂·奥立佛三个机场，滩头阵地的最后目标也已占领，就连蒙哥马利第 8 集团军预定的攻占目标恩纳也被美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恩纳是古佐尼将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因而成了西西里的军事重镇。美军第 7 集团军占领恩纳后，在国际国内引起很大轰动，而蒙哥马利此时却引起了各界的不满。美军比预定计划提前了好几天的时间，其原因是一旦把敌人轰了起来，就没有让他们停住脚步喘息的时间，巴顿平时教育部队官兵也是贯穿这种精神的，要前进，前进，勇往直前。巴顿率领美军对德军一直紧追不舍，另外，意军和德军花费了巨大的劳力、时间和金钱来构筑防御阵地，他们过于相信防御阵地，从而削弱了他们的作战能力。再就是德意军队的判断力很糟糕。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德军和意军之间的矛盾，德军有好几次把地雷埋在意大利人后面，因此当意军企图逃跑时，这些地雷便被意军踩响了，很自然，意大利人是不会喜欢德国人的。

“赫斯基”战役的战略目标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于西西里岛上，而

不是仅仅占领意大利的一城一池。为此蒙哥马利制定了他的总计划：两个集团军在西西里南岸一起登陆，迅速向北挺进，把西西里岛分割成两半。然后，面对西面侧翼建立防御线，使两军主力集中起来向墨西拿迅速挺进，阻止敌军渡海逃跑。

蒙哥马利息爱奢谈“迅速”行动，但他在进军进程中行动却非常迟缓，由于他的行动缓慢，西西里战役让大量敌人的有生力量得以夺路逃生。

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在西西里战役中的战斗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天蒙哥马利的登陆部队非常顺利，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第5步兵师在上午9时就从主要公路占领了锡拉库扎。锡拉库扎是个大港，完好无损地被登陆部队占领。英国皇家海军赶在陆军之前驶入了奥古斯塔港。蒙哥马利共得到了两个补给港，建立了巩固的补给基地。而当时巴顿却连一个补给港也没有，全靠从滩头得到支援，其中至少有一个滩头遭到德军的猛烈攻击。

由于蒙哥马利优柔寡断，行动迟缓，没能按照自己所说的以闪电式的速度向北推进，很快就被敌人拖住了。轴心国调兵遣将，把德国戈林师、第1空降师和两个精锐的意大利装甲师调到埃特纳山西南，从卡特尼亚至恩纳形成了一道截击蒙哥马利的坚固防线。蒙哥马利去墨西拿的通道被截断了，德军钳住了他的优势大军。蒙哥马利的总体计划没能实现，并且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这位一心想做西西里战役主将的英国将军，在德军的防御和攻势下显得无能为力了，他不仅没有按预期的速度前进，甚至对突破敌人的防线也无计可施。当蒙哥马利听说美军已抢在他的部队之前占领了恩纳一线时，他不仅感到非常吃惊，为巴顿部队的速度暗暗叫绝，也在暗自担心自己在西西里战役中的主角地位。当他发现通往墨西拿的沿海公路靠近埃特纳山东侧已被封锁后，为了实现英军在西西里战役唱主角的构想，他决定从山的另一侧突破，选择左翼的117号公路，把重点转移到这里，以便穿过恩纳向前推进，完成对卡特尼亚和埃特纳山的侧翼包抄。但此时117号公路已经交由美军，美军第45师正沿公路向北面挺进。

于是蒙哥马利就要求亚历山大止住美军，让他们撤离公路，由他的第8集团军接过来。亚历山大迅速答应了他的要求，并于7月14日通知巴顿，命令他们迅速让出117号公路。巴顿和第7集团军的官兵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气愤，特别是布莱德雷，他强烈地反对这一命令，他的第2军离通往恩纳的主要道路已经不到1000码，而现在却要让米德尔顿的步兵第45师把公路让给加拿大第1步兵师。这意味着他得把整个步兵师撤回到原来的地点——实际上得一直撤到海滩，然后再挤入第1步兵师的左翼。这样一来，第2军的进展将被拖延好几天，这一做法实质上是把美军排斥在主要作战行动之外，是对美军作战能力的怀疑和轻视，它使美军完全失去了夺取墨西拿的机会，美军的作用仅仅是掩护英军的后方和侧翼，这对美军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已顿接到命令后点燃一支大雪茄，冷静地慢慢地吞吐着烟雾，他的思维在飞速旋转，最后他掐灭雪茄，规劝布莱德雷执行命令把117号公路让出去。已顿之所以这样做，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为了维护盟国的团结和出于对亚历山大将军的尊敬；第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考虑，他看到了这件不愉快事情将给他带来的机遇：向北的通路丢失了，那么他就可以把主攻方向转向西线，这就有可能使他实现攻占巴勒莫的愿望。而英军行动的迟缓还有可能使他获得意想不到的更大的战果。

根据亚历山大的指令,美军第2军第45师被迫后退,转到第1师的后面,又退回到滩头。这一行动浪费了美军的进攻时间,使德意军队有了喘息的机会。此时希特勒已非常关心西西里战场的局势,因为他担心意军失败后会退出轴心国,而使他们的力量减弱。便派凯塞林元帅去战场了解战情,以便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凯塞林立即飞往恩纳,与年迈的古佐尼将军会谈。他了解到意大利军队的抵抗已经土崩瓦解,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守住西西里这个岛屿已是不可能了。当天晚上,他就飞往罗马,向墨索里尼讲了他的看法,但是这位头脑发胀的领袖拒绝接受注定的结局。于是凯塞林电告希特勒,元首便发了一个命令,命令中写道:“在大批意军被消灭以后,只靠我们的部队把敌人赶下大海,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我们的目的将是阻滞敌军的进展并把敌军阻止在埃特纳山西侧使其前进不得。”后来,希特勒又命令独臂将军汉斯·休伯将军负责西西里岛的战事。休伯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装甲兵指挥官。他在斯大林格勒陷落之前刚飞了出来,在此次战役中他又被派上了战场。为了展开阻滞行动,休伯的部队得到了大量的增援。德军部队源源不断地涌入西西里——第1伞兵师、第29装甲团及休伯的装甲余部,直到像希特勒听说的,德军在西西里投入的坦克和重炮比隆美尔在北非的任何时候所有的还要多。

德军新近抛出的作战计划给蒙哥马利以当头一棒。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按照自己的新计划行动,不出2天,也就是在转变了行军路线之后,其行动就完全受阻。蒙哥马利发现,在轴心国坚固的防御面前,他已无计可施,他在两个方向上都陷入了困境:第13军在卡塔尼亚受阻;第30军虽英勇作战,也还是在阿拉诺地区寸步难行。蒙哥马利不得不从北非抽调兵力投入战斗。但由于德军按希特勒的新计划实施战斗,且占据有利地形构筑了工事,整个防线固若金汤。蒙哥马利在德军的顽强抵抗下一筹莫展,这次他希望从西线取得战果的新计划已宣告破产,他彻底地失败了。而与此同时,巴顿的部队却长驱直入,速度惊人,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占领了阿格里琴托和安佩多克莱港。

也许您会问,巴顿的军队不是只唱配角,当保镖吗?他怎么会取得如此战绩。原因是亚历山大将军此时对蒙哥马利已感到失望。在刚开始制定计划时他采取了让步,按蒙哥马利的计划取消了美军原先的攻占目标巴勒莫,让美军配合英军第8集团军在南线发动攻势,此次蒙哥马利提出使用117公路,亚历山大将军看到了蒙哥马利的自私和对名誉的渴望,但由于当时他对美军作战能力的错误估计,亚历山大也采取了让步态度,同意了蒙哥马利的作战计划,希望他能将战役打开新局面,这两次的让步都没有使亚历山大将军看到他所希望得到的好战果,相反,蒙哥马利的军队却一再受挫,因此,亚历山大将军对蒙哥马利便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

战局趋势很难确定,战事未停,牺牲的士兵越来越多,战略物资的消耗也不计其数,这都给亚历山大带来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国内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人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当然是希望西西里战役的局势能有所突破,打破僵持的局面。

就在此时,亚历山大便把希望寄托在巴顿的身上了。他给巴顿发出了一项新指令,希望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攻占阿格里琴托和安佩多克莱港。而就在指令刚下达1个小时左右,亚历山大就得到巴顿的报告,报告中说:经特拉斯科特第3师的“火力侦察”,阿格里琴托和安佩多克莱港已在美军的掌

握之中。

接到这个报告亚历山大真是大喜过望，立即对美军给予了表扬，并让巴顿谈谈这之后的计划。

巴顿的部队攻占阿格里琴托和安佩多克莱港的经过是这样的：

巴顿放弃了 117 号公路，他的攻势只能向西发展。既使在西线，亚历山大的指令对第 7 集团军的行动也有限制。巴顿只有在在不违背他的主要任务——充当英国人的保镖的情况下，才可以自由行事，换言之，他不得在西线擅自采取重大行动。具体他说，亚历山大告诉他，他不得进攻意大利在这一线的抵抗中枢阿格里琴托。

特拉斯科特的眼睛始终盯着阿格里琴托，亚历山大的指令迫使巴顿否定了特拉斯科特的进攻阿格里琴托的请求，当时巴顿面带微笑地对他说：“你就不能想个办法吗？比如不通过我们集团军就对该地进行一次‘火力侦察’。”特拉斯科特心领神会，向巴顿保证一定认真地组织这次“火力侦察”。

7 月 16 日下午，亚历山大将军看到英军在东西两侧的攻击都减弱了。蒙哥马利的军队对于打通埃特纳一线的任务感到非常吃力，他的军队不仅打得疲惫不堪，而且开始染上了疟疾。第 8 集团军不得不采取守势，以等待北非援军的到来。此时，亚历山大将军急需打开局面，于是他便给巴顿发出了一项新的指令。可以向阿格里琴托发动攻击，“只要不引起重大战斗”。而且只要可能，就拿下先前列入禁止夺取的渔村安佩多克莱港。当特拉斯科特接到指令时，突击队员早已占领了安佩多克莱港，而阿格里琴托在他的部队经短暂的“火力侦察”后，便拿了下来。

英军进攻力量的迅速瓦解使西西里战役的整个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巴顿找到了发挥美军作用的机会。7 月 17 日，他乘飞机去亚历山大的司令部拜访他，他决心说服亚历山大面对现实，将东路进攻的美军由助攻转为主攻，以此来改变整个战役的进程。他用坚定的语气对亚历山大说：“将军，鉴于目前形势的发展，我来请你解除对我的束缚，并把你的命令改成这样：第 7 集团军迅速向西北和北面挺进，攻占巴勒莫，并割裂敌军。”

此时，亚历山大已经看清了战局的发展趋势，他明白他虽然不会承认他让蒙哥马利两次重订计划是犯了错误，但使他丢尽脸面的却是第 8 集团军不仅未能打开通往墨西拿的通道，而且战役在东部停滞不前。于是，他很愉快地同意了巴顿的请求，寄希望于美军将战役主动权夺回来。

束缚美军手脚的枷锁终于打开了，巴顿带着亚历山大的新指令，火速投入了行动。他决定把特拉斯科特的第 3 师，李奇微的第 82 空降师的余部和加菲的第 2 装甲师组成一个临时军，由凯斯指挥，对巴勒莫进行决定性的攻击。同时，布莱德雷所属的第 45 师在西侧向北推进，切断海岸公路，防止巴勒莫的德意军队通过海岸公路撤向埃特纳山区一线或墨西拿，并与蒙哥马利的左翼部队保持联系，密切协同。7 月 19 日，美军向巴勒莫的进攻战斗打响了，步兵第 3 师在特拉斯科特的指挥下战斗的最顽强，因为巴顿在战前已给特拉斯科特下了一道死命令：“限你在 5 天内必须攻下巴勒莫，否则就不要再回来见我。”美军在巴顿的指挥下，快速挺进，暂编军向前推进的速度是惊人的。21 日，用于攻占卡斯特尔维特拉诺为第 2 装甲师打开缺口的特遣队，在达比上校的指挥下，攻占了卡斯特尔维特拉诺。22 日，达比的特遣队沿海岸线挥师西进；第 2 装甲师也参加了战斗，它向东北迅速推进到巴勒莫郊外，与此同时，特拉斯科特的第 3 师以每小时 3 英里的惊人速度步行从科列奥奈

赶到城东南的阵地。

暂编军闪电般地抵达巴勒莫使城内守军惊慌失措，如热锅上的蚂蚁，根本无法组织起来抵抗。轴心国的指挥官们几乎在美军到达城门口时才发觉大难临头，大部分德军和意大利军束手就擒。成了巴顿的阶下囚。美军进展的神速，以至使停泊在港口的大批船只中只有两艘来得及起锚逃脱，其余全部落网。由于敌人的抵抗显然已经完全崩溃，于是凯斯将军撤消了原来的攻城计划，他命令第2装甲师开进城内，并指示特拉斯科特派步兵第3师的部队去保护重要设施，以防破坏。

22日，巴顿随第2装甲师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巴勒莫市，公路两边挤满了人，他们高呼“打倒墨索里尼！美国人万岁！”的口号。巴顿感到十分欣慰。进入该市后，巴顿将其司令部建在豪华的王宫中。

23日，第45师进至泰尔米尼——伊梅雷塞以东海岸地带，从而将西西里岛一分为二，并获得了一个深水补给港。

至此，巴勒莫战斗告以结束。从统计的数字看，共俘获敌军约44000人，打伤打死6000人，击落敌机190架，缴获大炮67门。而美军在此战役中，4天的时间里共推进了200英里，给敌以重创，仅伤亡300余人。

24日清晨，亚历山大将军给巴顿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文写道：“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你们干得漂亮极了，我向你和你的全体优秀官兵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攻克巴勒莫从战术上来讲是机动战役的一个典范。它合理地运用了坦克，步坦协同尽乎完美，巴顿首先将坦克远远地放在后面，这样敌军就很难猜测到坦克将用在何处，当步兵进攻打破缺口时，坦克便蜂拥而入。这种使用坦克的方法能保证胜利，减少伤亡。美军采取大纵深远距离进攻，进展神速，且伤亡极少，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战果，攻占巴勒莫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一胜利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同盟国的士气，并迫使墨索里尼于7月25日被迫辞职。对于巴顿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道：“巴顿是一个机智的军事家，他在指挥战斗时总是清醒地估计速度的价值。西西里战役中他的快速行动很快使敌人只剩下墨西拿一个港口，它挫伤了庞大的意大利军队的士气，并且使巴顿的部队能够从西部进攻，以打破东线的僵持局面。”

巴顿现在已经举世闻名了，在这次战役中，世界人民看到了美军的巨大战斗潜力，也充分肯定了巴顿的臻于完善的指挥艺术，并把巴顿和他的军队看作是未来反法西斯战场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就在此后的墨西拿战斗中，他却因为抽了自己士兵的耳光而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这一风波使巴顿蒙受了耻辱，险些前功尽弃，失掉锦绣前程。

## 第五章 耳光事件

巴顿的部队拖了盟军的后腿

巴顿气急败坏

艾森豪威尔准备私了

美利坚声讨巴顿

血胆将军何处去

1943年8月，巴顿率领的第7集团军正在加紧向墨西拿奔进，遭到德军第15装甲师的顽强抵抗，此时德军非常难以对付，他们为每一寸土地拼死战斗。更令巴顿头疼的是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已经渡过萨尔索河，正向北追击赫尔曼·戈林师。而自己的手下特拉斯科特将军率领的第3师仍未强渡过富利安诺河，而艾伦将军的第1师尽管全力以赴也未能突破敌军的阵地，占领特洛伊那。这些似乎显得巴顿的无能，自尊心及强烈的美国第一意识使得巴顿焦躁不安。他的上司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说过：“这场战斗也许两周可以得到解决。”而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1个月恐怕也难以结束。这样，显然是巴顿的部队拖了盟军的后腿。

8月1日上午，艾伦的第1师猛攻德军抵抗中枢特洛伊那，其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该市近郊。但遭到德军15装甲师的坚决反击。德军第15装甲师是希特勒亲自命令留在西西里的一个精锐师，以阻止巴顿对墨西拿的攻击。他们作战顽强机智，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

傍晚，又传来消息，第1师被迫退回原线。

8月2日，第1师的一切包围和攻占特洛伊那的努力在德军第15装甲师的顽强防御面前又宣告失败；第3师闯入了德军的雷区，前进速度缓慢。……

巴顿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坏消息接连不断地传来，米德尔顿将军的第45师在蒂勒尼安海边的圣斯蒂芬诺前受阻；地面部队与埃德温·豪斯少将的空军支援协调不起来，使得美机常常轰炸自己的部队，更糟糕的是，巴顿的每个师几乎都遭到惨重减员。因为没有军官替补，军士充当排长。每伤亡一个士兵，就减少一份力量，伤亡人数在继续增加，但却得不到补充人员。整个战场形势非常严峻。情况非常不妙，巴顿彻夜不眠，辗转反复，但始终想不出任何圆满的解决办法。

巴顿决定到医院去看一看。

每当巴顿感到有必要振作自己的精神时，他总是去附近的医院看看，看到伤员就可以得到些安慰和鼓舞，因为他们的创伤就是他们英勇作战的标志。而且他的到来对伤病员也是一个鼓舞，使他们产生斗志，增加信心。况且巴顿的领导和鼓动能力是一流的，他也自称是美军里最会在别人后面推一把的人。巴顿认为那些伤病员需要他去帮助减轻伤病的痛苦，增强意志，尽快返回部队参加战斗。前线太需要人了！

巴顿通知军医丹尼尔·富兰克林上校带着40枚紫心勋章陪同他去后方医院看望伤病员。

他顺着病床巡视着，并用平易近人的口气与他们交谈：

“小伙子，哪儿受伤了？”

“胸部，长官。”

为了让整个病房的人听到他那鼓舞士气的话，巴顿提高声音道：“我见到一个德国兵连脑袋也没有，官方统计，你们已经打死或俘虏德国兵8万人，

但是实际数字要大得多，战斗结束前起码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最后一仗还等着你们去打呢！快好起来吧，小伙子！”伤病员们听着他那极富蛊惑力的言词，情绪非常激动。第7集团军最高长官都亲临前线指挥，自己怎么可以待在医院里呢？

这时，巴顿看到一个已经失去知觉的战士，带着氧气面罩，生命岌岌可危，巴顿摘下头上的钢盔，单腿跪下，把一枚紫心勋章别在他的枕头上，并默默的说了几句话，然后站起来立正。病房里的人全都激动得掉下了热泪……。

8月3日，战况仍无好转，巴顿索性把司令部挪到了紧靠第1师的塞拉米。他和士兵们混在一起，他发现第1师的情况非常糟糕，他们在两次战役中都首当其冲，现在变得感情冲动，甚至有些不听指挥。他们对过去的战绩自命不凡，对眼前的逆境则悲观失望。更使他气愤的是现在前方战事吃紧，人员伤亡大，又得不到补充，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惧怕打仗而躲在医院里泡病号。巴顿不能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

坐在车上的巴顿想着前线发生的事情，情绪非常不好，就像一头受到伤害的狮子，随时准备扑出去。这时他发现了指示到第十五后送医院方向的路标，便命令司机把车开到了医院。

巴顿的来访使十五后送医院的官兵非常紧张，巴顿对军容风纪要求非常严格。他刚一接管第7集团军，就像刚接管第2军一样，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部队随时戴好钢盔和系好绑腿。军医艾伦少校曾经写道：“这项命令在帐篷里是不能执行的，因为一个医生戴着钢盔就不可能再戴听诊器了，戴着钢盔作手术岂不更可笑！尽管这样，一个医生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时，也要戴上钢盔。”

幸好十五后送医院的一切都符合巴顿最严格的要求。

巴顿同伤病员们交谈着，并不断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巴顿最擅长的是滔滔不绝的演讲，而且极具煽动性，他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对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完全不同。可以看得出来，巴顿此时的情绪非常不稳定，眼前的伤病员伤痕累累，有的肉体被撕裂，惨不忍睹。第1师的情况仍然在他的大脑里盘旋着。

在巴顿正要离开医院时，忽然看到一个小家伙躲在一个角落里，他身上没有缠绷带，说明他没有受伤。巴顿朝他走去。这是一个长相漂亮的二十四、五岁的士兵，他正手足无措的站在那儿。

“你是怎么回事？”巴顿脸色阴沉地问道。

显然这个士兵已经被吓得够呛了，他小声地且颤抖地回答道：“我、我觉得自己受不了了。”

“什么？受不了了。”巴顿顿时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够容忍这种事情发生。他抑制不住满腔怒火，高声嚷道：“前方士兵正在浴血奋战，后送医院的战士又伤痕累累，而你却是个逃兵，一个懦夫，军中的败累，简直令人恶心。”边说边用自己手中的手套抽了他一个耳光，然后拽住他的衣服领子把他扔了出去。

“不要收留这个没有出息的孬种。”他转身对医院的负责人魏斯顿中校嚷道，“审查这个人，马上送回他的部队，马上去。”魏斯顿中校慌忙命人把这个年轻士兵架了出去。

实际上，这个可怜的士兵正在发疟疾，他的体温高达39度，今天实在是

该他倒霉，碰上了愤怒中的巴顿。但是更倒霉的是巴顿，他没有想到在美国因此而引发了一场声讨巴顿法西斯作风的运动。

8月4日，空军豪斯将军派出72架战斗机，每架都载着几枚500磅重的炸弹，轰炸特洛伊那。有力地配合了艾伦将军对特洛伊那的攻击。

6日，德军撤走。

但是，德军在特洛伊那以东设立了一道道防线。为艾伦第一师的进攻又设立了层层障碍。此时特拉斯科特将军的第3师向圣富特罗脊进攻，也毫无进展。

巴顿又把司令部搬到了距前线很近的一片橄榄树林里。敌军的炮弹的爆炸弹片在司令部上空飞溅着。巴顿在这里策划了一次水陆两栖包抄行动，获得了成功。

巴顿又在策划第二次水陆两栖包抄行动，计划遭到了特拉斯科特的坚决反对，要求巴顿再给第3师一天时间。巴顿坚持8月11日实施登陆，因为他知道，时间是夺取胜利的重要因素。

负责计划实施的布莱德雷将军给巴顿打了电话，向他恳求推迟一天登陆。

“不行！不要再跟我争辩了。”巴顿坚决的回答，说完把电话扔到桌子上。他要到布莱德雷那儿去看看。

行车途中，巴顿心急如焚，一心想尽快赶到布莱德雷那里。可是，当他看到通往第九十三后送医院的路标时，又控制不住自己，不禁又命人驱车前去了。

巡视又开始了，在医院院长柯里尔的陪同下，巴顿将军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从一副担架走到另一副担架。他不断和士兵们交谈着，但少了些往日的诙谐与幽默。他问候士兵们的病情，并祝贺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当巡视到一副担架前，他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因为他看担架上的士兵既没戴夹板又没缠绷带。他严厉地问道：“你是怎么回事？”士兵答道：“我在发烧，长官。”这时，旁边的医生也过来帮助士兵说话。巴顿正要再说什么，忽然看到另一个士兵夹着香烟，紧张地站在一旁的出口处。

“你又怎么了？”怒气未消的巴顿转向这个可怜的士兵高声的且严厉地问道。

士兵哆嗦地答道：“我的神经有病。”

“什么，神经有病？”巴顿吼道。

士兵开始哭泣，并且回答道：“我的神经有病，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不想再打仗了。”

“住口！”巴顿伸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我为你感到羞耻，你还好意思说出口。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伤病员待的地方，你别在这些勇敢的战士面前丢人了。你要去打仗，明白吗？你要去打仗！”巴顿揪着那个士兵的前襟，恶狠狠地说道。“你要是不去，我就叫行刑队毙了你这个逃兵。”说着又是一巴掌，打落了那个士兵的帽子。然后回过头对医院的接收官吼道：“不许收留这个狗东西，让他去打仗，我不容许我的士兵是胆小鬼、是逃兵。”……

当巴顿到达布莱德雷的指挥所时，已经平静下来。巴顿再一次强调必须按预定日期实施登陆计划，说明时间在此次战斗中的重要性，以及此次战斗在整体战役上的意义。布莱德雷只得服从了。他后来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这时，第3师特拉斯科特将军又找到集团军副司令凯斯将军，托他向巴顿求情，要求推迟一天登陆。凯斯将军打来电话：“第3师不可能赶来支援这次登陆计划。”

“登陆按计划进行！”巴顿不容置疑地说。

这时特拉斯科特抢过电话，急切地说道：“这次登陆不能进行，我的部队根本赶不上来。”

“登陆按计划进行。”巴顿只说了这一句话，便把电话挂上了。

巴顿驱车赶往第3师指挥所，这时已近晚上9点钟了。

特拉科斯特此时像一只宠中之狮，在地图前走来走去。

巴顿走进来边脱帽边说道：“如果不能按计划进行，我就撤你的职。”

“将军，你有这个权力。”特拉科斯特语气生硬地说。

巴顿对他这种态度并不没有生气，特拉斯科特是他的好朋友。巴顿语气缓和地说：“你害怕打仗吗？”

这句话显然更激怒了特拉斯科特，他反驳道：“你这是在污辱我，如果你认为我是个胆小鬼的话，那你就错了。你可以撤我的职，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不可能再找到像我这样的人。”

巴顿感触很深，的确，特拉科斯特一直跟随他，是巴顿的得力助手。巴顿更加温和地说：“我了解你的能力，但是一场比赛怎么可以随便延期呢？来，我们干一杯，为了这次战斗的胜利。”……

登陆行动按计划实施了，仗打得非常艰难，海军于8月11日凌晨4点开始登陆，但是陆军的支援部队没有跟上，海军伤亡很大，他们多次呼叫要求援助。无奈，陆军还在奔涉途中。仗实在难打，从本部用肉眼可以看到前方战场60毫米的迫击炮，并听到激烈的枪炮声，可是到达战场却花了7个小时的时间，并且几乎没有遭到阻击，在这场战斗中，地形太险恶，这是个大问题。巴顿在本部指挥着这场战斗，他比前方指挥员还要着急，通讯几次中断，听不到前方的消息，巴顿急得团团转，晚上10点恢复联络。告知援军已到。巴顿如释重负。但是仗打得怎么样？第二天早晨，消息传来，“这次袭击获得圆满成功。”

巴顿喜出望外，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了。他知道自己是在冒了一次险，但是对于整个战役来说，这还是值得的。

接着他命令部队，直捣敌人老巢——墨西拿。

巴顿的两次两栖水陆突击行动，获得巨大成功。丘吉尔曾以赞美的口气谈到过此事：“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次进军中，成功地使用过这种海上攻击的策略。然而，巴顿在西西里两次指挥这种海上侧翼包围，取得重要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在整个战役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最有发言权的英国坎宁安海军上将，谈到此事时说：“许多理论可以证明这种海陆两栖作战是不合理的，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战法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并减少伤亡。只有陆军将领才能指挥这样的战斗，而海军只能配合。”

由于攻占了墨西拿，巴顿的功绩似乎把两次殴打士兵的事件给粉饰了。艾森豪威尔授予了他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巴顿身着漂亮且整洁的军装，乘坐着有三颗银星的指挥车，于1943年8月17日做为征服者，威风的进驻墨西拿。

由于战事频繁，巴顿忙得不可开交，早把在医院里的不愉快事件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医院却为此事炸开了锅，各种传闻纷纷而来。

该军军医长打了一份报告交给了布莱德雷。布莱德雷在巴顿手下工作，尽管他很反感巴顿的这种粗暴行为，但他忠于巴顿，而把报告束之高阁了。

然而，还有一份报告却到了集团军群司令亚历山大将军的手里。他有资格调查此案，但是做为一个英国人，他觉得没有必要参予美国人的事。在一次会议上讨论这件事时，他对巴顿说：“乔治.这是你们家里的事。”于是，此案交给了艾森豪威尔将军。

外界的传闻越来越厉害，并且传到了新闻界。各报记者争相涌入第十五和第九十三后送医院，当他们确实证明这件事情的真伪时，整个舆论界哗然了。他们强烈要求巴顿应当受到最高军事法庭的审讯。巴顿的粗暴性格使他做了许多不可理喻的事，所以，他的这种行为也遭到几乎所有士兵的不满。

在十五后送医院巴顿所打的士兵名叫库尔，他是一个机灵而且比较冷静的士兵，他不愿此事张扬出去，他同时也劝别人“不要再谈这件事”，尽管当时他确实发着高烧。他的父亲也是这样说：“我对巴顿将军没有个人成见”。

但是，在九十三后送医院的情况就不同了，被打的士兵是一位来自农村的纯朴青年，名叫保罗。珍珠港事件前，他就应征参加了正规军，在服役期间，他一直表现相当出色。只是当他妻子寄来刚出生的孩子照片时，他开始出现急度的紧张病状。前线精神病专家把他的病情诊断为“忧郁型神经官能症”，并认为他的病可能是由于他害怕自己死前见不到他的新生孩子所引起的。尤其是每当出现伤亡情况，他的病情就进一步恶化。并且他对周围受伤的朋友表现出了病态的让人接受不了的关心。大家不知他将会做出什么样愚蠢的事来，便决定把他送到后送医院，可是保罗不愿意离开部队，并且请求不要把他送到后方。但是部队还是强制性的把他送到医院。不幸的是就在他刚被送到医院几分钟后，恰好巴顿将军也临时决定到这里来视察。

当巴顿了解情况后，他对亨利·泰勒说：“我感到很难为情，我希望整个事情会平息下去。”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被人忘却，这已经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感到很为难，他派佩林·朗中校对此事单独进行一次调查，并强调要严格尊重事实，调查材料直接交给他。然后，他把几名大将请到他的办公室说：“这件事现在很不乐观，新闻界急于报道此事，他们要求送乔治到军事法庭受审，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乔治的声望。但我认为正是他的紧张情绪和容易冲动的性格，使得他在动荡不定的局势中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目前情况下，我们需要像他这样具有一往无前精神的指挥官。他对士兵要求越严，就越能保全这些士兵的生命。他始终要求部队不知疲倦地使出最后一点力量，因此，我认为为了迎接欧洲战场的各大战役，我们要尽可能地保全他。”

艾森豪威尔恳求记者们不要在新闻媒界上宣传此事。其他一些将军也提出相同请求。记者们被这种真诚的态度以及部队对巴顿的殷切需要所感动，他们同意对此事不做宣传。

艾森豪威尔想自己私下里解决这件事。他于8月17日给巴顿写了封信，狠狠地责骂了他，并命令他去向那两个士兵道歉，向后送医院的所有人员道歉，还要向整个第7集团军道歉。其实艾森豪威尔也顾虑重重，对巴顿这样傲气冲天的将军来说，有可能宁愿辞职也不肯低头。巴顿接到信后，29日给艾森豪威尔写了回信，承认了自己的鲁莽冲动，但却很委婉地为自己的行为

进行了辩解。

信中这样写道，“感谢你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我，感谢你对我的关心与爱护。这件事引起你的不快，我感到十分惭愧。当时我只是想使他们清醒过来。让他们知道一个战士、一个男子汉应该做什么，一战期间，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患了神经错乱病，几年后他自杀了。医生说，如果在得病初期，及时予以有利的制止，病人很可能会恢复常态。我便幼稚地使用了这种鲁莽的方法，并且认为自己是帮助了他。可却事与愿违，造成了今天这种情况，我无地自容。”

在回信之前，也就是8月22日，刚接到艾森豪威尔写来的信后，巴顿便把有关人员集合到前意大利国王玉宫里自己的办公室内，举行了道歉仪式。

被召集的人万分惊讶，他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立正站在那里。屋子里一片寂静，巴顿威严地坐在椅子上，他开口说了后：“大家不要再猜为什么被集合在这里，我只是觉得有必要做些解释：做为一个指挥官，我希望我的每一位士兵都是勇敢的人，我要让他们振作起来，这样才能打赢这场战争，否则，就会被敌人打死。我的一个战友就是因为精神一度消沉而自杀的。我认为如果给他一记耳光能够使他清醒并振作起来的后，他可能就会免于死。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个指挥官的心情，并且希望大家忘掉这件不愉快的事。”

过后不久，巴顿出席了欢迎红十字会会长诺曼的集会，这是事件发生以后他第一次公开露面，他知道士兵中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闻。

诺曼讲完话后，请巴顿讲话。士兵们望着他，不知道巴顿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巴顿穿着整洁的军服，笔直地站在台上，脸色阴沉地说：“我想我还是应该站在这里，让你们看看，我是不是像你们想象中的那样一个混蛋。”完全出人意料，待士兵反应过来后，欢呼声几乎要掀掉房顶。

看起来，这件事似乎已经了结了。

然而，事隔不久，也就是1943年11月21日，一名新闻记者违背了协定，在一次星期日广播节目中，向全国公开了此事，并捕风捉影，加以夸张。这就像一颗炸弹，震惊了全国上下。

又一次声讨巴顿的高潮掀起了。

国会议员们不断收到愤怒者的来信，他们要求惩办暴君乔治·巴顿。

“我要求对乔治·巴顿的行为做一次调查。”

“应该把巴顿赶出军队，一个如此不能控制自己的指挥官，指挥一个连队也不配，更不用说指挥一个集团军了。”

“我请求对巴顿将军的事件进行调查，这些可怜的孩子是美国士兵，而不是德国士兵。如果让我们的士兵受虐待的话，那就把希特勒请来让他干吧！”

“不易动怒的人胜于强者，善于控制自己的人才能夺取城堡。”

更有甚者，有人要求把巴顿派往西海岸的日本人收容中心。“让他去打那些小日本的耳光吧！”

这次声讨中，还涉及到艾森豪威尔将军，许多人认为他在有意捂住事件的真相，为巴顿护短。

无奈，盟军最高司令部为了澄清事实，先后举行了两次记者招待会，回答并解释有些甚至故意是刁难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彻底解决耳光事件，人们依然热衷于此事。事情越闹越大，甚至引起了白宫的注意。在国会

议员们的督促下，负责此事的陆军部长史汀生要求马歇尔将军下令由艾森豪威尔直接提交一份全面报告。

艾森豪威尔详细的汇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及日后造成的影响。最后，他这样写道：“巴顿对两名士兵的做法是错误的，应当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应当承认，在西西里战役中，巴顿是攻打墨西拿战斗中的功臣。他绝对不能容忍士兵以任何借口逃离战场，这样部队才得以迅速前进，并取得重大胜利。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指挥官具有忠诚、勇敢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巴顿每次在部队公开露面时，都受到士兵的雷鸣般的掌声欢迎。”

显然，艾森豪威尔偏向于巴顿，因为他知道像巴顿这样的猛将不可多得。

在这期间，巴顿在西西里无所事事，上级安排他到各个战区走走转转，本来他有希望去意大利指挥第5集团军，现在因为殴打士兵而希望破灭了。但是，不管怎样，巴顿已引起敌人的恐慌，敌人把他当成战场上最危险的对手。巴顿带着十几名参谋人员到各地游览，引得敌人跟着他团团转，巴顿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都会引起德国人的狂热备战，这也是上级的用意所在。

巴顿一直没有得到国会的谅解。他在这段时间的态度是保持沉默。

1944年元月1日，巴顿收到了解除他第7集团军司令的命令。这对第7集团军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损失。

## 第六章 英雄也有落泪时

斯大林催促开辟第二战场

艾森豪威尔秘密起用巴顿

希特勒：在他们冒泡的香槟酒里加点水

巴顿愿意指挥任何一个排以上的部队

“把巴顿送上军事法庭！”

巴顿准备解甲归田

1944年，这一年对于盟国和阿道夫·希特勒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盟国想在这一年里依靠占领西西里岛的战果来为未来开辟广阔的道路。斯大林在1941年就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提出过在欧洲的法国开辟反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第二战场的思想，以便减轻东线德军对苏军进攻的压力。当时盟国首脑认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还为时过早，因为当时轴心国力量还很强大，盟国军队的力量和后勤保障还跟不上。另外，盟国军队对大规模的渡海作战还没有把握，罗斯福和丘吉尔认为在此时不宜过早在欧洲动刀，如果这样，势必要引起大量的流血和牺牲，万一失手，盟军的损失将不堪设想，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会无限期的推迟，这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所不愿见到的。于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先在非洲实行小规模登陆，以达到锻炼盟军，消灭“非洲军团”，牵制德军部分力量以减轻苏军压力的目的。非洲登陆成功后，盟国就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做了准备，攻占西西里后，盟军就为占领意大利发动了全面进攻，在盟军看来此时的意大利已是掌上玩物，口中之食。至此，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已趋成熟，据此，盟国首脑人物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盟国最高司令部决定在1944年6月实施“霸王”行动，对欧洲“柔软的下腹部”法国实施大规模进攻，突破希特勒吹嘘的“大西洋壁垒”，揭开盟军对德作战大反攻的序幕。

而希特勒此时正集中全力在东线实施“城堡”计划来进攻苏军。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西线的紧张局势。在西线，他不仅寄希望于德国研制的两种“秘密武器”：一种是全部电器化、在水下速度极快，可以使敌人的全部防御措施失效的21型潜水艇；另一种是无人驾驶飞弹——A—4火箭。他还寄希望于罗斯福选举的失败。希特勒向意大利调遣了大批精锐部队，决心毫不留情地结束盟国企图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与他决一雌雄的“美梦”。

1944年1月28日，希特勒召集他的主帅和将军们在沃尔夫斯昌泽的司令部共同审议战争形势。

当时，战争的局势未能使希特勒欣慰，苏联红军正在广阔的东线全面向西推进；在意大利，美国第5集团军也已到达了达拉皮多河。

当约德尔将军详细汇报意大利的战况时，希特勒面无表情地听着。约德尔报告说：“据情报部门收到的情报看，盟军近期可能要在法国登陆，发动‘霸王’攻势，盟军已于1月22日在安齐奥和内图诺登陆，但他们这一有希望的冒险行动正陷入困境。他们不再得意洋洋了，我的元首，他们没有估计到我们会如此迅速地调集重兵去阻截。沿着整个法国海岸，我们又重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敌军此次一定会大败而归。”

最后，希特勒沾沾自喜地微笑着说：“他们总是想做出惊人之举，但到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又总是逃不脱彻底失败的下场。他们一遇到德国人的顽强抵抗就畏缩不前。这一次，我要设法在他们冒泡的香槟酒中加点水。”

接着，希特勒又狞笑着说：“请情报部门密切注视盟军动向，找到和死死盯住美军骁勇善战的巴顿将军，有情况立即报告。这次我要让他们在‘大西洋壁垒’前碰得头破血流，彻底地像赶猪猡一样将他们赶下大海。”

与此同时，在伦敦，盟国正为在法国开辟反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第二战场而紧张地忙碌着。负责发起这场对德正面进攻的人开始陆续到达。

蒙哥马利将军带着一架飞机的桔子于1月2日抵达。

艾森豪威尔在1月中旬抵达。

巴顿是在1月26日早上到达的。

在巴勒莫，巴顿只用了一天时间就结束了工作，并举行了告别仪式。他奉命只能带一名随从参谋，于是他只带了自己的知己查尔斯·科德曼中校前往。

巴顿的这次赴英之行是极其“保密”的。原因之一是向德军隐瞒其动向，避免德军特工的跟踪，以免德军特工搜集到盟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情报；另一个原因是向美国和英国的新闻界隐瞒其行动，避免宣布巴顿的新任命后引起新闻界的批评，引起倒巴顿的浪潮，因为英、美两国对巴顿在西西里的打耳光事件非常恼火。

1月25日，巴顿乘坐一架C—54民航飞机离开非洲。

在机上，他望着飞速向后隐去的阿尔及尔，思绪又回到以前的日子。在摩洛哥当总督时，自己是多么悠闲、自在和荣耀，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无论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自己还以东道主的身份接待了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这种机会很难得，而自己却十分荣幸。自己在非洲的光辉历史已载入史册。自从西西里战役之后，由于打耳光事件的影响，自己的事业好像是从巅峰一下子跌入了低谷，好似被打入冷宫，如火如荼的解放意大利的战斗于己无缘，甚至弄到了自己向艾森豪威尔写信做保证的地步；就连在紧锣密鼓之中的横渡英吉利海峡赴欧作战的“霸王”行动的筹备工作，自己似乎也成了局外人，被圈在巴勒莫王宫这座金碧辉煌的牢笼之中，无所事事，身旁只有一群同样百无聊赖的参谋人员。甚至盟军还命令自己去世界各地周游，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此次去伦敦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是喜是忧他也说不准，他不禁暗自落泪。这一次飞行旅程，巴顿是怀着焦急和痛苦的心情度过的。

其实，盟军司令部对巴顿的卓越指挥才能是十分欣赏的，把他留在西西里也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军事需要”。由于巴顿在北非和西西里两大战役中表现出色，已经引起了德军对他的恐惧和关注，德军统帅部称他“以精干而著称”，把他当作战场上最危险的对手，认为他是“美军中的隆美尔”。无论巴顿在哪里出现，都会引起德军的密切注意，因为他们认为，巴顿出现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盟军的主攻方向。因此，德国情报部门对巴顿的行踪很感兴趣，希望通过刺探他的活动了解盟军的战略意图和动向。根据这一点，盟军司令部便让巴顿虚张声势地周游地中海，以转移敌人的视线。

对于这次特殊使命，巴顿是以复杂的心情来完成的。他带着10名参谋人员在地中海地区巡游，到处招摇过市。他先后到过阿尔及尔、突尼斯、科西嘉、开罗、那路撒冷和马耳他等地。名义上是视察港口和机场，为巴顿接管这些地区做准备。为了让德军相信这一点，盟军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把消息泄露出去。古老的城堡、拿破仑的出生地和埃及的金字塔确实也使巴顿流连忘返，但他心里想的却始终是那硝烟弥漫的战场。

然而，巴顿也许还不知道自己这次前往伦敦的飞行，要不是艾森豪威尔顶着多方的压力也许就会成为泡影。

当时，最高司令官的新闻助理和心理战“专家”罗伯特·麦克卢尔准将讨好地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说：“您绝不可让巴顿指挥一个集团军。因为英国对巴顿在西西里的作为非常恼火，一些美国记者甚至也认为任命巴顿会毁了你。”麦克卢尔是前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陆军武官，自称熟悉周围情况并了解公众舆论，他提出这个触及了艾森豪威尔个人十分敏感的问题。但艾克知道巴顿的战术天才对眼前这场战争意味着什么，对他个人来说，有巴顿在他麾下是多么的重要。于是他让埃弗雷特·休斯少将去各处打听麦克卢尔的担心是否有什么可靠的根据。当他向中—印—缅战区指挥部的艾伯特·魏德迈少将（这位少将和他一样也是马歇尔将军的一位“宠儿”）倾述自己的担忧时，魏德迈将军一语道破天机地悄悄对他说：“你要清醒些，艾克，是你更需要乔治，而不是乔治需要你。”魏德迈将军的话虽然使文克很难堪，但却坚定了艾克起用巴顿的决心，在英、美两国反巴顿浪潮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最终还是决定将第3集团军的指挥权交给巴顿，随时准备投入“霸王”行动，同时，在战前参与“霸王”行动的筹划。

来到伦敦，已顿便风风火火地赶往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

“乔治，我猜想你知道你要干什么。”艾克带点开玩笑的口气对他说。

“艾克，我确实不知道。”巴顿面带询问的答道。

“乔治，就是我自己的老部队——第3集团军。”艾森豪威尔态度严肃地对他说：“乔治，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军队。计划还在拟定之中，到适当的时候就会让你知道你的任务的。顺便说一句，第3集团军的一支先遣部队已乘“玛丽皇后”号在前来英国的途中。该部队预计在明天或后天到达，到时会同通知你的。主力部队稍迟一点，将在2月或3月初到达。

就年龄和永久军衔来说，艾森豪威尔都低于已顿，艾克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同情而又严峻地望着他的朋友说：“我想，乔治，我们应该聊一聊。”巴顿一边把身子移到椅子边上，一边说：“说吧，艾克，可是要客气点，老伙计。我的伤疤还在流血呢。”

“我这儿有你的信，乔治。”艾森豪威尔接着说：“就是你从西西里寄来的那封信。我要告诉你，我十分珍惜这份信，特别是其中的一段话，你说：“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悔恨和痛心，因为我使你感到不快，而你给了我一切，为了你我万死不辞”。

“我说的句句都是心理话，艾克”。

“我相信你，乔治。可是你经常认为每个人都是反对你的，但在世界上你只有一个敌人——就是你自己。我并不想婆婆妈妈的教训别人，但我不知跟你讲过多少次，要你做事三思而行。你却总不听我的劝告，现在我的话已经不再仅仅是劝告了。从现在起，它就是命令。要暴跳之前先思考一下，乔治，不然对于你的鲁莽所引起的后果，只能怪你自己，不能责怪别人。我希望你珍惜我们的友谊，并在这个问题上把我的处境也考虑在内。”

巴顿深受感动。他喜欢艾森豪威尔，他对于这个比他年轻的人凌驾于他之上并无怨言。现在巴顿开口回答艾克的一番严辞斥责，尽管巴顿讲的话是真心实意的，文克却认为这些话纯属过分的恭维。

巴顿保证今后将步步小心，并说：“艾克，我们遭遇的历史事件简直是惊天动地的。我真诚地相信，你即将成为历代最伟大的将领，包括拿破仑在

内。”

艾森豪威尔脸红了，坐在椅子上有点局促不安，但是巴顿很快就消除了他的困窘，巴顿诡秘地向他挤了一下眼，对最高司令说：“艾克，我是一个糊涂的老傻瓜，真该死，我常常给自己招来麻烦。但是你别担心，艾克。以后我要发脾气的时候，一定要更加小心，肯定决不会再在医院里发脾气了。”艾克高兴地大笑着，显然已原谅了巴顿，他们之间任何不快的事情都已烟消云散。但艾克告诉他：“你的具体任务由布莱德雷决定和传达。”

在北非的突尼斯之战中，布莱德雷原先是巴顿的第2军的一名副军长，在西西里战役中布莱德雷也听从巴顿指挥，担当第2军军长。现在巴顿为何又要听从他的命令呢，原因是在前两次战役中布莱德雷表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他不仅能打善战，而且办事不像巴顿那样鲁莽冲动，他总是三思而后行，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谋略水平，因此，艾森豪威尔在决定参与“霸王”战役指挥工作的入选时，挑选了年轻谨慎的布莱德雷来担任地面部队总指挥。当时，艾森豪威尔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巴顿。巴顿在北非和西西里的战斗表现都证明，他是美军中最优秀的“进攻型”指挥官，所以，尽管反对巴顿的呼声仍很强大，但艾森豪威尔却早已决定要启用巴顿。但他也清楚地知道，巴顿性情急躁，易于冲动，有时会像孩子似的蛮干，这是巴顿的致命弱点。艾森豪威尔再三考虑，并征得马歇尔同意后，选择了布莱德雷来担此重任。同时艾克也清楚，美军不能缺少巴顿这样一位敢于打硬仗的“进攻型”将领和战术天才。因此，他决定任命巴顿为第3集团军司令。艾森豪威尔也考虑到，巴顿与布莱德雷之间的上下级关系现在要颠倒过来，这是否会引起两个人的摩擦。但经过慎重考虑后，他认为，巴顿在受到严厉处分的情况下，最害怕的是坐失参战的机会，因此只要能参加战斗，他是会接受这一安排的。艾森豪威尔不愧为知人善任的帅才，他已经完全把握住了巴顿的脉搏。

巴顿见到布莱德雷后，接受了两项同时进行的任务。一是组织实施用于欺骗德军的“坚韧”战役。“坚韧”行动的目的就是使希特勒相信登陆地点在加莱地区，而不是在诺曼底地区。巴顿对这些工作十分精通，很顺利地组织实施了“坚韧”计划。巴顿对于德军来说是头号注意的目标，他在加莱地区的出现，引起了德军的重视，他们推测登陆作战中在主攻方面的美军将由巴顿来指挥，因而他出现的地方就是主攻方向。后来，到6、7月间，当巴顿很引人注目地在诺曼底出现时，德军的确在加莱海峡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部队——他们整个的第15集团军，他们估计巴顿将率“巴顿集团军群”在那里登陆，巴顿的“坚韧”行动完成得相当出色。

巴顿的第二个使命是出任第3集团军司令。第3集团军下辖4个军：米德尔顿的第8军，韦德·海斯利普的第15军，沃尔顿·沃克的第20军和吉尔伯特·库克的第12军。各军下面共有12个步兵师和装甲师，以及支援部队。这支部队在巴顿接任前的指挥官是年过花甲的克鲁格将军，在他的率领下，这支部队已成长为一支能吃苦、效能高的优秀部队。但其主要弱点是缺乏实战经验和作风不够硬朗。巴顿接任后，决心将这支部队训练成一支作战勇敢、作风顽强、无坚不摧的钢铁大军。巴顿训练这种部队已是行家里手，他按照自己的训练模式很快就将这支部队投入了紧张的训练。在部队紧张训练以后，巴顿开始为自己的第3集团军建立司令部，司令部设在纳兹福德的一个男爵庄园，纳兹福德是一个富饶的平原小镇，地处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巴顿办公和居住的波维尔厅是一座青藤覆盖的黑白木结构的庄园主的住



宅，周围林木茂密，芳草萋萋，田园风光，使巴顿陶醉。在组建自己的参谋班子时，巴顿想起了在北非的第7集团军的那些参谋人员。在巴顿看来，他不仅需要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参谋班子，他更需要的是参谋人员的无限忠诚，他要求参谋班于是他个人的延伸，像一架精密仪器那样任他以钟表匠的技巧来操纵，默默无闻地、高效率地执行他的命令。1月31日，他在与即将去北非指挥第7集团军的帕奇将军会见，私下提出了要回他那忠心耿耿的原参谋人员的请求。帕奇和巴顿是老朋友，很理解巴顿此时的心情，他答应了巴顿的要求。这样，巴顿便又拥有了在第7集团军时的参谋班子。巴顿此时的参谋人员包括：参谋长加菲、助理参谋长盖伊、情报处长科克、供应处长马勒、副官戈德曼和斯蒂勒，以及医务主任奥多姆和传令兵米克斯。集团军司令部组建以后，巴顿便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到了部队的训练中。

巴顿自1月26日到2月15日这段时间里，都只是为布莱德雷交给他的两个使命而奔波着。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真正参加“霸王”行动的筹划工作，当布莱德雷告诉他第3集团军“霸王”计划的任务是盟军一旦登陆成功就用于扩张战果，向法国推进时，他感到非常失望。他心想，难道自己就没有权利和能力参加“霸王”行动的筹划工作吗？难道自己的部队就只能在登陆作战时袖手旁观吗？他非常不理解盟军司令部的这种安排，觉得这种安排实质上就是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使自己的指挥才能无用武之地，他思前想后，越想越不是滋味。巴顿实在是一个多情善感的人，他又流泪了。但为了不失去自己参战的机会，他就只能将此埋在心底。为了解除心中的苦闷，巴顿又自寻快乐地找到了一位亲密的伙伴——威利。威利是一条小狗，相貌威武凶猛，但却十分听话和温顺，它经常跟随巴顿去饭堂共同进餐。有时，它跟在巴顿后面顺从地摇着尾巴；有时，它躺在巴顿的怀里舔着巴顿的手掌。高兴时，巴顿还同威利抱在一起在地板上扭打，小威利给巴顿孤寂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突然间，出现了一支比较神秘而又令人沮丧的插曲，这一插曲使巴顿差点参加了意大利战役。进攻意大利抢占滩头阵地的代号为“圆卵石”，由于它将在第5集团军的战区进行，它就归克拉克将军全权负责，由约翰·卢卡斯将军担任指挥。1月22日，第5集团军第6军在强大的英国分遣舰队的支援下，在安齐奥地区的三个地点同时登陆。德军完全没有想到盟军的进攻如此迅猛，在登陆发起日的中午就攻占了安齐奥地区，并继续向内陆约7英里的最初的桥头堡阵线进军。这一登陆使希特勒大发雷霆，他决心要以他在斯大林格勒所表现的顽强精神来保卫罗马。他折腾了几天才恢复了镇静，重整部队向盟军攻占的滩头阵地反扑，德军使用了4个师，在450门大炮的支援下发起反攻，德军的强大和凶猛的反击使盟军措手不及，德军在英美阵线上打开了一个深深的、危险的缺口，几乎迫使英美军队退回到最初的滩头堡。

盟军陷入困境，此时艾森豪威尔和英国总参谋长布鲁克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巴顿，就连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想起了巴顿的大胆进攻，他说：“如果能让巴顿去安齐奥，在意大利搞一次两栖侧翼进攻，就可以使形势好转，更快地到达罗马，”

于是，艾森豪威尔把巴顿召到伦敦。

艾森豪威尔见到巴顿后，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乔治，恐怕你又得受一次委屈。安齐奥的形势非常不妙，看起来卢卡斯应付不了局面。我们不愿放弃这个滩头堡，因为那将使纳粹极为得意，对于我们则是较沉重的一次心理

上的打击，而目前我们正需要为

‘霸王’作战计划鼓足信心。”

为了引起注意，他稍停了一下，然后郑重地说：“乔治，你必须顶替卢卡斯指挥一个军，解决意大利滩头堡的问题。”

“老天爷，艾克。”巴顿叫道，“这哪里是受委屈！先生，这是对我最大的器重。你知道，他妈的，为了打仗，我愿意去指挥任何一支排以上的部队！”

最后，由于克拉克将军的反对，巴顿的安齐奥之行被临时取消了，煮熟的鸭子又飞掉了，这件事使已顿十分恼火。他告诫自己，以后不要再想入非非、自寻烦恼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到纳兹福德去，好好地督促部队训练为是。

4月初，布莱德雷将已顿叫去，让他看了“霸王”作战计划，并让他提出修改意见。此时，布莱德雷来找他，他的心情便好了一些，因为不管怎样，他终还是可以“霸王”计划出点力了，哪怕是提出点修改意见。

他看到的“霸王”计划，规定登陆的目的在于“夺取并确立一块在法国大陆的滩头占领区，从那里可以进一步扩大战果。”登陆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其代号为“海王星”，是发动攻击和占领一个最初的滩头堡，包括“在卡昂地区开辟飞机场和占领瑟堡”。第二阶段，或者说“霸王”战役本身，是扩大第一阶段占领的地区，包括布列塔尼半岛、卢瓦尔河以南的所有港口以及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的地区。完成整个战役的时间预定为90天。根据设想，所有目标都在进攻后90天之内达到，到第90天，计划突然中止。计划中没有规定在此之后，即攻克滩头占领区之后，还有什么事情。

该计划进一步又分为两个作战方案，一个是英国部队的，另一个是美国部队的。最初的突击登陆将由美英部队联合执行美国第1集团军从右翼（在西部），英国第2集团军队左翼（在东部）——在以蒙哥马利将军为首的第21集团军群的统一指挥下穿过在瑟堡和勒阿弗尔之间选择的海滩。

巴顿的第3集团军将在登陆开始日之后的第15到16天之间越过科唐但半岛登陆。该军的任务将分两阶段执行：第一阶段要求占领布列塔尼半岛并打开布列塔尼各港口（除非这项任务已由美国第1集团军完成）；第二阶段，在扫除了布列塔尼半岛上的障碍之后，第3集团军将集中在美国第1集团军的右翼，准备向东方作战，或者同第1集团军密切协作，或者在有可能实现一个更大的包围圈时向卢瓦尔以南迂回。

看过“霸王”计划后，巴顿总感到该计划有一些缺陷，但一时又说不清该计划的缺陷到底在哪里。他跟布莱德雷说：“我觉得此计划有一些局限性和缺陷，但我一时说不出，等我认真考虑后，再给您提出修改意见。”

巴顿回到第3集团军司令部后，认真思考了“霸王”计划，最终他终于找出了该计划的缺陷。他认为该计划是“畏缩”的，没有大胆地向纵深展开。他感到如按此计划实施，“霸王”战役可能会绽开缝隙，而在最后阶段这条缝隙将无情地扩大。巴顿认为继“霸王”作战计划之后需有另一个计划预防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于是，他设计了自己的一项计划——他自称为“第三计划”。这项计划会在不管英国第2集团军发生什么情况下，它都会依靠本身的动力来推进登陆行动。概括他说，巴顿的计划就是使第3集团军处于一种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投入行动。如果第1集团军或者英国第2集团军在诺曼底地区的登陆被困阻，那时第3集团军就能横渡海峡在加莱地区登陆，把登

陆向前推进并保持其势头。

这项计划经布莱德雷转给艾森豪威尔后，却如石沉大海，被艾克放在诺福克大厦的一个镀金的文件盒里束之高阁。因为蒙哥马利不愿意美军来插手“霸王”计划工作，他已掌握了制定计划的全部权力。

就在巴顿考虑“霸王”计划，并制定“第三计划”期间，巴顿又两次陷入困境，差一点断送了参战的机会。

第一次要追溯到西西里战役时期。1943年7月14日，第45师在西西里岛南部一个叫科力蒂的渔民村战斗，仗打得很艰苦，该师第108团的作战部队有一连人遭到德军的伏击。一位名叫杰里·康普顿的美国陆军上尉带领一队人用浓烟熏走了敌军的狙击手并抓获43名敌军，其中有38人穿着德军军装，5人穿着当地老百姓的服装。由于这一仗打得十分窝囊，自己的战士被这些狗杂种打死了不少，因此，康普顿上尉便命令这些俘虏在一个仓库边排成一行，将他们统统枪毙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西西里岛南端的小镇杰拉附近的某连有一个名叫巴里·韦斯特的上士正在押送36名德军俘虏到后方一个战俘营。在路上，由于天快黑了，韦斯特担心这些训练有素的德国鬼子可能会伺机反抗并战胜带枪的押送人员。于是，他命令德国俘虏停止前进，一瞬间把他们全部扫倒在公路旁。

当这些枪杀俘虏事件报告到巴顿将军那里时，他把这些事看作是士兵们憎恨德寇罪行的一种反应，没有加以追究。当时的第2军军长布莱德雷劝说巴顿要向军事法庭起诉康普顿上尉和韦斯特上士。巴顿认为这件事已经处理完毕，很快就忘却了。

十个月后，也就是在巴顿训练第3集团军的时候，这件事竟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又抖了出来，并说是巴顿鼓动部队屠杀战俘。东窗事发后，陆军部派监察官从华盛顿来调查这一事件。陆军监察长对威廉斯中校深入细致的调查感到十分满意，最后确定原告

用的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伎俩，其目的是为了制造混乱。调查结果证明巴顿并没有鼓动部队屠杀战俘。此事后来虽已判明，但仍引起了艾森豪威尔的不满，他告诫巴顿说：“乔治，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今后不要说得太多了。”

然而，要封住巴顿的嘴似乎是不可能的。西西里“枪杀俘虏事件”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另一桩险些使巴顿被撵走的事件又发生了。乍看起来，纳兹福德事件又似乎是十分滑稽可笑的。因为它是一些人挖空心思策划出来的，是旨在欧陆进攻日（1944年6月6日）的前夕把巴顿搞掉的一个阴谋。当时，巴顿自己曾这样说过，“我是命中注定要干一番大事业的，至于于什么大事业，我自己还不知道。不过，后来发生的那桩事是不足挂齿的，可是，其后果却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看来，发生这样的事并非偶然，是造化的安排。”

这件事发生在纳兹福德地区为款待在波维尔和托夫特营地日益增多的美国军人而举行的“迎兵俱乐部”开幕式上。当时，巴顿在俱乐部主人史密斯夫人向他保证不做任何记录和没有记者参加的情况下，答应做即兴讲话。他在谈论英美关系和世界未来的统治者时说：“我赞同萧伯纳的观点，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种语言分隔开来的两个民族。既然命运显然要美英统治世界，我们相互间越了解，就越能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巴顿的讲话第二天就成为各种晨报的头号新闻。巴顿的讲话所引起的麻

烦是：他在谈到世界未来的统治者时，显然是没有提到苏联。

这下巴顿又闯祸了。第二天午饭前，巴顿的参谋长盖伊将军接到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对外联络处的一位准将暴跳如雷地打来的一个训斥电话。

在美国，自由党和保守党都抓住巴顿大做文章，并对任命他当“第3集团军司令是否合适”的问题提出疑问。在巴顿自己还没有完全认识自己究竟捅了什么漏子之前，他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已岌岌可危。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频频通话，激烈争论对巴顿将来的工作安排问题。各方激烈的反应已清楚表明：保留巴顿这个人只是一种客观上的必要。除了艾克外，其余的高级将领都认为把巴顿撵走会使人更放心。

这些情况把巴顿将军弄得心烦意乱。他含着热泪给他的朋友——埃弗霍特·休斯将军（艾森豪威尔经过深思熟虑曾授权给休斯将军，让他在这个案件中担任司法长官）写了一封信。巴顿在信上说：“当然，我上次被人们断言说有越轨行为，这件事分明是诬陷。我现在像快要死去一样，但我还没有被废黜。如果他们要我打仗，我就打仗，如果他们不要我打仗，我就辞职。”写完信后，他吩咐他的勤务兵米克斯中士开始收拾他的行李，并对米克斯说：“这一次我们要告老还乡，解甲归田了。”

后来，艾克打电话给巴顿，告诉他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了，并告诉他“霸王”战役即将开始，要他做好啃硬骨头的思想准备。

这些恶意中伤的事件，虽然已过去，但在巴顿的心灵里已打下了抹不掉的烙印，留下了永远没法忘掉的精神创伤。他常想从西西里打耳光事件起，自己遭受了几场灾难，都险些迫使自己退出战场，退出历史舞台，自己现在已50多岁，在战场上已是一位老将，那些比自己年轻的人都有比自己更高的权利，看来要想再官运亨通已是不可能的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曾想入非非成就一番大事业，当拿破仑式的人物，现在看来这已成为幻想。现在他已甘心充当“霸王”行动的配角，敲敲边鼓。他默默地告诫自己，不要再追求名利了，等到这次战役一结束，就告老还乡，安安稳稳地在家养老。

其实，不管此时巴顿怎样想，他已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风流人物，他的名字已经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

## 第七章 诺曼底：“眼镜蛇”行动

登陆战血流成河，巴顿却按兵不动

巴顿：你得让我参加战斗！

“没有巴顿不行！”

希特勒如梦初醒

布莱德雷：我陪你周游你所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

军界守口如瓶

布莱德雷：乔治就知道一个人抱着球往前冲

1944年6月6日凌晨，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诺曼底登陆战役终于打响了，于是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便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二战场——诺曼底战役上。

6月6日破晓，美军中型轰炸机和战斗机连续猛烈地轰炸敌军阵地。对德军阵地上的各个预定目标进行了几乎致命的攻击，压制德军炮兵，破坏防御工事，拔除铁丝网，毁坏通讯设施，消灭地雷场。在强大空军的掩护下，盟军庞大的登陆舰队，尾随在扫雷舰艇后面，绕暗礁、闯险滩，直向诺曼底驶来。由于德军雷达在盟军有意图的轰炸中已所剩无几，再加上盟军对这所剩无几的雷达又实施了强大的干扰，所以德军雷达未能及时觉察到这一重大行动。6000多艘舰船的浩浩荡荡船队在横渡英吉利海峡时，竟没遭到德军任何骚扰和抵抗。

与此同时，1100架运输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自20个机场起飞，轰鸣声响彻英格兰南部多风的上空。这些飞机载着受过专门训练，携带着反坦克炮的突击部队来到希特勒和隆美尔吹嘘的“大西洋铁壁”之后进行空投。英第6空降师和美第82、第101空降师、在德军还没来得及搞清眼前发生的事情时，就牢牢地控制住了滩头阵地的两翼。英第6空降师占领了从冈城到海滨这一段奥恩河两岸的重要桥头堡，并准备拼死顶住德军装甲部队的主动反击，直至配有坦克、大炮的大规模进攻部队登陆，美空降部队占领了西端科汤但半岛，并与德军交锋，使其无暇向美军登陆的滩头发动反扑，同时，还将控制住卡朗但北面洪水区内的堤道，接应由海路登陆进攻的部队。

黎明后，盟军在多管火箭船、登陆艇船头上安装的大炮和迫击炮的炮火掩护下开始登陆，大海翻腾起伏，令人头晕眼花，寒风卷起层层浪花，拍打在士兵身上。德军士兵对盟军进攻前的大规模海上炮击和空中轰炸，已有所准备，他们觉得自己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坚固异常，尽可抵挡得住盟军的进攻。他们判定，炮击和轰炸之后，盟军士兵将会奋力穿过碎浪，在防线上最易遭攻击的部位踉跄上岸。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坦克居然会从海面上直接游过来，也没想到从登陆艇上发出一排排密集猛烈的炮弹和火箭弹，更没想到会遇到这时向他们冲过来的那佯一些装甲战车和坦克——他们一面向碉堡喷着火舌，一面引爆布雷区中的地雷，一面作抵近射击，摧毁炮兵阵地和防御据点。进攻部队在德军的大炮、反坦克炮和机关枪还来不及开火还击时，就已迅速登上了坚实的海滩。

美军选定的登陆滩头主要是于塔滩和奥马哈滩，而英军选定的滩头主要有金滩、朱诺滩和剑滩。争夺滩头阵地的战斗异常激烈，可以说是一场鏖战。在于塔滩参加突击的32辆两栖坦克，利用科汤但半岛的有利地形从登陆艇上安全下水，配合美军突击部队一起登上滩头。进攻部队爬上前滩只遇到一些

零星的炮火袭击，这不禁使他们感到又惊又喜。许多德国兵被舰上震耳欲聋的炮火吓瘫了，一直龟缩在掩体内，而那些坚守在大炮旁的德军，看到泡沫飞溅的碎浪中冷不防冒出了坦克，而且还喷吐着火焰和高爆炸药，不由得吓呆了。不到3个小时，第一批突击部队就突破了“大西洋铁壁”，接着工兵开始排除地雷和海滩上的障碍物，为蜂拥而来的后续部队扫清道路。潮水般的进攻步兵、炮兵、坦克和军车不断地涌上滩头。进攻部队在两栖坦克的配合下，沿着跨越洪水区的堤道迅速向前推进，这些堤道的出口处，在前一天晚上就已被盟军伞兵部队所占领。

在奥马哈滩的登陆则更加困难。滩头有一段300米长的坚实的沙质岸坡，岸坡尽头是陡峭的鹅卵石边岸，大部分边岸后面筑有防波堤。奥马哈海滩宽4里，两端各有一道高达100尺的悬崖峭壁，俯视着滩面，离岸不远还有一块海拔150尺的高地，也俯视着滩头，一共只有4道狭隘的河谷，可供车辆开上这块高地，而每道河谷内都横亘着一条流入大海的溪流。在这些天然屏障的后面，又是一片沼泽地，只有一条铺石公路和几条马车路从中穿过。进攻部队向内陆进发，首先得穿过德军层层设下的布雷区、反坦克壕沟和楔形混凝土障碍物、有刺铁丝网以及相互交叉掩护的密集据点。

登陆艇穿过激浪，颠簸着驶抵海滩，负载沉重的步兵跌跌撞撞地走下船来，随即遭到德军猛烈炮火的袭击和机枪扫射，士兵们死的死、伤的伤。有些士兵设法躲在滩头的障碍物后面，才幸免一死。登陆艇和车辆纷纷起火，弹药频频爆炸。美军第1步兵师师长布纳将军看到这么严峻的形势后，决定孤注一掷，要求驱逐舰冒着有可能杀伤自己人的危险，向德军炮群和火力点作抵近射击。驱逐舰发挥了巨大威力，德军士兵都躲在工事内，不再敢露头了。这时，有一连士兵攀上了防波堤，并设法穿过布雷区。后来，德军在美国的强大攻势下都乖乖地举起双手从工事内走了出来。美军步兵在两栖坦克的支援下，开始向内陆进军，美军一鼓作气打到并冲过了科勒维尔。

英国第2集团军在海滩登陆后，由于受到的抵抗较弱，在飞机、坦克和舰上大炮的支援下，迅速向内地挺进，他们在与空降部队会合后，迅速形成了一个横宽12里、纵深近7里的滩头阵地。

发起进攻的第二天，英、美滩头阵地连成一片，盟军终于建立了稳固的滩头阵地。

就在盟军在诺曼底向德军发动猛烈进攻的时候，巴顿将军却呆在远离战场的英国中部地区，注视着战场局势的变化。炮声隆隆、战事正酣，巴顿心急如焚。而就在这时却传来了“第3集团军在7月底和8月初不会投入战斗”的谣言，巴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这种焦急等待的滋味实在难受，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在我投入战斗之前，战斗就会结束。”他不甘心就这么等待下去，他希望出现奇迹立刻召他参加战斗，怀着这种希望，他经常挎着手枪，在流动指挥车中休息，时刻保持一种临战状态。

艾森豪威尔之所以让巴顿继续在英国按兵不动，其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巴顿在“霸王”行动中的任务不是抢占滩头阵地，而是向内地扩张战果；第二，还要继续实施“刚毅”诱骗计划，来分散德军的注意力。巴顿的疑兵之计搞得也相当出色。他们集结了一支假的入侵舰队，发出大量电讯，造成入侵司令部在肯特的假象，同时巴顿还经常在肯特招摇过市的出现。就在盟军发动诺曼底入侵的那天夜里，皇家空军散发了四处飘扬的、人们称之为“金属扰带”的锡箔片，造成一支舰队正在第厄普附近海面向东驶去的假象，

德国人所剩无几的海岸雷达站也受骗上当，误以为盟军的舰队已驶向加莱地区。盟军实施的一切欺骗行动，使希特勒和其统帅部受蒙蔽极深，直到盟军对诺曼底发动进攻后几个星期，希特勒还以为盟军对诺曼底的进攻是佯攻，而主攻方向还在加莱海岸，于是就把防守诺曼底地区的德军 2 个坦克师和 6 个步兵师调往加莱，并且将训练有素的德军第 15 军团留守在加莱海峡沿岸。

几天来，巴顿一直怀着急切的心情在他所喜爱的地图——一幅比例为一百万分之一的米什林普通法国游览图上密切注视着战斗的进展。经过研究，他发现战役正不可抗拒地陷入僵局。“霸王”作战计划要求在进攻发起后的 20 天（即 6 月 26 日）内美军抵达阿弗朗什——莫尔唐一线，英军抵达弗莱尔——阿尔热当一线。然而，时至进攻发起后的第 24 天，美军还在离其第二阶段线 35 英里处，英军则甚至还没有拿下其进攻发起日的主要目标——卡昂。当时的情况是：美军第 1 集团军在索米尔地区被淹没在科唐坦狭窄地带的水道和沼泽地之中，被困在灌木丛生造成屏障的地区，而英军却在卡昂地区“波浪起伏的平原”处踏步不前。

巴顿对美军第 1 集团军在索米尔地区所要通过的地区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早在 1913 年，他就勘察过索米尔地区的地形，当时他的妻子曾认为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第二个蜜月；后来在 1917 年，当他在朗格勒训练他的坦克部队时，又再次勘察了该地。那是个溪流沼泽密布、河道沟渠纵横、杂草灌木比比皆是、分水岭道路难以通行的地区。巴顿认为派部队通过这一可怕的自然屏障简直是发疯。他担心部队在这一地区停滞太久会影响整个战役的发展，并延误他的第 3 集团军投入战斗的时间。

为了推进“霸王”战役的战斗进程，巴顿在他的地图上，通宵达旦地草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这一计划被巴顿称为“一号作品”。它充分体现了巴顿的战术天才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该计划提出了两个基本方案，在第一个方案中，他建议由两个步兵师和 1 个装甲师组成 1 个暂编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同时，于莫尔莱（瑟堡半岛附近，希特勒估计盟军要在该地与加莱沿岸登陆，因此该地守军较多）登陆，然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阿朗松和阿尔让当挺进，形成对德军的钳形攻势。他坚信此举会使德军措手不及，打乱德军在布列塔尼的部署，并使盟军突破滩头阵地，绕过丛林沼泽地，来到便于机动作战的开阔地带。在第二个方案中，巴顿提议盟军在诺曼底战役中攻占滩头阵地后，沿公路网纵向前进，使用装甲部队通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向纵深挺进，由 2 个步兵师紧随，汇集力量迅速向突破口——阿弗朗什冲击，最终横扫布列塔尼。他认为这种装甲部队和步兵并肩沿公路向前猛攻的方法虽然会损失大量坦克，但可以在 48 小时之内突破至阿弗朗什。这个计划最终没有被采纳，巴顿非常气愤，他对秘书说：“只要他们允许我执行这个计划，我敢肯定我可以将战役时间缩短一半。至于功劳，我毫不在意。”

此时，巴顿清楚地看到“霸王”战役已到了关键时刻，盟军虽已在诺曼底站稳了脚跟，但进攻却已受阻，他的直觉告诉他，第 3 集团军投入战斗的时刻已为时不晚了。

艾森豪威尔也对“霸王”战役的进展远远落后于计划而感到生气。7 月 2 日，当他看到讽刺蒙哥马利的“一连串光荣失败”围着卡昂兜圈子的报道后，便打电话给巴顿，希望巴顿火速赶到法国战线，准备投入战斗。此时的巴顿在心目中已另有目标，他想一手包办去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

1944 年 7 月 6 日，对巴顿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伟大的日子，他终于盼

来了重返欧洲战场的时刻，他像一位腰缠万贯的游客前往法国去旅游一样投入战斗。他牵着爱犬、挺着胸脯，生气勃勃地来到机场，登上 C—47 型飞机后，便把随身携带的《诺曼人的征服史》展开阅读，仔细阅读书中所描写的征服英国的征服者威廉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作战中所曾跋涉过的道路，以备在今后的战斗中利用这些道路。

巴顿的 C—47 飞机在 4 架 P—47 战斗机的护航下穿云钻雾，直往法国海岸飞去。飞机在奥马哈海滩后面的一个简易机场着陆。巴顿走下飞机驱车前往几英里外的布莱德雷的司令部。沿途看到的景象令他触目惊心：浅海处，横七竖八地躺着各种被摧毁的舰艇，海滩上弹坑累累，被连根拔起的滩头障碍物和被炸毁的防御工事以及各种军车比比皆是，整个海滩没有一点生气。

来到司令部后，布莱德雷伸出双臂真诚热情地欢迎巴顿的到来，但出于各种原因，巴顿很快感到布莱德雷根本就没有使用巴顿第 3 集团军的意思，就连制定作战计划巴顿也被排斥在外，最多也就是在一旁出主意。巴顿气愤地给艾森豪威尔打了一个电话，艾克的助手布尔将军向他担保，没有任何人有把他排除在外的意图，恰恰相反，人人都渴望让第 3 集团军投入战斗。

此时的第 3 集团军正在集结过程中，其中许多部队在英国整装待发，像一支满弓的利箭，就等巴顿一声令下了。

就在巴顿在诺曼底坐冷板凳时，盟军的攻势又受挫折，心急如焚的巴顿终于得到了参战机会。

盟军在经过 40 多天的激战后，并没有达到战役计划第一阶段的目标，也没有给巴顿部队创造出在右翼实施突破的机会。第 1 集团军虽然英勇善战，但它出师不利，在奥马哈海滩，遭受了一场灾难，向瑟堡的进攻又严重受挫，丛林地带持续 3 个星期的巨大消耗战使它伤亡惨重，进展十分缓慢。原定 6 月 11 日占领圣洛，直到 7 月 18 日才得以实现。占领圣洛后，由于伤亡过重和弹药供给困难，美军立即修筑防御工事，准备迎击德军的猛烈反击。蒙哥马利的第 8 集团军也未能取得明显的进展，到 7 月 10 日为止，他们虽然夺取了卡昂北部，但是未能控制城区和机场。在战役的第一阶段，盟军共损失了 6 万多人。

巴顿对局势的发展感到痛心疾首。他对进攻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仍遭失败感到悲痛。他事先就知道布莱德雷率领的第 1 集团军要从“芳草如茵的诺曼底迅速推进到塞纳河沉睡的两岸”的目标是很难达到的。他还在为自己制定的“一号作品”作战计划得不到正确的理解而痛惜不已。现在战局的发展已证明巴顿的计划是正确的，他在 7 月 14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进展缓慢感到相当失望，我确信，如果由我来指挥，我可以在 2 天之内突破。只需要利用空中轰炸在前面开道，率领几个装甲师突击前进，就可以达到目标，而无须全线出击。”

布莱德雷此时也感到了局势的严重，明白这种全线出击的方法是达不到目的的，特别是当他意识到攻势在科唐但半岛中部地区打不下去时，便毅然决定采取一种新的攻势——“眼镜蛇”攻势，以期突破科唐但敌军阵地，攻取阿弗朗什。

布莱德雷的“眼镜蛇”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集中大量的轰炸机对圣洛以南地区狭窄的正面实施最强有力的轰炸，然后以第 1 集团军中乔·柯林斯领导的第 7 军实施突破，以求打破目前的僵局，整个计划的最终结果是使美军从科唐但突围，突破库坦塞斯——科蒙防线，攻占阿弗朗什，为巴顿第 3 集



团军横扫布列塔尼的扩张战果行动打开局面。

巴顿在研究这一计划后，认为布莱德雷的“眼镜蛇”计划就是自己“一号作品”的翻版，他同巴顿的计划不谋而合，注重装甲力量的使用，强调利用公路网纵向进攻，集中兵力实施狭窄地段的突破，发挥空中优势，以阿夫朗什作为夺取目标。布莱德雷的计划比巴顿的计划更注重了各部队和各兵种间的协调配合，使该计划更加完善有序。这一计划再一次将巴顿的第3集团军排斥在外，巴顿再也忍受不了了，他认为此时是让第3集团军参战的时候了。于是，他便向布莱德雷提出让第3集团军立即投入战斗的请求，希望把在科唐但西边的进攻任务交给他，并且不限制他的出击目标，而不是像布莱德雷所限制的那样把库坦塞斯作为攻击的终点。同时，他还向布莱德雷提出以装甲部队而不是以步兵来为进攻开道的建议。巴顿的请求和建议被布莱德雷拒绝了。布莱德雷认为第3集团军还没有到投入战斗的时候，而柯林斯少将则认为“我们不当过分指望装甲部队在这一地区的快速行动。如果我们实现了突破，那就可以动用装甲部队，但在此之前，……装甲师的行动不可能比步兵快。”

此时大概是巴顿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他呆在位于小杜弗河附近的第3集团军司令部里，司令部设在恬静的内乌地方一所苹果园内，景色十分宜人，但巴顿却整日里闷闷不乐，骂爹骂娘。7月20日，当德军国防军的一些军官曾企图暗杀希特勒的消息传来后，巴顿担心战争会在由此而引起的一场混乱中突然结束，当时巴顿正在第8集团司令部观看米德尔将军和他的几名师长为“眼镜蛇”战役秣马厉兵，他丢开一切，慌忙赶到设在科隆比埃尔的第1集团军指挥部，非要布莱德雷让他立即投入战斗不可。他恳求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布雷德，你得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让我投入战斗。我现在含垢忍辱，除非能抓住什么惊人的东西把我解救出来，否则，我非死在这里不可。”布莱德雷仍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安慰他耐心等待，并保证在“眼镜蛇”战役后让他和他的第3集团军投入战斗。

“眼镜蛇”战役预定于7月24日开始，但由于气候恶劣，空军对地面的袭击不得不推迟了一天。7月25日，天空晴朗，艾森豪威尔亲临前线督战。上午11时，盟军对圣洛西面一块长5里宽1里的长方形敌军防御阵地实施的大规模的炮击和空袭行动揭开了“眼镜蛇”行动的序幕。美军轰炸机对德军阵地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大约300架美国空军轰炸机朝敌防御阵地投下了4000多吨高爆炸弹、杀伤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圣洛地区硝烟弥漫，被笼罩在火海之中。炮击和空袭之后，美军坦克和步兵在轰炸机的支援下，对圣洛的防御之敌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此次炮击和轰炸，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德军防御工事几乎被夷为平地：炮兵阵地荡然无存，坦克、车辆大多被炸成废铁，弹药库被摧毁，就连德军防御阵地的指挥所也被炸得处于瘫痪状态，防守的德军如无头苍蝇到处乱窜，德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此次轰炸不足之处是协同不当，致使许多炸弹在美军自己的队伍中爆炸，就连第1集团军群（虚设的）的司令莱斯利·麦克奈尔将军也成了自己炸弹的牺牲品，同时，美军第30师和第19师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战斗减员。艾森豪威尔得到报告后，非常痛惜，他立即告诫蒙哥马利将军，要在下一阶段组织协调好战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面对盟军“眼镜蛇”战役的强大攻势，此时希特勒已明白盟军的主攻方向是在诺曼底，而不是加莱地区，他迅速命令加莱地区的德军第15装甲军火

速增援诺曼底地区。第 15 集团军的增援行动又谈何容易。英吉利海峡完全被盟军占领，唯一的一条道路是从陆地赶往诺曼底，在盟军空军的猛烈轰击和扫射下，德军第 15 集团军真可谓是寸步难行。

7 月 26 日是个战果辉煌的日子。柯林斯的第 7 军在马里格尼——圣吉尔地区实现突破并正在向南扩大其战果。属于第 3 集团军的米德尔顿指挥的第 8 军也投入了战斗，正以第 8、第 90 和第 83 三个步兵师在西翼发动进攻。第 8 军切断了莱赛——佩里埃公路，并在赛夫勒河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7 月 27 日，战事继续迅速发展。美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

“眼镜蛇”计划刚实施两天，到 27 日晚美军就攻占了库坦塞斯，至此，“眼镜蛇”战役的基本目标就已大部完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这是布莱德雷在战役开始前想都不敢想的，他在制定“眼镜蛇”计划时，对丛林地区不愉快的战斗仍心有余悸，未敢展望“眼镜蛇”战役会有何种结局。他宁愿根据“眼镜蛇”战役的实际结果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现在他所面临的是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问题。他看到下一步利用战役取得的胜利迅速扩大战果是主要问题，而指望谁来完成这一行动必须慎之又慎。此时，他强烈地意识到巴顿对他来说是何等重要。是让巴顿来充分发挥其指挥艺术，迅速扩大战果，使“眼镜蛇”战役取得最大限度的胜利，把突破向内陆发展为突进；还是撇开巴顿，由自己干，现在就需要他作出决定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认识到“眼镜蛇”战役没有巴顿是不行的，于是，他在 7 月 28 日向远离战火纷飞的前线的内乌挂了电话。

布莱德雷指示巴顿以第 1 集团军副司令的身份监督第 8 军扩大“眼镜蛇”战役的战果，并要尽快使第 15 军投入战斗，并指出第 8 军打开布列塔尼的大门之时，就是第 3 集团军投入战斗的时刻。

巴顿接到指令后兴奋不已，他对布莱德雷的召唤期待已久。在他看来只要让他参加战斗，他什么细枝末节都可不再考虑。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使命。但是，巴顿的参谋人员对于布莱德雷既使用巴顿，又不给巴顿实际指挥权的做法感到非常气愤，他们看出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正在利用巴顿的天真和求战心切的心理，从他身上榨取最大的油水，但同时又把他压在下面。现在，他们把委任巴顿为集团军副司令的做法看作是布莱德雷耍的一个小小的花招，布莱德雷可以通过巴顿亲自参加战斗来确保扩大战果，而同时又保护了他自己，避免巴顿抢去功劳和荣誉，使自己的荣誉受损。

接到命令后，巴顿立刻找来海斯利普将军（第 15 军军长），加菲将军、马多克斯上校（巴顿的作战处长）和哈蒙德上校（巴顿的通讯主任），他们 4 人驱车前往第 8 军司令部——不是去监督，而是去接管。第 8 军已于 7 月 27 日缓慢地前进，前进中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阻滞障碍，而不是敌人的反抗。第 79 师已攻占莱塞，第 8 师已占领佩里埃并越过托特河。第 83 师已在军的左翼越过托特河积极向前搜索。尽管科唐但的德军显得士气极低、混乱不堪，但还没有彻底消灭。有相当大的一支部队在混乱中逃跑了。

接管第 8 军后，巴顿的目光就盯上了阿弗朗什。巴顿非常熟悉这个地方，30 多年前，他偕同夫人曾乘坐敞篷汽车游览过这个地方，现在它在地图上只不过是一个标记，他位于塞厄河与塞鲁河两河之间，但实地却有四通八达的公路，看着地图，巴顿意识到，阿弗朗什不仅是通向布列塔尼的大门，而且还是解放法国的关键所在。

米德尔顿的第8军的本来目的是在科唐但西部牵制德军，形成“直接威胁”，以支援第7军对敌军的包围，现在第8军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第8军由4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第4和第6装甲师）组成。巴顿全神贯注地倾听第8军作战处长里基上校的情况介绍，里基在地图上指出了步兵师的位置——第79师在莱塞，第8师在佩里埃，第83师在托特河彼岸，第90师在赛弗勒河的一个桥头堡，里基最后介绍说：“按计划我军将继续以最快速度以步兵向前推进，但是，由于撤退的德军在每条公路上都留下了许多破烂和焚烧着的车辆，路上人车拥挤，地雷遍地，要迅速推进看来是不可能的。”

7月27日晚，巴顿看到德军仍据守着一条残缺不全的战线，美德战线犬牙交错，第8军的最先头部队离阿弗朗什还有40英里之遥，影响第8军在北面取得进展的主要问题是路上的障碍，而不是德军的抵抗。混乱和拥挤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步兵的速度离巴顿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他焦急地要赶到阿弗朗什，因为到那之后，他的第3集团军就可以投入战斗，于是，他决定使用装甲部队来做开路先锋，加快战斗进程。

他问米德尔顿：“你们的装甲部队在哪里？”

米德尔顿回答说：“装甲部队在全军的前进中没有起多大作用。第4装甲师从卡朗但——佩里埃地峡西部出发，于7月15日被抛在那里，后来就作为该军的预备队。第6装甲师到7月25日才调拨给该军，尚在勒梅斯尼尔——圣马丹一带集结。”

听完米德尔顿的汇报，巴顿便决定以坦克带头、步兵在后的战法取代其步兵在前、坦克在后的战法。他不管自己仅仅是个“监督人员”，便发号施令，让约翰·伍德少将的第4装甲师和格罗的第6装甲师出动，担任追击先锋，步兵随后快速向阿弗朗什推进。

7月29日凌晨，第6装甲师从西侧向南挺进，穿过了第79师，直抵库但塞斯以南地区。第4装甲师穿过第90师，沿佩里埃库但塞斯公路南下并占领了库但塞斯。

巴顿改用装甲部队打头阵的战术立刻取得了惊人的效果。第8军前进的速度提高了几倍，整个战局大力改观，敌人更加混乱，以致溃不成军。在第4装甲师快速挺进塞朗斯的同时，第6装甲师已抵达第8军西翼西埃纳河上的罗克桥附近。这之后，巴顿又将借用的400辆运送军需品的卡车用来运送步兵，使一部分步兵摩托化，加强了步兵与装甲兵的协同，增强了先锋力量。此时，巴顿决心放手让米德尔顿去指挥，而自己则为即将投入战斗的第3集团军的下一步行动拟定计划，同时他驱车去先头部队的两个装甲师亲自督战。

在第6装甲师，他发现该师被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停在罗克桥附近。师长格罗将军正同一批军官一起在地图上研究如何过河。于是巴顿跑到河的下游，亲自下水探测河水深度。河对面距离300米的德军好奇地朝他望了望，但没有朝巴顿开枪。巴顿回到岸上生气他说：“好了，格罗，这条该死的阴沟还不到2英尺深，你赶快率领部队过河，否则我就撤你的职。”于是，第6装甲师没用多少时间就越过了西埃纳河。

7月30日是个星期天，对于第8军来说是个可喜的日子。这一天，第8军取得了巨大战果。第6装甲师占领了格朗维尔，第4装甲师冲进了阿弗朗什，并夺取了塞厄河上的两座桥。

在阿弗朗什，在美军尚未站稳脚跟，后续力量还没有上来的情况下，德

军开始了猛烈的反扑，伍德的第4装甲师与德军几经交锋，战斗异常激烈。这时，米德尔顿将军命令格罗的第6装甲师以车轮所能行驶的最快速度向阿弗朗什挺进。并命令伍德率领第4装甲师马下停蹄地向该市以南挺进，开辟一条道路，占领河流渡口，砸开通向布列塔尼的大门。

这次战斗巴顿强调不管两翼如何暴露，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向敌纵深挺进，第8军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变换不定的进攻方向使德军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两个装甲师的行进速度如此之快，就连美军也感到不可思议。德军第7集团军的几个主要指挥所在还未弄清情况时就被摧毁或是陷入“敌人的防线之后”。

7月31日上午，格罗的第6装甲师越过了格朗维尔，迅速向东南推进到阿弗朗什地区，第4装甲师的部队正从阿弗朗什向南搜索。下午，美军在阿弗朗什站稳了脚跟，抢占了交通要冲蓬托博尔的桥梁。这里有3条公路，分别通往东面的布列塔尼、南面的卢瓦尔、东面的塞纳河和巴黎。当晚，美军又抢占了塞鲁河上的两座水坝，避免了德军炸毁水坝阻击美军的行动。

当布莱德雷获悉胜利的消息后，高兴得简直要跳了起来，他对巴顿的一切疑虑顷刻间已化为乌有。同时他为自己对巴顿的态度感到十分内疚。他立刻打电话给巴顿表示祝贺，并友好地对他说：“等战争一结束，我就陪你周游你所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巴顿以德报怨，用自己坦荡的胸怀感动了布莱德雷，此时布莱德雷感到他已离不开巴顿了，两人的关系从此就变得融洽和谐了。此时，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和巴顿已形成了一个坚强团结的战斗集体，对后来的整个战争起到了巨大作用。

1944年8月1日，美军第3集团军全部投入了战斗，这标志着巴顿和他的第3集团军已完全独立作战了。

这一天，艾森豪威尔成为诺曼底登陆战役的总指挥，下辖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和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结束了在战役指挥中蒙哥马利一统天下的局面。第12集团军群由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组成。第1集团军的司令是霍奇斯将军，巴顿的第3集团军也正式成立，下辖米德尔顿的第8军，韦德·海斯利普的第15军、沃尔顿·沃克的第20军和吉尔伯特库克的第12军，为了充分发挥巴顿第3集团军的打击力，取得更大的战果，使希特勒难以找到巴顿，艾森豪威尔决定：第3集团军的成立仍属一个机密，部队不许发新的肩章标志，舆论界不得宣传第3集团军参战的消息，军界一定要守口如瓶。

布莱德雷此次给巴顿下达的任务仍然是原定计划中的任务——要他从阿弗朗什周围地区向南推进，直插雷恩，然后挥师向西，夺取布列塔尼，攻占主要港口。

第3集团军的成立，虽然是对外保密，但对巴顿来说还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这一天他穿着十分整洁，显得信心百倍地带着他的参谋人员来到司令部所在地库但斯东面的宾加德，他们群情激愤，非常激动。哈金斯拿出一瓶保存很久的缴获德军的白兰地酒，让大家共同品尝，以示庆贺。巴顿致了祝酒词，他说：“我们将在今天中午12时正式投入战斗，你们长期忍耐和坚贞不屈地等待的这一伟大时刻即将来临。你们要记住一条座右铭，那就是：‘果敢，果敢，永远果敢！’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前进，前进、永不停止！不管我们是从敌人的头上，脚下、还是从敌群中穿过去，请切记一条，那就是要一往无前。不要他妈的去为我们的侧翼操心担忧，我们必须警戒我们的

侧翼，但不能舍此而无所作为。另外，我提醒大家不要去于‘固守阵地’的蠢事，我们要不断前进，揪住敌人紧紧不放，把它打得魂不附体。我相信各位先生会做得非常出色的。”

于此同时，希特勒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司令部里，也正在地图室内对以参谋长约德尔将军和副参谋长沃尔特·沃利蒙特将军为首的7名军人进行训话。他说：“由于盟军方面在诺曼底已集结了10个军，大约100万军队，并完全控制了制空权，而我们的力量却只有7个军，空中力量难以和地面部队配合，增援部队又难以抵达诺曼底，东边战线也已吃紧，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法国开展一场大战痛击敌人，把敌人赶下大海，已是不可能了，我们必须立即撤出海岸，把机动部队撤退到一条稳固的防线，进行坚守。防止盟军长驱直入，趁势夺取法国首都巴黎。”德军西线总司令冯·克卢格元帅毕恭毕敬地站着说：“我亲爱的元首，我很遗憾地告诉你，鉴于敌人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权，我们已束手无策，无法抗衡敌军强大的歼灭力量，除非我们放弃战场。”

希特勒正在考虑克卢格的话，隆美尔插言道：“我们应尽快将德军第7集团军撤口到塞纳河一带打一场保卫战，把法国南部的各军撤回，以便沿塞纳河直至瑞士境内建立一条新的防线。”

最后，希特勒总结性他说：“现在还不是我们撤出法国战场的时候，就是撤回到塞纳河一带也为时过早。我们的撤退应当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并随时组织力量对盟军发动反攻。据可靠情报，那支神速挺进阿弗朗什的部队，就是巴顿的部队。我命令：从加莱调往诺曼底的第15集团军在8月7日凌晨向勒芒发动反攻，想尽一切办法堵住巴顿的装甲部队，然后攻取阿弗朗什，并在奥恩河到萨尔特河一线的卡昂、法莱兹、阿尔让当、勒芒和昂热一线建立稳固的防线，至于布列塔尼我们已无法坚守，应迅速将其兵力撤回至奥恩河防线。”

巴顿在指挥部内，叼着大雪茄，认真地思考着即将发动的进攻，他感到布莱德雷给他的束缚太大。他认为自盟军在诺曼底站稳脚跟的那一刻起，德军已乱了阵脚，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现在盟军与德军的力量对比已到117左右，盟军占有绝对优势。一星期以来，盟军空军、炮兵以及步兵和装甲部队对德军毁灭性的打击，使德军损失惨重，德军已溃不成军，现在德军的左翼已经开始崩溃，通向布列塔尼的大门已经打开。从敌人的战斗部署来看，目前德军已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奥恩河与萨尔特河一线，旨在对盟军进行正面抵抗，并试图寻找机会，实施反击。布列塔尼的德军主力已撤至奥恩河与萨尔特河一线，剩下的力量只有约5万名法国士兵，希特勒给他们的任务是死死守住半岛的几座港口，以便潜艇可以利用。很明显，战役的重点已不可避免地转移到了科唐但以南、西南和东南的广阔地域。现在布列塔尼的德军力量已十分薄弱，其防务已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状态，它已失去了其战略意义。鉴于德军因东线吃紧，而无更多力量来顾及法国战场的状况，已顿认为：法国的胜利已迫在眉睫，盟军应不失时机地修改战役目的，把主攻方向向左大转弯，将敌人挤到塞纳河畔的一只大口袋里，拉紧尚在挣扎的希特勒士兵脖子上的绞索。至于布列塔尼，只需派遣少量兵力去占领。

巴顿的主意已定，便向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谈了他的想法。布莱德雷坚决反对，并一再强调巴顿执行“霸王”计划中所分配给他的任务。艾森豪威尔掌管全部进攻部队后，也看清了当前的局势，他的看法与巴顿十分吻合，

他没有正面评论巴顿的计划，只是提醒巴顿慎重行事。其实此时艾克也正在设法说服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把主攻方向转向法国腹地，直捣巴黎。巴顿感到艾克既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那就是默许了他的行动，有了这张挡箭牌，巴顿便决心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干下去。把前线推进到塞纳河一带，使塞纳河与卢瓦尔之间以及东至巴黎的整个地区牢牢地掌握在美军手中。

8月1日下午，巴顿按照自己心中的新方案命令第3集团军迅速行动起来，在快速通过阿弗朗什山口后，第8军以最快的速度向布列塔尼挺进，巴顿限定第8军在5天之内必须攻占布列塔尼半岛顶端的布雷斯特城。第3集团军的其余部队向左大转弯全部转入东线作战。其具体部署是：米德尔顿率领第6装甲师和第79步兵师向布雷斯特挺进。第4装甲师和第8步兵师指向布列塔尼的首府雷恩——进攻矛头直指昂热和法国腹地。

阿弗朗什山口只有8英里宽，遍地是弹坑、报废的车辆、敌人布下的地雷以及堆积如山的房屋废墟，这给庞大的装甲部队的行动带来了巨大困难，再加上敌机不断地前来骚扰，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交通阻塞进一步发展下去，而万一德军突然扑来，必将导致致命的后果。巴顿看到这种情况，便带领所有将军和参谋人员赶到现场，在关键地点监督步兵通过，就像许许多多的交警指挥交通一样。在他们的亲自指挥下，本来十分混乱的交通秩序立刻变得有条不紊，第3集团军便很快通过了阿弗朗什山口。

通过山后，第8军便全力向布列塔尼扑去。

但此时米德尔顿是按自己的作战原则来指挥部队的，他命令步兵在前面推进，装甲部队尾随其后予以支援。巴顿得到消息后，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立即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直接命令格罗的第6装甲师火速越过蓬托博尔向西，经蓬托松和多尔——德——布列塔尼向迪南挺进，进入布列塔尼。下午，巴顿又亲临格罗的指挥所，命令他绕过敌人的抵抗阵地，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争取在星期六晚之前到达布雷斯特。并告诉格罗他已和蒙哥马利打了5英镑的赌，若晚于星期六到达布雷斯特，他自己就要输了。

米德尔顿是步兵出身，他的作战方法仍然是大多数将领的陈旧方法，对装甲兵的作用估计不足，摆兵布阵时没有充分发挥装甲兵的特长。步兵在前，装甲兵在后，约束了装甲兵特长的发挥。在“眼镜蛇”战役中，他与巴顿就发生过冲突，但他采取了让步行动，这一次他又旧病复发，因在巴顿的直接指挥之下，不得不再次做出让步。

格罗是骑兵出身的装甲兵指挥官，他曾经当过巴顿的作战处长，在战术思想上属于巴顿作战学派，接到巴顿命令他孤军深入的指令后，他兴奋得手舞足蹈。他告诉他的参谋人员说：“我们从一位真正的骑兵那里接受了一项骑兵使命。这一回我们可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在世界上露脸了。”

想在5天之内到达布雷斯特，布莱德雷、蒙哥马利和米德尔顿都认为巴顿简直是发疯了。他们认为一个师孤军深入敌人腹地200英里，单枪匹马夺取一个敌军实力不明的要塞，简直是无稽之谈、况且装甲师的左翼和后方会暴露挨打，而我们走得很远的装甲纵队和敌第7集团军主力之间没有我们一兵一卒，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巴顿认为先头部队前进越快，其效果越大，如果一举拿下布列塔尼半岛的意图，是在装甲部队孤军深入，快速夺取布雷斯特的前提下实现的话，那么这就是一次成功的干净漂亮、出奇制胜的典范。那样的话，布列塔尼就可

迅速拿下。

格罗按照巴顿的指示，迅速行动起来，当部队通过蓬托博附近时，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直至夜幕降临时才将其歼灭。8月2日，部队进展十分顺利，抵达迪南市郊时，又遇到敌人有组织的顽强抵抗，敌人防御工事十分坚固，火力也非常猛烈，格罗按照巴顿的嘱咐，命令部队绕过了迪南市，继续前进。8月3日，部队在与德军发生小规模冲突后，推进至离布雷斯特只有100英里的卢代阿克。

但就在这时，布莱德雷来到了第8军指挥所，他发现米德尔顿正因巴顿而气得简直要发疯了。米德尔顿展开地图向布莱德雷抱怨说：“我真不愿意在屁股后头跟着那么多敌人的情况下向雷恩和布雷斯特进军，如果德军从阿弗朗什这儿突破到海边，我就会在布列塔尼老远的地方被切断后路，那我的8万士兵就会陷入包围和孤立，面临灭顶之灾。”

布莱德雷听后气愤他说：“乔治这个混蛋最感兴趣的是夺取布雷斯特，在报纸上登头条新闻。他就知道冒险，而不知道战术的重要和集体的配合行动，为了追求个人名利，他一味地命令部队往前冲，甚至不惜危及整个战役。我不管是明天还是10天之后拿下布雷斯特，我们不能铤而走险，暴露自己的侧翼，拿将士们的生命开玩笑。”

于是，格罗就接到了布莱德雷亲自下达的命令：立即集结部队，原路返回，攻占迪南，以便为全军大规模进攻圣马洛创造条件。

格罗接到这道命令被惊呆了，现在已是星期三，如果他不得不在此地等待赫伯特·欧内斯少将的特遣部队和罗伯特·梅肯少将第83师的一部来夺取圣马洛，他又怎能在星期六到达布雷斯特呢？格罗在布莱德雷和巴顿之间左右为难，后来他向布莱德雷和米德尔顿提出了抗议，但无济于事，只得奉命行事。

8月4日上午11时左右，正当格罗在位于梅尔德利亚克附近麦田里的指挥所里同参谋人员全神贯注地研究进攻迪南的计划时，巴顿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巴顿脸色铁青，强压住心头怒火。格罗满脸堆笑地从自己的帐篷里走出来，巴顿就对他怒吼道：

“你坐等在这里搞什么鬼？我记得我是叫你到布雷斯特！”

“进军奉命停止，将军。”格罗说着，脸色发白了。

“奉谁的混帐旨意？”巴顿咆哮道。

“奉布莱德雷和米德尔顿的命令，将军。”格罗答道。

“现在什么也别说了，从现在起，你不要理会这个命令或其他任何要你停止前进的命令，除非这个命令是我下的。开路吧，一直开到布雷斯特为止。其它事情我会去向布莱德雷和米德尔顿解释清楚的。我现在再向你强调一遍：‘让敌人去担心侧翼吧！不要为恐惧所左右’”。

中午11时25分，格罗迅速向各级指挥官下达命令：“全师按原定计划开往布雷斯特，不再攻打迪南。”

巴顿离开格罗的指挥所后，驱车回到自己的司令部，他发现布莱德雷正在司令部里等着他，巴顿向布莱德雷说明了两翼将有空军来保障，并说明格罗已向布雷斯特全速推进的情况。

事已至此，布莱德雷觉得也没有必要再与巴顿争执下去，他俩经过交涉，相互间不再计较。过后，布莱德雷对手下人说：“告诉巴顿，让他好自为之，尽早将布雷斯特攻占下来。”

由于布莱德雷和米德尔顿的干扰，格罗的第6装甲师向布雷斯特特的进军被耽误了一天，进攻的锐气受到了挫伤。尽管格罗日夜兼程，绕开敌人快速前进，但也无法弥补已失去的24小时，在他走完100英里的过程中，德军已把布列塔尼西部的海岸守备部队撤进了港口。大大加强了防御（而一天前这座港口还防务薄弱），这给美军的攻城战斗造成了巨大困难。8月7日，格罗部队到达布雷斯特后，立即展开了进攻。同样，伍德的第4装甲师在战斗中遇到了米德尔顿的干扰。

8月4日，正当格罗进军布雷斯特走完一半路程时，伍德的第4装甲师也正在夺取雷恩。按照巴顿的意图，伍德在夺取雷恩后应迅速穿越半岛到达滨海的瓦恩并封锁布列塔尼，然后以迅猛的动作向东作战。长驱直捣昂热和塞纳河，解放巴黎。而恰在此时，伍德却接到了米德尔顿的命令，要他向西进军，攻占基贝隆海湾，以保证部队的侧翼安全，这也是布莱德雷的意思。伍德原把希望寄托在米德尔顿身上。在不断变化的局势中，他希望下达给他的命令能变得更适合他的口味，于是，他效仿巴顿，佯称他仍未接到下一步行动的命令。米德尔顿决心要整整他那位过分卖力的坦克司令，立即驱车到第4装甲师司令部。在那里他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伍德伸出双臂拥抱军长。伍德施展自己的口才，差一点哄得米德尔顿同意他继续向东进军。但最后这位军长的命令却始终未改。巴顿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迅速派费克特上校直接派遣他的一队“禁卫骑兵团”给伍德送信去。他毫不含糊地命令伍德向西南挺进到瓦恩和洛里昂，从底部截断布列塔尼半岛，使敌军处于毫无退路的境地。遵照巴顿的指示，伍德第4装甲师迅速攻占了瓦恩和洛里昂一线，为全歼布列塔尼之敌创造了条件。

巴顿在这次战役中采取了“飓风式”的作战方式，这是布莱德雷可望而不可及的。巴顿在战役中的指导思想就是随机应变地作战，他分析情报机构所刺探到的特殊情报，充分利用敌人防御线上的缺口，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飓风式”作战方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从而推动了整个战役的进程。而这些情报的收集全靠他的集团军情报队。这支情报部队原先是布莱德雷手下的一支机械化部队，巴顿从布莱德雷那里要来这支部队后，就把它变成了一支通讯部队，情报队队长是爱德华·费克特上校，下辖若干个侦察排，每一排有2名军官，28名士兵，分乘6辆装甲车和6辆吉普车。情报队的任务是：报告他们活动地区的所有情况。报告被缩写成电传信号，送交第3集团军的前线指挥所。

费克特动作神速的集团军情报队在成立后不久就有了“禁卫骑兵团”的绰号。他们收集情报的名声之大，连集团军群司令部的情报军官都嫉妒不已。他们绕过正常通讯渠道而直接向集团军指挥所报告情况（指挥所常常是在远离前线各种作战部队后面100多英里的地方），这样集团军情报队就能让巴顿及其参谋部更好地掌握全局情况，对战区情况了如指掌，他们获得的消息甚至比直接指挥军事行动的军一级司令官还灵通，当然要比布莱德雷集团军群的情报处更胜一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巴顿对局势的掌握是以他的“禁卫骑兵团”做后盾的。而那些看来鲁莽的命令和冒险的行动——则是以巴顿对战局的充分了解为依据的。那些缺乏主动性的人中也包括布莱德雷和他的部下，他们的情报在这阶段少得实在可怜（通讯器材不适用于布列塔尼战役的大规模远程突破和追击）。以至于布莱德雷如睁眼瞎子一样，经常制定出不合实际的作战计划。



战役进行到此时，令艾森豪威尔以及盟军高级指挥官不得不对巴顿另眼相看，他们都理解了巴顿在战役初期就提倡的战役目标，决心对“霸王”战役计划进行全面修改，把目标放得更远一些。他们终于认为，美军只需派少量部队进入布列塔尼，其主力的基本任务是向东推进，扩大在欧洲大陆的占领区。

于是巴顿便接到了布莱德雷下达给第3集团军的命令，要他除了攻取布列塔尼外，还要夺取马延和贡提那保之间60英里的马延河地带，并要抢占马延河彼岸的桥头堡，同时还要第3集团军保护昂热以西卢瓦尔河右翼。这一命令暗示着第15军和第20军已可以开始行动。于是巴顿便命令他的沃克部队留在马延河地区负责进行必要的拥护，然后催促斯利普向各个方向进发。第15军本应向东南挺进到马延河，但巴顿在8月5日告诉海斯利普说：“如果你得到向东北甚至向北进军的命令，请不要感到诧异。”这就是暗示第3集团军最终将越过拉瓦尔前进约50英里，到达勒芒。

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思想统一，使原先登陆后期没有章法的战役变得紧凑而有序，将士们的目标统一了，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大家将劲使到了一处。于是，“霸王”战役后期的战事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特别是巴顿，在解除了长期以来的束缚后，终于舒了口气，是充分发挥自己战术天才的时候了，他决心再干出一些令世人瞩目的战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霍奇斯将军的第1集团军对莫尔但地区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德军精锐的第11空降军、第84军和第47装甲军进行拚死抵抗，战斗打得异常艰苦。但在英国第2集团军发动的侧翼攻势的有力配合下，德军的右翼开始溃退，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巴顿立即发挥装甲部队的机动性和攻击性，迅速插进，长驱直入。8月6日，海斯利普的第15军抵达马延河一线，沃克的第20军到达卢瓦尔河。接着，海斯利普按照巴顿在8月5日下午4时40分下达的命令，指挥第15军自东南转向东进军，设法攻占了勒芒，与友邻部队将勒芒以北的法莱斯地区的德军合围起来，为彻底消灭该地德军创造有利条件。

在布列塔尼，米德尔顿第8军的第4装甲师在伍德将军的领导下，于8月6日攻占了位临海滨的瓦恩和洛里昂一线，完成了切断布列塔尼德军退路的任务，此时，格罗的第6装甲师也即将攻下布雷斯特。在这种情况下，巴顿命令第8军用3个步兵师配合格罗的装甲部队猛攻布雷斯特（9月18日，第8军在耗费了10天时间，付出伤亡1万人代价的情况下，终于占领了布雷斯特）。布雷斯特眼看就要失守，布列塔尼的德军在前有大兵压境、后无退路的情况下，已完全失望了，于是他们便将大部分阵地拱手相让，德国人有组织的抵抗已经不复存在了，在短短的时间里，布列塔尼大部分地区便获得了解放，残余之敌犹如过街老鼠，仓皇逃进几座孤立的海港城市。8月6日晚，巴顿认为布列塔尼对“霸王”战役的新计划已失去了战略意义，便把肃清残敌的任务交给了第8军军长米德尔顿，自己抽出身来为下一场在法国腹地的战斗做准备。这时，巴顿感觉到法国的全部解放已近在眼前。

## 第八章 法莱斯厮杀

赌徒希特勒的疯狂冒险  
谁布天罗地网  
艾森豪威尔指责蒙哥马利  
巴顿自行其事，越过英美战区分界线  
布莱德雷失策  
历史不能假设

公元前 216 年，迦太基伟大的军事统帅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采取中路牵制、两翼迂回的战术，以劣势兵力歼灭了狂妄的罗马大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此以后，坎尼之战成了人类军事史上的辉煌战例，并为代代军事家所仿效。历史发展到 1944 年 8 月，盟军在法莱斯地区遇到了可能重演坎尼之战的良机。

时值 1944 年 8 月 6 日午夜，盟军在法国境内的进展一直十分顺利：克里勒的加拿大第 1 集团军已做好对法莱斯公路进攻的准备；登普西的英国第 2 集团军已占领了诺曼底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地蒙特·潘松，正在向孔代和阿让唐推进；霍奇斯的美国第 1 集团军集结在大昂布里埃尔和圣普瓦，一部还进入了维尔市；巴顿将军所辖第 3 集团军格罗将军的第 6 装甲师已进入攻击布雷斯特的距离之内；梅肯将军的第 8 步兵师已逼近圣马洛要塞；伍德将军的第 4 装甲师已攻占瓦恩，正向洛里昂挺进；海斯利普将军的第 15 军主力已渡过马延河，正向勒芒迅速挺进；保罗·巴德少将的第 35 师正向沃克将军的第 20 军靠拢；威奇将军的第 79 师差不多已到达拉瓦尔，在阿夫朗什以南盟军的补给线上至少有 12 个师在推进。

德军正在节节败退。

但就在此时，巴顿的情报处长科克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敌人的大规模反攻已经迫在眉睫了。就军事常规而言，面对占绝对优势的盟军的大举进攻，德军即使不全面撤退，至少也要收缩战线。而刚愎自用的希特勒此时就像一个输掉了血本的赌徒一样，完全丧失了理智，制定了一个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莫尔但反攻战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是希特勒在他远离吃紧的西线 1000 英里的东普鲁士的司令部里琢磨出来的，他认为巴顿的第 3 集团军战线拉得太长，有隙可乘，就像火光吸引着飞蛾一样，他命令德军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反攻，第 7 集团军突破莫尔但与阿夫朗什之间的美军战线，向前推进到海边，一举歼灭被切断退路并困在布列塔尼的美军部队。

反攻计划制订好后，希特勒高兴得忘乎所以，他把它描绘成“空前绝后的、全面扭转战局的天赐良机。”他确信，盟军推进神速的登陆给他造成的全部危局到 8 月 10 日就会化险为夷。并狂妄地认为：这一攻势一定能够粉碎盟军的“霸王”行动，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胜利。而实际上，希特勒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孤注一掷的疯狂冒险，正如他在给部下的电话中所说的：“向敌军完全暴露的地区发动进攻，要不惜一切代价，这是唯一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对于德军的前线指挥官来说，希特勒的计划无异于让他们自投罗网，加速自身的毁灭。8 月 3 日，当冯·克卢格元帅接到元首的命令时，他万分绝望。他认为这个计划过于好大喜功，根本无法实施。正如冯·格斯多夫少将所指出的：“这就是一个对前线局势一无所知，却又自认为有权在东普鲁士

裁判局势的最高司令官制定的最高决策。”

8月3日上午8时35分，冯·克卢格打电话给约德尔将军，向他吐诉了自己的忧虑。但到了11时，他就不再对元首的无上睿智提出任何质疑了。

冯·克卢格本是个有才干的军人，但他软弱而腐败。他从希特勒的私囊中捞取大批现金补给，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对希特勒死心塌地，唯命是从，所以不管他心里如何看待希特勒的命令，但还是马上执行。他把所有的装甲部队集中到左翼，以贯彻希特勒的战略意图。他认为，德军第7集团军前线的一个巨大缺口可以重新堵上；在南方还可以建立起一条新的战线；而西线的巩固似乎也指日可待。

偏偏巴顿不断给他制造麻烦。美国第3集团军突入布列塔尼，攻占雷恩，直抵维特雷、夏托布里昂堡和雷东。然而，这时的冯·克卢格却作起白日梦来了。他恍惚觉得美军的这次进攻反倒是件好事，认为这只会把更多的美军送到他的手中，任凭他切断后路，一举歼灭。

巴顿怀着矛盾的心情关注着战局的发展。他一面以三寸不烂之舌来对付布莱德雷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诫，一面继续在他那分散的战线上开展大部分作战行动，甚至还部署了袭击昂热等新的目标。但为以防万一，他命令第80步兵师、法军第2装甲师和第35师在圣希拉尔附近待命。

8月7日清晨，德军的进攻开始了。德军左翼第116装甲师的攻势一开始就严重受挫，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德国第2装甲师的一个纵队向美军阵地发起猛攻，推进了数英里，随后便被美国第3装甲师迎面挡住了去路。德军第1、第2装甲师向美军第7、第19军的接合部发起猛攻，突入美军阵地，越过莫尔坦，扑向儒维尼和勒梅斯尼尔——托维一线。到了中午时分，原来遮天蔽日的浓雾逐渐散去，露出了万里晴空，盟国空军开始发挥威力了，很快，天空中布满了英国的“飓风式”和美国的“野马式”飞机，它们轮番向德军的坦克、战车和步兵部队猛烈轰炸。德国的防空人力脆弱到了极点，地面部队几乎得不到防空炮火的掩护，损失极其惨重，到处都是被炸毁的车辆和德国人的残肢断臂，德军的士气一落千丈。德军的第47装甲军参谋长向冯·克卢格汇报时说：“敌人轰炸机的轰炸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我军从未遇到过这种规模的空中轰炸。”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同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精确的火炮和坦克炮火的支援下，步兵以压倒优势阻止了德军的进攻，与此同时，后续部队也源源不断地开到前线。

8日，德军继续向纵深穿插，美军第1集团军却在各条战线上岿然不动，而第2装甲师则开始在莫尔坦对德军进行反击。到了11日，德军的进攻已成为强弩之末。12日，美军已彻底挫败了德军要突破美军阵地，直抵阿夫朗什的企图，并开始收复失地。

巴顿在德军反攻的过程中，从未放慢或停止过他自己的军事行动。8月7日，当德军突破了第1集团军阵线时，他硬逼着海斯利普进击勒芒。8日，他派第79师进入该城。这天，当他碰见布莱德雷并得知“德军反攻所造成的危险已经过去”时，他立即赶回指挥所亲自写下了一道著名的命令——第15军对阿朗松—塞厄斯一线发起进攻战。同时又命令一周前抵达法国的雅克·勒克莱尔少将的法国第2装甲师行动起来夺取塞厄斯——卡鲁热战线，并准备迎接更大规模的战役。在巴顿精神的鼓舞下，部队行进得非常迅速，只用了两天时间，第15军就越过了马延河，先后攻克拉瓦勒和勒芒，第20军也到达了卢瓦尔河。这时，巴顿又下达了一道新命令：改变进攻路线，挥师北上。

巴顿的作战意图非常明确，他要利用德军发动正面进攻之机，对敌实施侧翼迂回，歼灭德军主力。

其实，早在盟军领导人都在关注莫尔坦战役的时候，巴顿的目光就越过了莫尔坦，他正在构思着一个更加大胆的作战方案。当然，巴顿并不是唯一看到这一良机的人。在稍晚一点的时候，除了巴顿外，至少还有两个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是蒙哥马利，一是布莱德雷。

在莫尔坦战役爆发之后，蒙哥马利制定了一个“大纵深包围歼敌”的计划。即正面的盟军牵制住法莱斯和莫尔坦的敌军，盟军两翼对敌实施迂回包围。巴顿的第15军作为追击的先锋，占领勒芒后向北推进，在左翼推进的加拿大部队此时向南朝法莱斯和阿让唐推进，与巴顿的第15军会合，封闭德军的退路。蒙哥马利认为，如果德国人僵死地执行希特勒的反攻计划，在原地呆上3天，巴顿就能与加拿大部队在法莱斯和阿让唐对接，那么，德军大规模被歼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因此，他要求美国第12集团军群将右翼部队调头向北，全力向阿朗松推进，同时命令加拿大第1集团军和英国第2集团军人速向法莱斯推进。

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布莱德雷是在8月7日才意识到这一机会的，他通过研究战局变化得出结论说：“德军由于发起这场进攻，反而招致了盟军从南北两方包围的危险”。但他反对巴顿和蒙哥马利的远距离迂回包围计划，主张采取更为简捷的“近距离合围”战术。布莱德雷对待这一战役的谨慎态度，主要是出于严格的军事专业上的考虑。原因之一是他的情报处跟不上战局的发展，得出的结论和对情况的分析远远不如亲临战场的基层指挥官。原因之二是后勤供应的严酷现实迫使他长时期抱着总计划不放。后来通过交涉和进一步研究，他基本接受了蒙哥马利和巴顿的方案。决定：由正面部队继续牵制德国进攻部队，由左翼的加拿大部队推进到法莱斯，并抵达阿让唐，再命令攻占勒芒的海斯利普调头北上，与加拿大部队在阿让唐汇合，以形成瓮中捉鳖之势。

事隔多年之后，在关于美军掉头向北，包围德军的这一行动计划应该归功于谁的问题上，人们发生了争论，蒙哥马利在一系列著作中宣称：全部荣誉非他莫属。布莱德雷则坦率而坚定地指出，计划出自他的手笔。只有巴顿保持了沉默，因为此时他早已不在人间了。但历史记录表明：早在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前，巴顿已经在战场上实施这一作战意图了。但巴顿确实没有制定过这样一份作战计划，因为这不是他的职责，所以战役结束后，当一位战场记者向巴顿提出“法莱斯围歼战计划到底是谁制定的”问题时，巴顿的回答既简要又肯定：“是布莱德雷，他是我的上司。”

为了使盟军更好地协同作战，贯彻实施围歼德军的计划，8月8日，艾森豪威尔将盟军司令部迁往诺曼底，直接参与战役的指挥工作。

所有的这一切表明，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在部署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原来的部署是准备向塞纳河进军，但新计划要求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都转而北上，进击弗莱尔和阿尔让当。美军集结在从莫尔坦到东夫隆和从卡鲁热到塞厄斯的分界线上，构成钳形攻势的南翼。英军则自北向南，在但施布雷和法莱斯之间构成钳形攻势的另一翼。

作为构成钳形攻势南翼的第一步，布莱德雷将军给巴顿的命令是：“沿阿朗松—塞厄斯轴线向塞厄斯—卡鲁热一线挺进，准备朝阿尔让当方向，在敌军侧翼和后方与其展开进一步的战斗。”阿尔让当则定为巴顿推进的外侧

界限。

巴顿于8月9日接到布莱德雷的命令。他接到命令时很高兴，但读起来他的心情却很复杂，这本是他自己的主意，在前一天的上午，巴顿向布莱德雷大讲特讲他的这一战略意图时，布莱德雷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但命令却是以布莱德雷的名义下达的，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某种打击。另外，他认为布莱德雷的计划过于保守，由于包围圈小，很可能使战场拥挤不堪，使坦克部队失去回旋的余地。但不管怎样，使巴顿聊以自慰的是，布莱德雷总算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自己的作战意图终于可以实现了。

巴顿立即给海斯利普的第15军下了一道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命令：

沿勒芒——阿朗松——塞厄斯轴线进行的下一阶段战斗的目的是：将迄今在沿英吉利海峡一线与盟军对峙的德军赶至巴黎和鲁昂之间的塞纳河边。根据此计划，你部要沿勒芒——阿朗松-塞厄斯轴线前进，目的是首先夺取塞厄斯——卡鲁热一线，包括塞厄斯和卡鲁热两城；现将第5装甲师和第79、第90步兵师及法国第2装甲师划归你部，供你部准备向纵深推进之用，你的使命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歼灭德军于你的前沿。

该计划忠实地执行了布莱德雷的作战方案，但在两个方面超越了原计划，而这些已顿式的语言中所暗示的意思，只有他的亲密部署们才能听懂。“准备向纵深推进”这句话是暗示，部队到达预定地区后，不要停止前进，应继续向阿让唐挺进，挥师法莱斯，与来自北面的加拿大部队汇合。“歼灭德军于你的前沿”的意思是“围而歼之”。巴顿正在巧妙地利用他独特的指挥艺术，为德军布下一个天罗地网。

接到巴顿的指令后，海斯利普心领神会，马不停蹄地向阿尔让当进发。第二天部队就抵达阿朗松和塞厄斯，并开始执行巴顿的命令。此时，对第3集团军这部分人马来说，是放开手脚大干的时候了。巴顿亲自随军前进。8月11日上午他离开了自己的指挥部，视察了设在勒芒东北方的第15军司令部，然后又巡视了第79师，第5装甲师和第90师，兜了好大一圈子。午饭后他去找勒克莱尔将军。勒克莱尔将军和他一样，也正在前沿巡视，尽管巴顿紧随其后，超越了谨慎的限度，但还是没有找到他。

法国人急于参战的勇气使巴顿为之兴奋，他热爱法国，这是他的第二祖国，法国的任何一件东西都会使他心感温暖，而在这次行动中，盟军把勒克莱尔将军指挥的法国第2装甲师编入巴顿的第3集团军，使巴顿如虎添翼。

勒克莱尔是一名勇敢坚毅的法国军人。他曾在非洲作战过，指挥第2装甲师。1944年春，该师调往英国，在“霸王”战役中代表东山再起的法国军队。

第2装甲师全是青一色的美式装备，又在第3集团军中经过整训，于7月30日潜入法国，迅速越过海滨的沙丘，然后驰向故土的第一个村庄，受到家乡父老同胞的狂热欢迎和鼓励。他们急切地寻找杀敌复仇的机会，以恢复法兰西往日的光荣。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巴顿把它分配给第15军，还没有过24小时，海斯利普就报告说：该师“斗志昂扬，势如破竹”，正在痛歼德军。巴顿这时正要到前线去，他想起应该前去慰问法国的坦克手。

“科德曼”，他命令他的副官，“千万记住给勒克莱尔手下的小伙子们捎上一口袋铜星勋章。”

可是，勒克莱尔正在给他带来麻烦。

海斯利普将军的命令是要勒克莱尔在进军卡鲁热——阿尔让当的途中，

从西侧绕过埃库维森林，可他拒不服从命令，他的部队分三路纵队，从森林的两侧及中间穿过森林，虽然这样加快了他自己的行进速度，但却堵塞了美军第5装甲师的进军路线，致使后者推迟近6个小时向阿尔让当进攻。这段时间足够使德军急调一支部队进入突破口。对于这件事，第5装甲师师长奥利弗将军感到极其恼火，而巴顿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发脾气，他认为，法国人参加实战少，没有作战经验，应该原谅，况且现在又是在法国境内作战，必须加强与法国人的合作，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巴顿的北上部队与加拿大军南下的部队之间的距离还剩下约20英里，巴顿在作他的最后部署。

勒克莱尔已经插入卡鲁热，美第5装甲师已攻占塞厄斯。但加拿大军依然受阻不前。蒙哥马利对他们进展缓慢深感不快，他于8月11日打电话给克里勒将军，命令他加紧进攻，拿下法莱斯，并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务必迅速完全。”他现在是全力以赴，决心把德军包围起来，接着他又指示克里勒从法莱斯继续南下，与即将在阿尔让当停止前进的美军会师。那里是英美两个集团军群的分界线。也许是因为估计加拿大军终将抵达这里，所以蒙哥马利认为没有必要放宽通过边界线的控制，让美军进入他的地区。

与此同时，德军也逐渐意识到有可能被两翼迂回的盟军围歼。最先看出这临头凶兆的是一个粗野的巴伐利亚人泽普·迪特里希，他曾担任过希特勒的保镖，后来被调往党卫军，他的地位和影响都扶摇直上。现在已是中将，指挥着第5装甲集团军。8月13日上午，迪特里希用电话向他所属的集团军群参谋长汉斯·斯派德尔中将发出警告：“如果由装甲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据守的战线不立即后撤，如果不尽全力向东转移，撤出将要形成的包围圈，那么集团军群的这两个集团军就将报销。”

此刻已到了最后关头，为时已经过晚，就连落实迪特里希的建议也来不及了。所有的德军高级将领都估计厄运顷刻即会降临到包围圈内的德军头上。情况很清楚，单凭他们微弱的兵力，维持不了多久。

然而，这条防线居然守住了。

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正如布鲁门森指出的那样，德军之所以守得住，并非是由于它的实力，而是由于美军突然停止了进攻。

早在8月8日，当巴顿在圣詹姆斯首次与布莱德雷讨论这次战役的设想时，他就曾对蒙哥马利是否有能力在阿尔让当合上包围圈表示怀疑。布莱德雷那时还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同意巴顿的怀疑。几天以前，当蒙哥马利在第21集团军群司令部概述他的计划时，邓普西将军就曾跟布莱德雷打赌说，英军一定比美军先打到阿尔让当。他们对这次战斗似乎极为热心。

但是到了8月11日，巴顿看出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看来绝不能再坐失良机了。可能有10万或许更多的德军被憋在瓮中。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训示的那样，这是一个歼敌的大好时机，而不光是限于占领土地。如果把德军就地歼灭，他们就不可能到别的地方去作战了。巴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觉得不能再受战争教条的束缚，不管有没有蒙哥马利，有没有战区界线，有没有加拿大集团军。他拿定主意，决定自行其是。

当他视察第15军时，他对海斯利普将军说：“甭管蒙哥马利的什么战区界线。作好准备，在必要时，一直打到法莱斯的那一边去。我会给你下达命令的。”

海斯利普说，他没有足够的部队去实现巴顿的计划，尤其是奇取阿朗松

北部的东西向大道。巴顿于是立即动手，去增调部队。他命令沃克的第 20 军集结在马延——勒芒一线，然后向东北塞厄斯——卡鲁热一线猛攻，与第 15 军取得联系，等待新的命令。他把第 80 师的一个团留在勒芒据守桥头堡。他命令林塞·西尔韦斯特少将的第 7 装甲师从集结地区向进攻出发线后方转移，接着又打电话给伍德将军，命令他为第 4 装甲师可能东调做好准备。同时，他给布莱德雷打电话，请求调回第 35 步兵师，该师暂时配属于第 1 集团军，以协助阻击莫尔坦的敌军反攻。

8 月 12 日夜 11 时 30 分，海斯利普向巴顿报告，第 5 装甲师即将攻占阿尔让当。他还直接了当地指出，他尚没有进一步的使命。假如巴顿授权给他继续北进，他准备让第 5 装甲师穿过法国装甲师北上与加拿大军会合。

巴顿又给布莱德雷挂了电话，报告说：

“我们已有部队到达阿尔让当，让我们继续向法莱斯挺进吧，我们将把德国人赶回大海，再来一次由德国人扮演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布莱德雷回答说：“不行。不许越过阿尔让当。就地停止前进，构筑工事。赛柏特告诉我，德军正在开始后撤，你最好收紧包围圈，准备让他们来就范。”

赛柏特是布莱德雷的情报处长，陆军准将。他对布莱德雷说的关于德军后撤一事，后来成了一个战时严重的军事情报错误。布鲁门森在他事后的分析中写道：“由于错误地相信德国 19 个师的部队正在通过缺口向东溃退，布莱德雷认为德军有可能突破薄弱的美军防线。”

但是，海斯利普 1 个小时后得了回话。8 月 13 日 12 时 40 分，加菲转发了巴顿的命令：“向法莱斯方向慢慢推进，让后续部队跟上。路线：阿尔让当——法莱斯，包括你的战区界线在内。到达法莱斯以后，继续慢慢推进，直至与盟军部队会合。”

当天上午，第 5 装甲师在阿尔让当留下一支牵制部队，接着就开始缓缓向法莱斯进发。其时第 20 军正向夏尔特尔进攻，以期与第 15 军会合。巴顿此时正在设法为总攻拼凑预备队。

在北部，加拿大军距法莱斯还有 5 英里，现在缺口只有 15 英里宽了。美军及其盟军在德军的顽强抗击下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第 5 装甲师的一个侦察小组深入到离法莱斯只有几英里的地方。

可是，就在 1944 年 8 月 13 日上午 11 时 30 分，在圣詹姆斯巴顿的战场指挥所里响起了电话铃声。这是布莱德雷的参谋长利文·艾伦少将打来的电话。他通知巴顿，根据布莱德雷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第 3 集团军均不得越过英、美在法莱斯——阿尔让当地区的战区界线，第 15 军的推进停止在阿尔让当——塞厄斯一线。

这一消息对巴顿来说，好似晴空霹雳，他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脸色苍白地问：“这是开玩笑吗？”加菲认真地回答道：“不是”，加菲认真他说，“这是艾伦将军替布莱德雷传达的命令。”

事关重大，巴顿立即给设在库但塞斯的第 12 集团军群司令部挂电话，与布莱德雷交涉。艾伦接了电话。

“布莱德雷将军现在正在谢尔帕斯特”，他说。这是设在图尔尼埃尔附近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前线指挥所的代号。巴顿试图把电话打到那里去与他的上司取得联系，但布莱德雷出去了。他回头又给艾伦打了电话。

“听我说，利文。”他恳求这位参谋长说，“想办法替我找到布雷德，

让他重新考虑一下他的命令。还有，和蒙哥马利取得联系，跟他谈谈战区界线问题，他或许会同意让我们过去的。”

艾伦在谢尔柏斯特找到了布莱德雷，并转达了巴顿的请求。布莱德雷正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于是他将这个燃眉的问题提出来和这位最高司令官商量。艾森豪威尔正盼着合上包围圈，歼敌于囊中。

8月9日他曾写信给马歇尔将军说：“在我的紧急指示下，一切可能的兵力都调集起来歼灭对抗我军的敌军部队……，巴顿令其一翼急速前进，这一翼将从勒芒附近地带向东北急转，直到勒芒以西，向阿朗松和法莱斯挺进。”但现在他却犹豫起来了。当布莱德雷极力劝他反对第15军的推进时，这位最高司令就签署了停止前进的命令。于是，布莱德雷让艾伦告诉巴顿，他的请求被否定了。

与此同时，第12集团军群的作战处长富兰克林·基布勒准将往蒙哥马利的司令部挂了个电话，想替巴顿争取到英军方面的许可，让他越过阿尔让当。可惜的是没有得到英军方面的许可。

12时15分，巴顿又给艾伦挂了电话。

“利文，你听着，”他说，他的尖嗓门表明他的情绪很激动。“海斯利普现在已遵照指示到达阿尔让当——塞厄斯一线。他作了越线侦察。第15军继续追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跟布莱德雷说过吗？”

“说过了，乔治。”艾伦答道，“不过回答仍是否定的。”

接着，他又重复了那道命令。

他们挂断了电话。

巴顿转向加菲说：“为什么第15军要在穿过阿尔让当的这条东西线上停止前进？这必将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我要把我和艾伦将军这次谈话的速记载入《第3集团军战史》。”

星期日的下午2时15分，海斯利普接到了加菲上校转来的巴顿的命令，该命令指示他停止向北运动；不得越过阿尔让当；一切可能已进入法莱斯附近地区或阿尔让当以北地区的部队，必须立即撤回。

曾被海斯利普将军认为是将在“整个西欧战役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行动就这样被一道停止前进的命令断送了。1944年打败德军的机会首次受挫。

果然不出巴顿所料，就在第15军停止前进两天以后，大批溃不成军的德军从法莱斯以北的一个十几英里的缺口仓皇逃走，一个百年不遇的围歼敌军的良机就这样白白断送了。

导致布莱德雷下达这样一个错误命令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盟军指挥官在制订两翼迂回计划时，布莱德雷和蒙哥马利约定，以阿尔让当作为双方的界限，两支部队在这里完成合围。而战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两位指挥官谁也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采取应变措施。

其次，布莱德雷认为，如果允许第15军向法莱斯前进，会使该部队的战线突然加长40英里，使其两翼完全暴露给德军，很容易遭到敌人的打击，甚至被敌人拦腰截断。这体现了布莱德雷追求稳健的一贯军事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考虑安全因素而阻止部队前进有一走道理。但事实上，当时第15军并不存在这种危险，起码不存在大的危险。

再次，布莱德雷在8月14日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从英国情报系统“超级机密”那里获悉，法莱斯——阿尔让当口袋里的德军主力已经逃出包



围圈。因而他命令除留 2 个师在阿尔止当等候加拿大部队外，其余部队向东北方向追击德军。但事实是德军只到 16 日才开始撤退。19 日，加军和美军在尚布瓦会师，将德军 12 个师的兵力包围起来。但是此时美军主力已奉命向东北追击去了，封闭口袋的兵力过于薄弱，约 4 万人的德军于 20 至 21 日乘机在待兰和尚布瓦地区突围成功。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看，造成决策失误的主要因素来自主观上的错误判断，对此，布莱德雷应承担主要责任。对于他的这一致命弱点，巴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布莱德雷的座右铭是‘有疑则停。’”

对于这次失误，事后布莱德雷感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几天不能入睡。他知道，如果不是他下了两道错误的命令，美军部队早已实现了合围，法莱斯——阿尔让当口袋中的敌人定会成为瓮中之鳖，遭到覆灭的命运。可以想象，如果这一情况真的实现的话，那么，不仅法莱斯围歼战必将像坎尼之战一样名垂千古，法国人也可以用辉煌的胜利洗雪 1940 年的耻辱，而且战争在 1944 年结束也并不是天方夜谭。可惜的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怨天尤人终已晚矣。

## 第九章 塞纳河大包围

有人在窃取巴顿的荣誉

前面是巴黎！

包围圈成了屠宰场

法国部队进入巴黎，士兵们舒舒服服地躺在情妇的怀中

胜利应属于巴顿

在诺曼底登陆、布列塔尼之战和法莱斯围歼战中，巴顿及其第3集团军一路过关斩将，攻城夺隘，为解放法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出于保密等原因的限制，巴顿及其第3集团军始终是以秘密的身份参加作战的，各级战报和新闻报道中均不得提及他们的名字。这一保密工作做得如此到家，甚至连巴顿的夫人也很久时间没有得到巴顿的消息。但是，她对巴顿的性格和作战方式早已了如指掌，自从布列塔尼之战以来，她已经能猜测出巴顿的战斗方位了。她坚信，许多荣誉应该属于自己的丈夫。这一点谁也蒙蔽不了她的感觉。

其实，这种保密完全是人为制造的。它对整个战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敌人已经清楚地知道，是什么部队在向他们进攻，是谁在指挥这支部队。如果说保密工作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只能使美国及其反法西斯各国人民对巴顿及其部队一无所知。

就巴顿个人而言，他对这个问题看起来是满不在乎，但是，在他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日子里，却几次向布莱德雷提到“这件该死的保密规定把第3集团军的功绩全部掩盖了，我怎能使它保持高昂的士气呢？”对此，巴顿内心感到痛苦而压抑。

布莱德雷具有尊重客观的天性和办事公正的美德，他也感到此事做得有点太过份了，他认为：让巴顿和他的部队公开露面的时机已经到了。他趁艾森豪威尔在他司令部的机会，请求最高司令官取消对第3集团军保密的限制。但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这样做，他觉得巴顿露面还需要一段时间，应该让他再打几次胜仗，这样做既有利于战局，又能使巴顿挽回在国内批评者心目中的形象。但是，巴顿在国内的朋友和拥护者们早已不耐烦了，他们日益强烈地呼吁：立即给巴顿以应有的荣誉。他们认为，让巴顿在前方拼命地战斗，而让其他人窃取巴顿的光荣，这是极大的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终于做出了让步，同意公开第3集团军的番号。

8月14日，这一天是巴顿第3集团军在法国参战两周的日子，在例行的参谋会议结束时，巴顿作了一次小小的演讲，来纪念这个日子。他站在地图前面，这幅地图雄辩地说明了这个集团军在前一段战斗中的功绩。他说：“第3集团军自8月1日参战以来，从阿弗朗什以东推进了150英里，解放了法国大片土地。迄今为止，第3集团军比有史以来的其它军队都前进得更快、更远。”他要求部下在下一阶段战斗中要大力发扬这一作风，创造出更加惊人的成绩。

第一战役的第三阶段即将开始，第3集团军正在快速向塞纳河挺进，并以芒特——加西库尔和埃尔伯夫作为主要对象进行另一次大包围。按照巴顿的计划，第3集团军要日夜兼程地向东，即向巴黎的南、北两翼推进，以便在防守之敌对其战略要冲真正加强之前一举攻克。

此时，战局的前景对盟军来说似乎充满了光明和希望。但实际上，盟军仍然面临巨大困难，胜负还在未定之中。

在布列塔尼，由于布莱德雷阻止巴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德军，致使这里的敌人全部龟缩进布雷斯特等几座港口城市，负隅顽抗，使巴顿一支实力强大的部队即米德尔顿的第8军被牵制在这里。再加之法莱斯——阿尔让当缺口没有封住，使大批被围德军得以逃脱并参加了以后的战斗，这样，就给盟军下一步战斗造成了巨大困难。德军统帅部把法莱斯突围视作他们的一大胜利，因为他们充分看到了它的重要意义。

但所有这些都不能阻止巴顿滚滚向前的铁轮。1944年8月的西欧战局以巴顿的胜利进军而载入史册，即便是德国人，也对它进行了高度赞扬。他的部队有时在相距500英里的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并防卫卢瓦尔河一线485英里的侧翼，它在26天里前进了400英里，解放了47.829平方英里的法国土地。到8月26日，第3集团军使德军遭到的伤亡总数是：死16000人，伤55000人、被俘65000人。8、9月间，第3集团军平均每天俘获德军1713人。

由于部队行进得太快，以及缺少地图和对敌情的不甚了解，进攻部队的速度受到了影响。但第12军在吉尔伯特·库克少将的指挥下，在进攻行动的后一阶段仍能兵分两路稳步前进。一路径直向前推进，另一路经过沙托丹向奥尔良猛扑。日落前，他们来到奥尔良机场，遭到敌人反坦克和空中炮火的猛烈阻击。经过短暂的战斗，部队乘夜色攻入奥尔良市郊。第二天清晨，两个装甲团和第137步兵团分别从北面和西面破城而入，守敌仓皇逃窜。战斗刚一结束，奥尔良全城的居民便桶上街头，迎接解放者到来。他们载歌载舞，张灯结彩，使这座刚刚摆脱德寇魔爪的城市呈现出一派节日气氛。这一夜，当地的无线电台向全世界宣布：圣女贞德的城市被巴顿及其第3集团军解放了。

正当第3集团军阔步猛进的时候，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猛将巴顿，陷入了一场小小的人际关系中，第12军军长库克将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兵，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军人，还是巴顿的老朋友，深得巴顿的器重和信任。攻陷奥尔良之后，由于过度疲劳，库克突然病倒了，血压高得惊人，难以继续承担指挥任务。若在平时，巴顿对这类事情用不着多操心。但此时，巴顿将心比心，认为库克刚刚建立了功绩，其军事生涯正处在颠峰时期，在此刻剥夺他的指挥权对于一个军人来说肯定是十分痛苦的。忠实于朋友和体谅军人的尊严是巴顿的重要品格之一，他要尽其所能帮助库克。他利用战斗间歇，亲自与艾森豪威尔交涉，请求授予库克“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在此之后他才任命第9师师长曼顿·埃迪将军为第12军军长。

第20军向沙特尔的进军同样快速有力。8月14日，该军第7装甲师先是径直向德勒挺进，前进了15英里之后，立即调转方向向沙特尔全速推进，第二天，他们摧毁了德军的抵抗后进入沙特尔市郊，然后兵分两路，从西面和西南面向城内进攻。这一仗打得比较艰苦。驻守沙特尔的德国第1集团军司令谢瓦勒里将军把从诺曼底退下来的第48师和从南部来的338师组成战斗集群，与第1集团军一道加强了该市的防御，利用牢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炮火支援，准备决一死战。而美军第7装甲师对此一无所知，在第一天的遭遇战中失利，被迫退出市区。当天夜里，大批德军开来支援，进一步增加了守城的力量。鉴于这种情况，第20军于16日也重新调整部署，调集了大批炮兵部队支援，激战一天，终于夺占该城，俘敌2000余人，并占领了一个完好无损的机场。此时，第20军距巴黎只有50英里了。

与此同时，左翼的第 15 军也进展顺利。第 79 师直扑诺让勒罗特鲁；第 5 装甲师从阿尔让当向前迅速推进了 60 英里。16 日上午，第 5 装甲师已越过厄尔河，包围了德勒，德军为避免被围歼的命运迅即放弃该城，美军不战而胜。同日，第 79 师穿过诺让勒罗特鲁，在厄尔河对岸建立了坚固的桥头阵地。

这时候，通向巴黎的道路已经打通了，巴顿部队在厄尔河上占据了 5 座桥梁，他下属的 3 个军对巴黎已形成半圆形包围圈，最近处距巴黎只有 30 英里。巴黎近在咫尺，指日可下。巴顿热爱法兰西，解放这座被纳粹占领军玷污了的伟大光荣的城市，对他来说，既是一个触动他感情的问题，又是一个事关他个人荣誉的问题。因为 30 年前，他曾愉快地旅居此地。他早就盼望着亲自解放这座他所热爱的千年古城，完成这个令世人瞩目的神圣使命。在他心目中，征服巴黎是他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然而，艾森豪威尔将军则对于是否在此时解放巴黎颇费踌躇。从单纯的军事观点来看，结束巴黎被奴役的局面是不成问题的。巴顿在这片地区的 3 个军中的任何：个军，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巴黎。即使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基于后勤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决定推迟这一伟大的解放壮举。他担心，这个大都会一旦解放，在食物、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上，会使李将军的交通枢纽区的各种设施负担过重，美军战线的大大延伸，已经使它们非常吃紧了。由于巴顿的快速推进，在不到 4 个星期的时间内，盟军的供给线从诺曼底几乎延伸到塞纳河。由于德军的破坏和空袭，法国境内的几条铁路已无法正常运转，虽租用了英国 4 个卡车公司的车辆保障巴顿装甲部队的推进，但汽油紧缺等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在政治方面，艾森豪威尔预料同戴高乐将军会有一些麻烦，戴高乐与盟军的合作常常很不理想。

鉴于上述原因，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都主张暂时置巴黎于不顾，快速向东追击敌军，争取把德军主力歼灭在法国。据此，布莱德雷命令巴顿第 3 集团军继续向塞纳河全速推进，粉碎德军逃跑的企图。

巴顿大失所望，他的部下也感到十分震惊。但是作为军人，巴顿只有服从了。

8 月 17 日，巴顿的第 15 军从德勒向塞纳河推进了 25 英里，强占了芒特。在西欧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巴顿的装甲部队好象插上了双翅，风驰电掣般地向前狂奔。德军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第 7 集团军、第 5 装甲军的残部以及从诺曼底、法莱斯等地溃退下来的部队抱头鼠窜，纷纷退缩至莱桑德利和奎恩之间的塞纳河的渡口附近。

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实现对德军的最后包围，布莱德雷果断地下令：巴顿的第 5 装甲师立即沿塞纳河左岸调头向北，直奔卢维那，第 19 军则冲向埃尔本夫。当夜，心急如焚的巴顿在恶劣的气候下乘飞机来到布莱德雷的司令部，请求允许他在芒特渡过塞纳河，并在河对岸建立纵深 4—6 英里的桥头阵地，以便使车辆、坦克和重型装备安全地渡过塞纳河。布莱德雷对此非常满意，并命令他以最快的速度在芒特、默论、枫丹白露和特鲁瓦等地渡过塞纳河。巴顿很快就开始行动。

17 日夜间，芒特地区狂风大作，第 79 师强渡塞纳河；第 313 步兵团排成一字形沿一条水坝顺利过河，其余部队乘坐舟船携轻武器渡过。到了下半夜，第 79 师大部分人马已经渡过塞纳河。第二天，又出其不意地抢占了设在拉罗利的日集团军群指挥部，并向刚刚到达该地区的德军发起进攻。5 天后，一座能通过各种交通工具的桥梁便建立起来了。

20日拂晓，第5装甲师开始向西北方向推进，目的地是卢维那。德军一位普通的党卫军上尉军官，名叫沃尔的青年人在这一危急时刻，主动承担了阻止第5装甲师向前开进的任务。他设法集中数十辆坦克，组织防守几个渡口，然后又把第17装甲炮兵师和党卫军第1装甲师的残部吸收到他临时组织起来的部队中。尽管这算不上一支队伍，但他们利用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进行殊死的抵抗，把向卢维那进军的奥利弗将军的第5装甲师阻挡了达5天之久。与此同时，左翼的第19军开始向埃尔本夫进攻，战斗也十分激烈，直至25日，该军发动全面攻势，才将埃尔本夫全面占领。上述部队完成任务后，迅速撤回原防区，以便留出一条畅通的大道，让英国第2集团军来封闭韦尔农和莱桑德利之间的塞纳河地段。

在这些日子里，巴顿以他那“事必躬亲”的作风，为他的部队树立了榜样。士兵在他的鼓舞下，一往无前，克服了各种困难，将级军官在他的激励下，都亲临战斗。

21日，巴顿命令埃迪的第12军放开手脚，大踏步前进。其下属第4装甲师一马当先，绕过了德军固守的穆塔吉斯，直扑桑斯，迅速占领了该城。由于该部队进展神速，使桑斯的敌军毫无察觉，以致当美军进城时，竟然遇到了许多身穿假日礼服前来参观圣艾蒂安大教堂的德国军官。次日清晨，第4装甲师在塞纳河对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几天以后，穆塔吉斯的德军就被全部肃清了。25日，第4装甲师又推进了40英里，抵达特鲁瓦市郊。

在左翼，第20军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快速向默伦至蒙特罗一线推进。21日，第5师粉碎了德军在埃索纳河的顽抗，推进了40英里。22日，他们又与德军在枫丹白露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于23日抵达塞纳河畔的蒙特罗，并占领了渡口。在左侧，第7装甲师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默伦推进。

至25日，第3集团军在巴黎以南塞纳河的上游和特鲁瓦河段上占据了4个桥头阵地，并将芒特的桥头阵地交给了第1集团军。由于他们的进军非常快，以致把大批疲惫不堪的德国人甩在了身后。

德军方面指挥的糟糕是令人吃惊而难以置信的。这不光是由于希特勒的遥控干预造成的。这些德国将军们现在遇到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后援充沛和指挥有方的劲敌，他们就原形毕露了，远非什么超人。此时，德国人已经意识到了他们又一次面临着被围歼的危险，在整个8月下旬，他们拼命地往东撤退，潮水般地向塞纳河对岸涌去。但由于巴顿的迅速出击，占领了塞纳河上的大部分渡口，使德军重武器、车辆的撤退严重受阻。结果在奎恩的南面和西南面的两大转变处，挤满了等待过河的德军和车辆，盟国空军乘机对这两个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给德国人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炸死炸伤敌军数万人，击毁各种军车4000余辆，其中包括200辆坦克。但由于布莱德雷的总体部署出现了小的偏差，致使奎恩的缺口未能完全封闭，结果，约有2—3万德军又一次逃脱了覆灭的命运。

这次围歼战打得干净利落，十分精彩，巴顿的果断指挥和第3集团军的神速推进对战役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军事专家和各国舆论界的一致赞扬。但此时，巴顿并没有丝毫的轻松感，他仿佛觉得，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又要降临到他的身上，他已经看到了塞纳河以东广阔无垠的大战场以及从此地直捣德国心脏的伟大道路，他的目光又一次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人。

在解放法国的令人振奋的日子里，对于巴顿的第3集团军来说，已经没

有什么不能做到的事情了。胜利的喜悦激发了更高昂的士气，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巴顿及其第3集团军的名字和辉煌业绩，在英美法各国已经家喻户晓了。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伟大英雄。部队每到一地，欣喜若狂的法国人都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向他们送来无数鲜花、美酒和水果，人们高举青法兰西的三色旗和美国的星条旗，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

但不幸的是，就在法国人民欢庆解放的日子里，法国的中心和骄傲——巴黎，仍处在法西斯军队的铁蹄之下，饱受压迫和蹂躏。解放巴黎，始终是压在巴顿心头的一桩大事。但出于战略和策略上的考虑，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都主张尽量推迟解放巴黎的时间。然而，一个意外的事件却使盟军司令部很快改变了主意。

8月19日，在法国警察的支持下，巴黎爆发了自发性的暴动，法国爱国人士用武力夺取了巴黎的一些重要部门，德国占领军司令迪特里希·冯·肖里茨将军为了使巴黎免遭破坏和流血，同意与抵抗力量停火。但法国抵抗力量人士却担心，这很可能是德军的权宜之计，于是派了一名代表于8月23日潜出巴黎，要求盟军人速驰援。

面对这种情况，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不得不认真考虑进驻巴黎的问题。

如果从当时战场上的形势来看，指挥进入巴黎行动的最好人选非巴顿莫属。他是法国最好的朋友和全军最受敬佩的人，正是由于第3集团军的神速进军，才使得夺取巴黎的时机成熟，而且他所统率的部队也离巴黎最近。再加之巴顿又是整个盟军高层指挥员中唯一能流利他讲法语的人。还有勒克莱尔的第2装甲师特地被派到法国来执行解放巴黎这一光荣任务，它是隶属于巴顿的第15军的。盟军最高委员会早就做出决定，第一支进入巴黎的盟军必须是具有一个师兵力的法国部队。

然而，艾森豪威尔将军却挑选了杰罗将军执行这一任务。杰罗的第5军自8月19日晚7点30分帮助完成了法莱斯——阿尔让当的合围之后，便驻扎在离巴黎100英里的尚布瓦附近闲呆着，为了让第5军准备执行这项意想不到的任务，还需要做一番工作和调整。这样一来又引起了一些麻烦。

8月17日，这支法国装甲师从巴顿那里调出来，归属于杰罗。据解释说，勒克莱尔将军必须调归于更强硬的领导之下，因为他在巴顿手下一向不守规矩，而对法国的一切都喜爱的巴顿对他太放纵了。其实，勒克莱尔风度翩翩，极为干练，可以说是一个完美无缺、地地道道的军人，也是一个很随巴顿心意的训练有素的坦克手，他为了即将到来的荣誉流了多少血汗！现在，法兰西的甜蜜芳香，脚下的祖国大地，卡尔瓦多斯令人陶醉的夏天，遥遥在望的巴黎和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一切都使他如醉如痴，跃跃欲试。

只是勒克莱尔对第3集团军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与霍奇和杰罗的关系都很紧张，这两位美国将军不像巴顿那样同情法国的一切，他们对这位法国人的放荡不羁深感恼火，因而对待他的态度很苛刻，甚至是轻蔑的。勒克莱尔则指责这几位美国将军有反法情绪。他拒不接受调动命令，继续把自己当成第3集团军大家庭的一员。

8月25日，勒克莱尔的第2装甲师八面威风地开进了法国的千年古都巴黎，随即便被湮没在欢迎人群的鲜花、彩带和汽球的海洋之中。下午3时15分，在蒙帖纳斯车站举行了盛大仪式，德军守城司令冯·肖尔蒂茨正式向勒

克莱尔交出了这座受尽磨难的历史名城。

可惜的是，这个师的士兵一进入巴黎，就被融化在这座使人如痴如醉的城市里。由于巴黎热烈地欢宴和娇纵这些士兵，他们全都沉溺在一些私人的住宅里，在那里大吃大喝，躺在软床上舒舒服服地睡在萍水相逢的情妇怀中，忘掉了战争的艰辛和耻辱。再加之部队进入城区，没有正规的军营，有一支部队不得不安置在海伦大大的寓所里，他们受到海伦手下的姑娘们的殷勤接待，虽然不是一家人，却享受着这所宅第里的一切，直到被激怒了法国国内武装部队人员下令关闭海伦太大的寓所，因为她的这些妓女对德国佬也表现了同样过分的殷勤。

而此时的巴顿及其第3集团军，心中却充满着不平和难以言语的痛苦。他们为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做了一切准备工作，而当它到来之际，巴顿及其第3集团军却被完全排除在外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不过，时隔不久，巴顿却从三件事上得到了某种安慰和补偿。

第一件事是法国国内部队最高司令官皮埃尔·约瑟夫·柯尼希将军专程拜访了他，这位将军已被戴高乐将军任命为解放后的巴黎军事长官，他在去巴黎赴任途中，特地绕道来巴顿的指挥所，向这位美国将军致敬并表示谢意，这一番友好姿态使巴顿非常感动。

第二件事使巴顿失去平衡的心理基本得以恢复。第5军军长杰罗将军有点以征服者自居，他把司令部设在拿破仑陵墓附近的残废军人宫，把自己置于冯·肖尔蒂茨那种孤家寡人的境地，他在那里等了3天才通知戴高乐，他已做好准备把这座城市移交给法国方面。对方立即干脆地告诉他，他不必多费心，柯尼希将军已于8月25日就任这个新职，柯尼希对杰罗说：“自解放之日起，这座城市就已完全由法国当局接管了。”杰罗讨了个没趣，悻悻而返。巴顿得知此事后说：“老柯尼希干得好！”

最令巴顿高兴的是第三件事。杰罗不像巴顿那样热爱和同情法国，他对勒克莱尔十分轻蔑和苛刻，引起了勒克莱尔的厌恶。勒克莱尔十分怀念巴顿，继续把自己当成第3集团军的部队。在进入巴黎后，他们逢入便讲：“我们是巴顿的第3集团军。”因此，英国BBC广播电台把巴黎解放的功劳完全归功于巴顿及其第3集团军，这使巴顿感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满足，他颇有感慨地说：“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善有善报，如果不是有人不让我干，我本来是可以拿下这座城市的。”

第3集团军的确有3个人进入过解放的巴黎，但他们仅仅是路过停留一天。其中有科德曼上校，加入军队前是波士顿皮尔斯公司的葡萄酒进货员；邦尼·卡特上校，过去曾在旺多姆广场经营摩根银行的巴黎分行；还有他们的司机，一位名叫肖尔德的下士。他们偶然遇见了戴维·布鲁斯上校，他正领导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巴黎小组在执行一项绝密使命。当他认出坐在里兹牌汽车里彬彬有礼的科德曼上校时说，“噢！是你呀，查利，现在我明白一切都正常了。”由此可见，巴顿及其第3集团军在盟军中的威望了。

虽然韦尔农和鲁昂渡口附近的战斗直到8月底才最后结束，但巴黎的解放实际上标志着诺曼底战役正式结束了。在1944年8月的战斗中，巴顿及其第3集团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他们现在正以更加高昂的士气和百倍的信心等待着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向德国的心脏地区发起伟大的进军。正是：三军待发，直指德寇心脏；扭转乾坤，巴顿再做先锋。

## 第十章 蒙哥马利暴跳如雷： 美军已经出够了风头，该轮到我了

巴顿与蒙哥马利的计划不谋而合  
巴顿的坦克爬不起来了  
马勒处长号召士兵偷汽油  
巴顿灵机一动使巧计，军用物资滚滚来  
巴顿：我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德军，一个是自己的上司  
艾森豪威尔和希特勒都发出了“制止巴顿”的呼声  
巴顿面临的一场惨不忍睹的血战

塞纳河围歼战役后，盟军大部兵力已提前 15 天囤兵塞纳河边，被占领的滩头阵地也十分坚固，此时，“霸王”战役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盟军将如何行动？究竟是让盟军在塞纳河边停止前进，进行修整；还是让盟军冲过塞纳河去，将战线推向东面 250 英里德国境内的莱茵河。这个关键的问题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英、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有些甚至以争吵来解决问题。几经波折之后，盟军最高领导人才统一认识。但就在盟军犹豫不决之时，希特勒又收拢了老弱病残，不堪一击的德军，在原先空无一人的“西壁”（齐格菲防线）又重新布置了兵力，抵抗美军的进攻。盟军失去了乘胜追击，一举攻占柏林的机会，使本应在 1944 年夏末就该结束的战争，拖延至 1945 年秋，战争整整延长了一年时间。这件事使巴顿十分恼火，因为在盟军攻到塞纳河岸边之前，他就看清了整个战场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秋雨来临之前，就在欧洲赢得战争胜利的计划，他自己将这一计划称为“必胜的计划”，而这一计划却由于盟军高层领导人的阻挠，未能实施，使盟军痛失良机，这怎能不使巴顿恼火和失望。

当巴顿听到伍德开进桑城的消息后，他不禁为伍德的快速挺进而暗暗叫好，于是他决定去奥尔良以东 70 英里塞纳河畔的桑城，同部队见见面。在桑城，他颁发了一批铜星勋章，以鼓励将士们的士气。就在巴顿与将士们同庆之时，巴顿脑海里迅速拟就了一个大胆而带战略性的计划，他激动得不能自抑，迅速离开桑城赶往拉瓦尔附近的伊格尔·塔克布莱德雷将军的前线指挥所。

见到布莱德雷后，巴顿向他详细说出了他拟就的“必胜的计划”，巴顿的计划是以第 3 集团军 3 个军的力量迅速渡过塞纳河，向东挺进，穿越故人空虚的“西壁”直抵莱茵河，尔后直捣柏林，力争在今年秋季来临之前，在欧洲战场赢得战争的全面胜利。

布莱德雷听完巴顿的计划后，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此时布莱德雷的想法与巴顿的想法基本上是相同的，他的计划只不过与巴顿有一点点出入，那就是他认为此战役美军应投入两个集团军中的 6 个或 7 个军，而不是巴顿认为的 3 个军就足够了。

同时，布莱德雷和巴顿在指挥所里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布莱德雷告诉巴顿，盟军最高司令部原打算按“霸王”战役原先的计划，在德军退到塞纳河另一侧组织防御后，驻兵塞纳河边，进行几个星期的休整，以补充兵力、弹药、汽油和装备，并建立从瑟堡和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各个港口到塞纳河畔的后勤补给线，然后再向德军大举进攻。但由于战局的进展令人出乎意料，德军在诺曼底战役中败得很惨，仓皇撤至塞纳河边，德军的撤退几乎演变成



了溃退，一片混乱。这时，盟军最高司令部领导人也认为在塞纳河畔与德军对峙的计划已经不合时宜了，尽管受到后勤供应的限制，盟军也还是应该快速跨过塞纳河，义无反顾地穷追猛打，以便使欧战尽快结束。但是以后，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产生了分歧。蒙哥马利建议由他指挥的3个集团军（两个英国的，一个美国的）向鲁尔河方向阿登以北实行一路进攻。第四个集团军，也就是巴顿的第3集团军，留在默兹河边坚守阵地。此计划蒙哥马利的真实用意就是不让你和我亲自参加和指挥最后的战事，以使自己在最后时期，捞足政治资本，获取最高荣誉。我的计划是一路进攻，但前提条件是美军担任主攻任务，并向东直线进攻，但在目前看来很难实现这一意图了。所以我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转而支持艾克的计划，建议分两路进攻。从第3集团军抽调：一个军给蒙哥马利，而不是蒙哥马利建议的1整个集团军，来支援他进攻鲁尔区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你的第3集团军将发动第2路进攻，由第1集团军剩下的几个军支援，美军将越过莱茵河，到达曼海姆、卡尔斯鲁厄和威斯巴登。这样艾克便可指挥盟军所有部队（若按蒙哥马利的计划行使，蒙哥马利便可指挥盟军所有地面部队，艾克便被架空了），现在这两种互相对抗的计划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就连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卷进了这场争执。现在就看艾森豪威尔的了，我马上就要飞去见艾克，迫使他在这两种计划中作出抉择。其实这是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的选择，因为一个计划主要是由美国出力，另一个计划基本上是让英国来承担。

巴顿对布莱德雷告诉他的事十分感兴趣。他原以为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头头们会按计划命令部队停在塞纳河边休整，同时布莱德雷也会赞成休整，然而现实却使巴顿大喜过望。后来，巴顿在雨中把布莱德雷送到简易飞机场，并祝他的计划能取得成功。这时巴顿感到布莱德雷似乎是自己最亲密的挚友。

送走布莱德雷后，巴顿回到自己的指挥所，他感到十分不安，他预感到艾克的决定可能会使自己通过“西壁”到莱茵河的计划搁浅，同时他也感到东进光靠自己现在手中的几个师的兵力也是不行的，于是，他又在大脑中筹划了一个替换计划。后来他赶到布莱德雷的指挥所，对艾克说：“利文，如果艾克命令我北上援助蒙哥马利，那么第20军就从默伦和蒙特罗去，第12军可以从桑城去，这比任何其他部队都更快速。我们向博韦前进，中途可与第4师会合，他们明天就可以到达巴黎的南部，然后得到第79师，也许还有第5装甲师的支援，让他们在芒特渡河。我们到达博韦之后，可以沿河平行前进，使塞纳河向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开放。而且，我们在芒特渡河运送供应物资，可以减少现有运输量的一半。”

离开布莱德雷的指挥所，巴顿来到自己的指挥所，他召集负责制定计划的人员说：“我们打算做蒙哥马利还没有做过的事——不让德国兵逃跑。我不会坐失良机，听任德国兵在我面前组织起来。我们要攻打敌人的防线，同时向北进发。”

巴顿原本是支持蒙哥马利的计划的，因为他俩的计划有不谋而合之处，他与蒙哥马利的计划都主张不停顿地渡过塞纳河，大刀阔斧地实行“一路突破”战略。但不同的是，蒙哥马利主张在北路发动主攻，且由他来指挥盟军所有的地面部队，而巴顿则从自己的实际地位出发，希望能从第1集团军得到一个军的兵力支援，由第3集团军在南翼向东实施主攻，盟军地面部队由自己全权指挥，现在巴顿从国家利益出发，决定同布莱德雷站在一边，支持

艾克的两路进攻计划。巴顿后来的替换计划就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的。

8月25日布莱德雷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回来，并没有给巴顿带来什么好消息。他告诉巴顿，艾克仍然在考虑那两个互相对立的计划（即蒙哥马利的一路进攻的计划和艾森豪威尔自己的两路进攻计划），但他已决定马上越过塞纳河。

此时，布莱德雷命令霍奇斯率第1集团军在默伦和芒特通过巴顿的工兵部队修建的桥梁越过塞纳河。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法国北部城市里尔被选定为第1集团军进攻的总方向，蒙哥马利正计划朝这个方向猛攻。

巴顿此时已收回了第15军和勒克莱尔的第2装甲师，这使他的部队增加到7个师——3个装甲师、4个步兵师。巴顿接到的命令是率第15、20和12三个军向梅斯——斯特拉堡方向前进。这离巴顿的“必胜计划”有很大的距离，但巴顿对所分配的任务还是比较高兴的，因为这个方向是巴顿计划中的一部分。

这个命令对于布莱德雷来说真是颇费心机。它不仅满足了蒙哥马利的要求，也满足了巴顿的要求。同时，他在以后的日子里还可以根据艾森豪威尔最后确定的计划，随机应变，向北或向东都可灵活自如地发动进攻。

接到布莱德雷的命令后，巴顿便命令所属部队向梅斯——斯特拉堡方向快速推进。巴顿此时又进入了紧张的战时状态。

8月26日，巴顿正驱车到达巴黎近郊蒙特罗附近第5师的指挥所，随行的有一批通讯部队的摄影记者，他们的任务是要拍摄一部名为“和巴顿将军共同度过的一天”的影片，他们奔前跑后，异常繁忙，巴顿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同摄影记者的配合非常默契。在第5师指挥所，巴顿向欧文将军致意，祝贺他在塞纳河畔取得的辉煌成果，并向几十位战斗英雄授予“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表彰他们在8月23日同德军的激烈战斗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巴顿本人非常重视荣誉，视它为生命，所以他非常重视向勇敢的军人授予勋章和荣誉，并大力宣扬他们的英雄事迹，以此激发全体将士的荣誉感。在战役初期，巴顿就命令第5师搭乘坦克前进。坐坦克既受颠簸又受约束，一点也不舒服，所以第5师当时是怨声载道，巴顿告诉他们：不管乘坐坦克是否舒服，但每个士兵每天可以前进50英里，而步行只能走20英里。现在，第5师的士兵们看到的铁的事实证明，巴顿说的是对的，他们明白所获得的荣誉是巴顿给予的。

而后，他驱车驶向默伦，去视察第7装甲师。默伦在塞纳河畔，位于一个长长的V字形的河弯顶端，那里的河面差不多有300英尺宽。西尔维斯特将军的坦克、炮兵就要从那里通过一架浮桥渡河，去增援前一天装甲步兵攻占的还不够稳固的乐岸桥头堡。

到8月25日，第3集团军就已攻占了巴黎以南默伦和特鲁瓦之间的塞纳河上游的4个桥头堡。巴顿全部视察了这些地方。

第3集团军在大踏步前进，他们在攻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蒂埃丽堡后，又向维特里勒弗朗索瓦、马恩河畔的夏龙和兰斯方向突进。8月28日，第3集团军到达阿弗朗什以东250英里的地方，离德国边境的苏尔兹巴赫还不到150英里。

到目前为止，巴顿的军队伤亡总数为18239人，其中只有1930人死亡，非战斗人员有5414人，这些伤亡人数对所取得的战绩来说付出的代价是极低的。这使巴顿感到非常欣慰，因为巴顿平常就强调：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消灭

敌人，保存自己。第3集团军的猛烈进攻使德军的抵抗变得零零散散，慌乱不堪。在遇到德军抵抗的许多地方，第3集团军一般都很容易把他们击溃和迫使他们撤退。即使如此，巴顿仍感到不过瘾，于是他要求部队还要加快推进速度，如出击的拳头一样，给德军的防线予以痛击。

28日上午，布莱德雷来到巴顿的指挥所，同巴顿商讨第3集团军的进军路线。布莱德雷命令巴顿向东朝莱茵河上游的马恩挺进，不让巴顿的进军路线向东伸得太远。而巴顿一直将向德国边境进军视为心中向往的目标，在他一再坚持下，布莱德雷勉强同意了巴顿向默兹河上的凡尔登——康麦斯一线挺进。征得布莱德雷同意后，巴顿便立即行动，让他的集团军向默兹河进发，因为他担心布莱德雷会改变主意。他派盖伊将军到沃克将军那里，命令第20军向凡尔登进军。然后他到埃迪将军那里命令第12军向康麦斯进军。

28日下午，就在巴顿部队通过蒂埃丽堡渡过马恩河，快速挺进至宽阔的平原地区，准备全部渡过默兹河时，巴顿遇到了两个令他头疼的问题，首先，由于蒙哥马利的部队要在图尔奈实施空降，这一行动占用了为巴顿运送物资的所有飞机，使第3集团军的燃料和物质供应日益吃紧。28日应该供应给巴顿部队的14万加仑的汽油没有运到。巴顿的第一个反应是想打电话给布莱德雷。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指挥所与第12集团军群只有无线电联系，巴顿担心德国人会监听电话，知道他们汽油短缺的情况。第3集团军由于缺乏急需的汽油，有的部队已停止了前进。其次，由于战线日益拉长，巴顿部队的右翼充分暴露，而原来确定保护右翼的法国第2装甲师的官兵们，此时正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大吃大喝。巴顿的第12军第35师早已超过了换防的时间，但仍不得不继续留下来守卫右翼，巴顿非常需要勒克莱尔的法国师去替换第35师。但却迟迟未见法国第2装甲师前来报到。巴顿对法国第2装甲师的行为大为恼火，他向布莱德雷提出抗议，最后在布莱德雷的强有力的干预下，第2装甲师于一周后终于赶抵前线。

28日晚，巴顿接到情报主任科克上校的报告，报告中写道：“尽管德军存在各种使之瘫痪的因素，如通讯遭到破坏，组织陷入瓦解，人员装备损失惨重，但是它仍然能够维持一条坚固的防线，对其战术形势能全面控制。德军的撤退虽然仍在继续，但还不能算是溃败或大规模崩溃。最近几天有新的证据表明，尽管敌人在作战中存在巨大的困难，但是它仍能向作战地区投入新的兵源，并能从其它战线调来一些作战部队。可以预料，德军会继续打下去，直到被消灭或被俘虏为止。”巴顿不大赞同科克的估计，他读了这份报告之后对科克说：“经过对形势的仔细研究，我觉得任何地方都不存在针对我们的真正威胁，只要我们不为假想的危险去担心。”

最后，巴顿将艾森豪威尔将军情报处的一份形势报告丢向科克，让他仔细地看看。在报告中，艾森豪威尔的情报处长肯尼思·斯特朗少将毫无保留他说：“8月的战斗已成定局，敌人受到了应有的打击。两个半月的鏖战，最终使德国人血流成河，其规模之大，即使对于胃口大的德国人来说，也是够吃的。德军已不再是一支象样的军队了，他们成了一群散兵游勇，他们组织涣散，士气不振，缺乏武器和装备，结束欧洲的战斗已为期不远，几乎是近在咫尺了。”

的确，巴顿是赞同斯特朗少将对形势的估计的。因为他看到在第3集团军进攻的沿途，德军已成惊弓之鸟，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有些人甚至主动向美军缴械投降。他们决不愿落入法国人之手，因为许许多多法国人正怀

着刻骨仇恨追杀那些曾经无情践踏和凌辱他们父母及兄弟姐妹的罪恶累累的德国兵。德军的零星抵抗主要是在河流的重要渡口处，但力量极为薄弱，多数都只有一两辆坦克，几门火炮，几十名步兵，他们在盟军强大军队面前，如风卷残云般很快便烟消云散了，此时，巴顿看到德军在“齐格菲”防线之外，已放弃了积极的抵抗，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他认为正如斯特朗少将报告中所说的，德军的防线已经彻底崩溃。

此时，巴顿认为：只要美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奇兵，定可一举突破“齐格菲”防线，将东西战线相联结，在44年秋季来临前结束欧洲战争。但就在巴顿全部部队准备在德人摧毁大桥之前强渡默兹河直捣“西壁”的节骨眼上，巴顿的部队没有得到应该送到手中的14万加仑汽油，部队已基本停止前进了，他怒不可遏，大声诅咒蒙哥马利，并向布莱德雷提出抗议。即使如此，也无济于事。

艾森豪威尔将军此时并没轻信他自己情报处的乐观预测。他不承认德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他预测军队还将遇到相当艰苦的战斗，他说：“尽管德军失败了，但是他们已把大批军队撤回默兹河彼岸。”因此，艾克此时并不同意巴顿的第3集团军在强渡塞纳河后，成为盟军的主攻方向，迅速对“西壁”发动进攻。他仍坚持自己的两路攻击计划。

巴顿从艾克对形势的估计上看出，自己的“必胜计划”必将遭到厄运，这使他肝胆欲裂，失望之极。

8月29日，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两个对立的计划已经到了爆发危机的关头。此时已是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出决定的时候了。这一天，盟军最高司令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蒙哥马利再次坚持他的观点，要所有的盟军部队集中力量向北挺进，穿过亚眠和布鲁塞尔到达鲁尔。他的一路突击的计划是：由他统帅4个集团军，向东北方向一路出击，歼灭加莱地区的德国守军，在比利时建立庞大的机场网，夺取安特卫普和鹿特丹，摧毁德国的导弹发射场，占领鲁尔工业区，直捣柏林。它的路线几乎是巴顿“必胜计划”中提议的进军路程的两倍。但他却强调只要把盟军全部地面部队归他指挥，有充分的后勤保障，他便可以直接打到柏林，在10月份结束战争。他已从各方面对艾森豪威尔施加了压力，力争在这次会议上要艾森豪威尔批准他向北挺进的计划。他再次重申了向北挺进的理由：首先，他的计划将会给德国人造成更大的混乱，至少能占领德国的鲁尔区，夺取德国的工业基地。其次，在北部，可以避开德国人重兵防守的坚固的防线“西壁”，而巴顿的向东出击的方案，必将在“西壁”与德军展开一场血战，耽搁进军速度。再次，伦敦和南英格兰正在遭受德国导弹的袭击，北路的进攻路线将能以最快的速度摧毁德国人的导弹基地。

对蒙哥马利的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现在是由盟军最高司令——我全权指挥地面部队的时候了。至于你的计划中提议指派巴顿的第3集团军‘在英国第2集团军和美国第3集团军进军鲁尔的期间担任侧翼的防御角色’的作法，我认为不妥，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公民对如此阻止巴顿全力追击德国人的做法也绝不会赞成的。我认为实施‘两路突进’比较稳妥，北路由你指挥，派美国第1集团军支援你的行动；南路由巴顿的第3集团军向东进攻，挺进莱茵河。两军在‘西墙’或莱茵河会合后，继续向德国腹地发起最后的总攻。

蒙哥马利暴跳如雷地争辩道，“我认为，美军在这次战役中已经出够了

风头，现在该轮到我了。我在 6、7、8 三个月里，退居后位已经呆得够长的了，我牵制了诺曼底德军的大部分兵力，而你们美国人，特别是巴顿，则能驰骋战场，没有遇到什么重大的抵抗。此外，我并不打算让清一色的英国人来担负这次进攻。我请霍奇斯的第 1 集团军同我们一起干。我只要美国第 3 集团军留在默兹河阵地上。”

此次会议争论的十分激烈。当时，蒙哥马利对因一只膝盖受伤行动不便的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十分粗暴，使用了一系列不礼貌的语言，对最高司令官和他的计划进行了猛烈攻击。对蒙哥马利大发雷霆的攻击，艾森豪威尔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态度，在蒙哥马利暴跳如雷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等到蒙哥马利坐下来稍微平静的时候，艾森豪威尔用手拍着蒙哥马利的膝盖，以一种低沉却又坚定的语气对他说：“镇静些，蒙特！你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话，我是你的上级。”

这次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艾森豪威尔收回了对盟军所有地面部队的指挥权。会议结束时，艾森豪威尔宣布了盟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美国第 1 集团军和李奇微的第 18 空降军支援蒙哥马利向东北的突击行动，此方向为主攻方向，并在燃料等方面给蒙哥马利以优先供应；巴顿的第 3 集团军在南面向东尽一切可能向默兹河挺进，向“西壁”发动攻击，这一路进攻的目的是对蒙哥马利主攻行动的配合策应。

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决定采取这一折衷行动，是因为他首先要从维护盟军团结的目的出发，这一决定既满足了蒙哥马利的全部要求，也部分地满足了美军方面的要求。虽然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和巴顿对这一折衷方法都有不满，但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总算有了最终结论，盟军各部队便立即按照命令开始了行动。

8 月 30 日，蒙哥马利开始以强大的攻势向亚眠的索姆挺进。美军第 1 集团军已归属他的领导，他命令其第 19 军和第 5 军从塞纳河转向东北并向比利时进军。3 月 28 日晚，巴顿的部队已接近默兹河，但就在他准备命令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冲过默兹河时，接到汽油已快用完，所需汽油尚未送到的报告，巴顿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便重演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率领坦克部队在极端缺油的情况下继续战斗的一幕。他命令将所有的汽油都用于四分之三的坦克，以便发起进攻，他登上第一辆坦克，亲自实行战地指挥，命令装甲部队迅猛向前冲击，越过默兹河，直至将油用完为止。这是一种冒险行动，如被德军发现进攻部队已无油，那将遭到灭顶之灾。当晚，巴顿的先头部队有大半在凡尔登和康麦斯两地越过了默兹河。

8 月 29 日晚，他的先头部队在他的带领下已冲过了凡尔登，距离梅斯只有 35 英里，距萨尔还不到 70 英里。他已处在对摩泽尔发动进攻的位置，从那里到莱茵河仅 100 英里。

就在这时，巴顿接到布莱德雷介绍会议情况的电话，他非常气愤，因为这个命令使他的“必胜计划”已彻底地被抛弃了，巴顿为失去向东发动主攻任务而痛心。艾森豪威尔的决定虽然是满足了巴顿向东进攻的心愿，但却答应给向北主攻的蒙哥马利部队在燃料等方面以优先供应，这就等于是给巴顿套上了一个无形的绳索。巴顿明白，任何一种战争都是敌对双方后勤力量的较量，现在巴顿已面临无油状态，那么，他的军事行动势必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8 月 30 日，巴顿在得到盟军供给的 3.2 万加仑（第 3 集团军每天所需的

汽油为 40 万加仑) 的汽油后, 按照布莱德雷的命令, 指挥部队全力向莱茵河冲去。巴顿咆哮着向他的下属军官嚷道: “前进! 前进! 向‘西壁’冲击。直至发动机油干滴尽, 我们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8 月 31 日, 第 5 师紧跟在第 7 装甲师后面, 越过默兹河在凡尔登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第 90 师已抵达兰斯, 第 4 装甲师已从康麦斯和默兹桥两处越过默兹河, 至此, 巴顿的后继部队在缺油的情况下, 已有一半越过了默兹河, 并向东艰难地前进。此时巴顿亲自率领的先头部队正在向梅斯和南锡挺进。

31 日下午, 巴顿的第 3 集团军不得不全部停止了前进, 因为他们的汽油已全部用完, 再没有可以利用的一滴汽油了。马勒向巴顿报告说, 他今天连一滴汽油也没收到。巴顿气愤地嚷道: “该死的艾克, 我只需那可恶的 40 万加仑汽油, 就能直捣目前仍然空虚的‘西壁’, 赢得这场该死的战争, 而你却连这一点点要求都不能满足我。”

第 3 集团军已滴干油尽了! 于是巴顿便找到布莱德雷, 要求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汽油短缺问题, 他向布莱德雷说: “布雷德, 你只要给我 40 万加仑汽油, 我就可以在 2 天之内把你送到德国境内。”然而, 巴顿仍然是两手空空地返回了自己的指挥所。

其实巴顿部队所短缺的还不仅仅是汽油, 马勒告诉他, 他的物质供应已到了接应不上的地步。先头部队士兵所需要的鞋子、衣服及坦克所需的零件都已发生短缺现象, 他提醒巴顿, 现在若不赶紧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特别是汽油短缺的问题, 那么, 第 3 集团军这一庞大的机器, 很快就会趴在原地再也爬不起来。

盟军的进攻在这一关键时刻, 后勤保障为何如此困难, 巴顿是十分清楚的, 其主要原因是盟军不仅提前 15 天到达塞纳河沿线, 而且还推翻了在塞纳河岸休整的原计划, 提前向德军纵深发动进攻, 这两种因素使盟军后勤运输线突然大大的拉长了。盟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 盟军后勤系统已无力应付这一局面。特别是巴黎提前获得解放, 又给盟军增加了一个沉重的负担。据统计, 后勤部门每天要向巴黎提供 1500 吨物品, 同时还要向盟军部队提供 1.5 万吨物资。由于法国铁路系统已经瘫痪, 盟军后勤系统已完全陷于混乱, 已无力保证盟军部队每天所需的物资。前线部队最紧缺的物质就是汽油, 每个集团军每天要消耗大约 40 万加仑的汽油。此时, 盟军已建成了横跨海峡的输油管线, 但要大量的汽油运送到前线则困难重重。在巴黎解放时, 盟军就采用了巴顿所建议的“红球快车”行动——组织数千辆民用卡车往返于诺曼底和前线之间运输物质, 并动用空军部队进行紧急空运。但这也不能完全解决盟军前线部队急需的汽油问题, 特别是近期由于蒙哥马利使用了大批飞机来实施空降, 盟军后勤物资的运输更加困难了。

盟军后勤系统本来对前线部队的供油就不足, 再加上艾克保证给蒙哥马利以足够的物质保障, 最后所能给巴顿第 3 集团军的汽油就微乎其微了。巴顿此时已明白, 等待上级的配给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时间不等人, 时间就是胜利, 巴顿决心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 他把解决汽油这一难题交给了他的后勤处长沃尔特·马勒。

马勒是一个结实灵巧、面容刚毅、脸色宽阔、言谈简捷和手脚麻利的军人。他 1895 年生于怀俄明州的老拉塞尔堡, 1918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德国和法国工作了 4 年, 担任过各种步兵职务。他从指挥和参谋学校毕业后, 主要是在后勤部门工作。自从 1941 年在本宁堡担任了巴

顿装甲军的后勤处长后，一直追随巴顿，转战非洲和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战争的需要，巴顿的部下，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自从1941年本宁堡集训以来，巴顿的后勤处长始终是一个人——沃尔特·马勒。巴顿称马勒是一位传奇式的后勤军官。“是整个欧洲战区最会捞取物质的后勤处长，……凡是需要的物质他都能搞到——就连不马上需要的物质，他也常常能搞到……。他按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办事，总是比别人先行几步。”

早在战役开始之初，马勒就预见到部队的用油量将会剧增，而盟军后勤系统将会因战线逐渐拉长，不得不减少汽油的供给量，因此，在大量收集各种物资的同时，他想尽一切办法，尽量多地收集和储备汽油。8月7日至16日，后勤部每天供应第3集团军约6000吨物资，而给第3集团军的则多达1.3万吨，其中半数以上是汽油。但由于部队马不停蹄地快速推进，汽油仍时时供不应求。特别是当部队准备渡过默兹河，巴顿正要放开手脚大干一番的时候，汽油等物质的供应却急剧减少，这使巴顿的处境极力艰难。对此马勒感到愤怒不已。但他并不像巴顿那样大声咆哮，而是绞尽脑汁，尽最大努力搜刮汽油，马勒搜刮汽油的方法无非有二：一是缴获德军汽油（从不上报）；二是偷盗兄弟部队的汽油。对此，巴顿采取了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

现在，巴顿又将解决汽油的重任落在了马勒身上。马勒鼓励部队利用一切方法攫取汽油。在他的鼓动下，有的部队把开向巴黎的卡车连同车上的汽油一同掠走。有的士兵偷偷地用管子把别人油库里的油抽走，还有一些人员则冒充第1集团军的人，去油库冒领了不少汽油。就连巴顿也常常乘坐着油箱里只剩下一点汽油的吉普车来到布莱德雷的司令部，临走时总忘不了加满他的油箱。通过这种方法，马勒总共搞到了4万加仑的汽油。后来，马勒接到第7装甲师的一支突击队的报告说他们在凡尔登和梅斯之间的埃唐发现了德军的一个油库，于是他又得到了几万加仑的汽油，这样，马勒共为巴顿搞到了将近10万加仑的汽油。当马勒将这一消息告诉巴顿时，巴顿激动得差点说不出话。

巴顿得到这10万加仑汽油，视其为宝贝，让部队节约使用，9月1日，已顿命令先头部队向莱茵河和“西壁”方向前进，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巴顿的部队艰难地前进着。

早在8月28日，巴顿就感到自己的“必胜计划”将遭厄运，他拒不认输，便飞到夏尔特尔找艾森豪威尔的作战部长哈罗德·布尔少将，他迫切需要赢得此人的支持。巴顿向他陈述了立即东进的方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在德军重整旗鼓之前突破“齐格菲”防线。他指出，有可靠情报为依据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在第3集团军前进的地区敌人虚弱而混乱。特别是西壁，现在空无一人，且无装备。这是盟军立即东进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巴顿最后争辩说，他能以极少的代价在几天之内突破“西壁”这条防线，但如果我们给德军以喘息机会，等他们在那些巨大的工事里部署好兵力，那我们就要花费凡周的时间和成千上万人的伤亡。

“西壁”是1939年希特勒进攻波兰时为了遏制英法军队在德国西部边境构筑的。按说盟军要想通过这一庞大工事去进攻德国，那是很艰难的，并且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但现在的“西壁”已成了一座空的工事，它的装备因别处需要都已搬走了。“西壁”的守军也已从这轻闲的岗位上调到其它吃紧的战线，那里成了杂草丛生的牧场，牲口在整齐的工事之间尽情地啃着青草。隐蔽的炮台挂着锁，钥匙也丢弃了，直至8月份，希特勒还指望在法国的某

地，也许是在索姆——马恩防线稳住阵脚，他一直认为，西壁已经过时而无用了。

通过对战俘的仔细审问和对缴获的文件的认真研究，特别是根据通讯情报处所截获的无线电文中的情报，巴顿对被遗弃的“西壁”防线的状况已了如指掌，他清楚地知道这些阵地不仅没有准备用于防守，而且德军野战军指挥官连阵地的确切位置在哪里都不知道。防御工事里的武器已全部运走，弹药库里也空空如也。

这样一来，德军以前大肆吹嘘的所谓“西壁”的价值仅仅是象征性的了，它甚至起不到最起码的保障作用。但就是这样一座空虚的工事，却迫使盟军在接近它时，不得不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没有大胆地使用少量的部队以闪电袭击的方式直插其纵深。

巴顿的“必胜计划”就是针对“西壁”的状况提出的。他认为这一计划要做到确有把握，只有立刻利用敌人的致命弱点，趁这些难以对付的地下工事处于无人照管的空虚状态，趁敌人在没有任何武器弹药储备的情况下，去夺取“西壁”，在第3集团军发动进攻向东挺进的情况下，巴顿心里明白，德国人不会把“西壁”丢弃太久，不会让他的第3集团军将要进攻的这一地区继续处于无人防守的可悲状态。

正如巴顿所估计的那样，希特勒早已盯着他的第3集团军了，当他看到巴顿的部队如一支骤骑，通过塞纳河继续向东快速挺进时，他心里发了慌，他预测，在“西壁”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巴顿在几天之内就可以踏破国门，将东、西战线连接，那么，他们攻取柏林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就在巴顿请求布尔让他火速攻占“西壁”的前4天，即8月24日，希特勒正在草拟一项命令，要西线总司令莫德尔在“摩泽尔河上游集中他所能调集的最强大的装甲部队和德军士兵，去反击巴顿的部队，并袭击美军的侧翼。”

与此同时，希特勒迅速下令德国各地的卫戍部队、闲置的要塞驻军、训练团、军官预备学校，甚至军舰上的深海潜水小组。后勤部队，劳工组织等，紧急集中起来，即刻开赴“西壁”。希特勒不久就拚凑了135000人，为炮台掩蔽部、地堡和坑道重新配备了兵力。这些士兵都是残兵败将和老弱病残。简直糟糕透顶，居然有一个营全部是听力有缺陷的人，另有一个营全是十二指肠溃疡病患者。尽管这样的军队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德军边境这个关键的空白地带很快就会开进部队和运来装备，以阻止巴顿的通过。希特勒已发出了“制止巴顿”的呼声。

9月1日下午，巴顿部队进入马恩河畔夏龙附近一个树木茂密的小山谷。这里是著名的产酒区，到处洋溢着醉人的酒香。他们在迷宫似的山洞中找到了大批好酒，有上等的白兰地、烈性酒、葡萄酒和香槟，酒瓶子上大都印有“德国国防军成员专用”的字样。巴顿灵机一动，立即吩咐部队给每一位为他运送汽油和物资的飞机驾驶员送上一份厚厚的礼品。这一举动使空运部队争先恐后地为第3集团军运送物资，这正中巴顿下怀。

巴顿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挣扎着推进。9月2日，第3集团军由于燃料短缺又停止了前进，这一天，他的部队实际上是处于瘫痪状态。为了掩盖自己的困境，巴顿命令第2骑兵部队在摩泽尔河上巡逻，第80师的第319步兵团从默兹河的西岸移到东岸，同时命令第7装甲师从凡尔登出发向北，往色当方向发动小规模攻势。第7装甲师在向色当方向前进大约30英里时汽油就用完了，他们甚至连从该地撤回的汽油都没有了，因此，第7装甲师只能在



色当前面坐等，最后，第 12 军拼命搜刮汽油才使该师撤回。

巴顿此时算是无事可做了，他便驱车到自己部队所在地的各处观光旅游，并看望将士们。巴顿看到第 3 集团军的将士们个个士气高昂，斗志旺盛，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渴望向莱恩河进军，巴顿清楚地感到：假若他们继续前进的话，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们。

巴顿手下的许多参谋人员和指挥官来自骑兵部队，与巴顿一样，他们继承了骑兵部队快速、勇猛的传统，内部关系融洽，是一个办事效率高而具有献身精神的整体。第 3 集团军的大部分士兵自跟随巴顿作战以来，很少遭受过失败。对他们来说，跟着巴顿作战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全军总是处在快速运动和辉煌胜利大进军的兴奋之中。法国人对他们的热烈欢迎，以及新闻媒介对他们的赞美和表彰，使第 3 集团军的将士们名躁一时。此时，当他们因缺油不得不停止进攻，坐在敌人阵地前聊天时，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司令官情绪十分低落时，都感到十分气愤，他们发誓，只要搞到所需的汽油，只要自己的司令官一声令下，他们一定给“西壁”德军以痛击，做出惊人的成绩，为第 3 集团军赢得更大的荣誉。

9 月 2 日下午，巴顿的部队因缺油停止进攻已有 2 天时间了。此时，他接到布莱德雷从他的指挥所夏尔特尔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赶去参加由艾森豪威尔主持的美军高级将领会议。

此次会议艾森豪威尔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解释他为什么支持蒙哥马利的计划，再次向美军将领们担保他并没有出卖他们，最后，他下达了作战任务。

他命令：第 1 集团军的两个军仍留在蒙哥马利的北路进攻；在第 5 军的支援下，第 3 集团军继续向东挺进。但艾克对第 3 集团军的进攻做了限制：这一攻势必须取决于蒙哥马利的胜利，因为英国人拥有物质供应的优先权。很明显，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丝毫没有改变，巴顿的行动仍然受到严格控制，仍不得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战斗。巴顿一再拒理力争，他说：“我们只要一得到足够的汽油，就可以攻占摩泽河的渡口，并一举突破‘西壁’这条防线。”艾森豪威尔毫不让步，他有他的想法。最后在布莱德雷的干涉下，艾森豪威尔才口头应允，第 3 集团军可以得到新的汽油配巴顿从夏尔特尔回到夏龙后就对他的计划人员说：“现在我面前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德军，一个是自己的上司。战胜德军我是十分有把握的，而战胜自己的上司，我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能力。目前看来，艾森豪威尔对我们的控制将会使我们丧失这次战争中的一个大好良机。”

巴顿越想越气馁，他认为他的第 3 集团军若能不失时机地利用敌人的瓦解和弱点就可以打赢这场战争，在他的心目中，最高司令官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他现在终于明白了艾森豪威尔对他支持蒙哥马利北路进攻为主攻方向的解释纯属一派胡言，他的真实目的其实是隐藏着的政治野心——为今后他自己竞选总统做准备。

早在很久以前，巴顿就感到艾森豪威尔在指挥战争中就着眼于他自己的政治前途。记得在 1944 年 6 月 26 日，巴顿在英国陪艾克去康沃尔视察第 35 师的部队时，巴顿注意到最高司令官对待士兵就像一位政客亲吻群众的孩子一样。他和美国士兵亲切相处就是出自他最终想当美国总统的野心。从那以后，巴顿确认艾森豪威尔已经是总统迷了。他对这一点并不反对，实际上，用巴顿的话说，他认为艾克“当总统比当将军更合适”。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以来，巴顿就一直投身于这场战争。他是美国

坦克部队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坦克战专家，他的拿手好戏是大刀阔斧地快速进攻。巴顿参加战斗后，他在北非的摩洛哥、欧洲的西西里和诺曼底的一系列快速推进的壮举，令世人为之拍手称绝。虽然因为打士兵耳光的事影响了他的声誉，但国内现在已原谅了他的过失，他的声誉在美国乃至世界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人们只要一谈起战争，首先谈论的便是骁勇善战的巴顿，人们似乎已把战胜德国纳粹的希望都集中在创造了神奇战绩的巴顿身上了。

巴顿声誉的狂起，引起了艾森豪威尔的嫉妒。他认为自己要想在战后登上总统的宝座，现在就必须想办法扼制住巴顿，让他再没有任何创造神奇战绩的机会。要不然战后究竟是谁登上总统宝座那就很难说了，为了在制止巴顿的同时又不伤害美国人和世界人民的感情，艾森豪威尔决定从战术行动上对付巴顿，于是在8月29日的最高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他决定蒙哥马利北路为主攻方向，同时答应在物质供应上给予蒙哥马利优先权。按照蒙哥马利原先的计划，美军第1集团军归属他指挥，参加向北行动，而第3集团军必须驻扎在塞纳河畔，停止前进，这样美军部队在以后的行动中必将是毫无建树。艾森豪威尔的决定，使巴顿从蒙哥马利的奴役中解放了出来，有机会独立作战向东发展进攻。这个决定不仅满足了巴顿的部分心愿，也满足了美国人民的部分心愿。但艾森豪威尔手中却控制着巴顿部队至关重要的物质供给开关——汽油，艾森豪威尔可以通过汽油开关来控制巴顿部队的进军速度，这样他便可以使巴顿在今后的战争中毫无建树。这就是后来世人所议论的怪事：艾森豪威尔和希特勒都发出了“制止巴顿”的呼声。

9月3日，巴顿又得到了一些汽油，但最高司令部却命令他们停止进攻。

9月4日上午11时，布莱德雷将军来到夏龙附近巴顿的指挥所，带来了给第3集团军的命令。巴顿马上把他的3位军长沃克将军、海斯利普将军和埃迪将军召来。布莱德雷随即说明了作战计划。北部的局势已经稳定，第3集团军将开始得到现有全部供应物资的一半，巴顿的后续部队也可以开始行动全部越过默兹河巴顿接到命令后便将布莱德雷的命令大加发挥，他指示将要在最前面打“冲锋”的第12军越过摩泽河，占领南锡并准备继续进军到曼海姆和莱茵河。

这次进军，对于巴顿和布莱德雷来说都是满怀希望的，布莱德雷预言这次进军应成为欧洲大陆之战中最令人兴奋和喜悦的进军。这种热情也感染了第3集团军的将士们，他们沉浸在一种胜利在望的感觉之中。战士们期望这场战争将很快结束。各部队都风传说，他们不久将被调防到中一缅一印战区。这种乐观情绪也蔓延到各级司令部，参谋人员都屏声静气地清点物资，并谈论起回家过圣诞节了。

巴顿此次进攻的结局将会是什么呢？是布莱德雷和第3集团军全体将士们认为的快速挺进？还是希特勒为巴顿准备的一顿丰盛的难以下咽的“美餐”？

由于最高司令部的限制和缺乏油料的困扰，巴顿部队在9月份的头几天中进展十分缓慢，从而失去了大踏步前进，一举击溃敌人的良机。就在这一时期，德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8月24日，希特勒草拟的命令在德军西线总司令莫德尔元帅的操纵下得到了飞速有效的贯彻。莫德尔已按照希特勒的意图，将搜罗来的兵力全部布置在“西壁”防线内，特别是在第3集团军的正面的整个摩泽尔河的西部战线上，从特里尔到埃皮纳尔都设置了重防。这样他就在过去第3集团军正面

无人防守的地带设了一条连亘不断的 180 英里的防线。他还根据希特勒的指示特别指定梅斯——蒂翁维尔地区为坚固防战区，并配备了预备队，他决心要不借一切代价守住这一防线，然而这正是沃克第 12 军首先要通过的地方。

德军两个军的防守部队正如一头饥饿的狮子，张着血盆大口，试图将美国有史以来造就的最优秀的军队——第 3 集团军一口吞下。已顿面临的将是一场惨不忍睹的血战！

## 第十一章 不祥之地——洛林

德军小分队闯入师部掳走大量文件

巴顿：哪位士兵第一个冲入“西壁”，就可直接升任营长

巴顿与第1集团军的较量以失败告终

“霹雳行动”遭惨败

巴顿：战争就是杀人的买卖，你不放他的

血，他就会宰了你

8月下旬到9月3日，艾森豪威尔一再对巴顿的行动进行约束，并且在物资供应上加以严格控制。艾森豪威尔的行动使巴顿失去了宝贵的5天时间，这使战场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军已利用这一间隙在“西壁”防线内重新部署了63个师，其中有15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在“西壁”防线，希特勒再次启用了诺曼底战役后曾一度销声匿迹的冯·龙德施泰特将军，并为他配备了一名年轻精干的参谋长韦斯特法尔。韦斯特法尔在北非作战时是隆美尔的助手，后担任过地中海地区凯瑟琳元帅的参谋长，在德国军界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后起之秀。德军最高统帅部交给他们的使命是：坚决阻止盟军的进攻，牢牢控制住荷兰，并在适当的时候向兰斯实施反攻。很快，德国的战争机器也充满了活力，他们决心利用多雨、高山、密林和坚固的防御设施等有利条件，阻挡盟军前进。

9月5日，巴顿在发动进攻前所进入的区域是一块不祥之地——位于默兹河以东的洛林地区。自近代以来，这块土地给法兰西民族留下的就是难言的屈辱和恶梦般的记忆。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法军在马斯拉图、圣普里瓦特和格拉沃格特等战役中连遭惨败，巴赞将军在梅斯投降，最终导致了第二帝国的垮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军又在此受到德军重创。这块土地下面埋葬着无数法国将士的尸骨。从地理条件来看，这里是摩泽尔河、尼德河和萨尔河的交汇处，大大小小的支流横贯全省，还有起伏不平的高地、山脉和茂密的森林，地形极为复杂。从9月份开始，这一地区进入雨季，10月份是降雨的高峰期，届时这一地区将变成一片泽国，交通中断，商旅不行。现在就连法国人遗留下来的边境要塞和马奇诺防线，也已被德军利用，充当防御战线，这一地区变得更加易守难攻。抢渡江河和发动正面强攻，对于步兵部队来说将会造成巨大伤亡。而复杂的地形又使装甲部队的快速和机动性难以正常发挥。

巴顿第3集团军正面所对的是冯·诺拜尔斯道夫将军指挥的德国第1集团军，此人是一员沙场老将，以坚韧凶悍而著称。9月初，他利用巴顿部队停滞不前之机，用7个师和1个装甲旅建立起一条坚固的防线，配备了强大的火力网。由于距鲁尔区不远，他的后勤供应也十分方便。这里是整个德军防线中最坚固的地段。

9月5日拂晓，巴顿命令第3集团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信号一发，蛰伏已久的整个前线顿时沸腾起来，但是，巴顿很快就发现，第3集团军已经不能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随心所欲地前进了。德军已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殊死抵抗。

第一天战斗打得很激烈，美军进展很不顺利。

第80师的第317团最先发起进攻，准备从帕格尼和布雷诺—穆松桥地区越过摩泽尔河。战斗一开始就遇到在河边阻击他们的德军，经过一天一夜的

激战，317团才设法使1个营的兵力从穆松桥渡过摩泽尔河。第318步兵团在进攻俯视马尔巴什的326高地时受阻；第319团正在拼命设法把图尔桥头堡扩展到贡德勒维尔堡，但是却不能在途中攻克维雷勒塞克堡；第80师的官兵前进受阻，他们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情。

第二天的情况更糟糕。

第7装甲师打响了第20军强渡摩泽尔河的战斗，攻势扩大了。4支战斗侦察队于凌晨3时开始向摩泽尔河进军，以寻找合适的渡口，主力部队于下午2时发动进攻，以两支战斗部队为前导，预备队在后面，他们没有推进多远就停下来了，在北边，第1支战斗部队在圣玛丽亚—谢纳受阻；接着第2支战斗部队被阻拦在勒宗维尔和戈尔兹附近。与此同时，德军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将第3营赶出了已占领的桥头堡，第317团不得不放弃横渡摩泽尔河的努力。第319团对维雷勒塞克堡的进攻仍未能奏效。这一天唯一的胜利是第318团夺取了326高地。

面对这种局面，巴顿大力震惊，他气愤地对随行人员说：“这一切都是最高司令官的错误决定造成的，他们命令第3集团军停止前进，使我们坐失良机！”这是巴顿在这次战争中首次受挫，他倍感痛心，因为他确信这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9月8日，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德军开始了反攻。

天刚亮，一支从德国刚开来的党卫军部队——第106装甲旅就在奥梅兹忽然插入第90师的第359团和358团之间。一支小分队深入到该师的司令部，麦克莱恩将军被从20米远的地方向他住所射来的枪声惊醒，安然地撤走。德军小分队闯入师部的机密档案室，缴获了大量的文件。年轻的纳粹分子眼看就要取得这次战役以来德军难得的第一个胜利时，第3集团军终于清醒过来了。一次英勇的反击便击溃了德军的这支小分队。下午，敌军的攻势终于被遏制住了。与此同时，第2步兵师正在炮击梅斯的外围要塞；第5师在摩泽尔河东岸的多尔诺与敌交战，第11步兵师和第7装甲师则被敌人猛烈的炮火压制在各自的阵地上；第80师顽强抵抗敌军的反扑，但最后还是被逼出马尔巴什。

9月8日这一天对巴顿来说是不景气的一天。

9月9日，巴顿的第3集团军与德军进行了激烈的拉锯战。这一天，布莱德雷看到由于第3集团军的猛烈进攻，已把大批德军吸引到这一战区，第5军正面“西壁”地段的德军兵力已空虚，于是他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命令第3集团军立即突破“西壁”，并在科布伦茨附近占领莱茵河的渡口。同时命令巴顿调整部署，突破“西壁”后，攻占曼海姆一带的渡口。布莱德雷所采取的行动对战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德军的反攻被打退了，美军的进攻取得了进展。

接下来就是巴顿率领第3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暗自较劲的时候了。巴顿对攻占“西壁”极有兴趣。他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面对兴登堡防线一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巴顿迫不及待地要突破“西壁”防线，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急切地要甩开这条令人烦恼的屏障；另一方面，他渴望被誉为突破这条防线的第一位盟军司令官。于是他命令士兵们拿出全部干劲，勇敢杀敌，一定要成为第一个冲进“西壁”的人。并立下军令：无论哪位士兵，只要他成为盟军第一个冲入“西壁”的人，就可连升几级，升任营长。

向“西壁”的进攻已变成了一种竞赛。

这几日，天气反常，突然变冷，阴雨连绵。第3集团军的将士们在雨水和泥泞中奋力向前推进。11日，巴顿的装甲部队使用最拿手的办法，采取插入敌后的战术，想取得明显进展，但却遭到了挫折。第4装甲师在摩泽尔河，伍德将军把他的指挥部保持在实际战线之内，他因缺乏渡河的架桥器材而停止了前进。第35师设法在克勒弗尚渡过了河，但却很快被牵制在它的不稳定立足点上。在班维奥米尔，在巴荣，在俯视布雷芒库的群山上，以及在纳夫夏托附近，美军都遭到了抵抗。在圣文森桥，德国人竟成功地把美军两个连打退到了摩泽尔河西岸。

“西壁”对第3集团军来说也同样是一个吸引力很大的目标。11日上午该集团军的第5军在罗杰将军的率领下已经把第5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开到了德国边界上的奥尔河附近。该师的巡逻队对“西壁”防线进行了十分仔细的观察，那是由一个个陈旧的碉堡和较新的掩体组成的奇怪的混合体。

9月12日，第7装甲师终于渡过了摩泽尔河，进入阿纳维尔的桥头阵地。在第12军的战区，第80师的第317步兵团在迪厄卢阿强渡成功，第318团迅速跟上来，接着武器和车辆都陆续过了河。傍晚，他们已建起了稳固的桥头阵地。第4装甲师扩大了南锡以南的洛雷桥头阵地；再往南，第79师的第314步兵团肃清了夏梅的敌军，并派出一个营过河夺得了一个新的据点，此时，巴顿对部队的进展情况十分满意，他幽默地对埃迪将军说：“兄弟，不要着急，我们已赶在了第3集团军前面，让我们坐下来喝足了烈性酒再去冲破‘西壁’吧！”

巴顿在举杯庆贺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第1集团军在11日下午5时55分已到达并突破了“西壁”，先头部队已进入德国境内。在这次竞赛中，第3集团军失败了。

9月15日，供应又恢复了，尽管供应量没有巴顿所希望的那么大，但也足够维持他的行动了。于是他同埃迪将军、伍德将军一起部署了下一步行动，决定于9月18日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突破“西壁”，攻向沃尔姆斯。

18日，正当埃迪将军准备马上发动对“西壁”和沃尔姆斯的进攻时，敌军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反攻。吕内维尔的战斗最为激烈。由于美军对德军的反攻毫无准备，所以，吕内维尔城内的美军被打得节节败退。但在关键时刻，伍德将军亲自率领第4装甲师赶到，顶住了敌人的强攻，美军稳住了阵脚。德军的反攻行动打乱了巴顿的作战部署，巴顿决定进攻改在第二天实施。

9月19日，第3集团军发起强大攻势，尽管受到德军的顽强阻击，但还是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至25日，左翼的第20军越过了摩泽尔河，距梅斯仅5英里；第12军已占领了南锡，并向摩泽尔河的东岸推进。

但就在第3集团军又一次要大踏步前进的时候，最高司令部下了一道新的命令，给巴顿的第3集团军泼了一大盆冷水。鉴于战局的迅速发展，艾森豪威尔认为，由于后勤系统面临着崩溃的危险，部队已无力再进行全面的进攻了。因此他决定，在安特卫普港启用之前，物质优先供应给北路的第21集团军群和第3集团军，第3集团军立刻转入防御，直至供应条件许可时再发动新的攻势。

9月26日早上，巴顿要去第20军前线视察，他接到布莱德雷的一个电话，布莱德雷对巴顿说：“蒙哥马利又胜了，我还接到命令，要派一个装甲师去北部支援他，同时，我们的供应又被削减巴顿接到这个电话后，感到十分懊恼。第3集团军现在正在各个战斗位置上与德军进行着殊死搏斗，部队

正一步步紧逼德军，向“西壁”防线推进，现在自己却因为后勤供应问题而迫使他们停止战斗，这让巴顿如何向第3集团军的将士们交待。他感到自己剩下的一切希望都已落空，而且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他认为自己攻破“西壁”并在10天内进入德国的美梦已破灭了，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已告结束。于是他沮丧地对盖伊将军说：“哎，哈普，你愿不愿意到中国去在尼米兹海军上将手下作战？”这句话概括了巴顿当时的全部失望情绪。

通过长时间的相处和了解，布莱德雷此时已理解巴顿了，甚至已成了巴顿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盟友。以前由于出自各自的目的，布莱德雷对巴顿也存有戒心，并在一段时期内支持艾森豪威尔做出的有损巴顿利益的决定。现在，他看到艾森豪威尔一再损害巴顿的利益，使自己的第12集团军群在8月底到9月初，这一段时期内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的战绩，而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却在这一段时间里做出了辉煌的战绩，他对艾森豪威尔的不满情绪也逐渐高涨起来。于是他便和巴顿亲热了起来，为了减轻巴顿的痛苦，他便运用自己的权利授权巴顿可以“对战线进行一些小的改动”。

得到这一许诺，巴顿便借题发挥，在9月25日，他给第3集团军下达了一道正式命令：“由于我们面临的严重的供应问题，最高司令官指示第3集团军在得到新的命令之前与其支援部队和在这条战线上的第9集团军的部队采取守势。很明显，成功地完成这一使命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1、我军作战态势的改变对敌人必须严格保密，敌人一旦察觉，就会把部队从我们战区调走去对付其它的盟军部队；2、我们必须控制一条合适的出击地带，这样一旦最高司令官指示我们恢复攻势，我们就可以迅速行动。”最后，他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口气说：“我们只不过是等待信号，以恢复我们征服敌人的事业。”

根据命令，第3集团军在9月底没有与德军发生较大冲突。但在9月30日，冯·克诺贝尔多夫将军领导的德军的第3集团军向第35师占领地赛那河以东地区发动了猛烈攻势，美军官兵虽然是英勇抵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第35师的官兵渐渐地支持不住了，阵地岌岌可危。第12集团军军长迫于参谋人员的压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同意第35师撤回赛那河以西。巴顿对埃迪的这一决定十分恼火，立刻飞抵埃迪的指挥部取消了这个撤退行动。并强调指出：“绝不允许再放弃任何一寸土地给德军，第35师必须与阵地共存亡！”随后，他又火速赶往第4装甲师司令部，亲自组织部队进行反攻。由于巴顿的直接干预，第二大德军被击溃了，第35师不仅守住了阵地，还向前推进了5英里。

10月1日，巴顿接受了沃克将军的一个大胆建议：向梅斯发动强大攻势。梅斯是德军在该地区的重要军事要塞，它被军人称为“坚不可摧”的要塞城市，它修建了一个防卫网，有24座堡垒，其中有22个是两层的，环绕在海斯的外围。据点、堡垒和大型设施在梅斯外围形成了坚固的堡垒群，要塞内部壕沟纵横。铁丝网密布，到处都是混凝土机枪掩体和装甲了望所，设有5个炮兵阵地，地下还有长达数十英里的交通坑道把各个阵地连成一片，形势十分险要。

沃克的作战方案是：先用100磅的炸弹，从空中对堡垒群实施毁灭性轰炸，并扔凝固汽油弹，然后再投掷高爆炸弹，并对堡垒群中心阵地进行扫射，最后以步兵和反坦克炮连展开正面强攻。

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巴顿很快就批准了，并把这次行动取名为“霹

雳行动”。

10月3日，战斗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打响了。按照原定计划，进攻应在清晨发起，但由于空中支援没有按时实施，因此进攻时间不得不再推迟。当时气候条件十分恶劣，以致不得不取消事前的空军轰炸。地面部队在炮兵进行了短暂而有力的轰击之后，于接近中午时分才进入战斗，但炮击并没有给步兵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促使守军警觉起来，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攻击部队多数都未能冲进堡垒群内部，当他们冲到离堡垒的外围壕沟还有300米远时，德军各种轻武器的扫射阻止了攻击部队的推进。唯一冲进堡垒群内部的是第5师第11团2连的官兵，但他们的攻势很快便被压制下去了。德军纷纷钻出坑道，渗透到攻击部队的背后，猛烈地扫射各排，迫使他们停上前进，与德军展开阵地争夺战。傍晚时分，美军的冲击已告失败。夜晚，德军的小股部队不断对美军阵地进行袭击。到了第二天拂晓，仍留在堡垒群阵地之内的美军已溃不成军。

战斗中，第5师师长欧文将军希望停止这场战斗，但沃克却要欧文坚持下去。这时，巴顿也亲自介入，指示沃克：“即使第20军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拿下德里安。”并强调：“我不允许这支部队的进攻遭受失败。”

但是由于德军工事坚固，负隅顽抗，美军又没有更多的兵力投入，美军发动的“霹雳行动”最终还是失败了。10月10日美军全部从梅斯阵地撤出。此次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斗虽然失败了，但却为今后攻占梅斯这个军事要地积累了经验。现在巴顿称这座城市已像颗“熟透了的梅子”一样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10月11日以后，由于汽油短缺和严重的弹药不足，巴顿又被迫停止了攻势。

随着气候的日益转冷，原以为战争将在圣诞节前后结束的乐观估计已经破灭了。阴雨连绵，冷风刺骨，单调乏味的战场生活以及异国怀乡之情严重地困扰着盟军将士们。在盟军的许多部队中，士气不振和军心涣散像恶性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非战斗减员和违纪的现象层出不穷。但巴顿看到第3集团军全军上下都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战斗欲望，非战斗减员和违纪事件也十分少见，这使他感到非常欣慰，他明白这与自己的为将之道和治军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决心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在二战的最后时期内，带领这支能征善战、勇往直前的部队做出更大的战绩来，争取更高的荣誉。

在被迫中止行动的时间里，第3集团军仍积极行动。它加固了摩泽尔河畔的各个分散的桥头堡，以便为今后的战斗创造最好的出击位置，它派出的巡逻队常常对敌军进行袭击，而且袭击的规模相当大。他还加紧储存汽油、弹药和冬季服装，为今后的战斗作准备。

10月17日，在巴顿主持的有盖伊、哈金斯、马多克斯、马勒和科克等人参加的一次参谋会议上，加菲将军提出了一份作战计划的详细纲要。加菲将军的作战计划是：由第12军的3个步兵师发动进攻，夺取赛那河边的一个桥头堡。这一任务完成之后，第4和第6两个装甲师穿过步兵部队，由第6装甲师占领梅斯以东的高地，在第4装甲师直接插过去渡过萨尔河后，由第6装甲师发起攻占梅斯的攻势；第4装甲师和在萨尔堡再次强行渡河的第10装甲师会合后，朝着美因茨的方向向莱茵河推进。巴顿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细致可行的计划，于是便决定按这一计划行动。巴顿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让两个装甲师快速向莱茵河挺进，并用第6装甲师突破“西壁”。



1944年10月18日，正当巴顿为它的下一步行动作充分准备的时候，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艾森豪威尔将军传达了下一步的作战任务：第1集团军于11月初从亚琛发起进攻，突破敌莱茵河防御；第9集团军保护其右翼，向北发展，与从奈梅亨向东南推进的蒙哥马利的集团军群汇合；而后，第9集团军向北，第1集团军向南，包围鲁尔；第3集团军的任务是在后勤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从沃尔姆斯和美国茨之间渡过莱茵河。

10月20日，巴顿将第3集团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详细地向布莱德雷做了汇报，并请求布莱德雷将第12集团军群中另外两个集团军的弹药和汽油都集中起来以供第3集团军按计划发动进攻，突破“西壁”，向莱茵河挺进。布莱德雷对此计划持保守态度，他回答巴顿说：“我宁愿等一等，直至我们大家能一起发起进攻。”

11月5日，巴顿急切等待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布莱德雷通知巴顿按计划发动进攻。

这几天天气特别恶劣，瓢泼大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河水猛涨，不得已，巴顿将进攻时间推迟到8号，在这段空闲时间里，巴顿看到第3集团军虽然士气高昂，但他认为仍有必要用特殊的语言，激励士兵去英勇杀敌。于是他给11月4日刚到达的第95步兵师作了一次讲话。他说：“莱茵河距此有132英里，如果我们这支部队能够勇猛凶狠的展开进攻，迅速插入‘西壁’后敌军防御空虚的地点，那么，战争在我们到达莱茵河之前就结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我们在进攻时，要拿出拼命的劲头来！前进，前进！再前进！”

11月8日凌晨3时，巴顿在焦虑中惊醒，他看到从天而降的倾盆大雨仍然下个不停，便再也无法入睡，他担忧无法克服这场大雨给部队行动带来的不便，便索性坐起来翻阅隆美尔写的《步兵进攻》一书，书中有一章节恰好是描述1914年9月法国所下的几场大雨以及德军如何在雨中继续前进的，这一描述给巴顿以启示和鼓舞。他暗想：“只要德国人能做到的事，我也一定能做到，而且要做得更好。”

清晨5时，进攻开始了。400门大炮同时向敌阵地猛轰，大炮发射时迸出的火花映红了拂晓未明的天空。此次进攻，由于气候恶劣，巴顿没有得到空中支援。

炮火准备后，担任主攻的第90师已悄悄接近了卡腾诺森林，并且打过了摩泽尔河，突破了工事坚固的柯尼希斯马克尔地区和马奇诺防线。第10装甲师紧紧跟着步兵的先头突击部队，在泥泞的道路上向北推进。一个工兵支队在河的东岸进行清障工作，以便第337步兵团能从乌坎格南面乘坐攻击舟渡过河去。

清晨6时，第12军也开始向萨尔直接挺进，第80师的3个团在北翼齐头并进，一马当先。此时，惊惶失措的德军手忙脚乱地投入了战斗。他们用准确而猛烈的火力，使第337步兵团的一个连无法架桥。就在第320步兵团快要接近莫尔汉格高地上的第一个目标时，敌军的有效火力压制住了该团的攻击。

上午8时，巴顿、斯蒂勒和科德曼三人前往前沿阵地视察。此时，雨势渐渐减弱，只下着毛毛细雨。河面上由于施放了大量的烟幕而显得朦朦胧胧，几乎看不清渡河情况。上午10时，雨过天晴，太阳拨云而出。与此同时，数

百架宛如利箭般的银白色轰炸机出现在战场上空，飞机对敌阵地和指挥所狂轰滥炸。刹那间，地动山摇，惊心动魄。随后，装甲部队以迅猛之势向敌人冲去。巴顿兴奋地大叫道：“战争就是杀人的买卖，你不放他的血，他就会宰了你，划破敌人的肚皮，打穿他们的肠子”、“如此地屠杀，真够那些德国杂种受的！”

傍晚时分，巴顿得到埃迪、沃克将军的报告，他们所有的部队都顺利地达到了当天的目标。

在以后的日子里，天气变得更加糟糕，阴雨不断，气温骤降。德国人充分利用坚固的工事和湍急的河流，挤死抵抗。巴顿第3集团军的勇士们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奋力前进。巴顿此时采取的战术是：尽可能利用强大的炮火支援，实施狭小正面进攻，以较小的伤亡，在德军阵地前撕开一道缺口，插入敌后，然后再扩大战果，并向纵深发展。所以尽管天气恶劣，敌人抵抗顽强，但巴顿的部队仍然能够不断地稳步前进。

11月22日，梅斯的守军在巴顿部队的猛烈攻势下终于投降了。梅斯是被人们誉为“坚不可摧”的要塞，该要塞自1301年以来从未被任何人在任何一次战斗中用强攻的方法占领过，而现在这座“坚不可摧”的要塞却在巴顿的第3集团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面前土崩瓦解了。

在随后的战斗中，由于潮湿、泥泞和寒冷，加之敌人已放弃了开阔地带，依托碉堡和石砌的村庄负隅顽抗，小部队进行的小规模推进战成了战役的主要特点，萨尔地区的德军以传统的顽强和刚毅进行殊死的抵抗，巴顿部队则一条河、一条河，一个碉堡、一个碉堡，甚至一座房屋一座房屋地进行争夺，缓慢而稳步地向前推进。

12月8日，他们攻占了德里安堡垒群，到12月中旬，将德军从摩泽尔河、尼德河和萨尔河3个牢固的防御阵地赶走，终于突破了“西壁”，控制了德国的重要工业区——萨尔盆地，并牵制了大批德军，有力地支援了北路的主攻。

在1个多月的战斗中，巴顿指挥的第3集团军克服了气候恶劣、地形复杂等困难，与顽固凶恶的德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解放了1600多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包括873座城镇，打死打伤德军8.8万人，俘虏敌军3万人。而第3集团军的伤亡总数没有超过2.3万人。

11月25日，巴顿将军开进梅斯城。巴顿在雄壮悦耳的军乐声中检阅了攻占该城的英雄们——担任主攻的欧文将军的第5师疲惫不堪的官兵们。巴顿向他们颁发了勋章，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我们的胜利主要是靠持续不断的进攻取得的，同时也是靠我们运用正确的作战方法而取得的。我们揪住了敌人的鼻子，猛踢他们的下腹部。……你们已表现出了你们的勇猛精神，我确信，你们也看到了安全来自于勇猛的行动。我为你们感到自豪。你们的祖国也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的确是卓越的战士，你们在攻克梅斯的战斗中立下的功绩将流芳百世。……我坚信，第3集团军是无往而不胜的！”

## 第十二章 反攻阿登

希特勒抛出杀手锏

德军从天而降，布莱德雷大惊失色

艾森豪威尔：希特勒把一群肥羊赶进我们的羊圈

巴顿：艾克，每次都是我来为你保驾

巴顿的“魔术”

辞旧迎新，德军阵地一片鬼哭狼嚎

盟军第1和第3集团军在突破“西壁”的战斗中，将士们虽然英勇作战，但由于遇到了巴尔克将军领导的德军的顽强抵抗，他们在敌防线内的推进速度极其缓慢。特别是第3集团军在此次战斗中完全失去了以往那种迅速穿插、快速推进的高速度，他们推进50英里使用去了3个月时间，这对巴顿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巴尔克对盟军的成功的阻击，为希特勒赢得了在艾弗尔地区集结重兵的宝贵时间。于是，希特勒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便抛出了巧妙的隐藏已久的杀手锏——向阿登地区的盟军发动全面反攻。

11月3日，莫德尔元帅在自己的B集团军群指挥部同一批德军高级将领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约德尔将军介绍说：“早在9月3日，元首就指令我们要以最集中的兵力对深入的美军侧翼在阿登地区给予强有力的打击，并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守“西壁”，以防止盟军长驱直入，直捣柏林。从而改变我军现在的不利局面，掌握战场主动权。从那时起，元首就已为这一战役开始准备。”约德尔接着说：“元首认为，英美部队肯定会因为兵力和补给方面的困难，在由斯凯尔特河口沿着西壁至梅斯以及从梅斯至手日山脉一线不得不停止前进。由于巴尔克将军在西壁的梅斯、萨尔战役成功地阻击了美军，为我军秘密集结争取了时间，我军已集结了足够的兵力。现在机会来了，鉴于敌军在阿登山区兵力薄弱、补给紧张、气候恶劣以及认为我们已不可能在任何地区发动进攻（特别是阿登山区）的麻痹思想等诸多因素，元首决定于12月17日，在蒙绍——艾希特尔纳赫一线向盟军发动全面攻势。迅速打开一个突破口，然后利用机动灵活的装甲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列日与那慕尔之间默兹河畔的桥头堡阵地，绕过布鲁塞尔向东推进，然后，以锐不可挡之势直捣安特卫普。”

阿登山区是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与巴顿第3集团军的接合部，大约有80英里宽，但只有米德尔顿缺编的第8军把守，兵力十分单薄。但是，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头头和参谋们并没有意识到这里潜藏着巨大危机，反而认为这里不会发生什么战事，于是，便命令第8军按兵不动，并把它辟为零星战斗中受挫的各师人员的休整之地，罗斯福总统于12月10日写给丘吉尔的一封信中反映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给他留下的沾沾自喜的印象。信中写道：“从目前情况来看，尽管比预定时间稍稍晚了一点，但看来各个战役的主动权和结局现在都掌握在我们的战地指挥官手里，我对这些战地指挥官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必须看到，冬季正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地面部队和空军一天天地吞噬着敌军日趋枯竭的兵力和物力，而我军的补给情况随着安特卫普的打通，已有了很大的改善。艾森豪威尔将军估计，他在西线战场上给敌人造成的伤亡超过了敌军所能拼凑起来的新部队的人数。我虽然还不能清楚地看到何时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可以肯定这一日子很快就会到来。”艾森豪威尔在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指出：“德军在阿登山区的兵力有

限，而且时值冬季，他们已无力发起进攻，他们只能依靠气候条件、洪水和泥泞的道路，在一定的时期内守住一条残缺的防御阵线了。德军目前就像菜板上的鱼肉，就等我们拿着锋利的战剑，去慢慢地宰割了！”布莱德雷和蒙哥马利都赞同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他俩甚至欢迎德国人在这里发动进攻，认为这将会为盟军提供歼敌的良机。

对于德军即将发动的进攻，巴顿是高度警惕的。他预感到：垂死的德军是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很可能还要下一次大赌注，冒险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早在11月25日，巴顿就表示担忧说，暴露在阿登地区的米德尔顿的部队按兵不动可能会引诱德军向他进攻。在12月12日的一次会议上，巴顿再三对他的参谋人员说，他认为德军在第1集团军的地段打开一个突破口的可能性是明显存在的。并责成盖伊将军和马克斯上校研究第3集团军一旦接到命令反击德军的这一突击时该怎么办？巴顿如此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他的主要根据是来自科克上校的可靠情报。

11月，科克的情报处侦察到一些德国部队正调离威斯特伐利亚，就连第3集团军战线上的德军装甲部队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这支装备500辆坦克的强大的突击部队是一支战略预备队，是准备为德军的“协同反攻”而使用的，这支装甲部队的神秘失踪，表明一支主要由装甲组成的强大的部队正在某一地区集结。11月7日，科克侦察到集中大批装甲部队的敌军预备队，在莱茵河西岸第12集团军群北部前沿集结。11月11日，科克的情报处成功地绘制出德军的两个集结点的地形图。一个集结点是在北面莱茵河西岸科隆与杜塞尔多夫之间，另一个是在南面特里尔以北的盖罗尔斯泰因地区。

鉴于北面那个集结点上的德军是在白天调动部队，巴顿推测这些部队只不过是幌子。然而南部集结点的德军部队则在夜幕掩护之下偷偷地移动，因此，巴顿认为这些部队才是具体任务的真正的“突击部队”。

由于德军大规模频繁地调动军队，和采取隐真示假的欺骗手段，巴顿认为德军将采取大规模的反攻行动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德军的反攻行动已是迫在眉睫。于是，巴顿便“瞪大双眼紧盯着”德军南边的集结点，密切注意德军动向。12月12日，巴顿要盖伊和马多克斯开始制定一个计划，让第3集团军放弃东进，来个90度的大转弯，向卢森堡推进，向北进攻。

12月13日，巴顿向布莱德雷发出警告，并提醒他：在第8军的正前方，德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处于压倒的优势，而且还在不动声色地集结部队。第8军现在无险可守，防御体系十分脆弱，应尽早想办法避免悲剧的发生。而此时的布莱德雷仍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仍认为，德军进攻第8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并向巴顿强调说，即使出现德军进攻的情况也不足为虑。因为盟军可以迅速从北面和南面调动大量的部队围歼敌人。

12月15日夜，通讯情报科的值班官赫尔弗斯向巴顿报告说：“截获德军的密码表明，在特里尔北面集结的德军部队已开始散开，正向某个代号不明的目的地移动。”16日凌晨，值班官向巴顿报告说：“德军电台已经开始沉默”。巴顿通过对以上两个情报的分析，便确定了德军的攻击时间为16日晨，因为任何一个部队在秘密集结后散开，并保持电台沉默，都表明进攻即将开始。于是，巴顿便命令部队立刻进入战斗状态，随时准备迎击德军。

巴顿的估计没有错，12月17日天刚破晓，德军对阿登山区的进攻开始了。5时30分，迷雾重重，德军2000门大炮一齐向第8军阵地猛烈轰击，大地震颤，火光冲天。紧接着，德军3个满员的集团军（党卫军第6装甲集

团军、第5装甲集团军和步兵组成的第7集团军），20万大军，在老资格的龙德施泰特元帅的统一指挥下，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步兵跟随装甲车后面，潮水般地向美军第8军扑来。面对茫茫迷雾，从睡梦中惊醒的第8军将士们立刻阵脚大乱，无空军和炮兵提供有效的支援，对进攻敌人的情况全然不知，第8军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德军的进攻达成突然性。第8军告急！

德军的铁蹄残暴地从不幸而又孤立无援的第8军身上踏过去，包围了该军的两个团，并向圣维特逼近，进而向维尔茨突进，横扫了奥斯魏勒尔和迪克勒尔地区，把第4师切割成无数孤立的小块。下午，布莱德雷得到了德军发动进攻的报告，然而他却乐观地认为：敌军这次对阿登山区发动的进攻只不过是一次扰乱性袭击而已，充其量不过是一次骚扰性进攻，其目的是迫使巴顿回援阿登山区，推迟对“西壁”的全面进攻。到了晚上，前线更加吃紧，告急电报纷至沓来。

12月18日，布莱德雷从艾克的司令部回到第12集团军群拥挤的作战室里，当他看到由赛伯特将军及其情报人员在一幅巨大的形势图上标出的敌军14个师（其中7个是装甲师）的具体位置时，他对着艾伦将军惊叫道：“这个狗娘养的从哪儿搞到这么多兵力！怎么这么神速，简直是从天而降！”

18日下午，布莱德雷召集巴顿及其参谋人员到他的司令部，举行紧急军事会议。他向巴顿一行通报了战况，并展示了从空中拍摄到的战场形势照片，照片显示：德军已在阿登山区突破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德第5装甲集团军正在蜂拥而入，形势万分危急。布莱德雷的战略意图是：第1集团军在北部坚守，巴顿的南路部队停止在萨尔地区的攻势，调3个师火速驰援阿登山区。布莱德雷介绍完情况后，向巴顿问道：“你对霍奇斯能帮点什么忙呢？”巴顿严肃地回答说：“布雷德，我最精锐的3个师是第4装甲师，第80师和第26步兵师，我要马上停止第4装甲师的行动，让它在隆维集中，今晚就开始行动。明天早晨第80师将向卢森堡进发。我将命令第26师整装待命，只要提前一天通知，它就可以投入战斗。”

布莱德雷感到满意、他原以为巴顿正在萨尔地区大踏步推进，即将取得重大战果，此时撤消萨尔战役，巴顿一定会大闹情绪，引起一场风波，不料在会上只提了一下，便从巴顿那里痛快地得到了3个师。

众所周知，巴顿是视荣誉超过生命的，但此时巴顿却将国家利益摆在了第一位，他明白了形势的紧迫性和改变战略的必要性之后，便挺身而出，侠义相助，以博大的胸怀，立即毫无保留地支持布莱德雷的决策，并积极地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19日上午，巴顿召集第3集团军的全体参谋人员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其目的是为了说服手下的参谋人员放弃进攻萨尔地区，扭转思想。会上他做了重要讲话：“北面所发生的情况毋用担心。你们知道，惊慌的现象在军队指挥系统传播是极快的，在当前这个紧要关头，我希望你们镇静，万事都极其谨慎，避免在部队中引起不安情绪。我们的作战计划已经改变，我们很快就要在阿登地区投入战斗，我们还必须发挥以往进军的高速度，并且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快，我毫不怀疑，这一次你们会按照要求演奏一次快速进军的乐章的。在进军途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一如既往，继续勇猛杀敌，不论那些狗娘养的德军在哪里冒出来。”最后，他胸有成竹地宣布了他已变更的作战计划：“假如我们能第1集团军的第8军和我们自己的第3军，我将把它们当作3把斧子来使用。从左翼起，这些斧子攻击顺序是：一把从

迪克奇附近的地区砍向正北方；一把从阿尔隆附近砍向巴斯托尼；另一把从纳夫夏托劈向德军突击部队的左前方。”

讲完后，巴顿看看表，正好是上午9点整。“先生们，我要去凡尔登见最高司令官了，你们尽快完善一下这3把斧子的进攻计划。作好一切战斗准备，一接到我电话通知的作战命令，就马上行动。”

10分钟后，巴顿乘车离开在南希的指挥部，前往凡尔登，参加由艾森豪威尔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

18日晚，当艾森豪威尔听到布莱德雷的情况汇报后，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几乎是出了一身冷汗。他想，希特勒在穷途末路之时，施出这么厉害的杀手锏，是十分可怕的，我们毫无准备，第8军力量单薄，难以抵挡。现在从各个战场往阿登山区调兵，其结果可能是在盟军援兵还未赶到战场之前，德军就已将第8军吃掉，那样的话，希特勒在阿登山区发动的强攻就会把盟军赶回巴黎，也许会把盟军赶回海边。艾森豪威尔越想越感到后怕，要是盟军真的败走巴黎或退到海边，自己肯定是要倒大霉的。自己身为盟军最高司令官，且刚刚接管盟军地面部队的指挥权，如果首战就败北，肯定会引起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强烈不满，特别是美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会更高，那自己以后还有何脸面回到美国，更别说今后竞选总统了。于是，艾森豪威尔决心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快速调兵遣将，去痛击德军，粉碎希特勒的野心。为解燃眉之急，他即刻通知各集团军和各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务必在19日中午12点前赶到凡尔登，参加在布莱德雷的司令部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最出色的发挥。会议开始时与会者的表情都非常严肃，会议的气氛显得异常沉重和压抑。为了缓和气氛，艾森豪威尔用略带幽默的口吻道出了他的开场白：“我们的机会来了，希特勒这个疯子已将他的一群肥羊赶进了我们的羊圈，我相信下次我们在这里开庆功会的时候，一定会有美味的烤全羊供我们下酒！现在，我们应高兴地研究如何将这批羊干净彻底地赶进屠宰场！”

巴顿接过话茬说：“讲得好！我们要鼓足勇气，让那些肥羊一直跑到海边，然后我们再收拾这群走投无路的家伙，把他们一口吃掉！”一番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分析完战局之后，艾森豪威尔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盟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做好进攻准备，然后迅速奔赴阿登战区，向德军的南翼发动强有力的反击；这次战斗最少要投入6个师的兵力，巴顿力这次战斗的总指挥。宣读决定之后，艾森豪威尔冲着巴顿说：

“乔治，你什么时候可以行动？”

“会议结束后便可以，”巴顿自信地答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艾森豪威尔不解地问。对于巴顿的回答在座的人都感到吃惊，并纷纷议论，表示出极大的不满。

“我来此之前已在南希安排好了家里的事，我马上去卢森堡指挥军队作战，立即从这里去，将军。”

艾森豪威尔以较为客气的目光看看巴顿，又问道：“你什么时候能开始进攻？”

“12月22日早晨。”巴顿果断地答道。

“别胡闹，乔治，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艾森豪威尔严厉地说。对于在场的各位来说，他们极少有人愿意承担这项战斗任务，因为他们很难按艾

森豪威尔的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把部队从正在作战的战场撤下来，并在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跨过冰冻的 100 多英里的道路，直接投入到一场空前猛烈的战斗中心地区去。因此，艾森豪威尔对巴顿在 22 号能发动进攻也表示怀疑。

巴顿仍不动声色地回答道：“这根本不是胡闹，将军。请您相信我，我已经作好了安排，我的参谋人员正在孜孜不倦地拟定作战细节。”他介绍了自己的初步方案，又补充说：“我肯定可以在 22 日发起一场强有力的攻势，但只能投入 3 个师——第 26、80 步兵师和第 4 装甲师。在 22 日我不能投入更多的部队，除非再过几天。但是我决心在 22 日用我手头的兵力发起进攻，因为假如我等待的话，就会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

巴顿的兵力不足，艾森豪威尔当场拍板，让巴顿抽调一部分部队给帕奇将军的第 7 集团军作为条件，将第 8 军和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指挥的第 101 空降师划归巴顿的第 3 集团军，同时，艾森豪威尔以商量的口吻对巴顿说：“鉴于你去指挥阿登战役，为了集中力量向北进攻，你是否能把你的部队现在防守摩泽尔河地段的任务移交给其它部队？”

“不必要，将军，我有能力完成这两个任务，请相信我。”巴顿婉转地答道。巴顿坚持控制摩泽尔河地区，其主要目的是想在将来利用这一地区进一步向德国腹地大规模推进。

最后，艾森豪威尔对会议的主要内容做了总结：“下一步行动的主旨是在北部堵住战线上出现的巨大缺口，从南部发动协调一致的进攻，其余问题交由巴顿全权解决。”

会议结束后，巴顿给盖伊打电话，发出了行动命令。于是第 4 装甲师就经过隆维向阿尔隆挺进，同时，第 80 师经过蒂翁维尔向卢森堡逼近。第 26 师已做好待命出发的一切准备。

巴顿走时，艾森豪威尔把他送出大门。艾森豪威尔明白是巴顿为他解了围，因此他非常感激巴顿。艾森豪威尔刚刚被晋升为上将，他半开玩笑地对巴顿说：“真有意思，乔治，每当我肩章上增添一颗星时，我就碰到敌军的进攻。”巴顿耸了耸肩做了个鬼脸说：“每一次你遭到进攻时，艾克，我就来为你保驾。”

凡尔登会议一结束，巴顿就已经拿了主意，因为他在南希已无事可做了，他对科德曼说，“我不回南希了，告诉米姆斯把吉普车开来，我们 5 分钟后就出发去卢森堡。另外给第 3 军的米利金将军、第 12 军的埃迪将军、第 20 军的沃克将军和后勤处长马勒打电话，让他们火速做好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24 日向德军发动全面进攻。”

20 日上午 9 时，巴顿赶到美军机构所在地卢森堡的阿尔法饭店。到饭店后，巴顿就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艾森豪威尔已决定为蒙哥马利的第 21 集团军群增添 18 个美军师，以便蒙哥马利向鲁尔以北地区推进，发动对科隆进攻和强渡萨尔河的两场大规模的攻势。同时将阿登以北的地面指挥权交给了蒙哥马利。这决定的直接后果是将美军的第 1 和第 9 集团军的指挥权从布莱德雷的手中移交给了英国人。布莱德雷手中现在只剩下巴顿一个集团军了。对于布莱德雷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等于是降职和被抛弃的打击，他和巴顿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现实。

此时，巴顿已无时间为布莱德雷抱不平了，他必须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阿登战役上来。距发动进攻的日子只有 3 天时间了，在这短短的几天里，第

3 集团军的作战方向要作一个大转弯，巴顿要处理诸如兵种协调、通讯和后勤保障等一系列难题，况且，他所面临的还是一个他还十分陌生的地区。形势是十分紧迫的。但巴顿从不会向困难屈服，他就像一只下山的猛虎，精神饱满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20 日，巴顿同米姆斯中士驱车视察了前线部队，会见了第 8 军军长米德尔顿、第 3 军军长米利金和第 4、第 9、第 10 装甲师，以及第 4 和第 80 步兵师，了解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部队做了战斗动员和军事部署。士兵们看到巴顿精神抖擞，充满信心，他们向巴顿表示：尽最大努力完成这次作战任务，甚至不惜生命，绝对听从招呼，你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根据巴顿的命令，第 3 集团军迅速进入了临战状态，以最快的节奏投入了工作。在 12 月 20 日至 22 日短短的 3 天时间里，他们完成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

- 1、作战处立即做了新的部署，把由 3 个军组成的由北向南的战线改变为一分为二的 4 个军的战线。一条战线在阿登地区由东向西伸展，另一条战线在萨尔地区由北向南延伸。整个战线来了个 90 度大转弯。

- 2、以“飞毛腿”著称的佩里上校组织 1338 辆机动车辆，运送了数以百计的作战部队和补给支队。汽车总行驶达 160 万多英里。

- 3、在马勒上校的领导下，夜以继日工作的后勤处建立起了一套新的补给系统，设立了几十个新兵站和仓库，在 100 小时左右的时间内转运了 62000 吨物资。

- 4、科克上校的情报处绘制和分发了几十万张新战场的作战地图和地形分析图，写出了敌情估计报告，并且非常及时地改变了战斗序列。

第 3 集团军在巴顿的领导下，从容不迫高效率地完成了战场转移工作。这样的工作效率是其它任何部队所望尘莫及的。巴顿依靠其手下工作人员对他的出色支持，现在完全可以用野战话机来指挥这一场极为复杂的战斗了。

这几天，米姆斯中士一直跟在巴顿的身后，他看到巴顿像魔术师一样高效率地调遣部队，独自完成了需要一个连的参谋人员才能做到的一系列复杂工作，不由得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军队应大幅度地精减指挥机构。他对巴顿说：“将军，政府花很多钱来雇用庞大的司令部，而这几天，第 3 集团军就在我们两人的指挥下，工作干得比他们还要出色。”

这堪称是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巴顿在短短的时间里，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把一支几十万人马的大军，从萨尔地区快速调往阿登山区，实现了战线由南向北的全面转移，各部队，各兵种之间配合默契，整个行动有条不紊，充分体现了美军的训练有素和日益成熟，同时也说明，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和战术家，巴顿具有极其旺盛的精力和无与伦比的指挥才能。布莱德雷从他设在卢森堡的办公室的窗户里密切注视着第 3 集团军的行动。他们在大雪中马不停蹄地奔跑着。士兵们的大衣上沾满了泥浆和雪花，凛冽的寒风迎面袭来，寒冷刺骨。指挥官站在坦克高高的炮塔上，用围巾遮住脸部御寒，调度和指挥各路大军分流行进。一天 24 小时，昼夜不停。看到这种情景，一向沉着稳健的布莱德雷几乎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他的眼眶湿润了。

巴顿的一切战前准备工作都已就绪。21 日他便考虑美军首先应在何地挫败德军。这时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地图上 19 日就标出来的巴斯托尼。巴斯托尼是一个不足 4000 人口的小镇，坐落在比利时东南部的一个狭小平原上，四周为稀疏的林地和丘陵所环绕，这里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当地的交通枢



纽，阿登南部公路网中的7条公路在这里汇合。在德军的作战计划中，只附带地将巴斯托尼这一城镇标为一个可能的补给中心。原计划还规定，有2个装甲师要绕过这一城镇，然后向西推进，只有一个较小的师——第26民兵师顺道占领它，德军视此不屑一顾。巴顿从战情通报中看到了德军对巴斯托尼的忽视，于是便决定用精锐部队坚守该镇，破坏敌军的后勤系统，从而达到牵制大量德军的目的，使其无法绕道而行。然后，再由第3集团军在正面向敌发动进攻。

在德军发动进攻的第一天晚上，由于第8军难以抵挡德军的进攻，艾森豪威尔就已指令泰勒将军的第101空降师火速赶往巴斯托尼增援。17日晚，第101空降师便开拔，于第二天晚就赶到了那里。

19日，在圣维持、马尔维和瓦尔德比利希等第8军的各个作战地区，受到前2天取得辉煌战绩的鼓舞，德军的第5装甲集团军和党卫军的第6装甲集团军，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分别向布鲁塞尔方向和安特卫普方向发动疯狂的进攻，大有锐不可挡之势。但德军所有的装甲集团军的推进都遭到了美军第10装甲师和刚刚投入战斗的第101空降师的阻截，而德军的民兵师还未到达巴斯托尼就在比索尔吕前面受到阻击。此时，巴斯托尼这个小小的集镇便赫然涌现在德国人面前。阿登进攻战役总指挥德军元帅龙德施泰特高叫道：“巴斯托尼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若被盟军控制，就必然会影响我们所有向西推进的部队，破坏我们的补给系统，牵制住我军相当多的兵力，因此我们必须立即攻占它。”

12月22日早晨6时，美军在阿登地区向德国发动进攻。进攻部队是第3军，由军长米利金负责指挥。米利金和他的参谋人员都是战场上的新手，但作战极其英勇顽强，第3军在他们的率领下，迎着暴风雪大踏步前进，战斗进展得相当顺利。左翼加菲将军的第4装甲师攻到了布尔农和马特兰格；右翼的第26师向前推进了16英里后才在朗布罗赫——格罗斯伯斯地区与敌军交上火；第80师前进了5英里后，在梅尔齐希遇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但很快肃清了该城的守敌。

德军元帅龙德施泰特重视巴斯托尼后，便派出大批部队来围攻该城镇。试图拔掉这个插入德军突击地区的障碍。德军派出希特勒手下两名最勇猛的将军前来围攻，一位是著名的非洲军团的弗里兹·拜尔林；另一位是巴顿在阿尔让当的老对手，赫赫有名的骑兵出身的冯·卢特维兹将军。这两位将军的任务是迅速排除巴斯托尼这个障碍，不得迟误。拜尔林认为，巴斯托尼内的美军已是瓮中之鳖，溜不掉了，于是派出代表进入城中进行恫吓和劝降。面对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自大的敌人，守军司令麦考利夫气愤地骂道：“白痴！”然后，他派人将没有听懂这个俚语而感到莫名其妙的代表送回德军阵地。麦考利夫的行为很快传遍了全镇，使美军士兵勇气倍增。当天晚上，麦考利夫发动了一系列突然袭击，打得敌人仓皇失措。德军明白，不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是拿不下巴斯托尼的，于是德军又连夜向该镇发动了全面攻击，德军猛烈的炮火向城内倾泻着如雨的炮弹，步兵跟在装甲部队后面往城里冲，巴斯托尼的守军快坚持不住了。

巴顿第3集团军的进攻并不顺利，但他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在为巴斯托尼解围的行动上。8月23日，盟国飞机——7个战斗轰炸机群、11个中型轰炸机群、第8航空队的1个师以及一些皇家空军的运输机，飞抵巴斯托尼上空。运输机全力向巴斯托尼运送各种物质，轰炸机则轮番向敌人重要目标实

施猛烈轰炸。盟军的轰炸给德军造成了极端恐怖的心理，德军的补给线也被破坏了。之后，巴顿命令第4装甲师的第2战斗群去突破敌军的包围圈，进入巴斯托尼。第4师的行动在肖蒙很快被德军猛烈的抗击所阻。12月26日凌晨2时30分，第4装甲师的部分部队乘着德军正在休息和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暗，杀出一条血路冲进了巴斯托尼，与守军取得了联系，随后运输车辆和救护车在装甲部队的掩护下迅速驶进了该镇，巴斯托尼的防御力量立刻得到了加强。最危险的阶段过去了，德军对巴斯托尼的围攻已正式告终了。美军始终据守着巴斯托尼，使它成为美军在德军大举进攻范围内的一个牢固的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就像一个钉子一样，将德军大举进攻的部队死死地钉在了这一地区。后来，在第9装甲师和第80步兵师的增援下，加菲将军的第4装甲师开始扩大已打开的走廊，并努力打通阿尔隆通往巴斯托尼的公路。12月29日，美军已彻底击溃了围攻巴斯托尼的德军，于是，巴顿便指挥美军全力冲向了另一个目标——赫法利策。

就在巴顿悄悄地准备杀向赫法利策时，1945年元旦不知不觉地来临了。巴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命令第3集团军的各炮兵阵地于午夜12点整用最猛烈的火力向敌人持续炮击20分钟。辞旧迎新的炮声消失后，巴顿和第3集团军的全体将士们听到了来自德军阵地的阵阵凄惨的哭叫声。

由于第3集团军的将士们的英勇作战，到1月中旬，战场局势发生了逆转，巴顿已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德军的进攻已是强弩之末，围歼德军的时刻已经到了。1月16日，巴顿命令部队从南北两路全速向赫法利策推进，夹击德军部队。拦腰斩断德军的突击部，在赫法利策胜利会师。力图尽快结束阿登战役。23日，美军攻占圣维特。27日，第3集团军的前锋已抵达乌尔河。29日，巴顿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阿登战役以美军的彻底胜利而结束。

在阿登战役中，第3集团军运动距离之远、推进速度之快，在短短时间内投入的兵力之多，这是美国历史上、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支部队可以比拟的。这次战役是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垂死挣扎时所抛出的，他本想从这场战役中捞到一些油水，并打乱盟军进攻的时间表。但其结果却是希特勒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德军损失了800余辆坦克、1000余架飞机，伤亡和被俘人员达10余万，此次战斗，巴顿的部队有14879人阵亡，14054人失踪，71009人受伤，共计损失99942人。

战役虽然是以巴顿的胜利而告结束，但当巴顿的部下们在欢呼雀跃欢庆胜利的时候，巴顿却流下了辛酸的眼泪。因为他明白现在所取得的胜利是靠自二战以来就紧紧跟随自己的第3集团军的将士们英勇杀敌，用鲜血换来的，他又想起了自己在乘车去赫法利策时所看到的情景：一位美军机枪手死后仍坐立着，他手中缠着子弹袋，右手食指放在扳机上，枪口仍然指向赫法利策方向。由于天气寒冷，这位美军士兵的尸体已被冻僵。一想到这种情景，巴顿就不寒而栗，于是他便决心在今后的战斗中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强有力的行动横扫“西壁”，向柏林长驱直入，以取得更辉煌的成功。

### 第十三章 莱茵河战役，巴顿与蒙哥马利争高低

巴顿：这是两个该死的混蛋

巴顿——当一把公关先生

“沙漠之鼠”斗不赢血胆将军

巴顿：军人剪彩？给我拿刺刀来

巴顿：让我放手干，战争早就结束了

阿登战役中，德军损失了 12 万大军和大量的宝贵物质，真可谓是伤筋动骨，德军在阿登战役中下的赌注虽然输掉了，但是由于希特勒的说教和戈培尔的宣传蛊惑，使莱茵河西岸的 85 个师的德军仍然感到前景是光明的。他们决心效忠元首和帝国，与盟军在莱茵河背水一战。艾森豪威尔看到，盟军在阿登战役后虽已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但希特勒决不会承认自己的彻底失败而拱手将“西壁”的莱茵河防线让出。于是艾森豪威尔决定，发动一次全线出击的大战役，给德军以致命打击。但就在制定作战计划时，盟军内部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其分歧仍然是诺曼底战役后盟军在塞纳河畔争吵的继续。军事指挥权问题在盟军高级将领中又引起了严重的危机。

艾森豪威尔全线出击的设想一经提出，便立刻遭到蒙哥马利的强烈反对，他攻击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设想只不过是原来在 1944 年 8 月制定的折衷方案的有机延续，即广阔战线的战略翻版。并强调如照这一设想方案实施的话，必将如 1944 年秋季攻势导致本可避免的阿登战役一样，给敌人以喘息并实施有组织的大规模反击的机会。蒙哥马利一再强调：盟军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因此要选定一个主攻方向，这就是他的部队所在的北部战场。在兵力使用上，蒙哥马利强调：只有主攻不需要的部队才能投入到其它行动中去。蒙哥马利的观点是得到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英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元帅强有力的支持的，他们总的出发点是英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希望将赢得战争最后胜利的美丽的花环戴在英国人头上。蒙哥马利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想获得战场上的全部作战指挥大权，不仅仅是保持在 12 月份已经获得的阿登以北所有部队的作战指挥权，而且还希望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手下所有地面部队的总指挥。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在 9 月 1 日以来担任的职务。第二是想利用自己在未来战场的权力，有效地阻止巴顿实施重大军事行动。

布莱德雷和巴顿对蒙哥马利这种作法十分气愤，他俩告诉艾森豪威尔：目前美军投入战场的兵力是 50 多个师，而英军只有 15 个师。蒙哥马利的要求不仅仅在他俩那里无法通过，就是在罗斯福总统那里，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以及在美国人民面前也是无法通过的。为了给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布莱德雷和巴顿都以辞职相要挟。布莱德雷说：“艾克，你要知道，我是不能在蒙哥马利手下工作的。倘若让他指挥全部地面部队，那么你必须把我送回美国。因为蒙哥马利若成为我的顶头上司，我就会丧失指挥信心。”

艾森豪威尔左右为难，作为盟军总司令，他既要顾全大局，维护盟军内部的团结，又要坚持原则，制定行之有效的作战计划，思量再三，经过与马歇尔磋商，艾森豪威尔又采取了妥协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冲突。他草拟了一份“作战计划大纲”，这个“作战计划大纲”除了蒙哥马利希望掌握“作战指挥权”的要求未予满足之外，几乎采纳了他的所有主张。这个作战计划的基本要点是：消灭莱茵河以西和摩泽尔河以北的敌军，准备以鲁尔北面为主攻方向，强渡莱茵河。作战计划的实施将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向莱茵

河进军；第二阶段是打到莱茵河以及更远的地方去。蒙哥马利打进德国的主力部队的进军路线定于从鲁尔以北的下莱茵省进入德国北部平原；布莱德雷从美因茨——法兰克福地区配合进攻，与俄国军队会师；另外，德弗斯将军的第6集团军群也同时从南边进行助攻。

巴顿对于让自己在今后的战斗中又担当配角有一肚子的不痛快。他认为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大部分是美军士兵，美国人应理所当然地戴上取得最后胜利的光荣桂冠，况且自己的部队正处于最理想的主攻位置——前面的地形正适合大规模的坦克作战。他为自己每次都只能得到一些残羹冷炙而抱不平，他再次向艾森豪威尔表示抗议，但仍然是无济于事。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巴顿于1月29日命令第3集团军4个军13个师的兵力肩并肩地部署在摩泽尔河、索尔河和奥尔河一线，准备在2月6日发动进攻，一举摧垮从萨尔劳滕向北至圣维特之间的“西壁”防线，巴顿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比特堡。但就在巴顿即将发动进攻时，他又接到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第3集团军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原地防守待命。

巴顿从布莱德雷那里得知，蒙哥马利即将在北面发动进攻，并将从第3集团军抽调好几个师去扩充他的进攻力量，以便尽快控制一大片莱茵河地区，在德军一旦崩溃时，好迅速开进德国。同一时期，第1集团军将占领鲁尔大坝，同时保护第9集团军的南翼，在第9集团军抵达莱茵河之后，第1集团军立即向科隆进攻，占领该城后向南推进，切断莱茵河西岸敌人的退路。而自己的第3集团军为了蒙哥马利获得更多的物资保障和右翼安全不得不原地防守，处于停顿状态，巴顿气愤得难以自抑。这一次巴顿是彻底地被激怒了，他高声大骂道，“艾克，蒙哥马利，你们两个该死的混蛋，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我不放，我宁愿与德国佬打仗，也不愿与你们这两个魔鬼纠缠。”巴顿此次已决心违抗上级的命令，照自己的计划行事。他对部下说：“让我们美军呆在这里袖手旁观，这是一种愚蠢而又不光彩的结束战争的办法。先生们，我们是决不会干愚蠢和不光彩的事情的。2月6日第3集团军将按原计划准时发动进攻，希望大家在攻击发起前，对这一事件守口如瓶，严守秘密。我们要让北面的那些先生们只能从他们的地图上看到我们的行进路线时才明白我们所干的这一切。”

布莱德雷此时与巴顿有着相同的处境，他非常理解巴顿的心情，当得知巴顿仍然要按时在艾佛尔正面发动攻势向基尔河推进时，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了。并提醒巴顿说：“如果蒙哥马利觉察到这一行动并加以反对的话，就说这一作战是‘进攻性防御行动’”。

2月6日，艾佛尔战役打响了。第一天进攻部队进展十分顺利，第7军向基尔河渐渐逼近，第20军肃清了萨尔河与摩泽尔河三角地带的德军。2月12日，第8军顺利完成了对莱茵河以西地区德军的清剿任务。至此，艾佛尔战役胜利结束。

艾佛尔战役结束后，巴顿指挥的部队被特里尔城挡住了去路。特里尔是德军在该地区的军事要地，守军力量雄厚，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早在1944年10月中旬，巴顿在拟定萨尔战役计划时，就对待里尔发生了兴趣。当时，他想借用第8军的第83师来攻克该城，但巴顿却没有借来第83师，后来，巴顿又把精力投入到了紧跟而来的阿登战役中，因此，巴顿失去了攻占特里尔的机会。现在，攻占特里尔的机会来了，巴顿决心一口吞掉这只拦路虎，作为艾佛尔战役的额外补充。但此时的巴顿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兵力不足；

二是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巴顿又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2月14日，巴顿在科德曼上校的陪同下，前往巴黎，做短期的气派十足的“度假旅行”，巴顿乘坐的是原属于德军元帅戈林的私人专用、豪华的自行铁路车厢，下榻于爱舍丽田园大街一旁的乔治五世饭店。巴顿此次旅行的真实目的是寻找机会，争取从最高司令部的官员们那里要到自己在攻克特里尔战斗中所需的装甲部队——第10装甲师。第10装甲师原先就是第20军的，后来在呵登战役前按照艾森豪威尔的指令调拨归第8军指挥。最后，第10装甲师成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预备队的成员。巴顿和沃克将军在讨论进攻特里尔的作战计划时，由于兵力不足，他俩便同时想到了借调第10装甲师，他俩认为，第94师若能得到第10装甲师的支援，就能在萨尔河和摩泽尔河之间的三角地带打开一个突破口，继而扫清三角地带的德军，攻克特里尔，甚至可以快速推进到科布伦茨。

在巴黎期间，巴顿为借调第10装甲师做了积极的努力，他四处游说，宣传鼓动，其中最有效果的要数史密斯将军特意为巴顿安排的打猎活动了。这次打猎活动有一些军界知名人士参加，而艾森豪威尔的作战部长布尔和怀特利两位将军却成了巴顿此次“狩猎”的目标。在狩猎活动中，巴顿与史密斯、布尔和怀特利等人打得极为火热，他慷慨解囊，请大家开怀畅饮。在似醉非醉之际，巴顿大讲第10装甲师的长处和弱点，以及应该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个师。他的话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一致称赞。19日，巴顿一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就打电话给最高司令部，提出了借调第10装甲师的要求。巴顿的笼络工作奏效了，布尔十分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他说：“可以把第10装甲师交给你，但你只能用它进行一次战斗，即消除三角地带的敌军。”

巴顿掌握了攻克特里尔的兵力后，又把争取的目标放在了布莱德雷的身上。

2月21日，西线战场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形势，艾森豪威尔的各支军队中，只有第3集团军在浴血奋战。蒙哥马利指挥的包括美军第9集团军在内的第21集团军群的主攻部队无所事事，就连布莱德雷的第1集团军和德弗斯两个集团军也徘徊不前。第3集团军取得了明显的战绩：在第8军前线，第90师攻克了6个城镇，扫清了城内的守军；第11装甲师扩大了“西壁”防线的突破口，攻克了罗赛德。第6装甲师拿下了奥尔河以东的4个村庄，扫清了守敌；在第7军前线，第80师围歼了奥尔河与盖伊河之间“西壁”防线的敌人，攻克了3座城镇；在第20军前线，第10师推进到萨尔河——摩泽尔河三角地带的最后一个目标，尔后向东推进到萨尔堡，一直扫荡到萨尔河畔。第94师攻占了奥尔绍尔茨和萨尔堡之间的几座城镇和村庄，清剿了萨尔河以西它占领地区内所有的敌军。

第3集团军正在乘势扩大战果时，布莱德雷来到了巴顿在离前方不远的指挥部，他带来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一个新的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蒙哥马利将在鲁尔以北的莱茵河对岸建立一个坚固的桥头堡阵地，同时第1集团军对科隆进行包围；第3集团军向艾弗尔推进，穿过莱茵河在法尔茨地区发动攻击，对蒙哥马利进行配合。布莱德雷认为这一计划是不合时宜的，他对艾森豪威尔仍然让第3集团军充当配角，感到十分恼火。巴顿看到了布莱德雷极其不满的情绪，认为这是争取布莱德雷同意自己向特里尔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于是他对布莱德雷说：“布特，按照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

你对自己手下的第3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将蹲在一边，无所事事的局面有何感想？”巴顿这么一问，无疑是戳了布莱德雷的隐痛之处，阿登战役后，布莱德雷手下只剩下了两个集团军，按照艾克妥协的《作战计划纲要》，第12集团军群只能是无所事事，这无疑是在战斗中将第12集团军群抛在了一边，后来还是布莱德雷瞒着最高司令部私下允许巴顿的第3集团军在艾弗尔发动攻势，才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而第1集团军在上次行动中几乎是消声匿迹了。这一次如果按照艾森豪威尔新的作战计划实施，第3集团军将是无所事事，这是布莱德雷所不愿看到的，他不愿第12集团军群在二战结束前就即刻从世界人民的记忆中消失。当巴顿装作若无其事的对他说：“根据我的理解，我有权把第3集团军的进攻范围向东扩展，攻渡基尔河，沿着萨尔河渡口以东约10公里处的深谷向南推进，此外，如果装甲部队在摩托化步兵的支援下有可能快速突进到莱茵河的话，我就有权抓住这种时机推进。”布莱德雷顺水推舟地说：“当然，对于任何这种机会，你决不可轻易放过。”实际上布莱德雷已同意巴顿按照自己的作战计划行事。

巴顿得到兵力和上级的首肯后，便立即采取行动准备对待里尔发动攻击。

在2月22日至25日这4天时间里，巴顿部队肃清了萨尔河——摩泽尔河三角地带的敌军，攻克了萨尔堡，在萨尔河对岸建立了一系列桥头堡阵地。特里尔已垂手可得。

现在是再次使用第10装甲师的时候了。原先，巴顿得到的指示是第10装甲师只能用于清除三角地带的敌军，而这一任务一旦完成，就应立即将其归还给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预备队。此时，巴顿还想利用这支部队攻打特里尔。盟军最高司令部几次催促巴顿归还这支部队，巴顿都一拖再拖。最后，最高司令部下达了最后期限，限他在72小时之内归还第10装甲师，不得有误，否则就停止第3集团军的一切物资供给。巴顿又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他决定碰碰运气，使用这支力量对特里尔发动进攻，于是他就进行了一次争夺时间和空间的赛跑。

28日，巴顿故伎重演，他命令部队中断与上级的所有通讯联系，不顾一切地投入到攻克特里尔的战斗中去。此次赛跑，巴顿双管齐下，命令基尔河西岸的威廉·施米特少将的第76师停止清剿，火速向特里尔挺进；在第20军战区的第10装甲师以最快的速度向特里尔推进。这两支部队没有辜负巴顿的期望，他们快速奔袭，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危机四伏的雷区，冒着无数敌军碉堡的激烈抵抗，滚滚向前。3月1日，第10装甲师在第94师的增援下，上午进攻部队攻到待里尔的城郊，下午攻入城内，当天夜里肃清残敌，攻克了特里尔城。

第二天早晨，巴顿接到两份拂晓时收到的来自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特急电报，一份内容是：绕开待里尔，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攻占。另一份内容是：立即归还第10装甲师。

看罢电文，巴顿微笑着对部下们说：“我们遵命，我们绕开特里尔，继续前进。”最后，巴顿叫来罗斯维奇军士，口述了一份急电，由第12集团军群转送盟国远征军司令部。电文写道：“用两个师攻克了特里尔。还要归还第10装甲师吗？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当巴顿正在与“时间和空间”赛跑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在北部发动进攻的蒙哥马利，巴顿也正在暗暗较劲，与蒙哥马利之间进行着一场竞赛，他

决心在逆境中也要赶在蒙哥马利之前并渡过莱茵河。在艾弗尔战役即将结束时，巴顿就将下一次战役——法尔茨战役酝酿好了。他决定在征得上级同意和获得足够兵力的情况下，将攻克科布伦茨的法尔茨战役打成一次漂亮的运动战，而不是按照艾森豪威尔计划的那样先全面展开，而后再发展成为胜利进军。为了获得上级的批准和足够的兵力，巴顿不得不再次施展“计谋”。他利用上司的心理和适当时机，使用欺骗的手段，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3月9日，巴顿奉命到设在列日的布莱德雷司令部去参加一次艾森豪威尔将军也要参加的受勋仪式。3月9日下午，巴顿在受勋仪式上见到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后，向他俩大谈目前战场上的形势对美军第3集团军是如何有利。他告诉两位上级，第3集团军的第8军已推进到莱茵河畔，并已开始清剿德军；第20军的第10装甲师已赶到萨尔姆河，并且向北开至多尔巴赫地区，在那里他们已架起了一座桥梁，建立了一个桥头堡阵地；第20军的第4装甲师已集结部队准备夺取摩泽尔河上的一座桥梁。巴顿介绍的情况使艾克和布莱德雷十分高兴，他俩希望巴顿今后能取得更辉煌的战绩。看到两位上级十分高兴，巴顿便乘机向他俩详细谈了法尔茨战役的计划，并明确表示，如果要想达到攻克科布伦茨的目的，第3集团军必须再增加1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听到巴顿的要求，艾克的脸色有些阴沉，他摇头将巴顿提出的一切都否决了。

9日晚10点，巴顿在列日接到参谋长盖伊将军的电报，称：埃迪第12军的第2快速机械化部队已夺取了摩泽尔河上的一座完好无损的桥梁，目前正在扩大战果，建立牢固的桥头阵地。巴顿立刻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艾克和布特，乘他们兴高采烈之际，巴顿提出了继续扩大战果的请求，并要求得到第80师（这个师原先属于第3集团军，现在划为最高司令部的预备队）。这一次艾森豪威尔很爽快地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巴顿立刻打电话给盖伊，命令他发动法尔茨战役。

10日凌晨，当巴顿回到指挥部时，盖伊向他解释说占领该桥的消息纯属误会，原因可能是电话出了毛病，他未能听清埃迪的话。巴顿对盖伊说：现在此事已无关紧要了，反正第80师已经到手，法尔茨战役也已打响了。于是巴顿将错就错，命令部队在没有得到进一步指示之前中断与“上级领导”的通讯联络；并命令埃迪尽可能地多架设桥梁，继续进攻。就在第3集团军装聋作哑的一段时间里，埃迪的部队很快就在摩泽尔河上架起了3座桥梁，为进攻法尔茨地区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巴顿的进攻力量仍然还缺少一支装甲部队，3月16日，另一个偶然的机机会帮了巴顿大忙。上午，艾森豪威尔在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陪同下，前往第12集团军群司令部会见布莱德雷，由于飞机无法在那里着陆，艾克决定临时改在巴顿的机场着陆。巴顿认为这是上帝赐予给他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做了周密的安排。艾森豪威尔一下飞机，就受到仪仗队和军乐队的隆重欢迎。接着，巴顿带艾克巡视了三角地带，最后来到特里尔。当天晚上，巴顿以丰盛的宴会招待了艾森豪威尔，并找来4名迷人的红十字会女士作陪客。这种款待在前沿部队几乎是少见的，艾森豪威尔简直有些受宠若惊。当晚宴进行到高潮时，巴顿不失时机地问艾森豪威尔：“根据第3集团军的作战进展情况，能否再拨一个装甲师给我？”艾森豪威尔正在兴头上，便满口答应将帕奇将军的第7集团军中的第12装甲师调归巴顿指挥。3月18日上午，第12装甲师便投入了战斗。

在艾弗尔战役的扫尾阶段，被围在科赫姆以西的德军 9 个师的残余部队撤退到摩泽尔河以东，于 3 月 12 日在洪斯吕山一带筑起一道防线，以达到保护战斗力日益削弱的巴尔克将军的 G 集团军群的北翼。但此时敌军的努力已经太晚了，因为巴顿的第 3 集团军向莱茵河的迅猛推进已使 G 集团军群的左翼充分暴露了出来，巴顿已掌握了对敌人打一场毁灭性运动战的良机。得到第 80 师和第 12 装甲师的巴顿如虎添翼，向敌人的防线猛扑了过去。加菲将军的第 4 装甲师在科布伦茨南面渡过了摩泽尔河，打破了敌军的后方阵地，紧随在后的是埃迪将军的第 12 军的步兵部队，他们紧紧地围住了科布伦茨城内的敌军。没过多久，沃克将军的第 20 军的装甲部队突破了“西壁”防线，并向莱茵河进攻。他的部队和第 12 军的装甲部队会师后，围住了洪斯吕山区的 10 个师残敌。与此同时，帕奇的第 7 集团军攻破了“西壁”防线后，正向北继续进攻。德军此时已乱作一团，边打边撤，企图在美因茨和曼海姆西面建立起一道防线，但在第 3 集团军装甲部队势不可挡的力量的冲击下未能如愿，第 4 装甲师深深地插进法尔茨地区，进入了第 7 集团军的作战区域，美军第 3 集团军和第 7 集团军的战线已连成一片。此时，美军部队如恶虎扑食般地扑向法尔茨地区的敌人。在莱茵河畔，除了一个渡口之外，敌军其他所有可逃跑的渡口均被第 4 装甲师切断。第 10 和第 12 两个装甲师狠命地把德军向东赶往莱茵河，敌军的撤退很快变成了溃退，敌军竞相朝着莱茵河上唯一掌握的渡口奔逃。此时，巴顿命令部队从三面向敌冲击，德军的部队被巴顿的装甲部队切割成了无数个互不相连的小块，随后，韦兰将军的第 19 战术空军部队的战术轰炸机又对敌实施了无情的轰炸。步兵在飞机轰炸过后，对被切割包围的德军穷追猛打。德军的两个集团军在美军的猛烈攻击下很快便大部被歼，并有 8 万多人被俘。3 月 18 日，第 3 集团军从美因茨和曼海姆地区调头向西南卷击，配合科伦布茨正面部队进攻。很快，科布伦茨便落入了美军手中，法尔茨战役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法尔茨战役后，巴顿认为与蒙哥马利竞赛的决胜时刻已经来临，便决定加快部队向莱茵河推进的速度，以保证在蒙哥马利之前渡过莱茵河。

3 月 10 日以前，蒙哥马利实施的“名符其实”和“巨型炸弹”这两个战役已经结束，蒙哥马利的少数作战部队已出乎意料地强攻到了莱茵河边，从内伊梅根到科隆之间整个莱茵河西岸都在蒙哥马利的部队控制之下。此时，稳扎稳打的蒙哥马利计划在 3 月 24 日进行颇为壮观的“劫掠”行动，把艾森豪威尔指挥的 35 个师的庞大军队调到莱茵河边，包围鲁尔，为盟军的装甲部队进入德国北部平原地打开通道。小心谨慎的蒙哥马利认为：如果要渡河，就必须做到确有把握，并且在渡河后要大踏步地向前推进，从北面直捣柏林。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要为即将发动的“劫掠”行动做充分的准备。所以，从 3 月 10 日以来，蒙哥马利的所有部队都处在一种停滞状态，悄无声息，蒙哥马利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渡河准备，到进攻发起的前一天，蒙哥马利为渡河作战屯集了 11.8 万吨各种各样的供应物质；有约 5000 辆坦克、坦克运输车和 3.2 万辆其它车辆在夜间进入莱茵河西岸的阵地；准备了 36 艘渡河用的登陆艇和 3500 门大炮；3000 架战斗机和 500 架重型轰炸机正翘首等飞；同时，蒙哥马利为参加“劫掠”战斗行动的美军第 17 空降师和英军第 6 空降师作了复杂的安排，以免在行动中出现错误。此次蒙哥马利的渡河行动也惊动了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来到莱茵河畔，慰问部队，检查渡河准备情况，后来，他给斯大林元帅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我们正在准备发动强渡莱茵河



的主攻，进攻部队将在 3000 门大炮和 1 个空降军的支援下向河对岸的敌军猛扑过去，一旦渡河成功，一支格外强大的装甲预备队将乘胜追击。”

3 月 19 日，巴顿命令未作任何休整的部队马不停蹄向莱茵河边挺进，抢占要道和渡口，到 22 日，第 3 集团军已经实现了对莱茵河以西德军的合围。这一天，巴顿部队共俘获德军 1.1 万人。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它表明，德军已经处在土崩瓦解的前夕。巴顿看到强渡莱茵河的时机已经成熟。

时间不多了，良机难得，机不可失，巴顿决定在远离后续部队并且没有得到上级批准、没有空中掩护和地面炮火支援的情况下，抢在蒙哥马利行动之前，强渡莱茵河，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成为第一个跨过莱茵河的盟军高级军官的愿望。

3 月 22 日晚，就在蒙哥马利准备发动最后一场“大表演”的当口，巴顿发出了紧急攻渡莱茵河的信号。

晚 11 时，第 5 师的两个营兵力开始渡河。一直被蒙哥马利吹嘘为“欧洲最大的天堑”的莱茵河并没有出现德军的精锐部队，这一现象使第 3 集团军的将士们也感到惊诧，巴顿部队的渡河行动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相反，当德军看到没有做充分渡河准备的第 3 集团军渡河时，都反感到迷惑和惊慌失措。他们以为这是渡河侦察部队前来试探火力。拂晓，当德军尚未醒悟过来时，第 3 集团军已有 6 个营的兵力渡过了河，而其伤亡仅力 34 人。11 日晚，巴顿的第 5 师已从美因茨以南几公里处毫无设防的地段全部渡过河去，并建立了第二个桥头堡阵地。

第 5 师成功的渡河行动，使巴顿大喜过望，他真想向全世界宣布这一喜讯。但由于此次渡河是没有得到盟国最高司令部明确命令的，因此他起初不愿声张出去，但他还是无比兴奋地将此事告诉了布莱德雷。23 日，布莱德雷刚喝完早餐的第二杯咖啡，便接到巴顿急切打来的电话。

“布莱德，我已经渡过了莱茵河，但先不要声张，”巴顿压低嗓门叫道。“昨天夜里，我让一个师偷偷地渡过了河，对岸的德军很少，他们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先保守秘密，然后再看看情况会如何发展。”

晚上，布莱德雷又接到电话，这次巴顿是用高嗓门嚷道：“布莱德，快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已渡过了莱茵河！今天德军企图摧毁我们的浮桥，让我们打死了 33 个。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第 3 集团军在蒙哥马利尚未渡河之前就渡过去了。”

3 月 23 日夜晚，蒙哥马利在北面也发动了强渡莱茵河的战斗。当夜，第 51 苏格兰师和第 15 苏格兰师在莱茵河的两处也成功地渡过了河。

3 月 24 日早晨，巴顿一身戎装，精神饱满。在埃迪、科德曼和斯蒂勒的陪同下，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过了莱茵河。当走到浮桥中间时，他停住了脚步，朝河里吐了一口唾沫自言自语地说：“希特勒，我等着你在投降书上签字呢！而蒙哥马利，你这一次却又败在我的手下了”。

就在巴顿过河不久，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丘吉尔首相在上次视察前线后就精心写好的祝贺蒙哥马利元帅发动的历史上第一次抢渡莱茵河战斗成功的演讲稿，在 24 日早晨被英国广播公司错误地播放了出来，而实际上，这时第 3 集团军已经先于英军 24 小时渡过了莱茵河。后来这一事件便成了世人的笑柄。

比蒙哥马利早 24 小时渡过莱茵河是巴顿军事生涯的顶点。他所指挥的大规模的激烈战役就此结束了。接下来是蔚为壮观的大踏步前进，与其说是追

击溃不成军的敌人，倒不如说是享受胜利大进军的喜悦和骄傲。

为了不给敌人任何的喘息机会，巴顿在莱茵河对岸建立了4个桥头堡阵地后，又命令第8军在科布伦茨甫面发起了第二次强渡。之后，巴顿的部队象秋风扫落叶一样穿过美因茨——法兰克福——达姆施塔特三角地带，又回头向美因茨挺进，3月25日夺取了哈瑞和阿沙芬堡附近的美因河桥头阵地。美军在桥头堡阵地击败了德军进行的疯狂的反扑。到28日，第4装甲师向北推进了30英里，与第1集团军的部队会了师，并且在威斯巴登——宾根地区围住了数千名德军。

3月下旬，在莱茵贝会议上，盟国最高司令部通过了最后打败纳粹德国的作战计划。参加此次会议的有丘吉尔、布鲁克、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这个计划开始是由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同时提出的，得到了与会各位的支持，巴顿和雀奇斯也表示赞同。

在制定计划时，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主要考虑了两个因素，首先是苏军的进展问题。1945年初，苏军在东线攻势凌厉，进展神速。他们的目标是一举拿下德国法西斯的心脏——柏林。为了实现这一壮举，他们调集了10个集团军和两个空军集团，近80个师。到2月下旬，他们已经攻抵尼斯河，离柏林只有35英里。而盟军距柏林还有100多公里，且补给问题十分严峻，要想赶在苏军之前拿下柏林是不明智的。而且，盟国已经商量，战争结束后，德国将由美、英、法、苏共同占领，苏占区包括易北河以西90英里范围内的东部德国。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不愿意耗费巨大力量去夺取必须交给苏联人的地区，柏林已由军事目标转变为政治目标，所以，他们对越过易北河以后的战事和攻克柏林并不热心。

其次是防止希特勒可能退至德国南部深山负隅顽抗的问题。据情报部门报告，有相当数量的党卫军和精选的部队正在有计划地退到奥地利，纳粹政权一些最重要的部门和人物都已经在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中的后人所称的“全国防御堡垒”安顿下来，企图以其险要的地形，顽抗到底，以图东山再起。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的计划主要考虑军事目的，其基本点是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小的代价，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力量，然后转入对日作战。该计划规定第3集团军的任务是迅速穿过德国中部，直抵易北河畔与苏军会师。

根据莱茵贝会议上确定的作战计划，巴顿率领部队在威斯巴登——宾根地区歼灭被围困的德军后，将进攻矛头直指易北河畔。为了不使德军有任何守卫防御阵地的机会，巴顿的部队向卡塞尔和富尔达地区疾驶猛进。装甲部队沿着韦拉河两岸向爱森纳赫挺进，越过富达尔河后，又向前推进了20英里，从而彻底粉碎了德军想在卡塞尔和韦拉河一线站住脚跟的幻想。巴顿势如破竹的装甲部队在占领了米尔豪森、戈塔和苏尔后停止了前进，然后回头和步兵部队清剿了被合围的敌军。

4月10日，第3集团军向穆尔德河进军。他的装甲部队又以脱缰的野马之势，越过了埃尔福特、魏玛、耶拿和格拉，攻至克姆尼茨，在5天的时间里，部队推进了80英里。

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巴顿得到这个消息异常悲痛，他为总统的死感到惋惜。他认为罗斯福总统的匆匆离世，对未来世界是一个巨大损失，英、美、苏三足鼎立的世界必将失去暂时的平衡。

4月14日，巴顿应邀参加了在美因茨的莱茵桥上举行的通车典礼活动。剪彩时，他以轻蔑的态度拒绝使用递给他的一把大剪刀。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裁缝师傅吗？给我拿刺刀来！”

正当巴顿按照原定进军路线全速向前推进的时候，他接到了艾森豪威尔给第3集团军下达的一个新的作战任务：改变进攻方向，全力打击所谓的“全国防御堡垒”。这一时期，巴顿早就怀疑“全国防御堡垒”的真实作用，他认为在纳粹即将灭亡的时候，人心不稳，希特勒是没有能力再组织一个可以抵挡盟军前进的象样的军事要塞的，此“堡垒”只不过是希特勒虚构的一个骗局，德军大肆宣传它，主要目的是想打乱盟军的作战部署。盟军不必为这个“堡垒”而担忧。

军命难违，巴顿坚决地执行了艾森豪威尔的作战指令。但就在第3集团军根据巴顿的命令为进攻“堡垒”作准备的时候，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巴顿亲自去情报部门了解情况，并派出小股部队深入“堡垒”前沿进行侦察。在掌握了大量证据的情况下，巴顿向艾森豪威尔报告，德军大肆渲染的阿尔卑斯堡垒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空中楼阁，并要求艾森豪威尔批准自己改变作战方向，向东挺进捷克斯洛伐克，争取在苏军之前进入捷克斯洛伐克。

就在第3集团军奉命准备向“堡垒”推进时，巴顿获悉自己被授予四星上将，这使他感到欣慰。但是，他对部下说：“如果早在第一批提拔我的话，我会更高兴。”

4月20日，紧张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第3集团军开始转向南方发动新的攻势，部队仅在诺伊马克特和雷根斯堡遇到敌人的抵抗，3个强大的军沿前阿尔特米尔河、多瑙河和伊萨尔河一线，把德军赶进了奥地利。

5月2日，第80步兵师到达因河，并且在靠近奥地利一个叫布劳瑙的地方开始过河。这座小城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诞生地，在纳粹时期，这一小城被视为圣地。但现在，城内的守军不经一战，在第13装甲师的命令下，守军拱手交出了这座城镇。就在同一天，苏联红军以惊人的速度攻到柏林城下，并在下午攻克了柏林，之后，他们继续向西穿过梅克伦堡和勃兰登堡，与英军会师。另一支红军到达易北河畔维滕堡的东南方，与美军会合。5月4日，当巴顿的第11装甲师攻打“堡垒”进军中的最后一个目标林茨的时候，巴顿接到布莱德雷打来的电话说：“最高司令部已经同意你的最后一次战役，向捷克斯洛伐克挺进。”

接到这个命令，巴顿非常高兴。此时巴顿刚刚得到拨给自己指挥的由第1、第2和第97步兵师以及第9装甲师组成的第5军。现在巴顿已拥有总兵力达54万的庞大军队。在他看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犹如探囊取物。于是他命令第90步兵师、第5步兵师和里德上校的第2骑兵团迅速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命令约翰·皮尔斯准将的第16装甲师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

5月5日上午8时，战役打响了。捷克斯洛伐克已处在第3集团军的强大攻势之下。第1师正向卡尔斯巴德推进；米尔顿·哈尔西准将的第97师正在向比尔森进攻；第12军在左翼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后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并准备进攻布拉格；里德的机械化大队的第2中队正全速驰往克拉托维去接受该地驻军的投降；第42机械化中队的部队占领了普拉西里；第90师为巴顿的装甲部队打开了雷根山口的通路；第5师打通了另外3条公路，越过了特

普拉河；第4装甲师也正在向布拉格推进。

5月5日，布拉格的守军已基本上瓦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爱国者以公开的身份活动起来，并解放了这座城市。

巴顿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布莱德雷，告诉他夺取布拉格的时机已经成熟，并要求立即进入该城。但是，按照盟军事先的约定，布拉格处在美军占领区的界线之外，布莱德雷无权做出进入该城的决定。布莱德雷对巴顿的答复是先向艾森豪威尔请示一下再说，此时，巴顿突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他提出，他将在5月6日“失踪”，在与外界不接触的时候，他的军队将进入布拉格，然后，他再重新露面，从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的电话亭里向布莱德雷报告。布莱德雷很担忧，因为这样做将涉及到重要的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敢有半点冒失。最高司令官接到报告后，断然命令：第3集团军必须停止在预定的停止线上，即经过比尔森的停止进军线，以免造成军队间可能出现的混乱。

1945年5月6日是第3集团军战斗的最后一天，巴顿已知道，德军将于第二天无条件投降。对于巴顿来说，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他没有心情来庆祝战争的胜利，此时，他突然感到一阵空前的孤独和疲劳。

8日，第3集团军终于与红军会师了。9日，巴顿眼睁睁地看着苏联第1乌克兰方面军进入布拉格。这时，巴顿对此已无能为力，第3集团军的使命已告结束。

5月10日，巴顿发布了停止战斗的第98号总命令。

纵观整个西线的反法西斯战争，巴顿及第3集团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3集团军取得的功绩和创下的记录是无与伦比的。在281天的战斗中，它占领了81522平方英里的土地，解放了12000座城镇和村庄，其中有27座大中城市。它保持了直线距离75到100多英里宽的进攻正面，向前推进了1000多英里。它给敌军造成的伤亡总数达1443888人，其中死144500人，伤115700人，俘虏1183688人。在解放欧洲的伟大战斗中，巴顿的军事领导艺术和指挥才能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他的军事决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正如他后来估价自己在取得胜利中所起的作用时写的：“可以这样说，在整个欧洲作战当中，除了没有发布一项占领哈默尔堡的作战命令之外，就我所知，我没有犯过别的错误。在其它方面，对我的作战行动我都感到十分满意。在所有的情况下，几乎是在整个作战中，我都是处于上级指挥部的约束之下。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我可能太急躁了。然而，我并不相信我当时性子太急，我感到如果允许我放手干的话，战争可能会更早的结束，更多的生命会得到拯救。”

## 第十四章 艾森豪威尔惊呼：巴顿，闭上你的臭嘴

巴顿：和平是一座地狱

杜鲁门总统决心让铁托守点本分

巴顿：在抓到东条英机之前，我决不洗手

巴顿：现在是攻打莫斯科的最好时机

巴顿：应给第3集团军每人发一枚纯金奖章

巴顿：我对墨索里尼十分钦佩

巴顿：比，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巴顿死了，美国的坦克时代结束了

1945年5月7日凌晨2时41分，德国政府代表伍德勒在艾森豪威尔总部代表德最高统帅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5月8日24时，在柏林朱可夫总部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正式仪式；5月9日零时，条约正式生效；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巴顿是在自己设在累根斯堡的指挥部接到德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的。布莱德雷电话告之的这个消息把巴顿弄得晕头转向，他不能马上断定，这究竟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放下电话，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外面是黑糊糊的一片。这场战争对于巴顿来说结束的太快了，他像还没有过足“烟瘾”一样，十分沮丧，失望的情绪达到了顶峰。他对盖伊将军说：“我们以后永远没有仗可打了，至少在德国，我们不会再打仗了。”此时的巴顿已感到无事可做和极度苦闷。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热爱战争、工作和振奋人心的事。和平对我来说，将是一座地狱。”于是他极力争取被派往远东对日作战。他利用阿诺德将军到他在德国司令部拜访的机会，请这位空军司令在马歇尔面前替他说情。然后他又直接写信给参谋长，请求尽快调动他的工作，他说：“哪怕指挥一个师，我也心甘情愿。”他满怀信心的认为向太平洋进军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保证：第3集团军就要向太平洋进发，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场上对日作战，彻底摧毁法西斯主义的最后一个巢穴。并声称：在我抓到东条英机之前，我绝不洗手。

5月20日，巴顿得到明确答复，他去中国对日作战的要求化为泡影。据传此次出面阻止巴顿的是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此时的巴顿越想越觉得懊恼。他感到自己将很快成为一个无用的历史人物了，他的失意甚至使他变得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

5月的最后几天里，巴顿又得到了一个重返战场的机会。16日，当巴顿去纳兹福德一带旧地重游途经伦敦的时候，他在克拉里奇饭店接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作战部的布尔将军打来的一个电话，让他立即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报到。5点30分，巴顿返回法国，与艾森豪威尔私下密谈。艾森豪威尔告诉他：巴尔干地区铁托势力正在迅速膨胀，并觊觎着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的一部分领土。杜鲁门总统决心让铁托守本分点，指示马歇尔将军安排一支美国军队在意大利北部显示一下力量，马歇尔指示由你去执行这一使命，如果铁托有反应，你可以越过恩斯河。巴顿为此行动准备了2天时间，枕戈待旦。但是，由于驻意大利盟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不愿让巴顿进入他的势力范围，出面阻止，这一行动后来被取消了。巴顿参加作战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麦克阿瑟和克拉克将军拒绝巴顿到各自管辖的战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害

怕巴顿惹起不必要的各种麻烦，怕他捅出漏子。人们对巴顿以前惹出的麻烦仍记忆犹新。所以，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巴顿此时正在痛饮自己酿造的苦酒。

百无聊赖的巴顿在两次作战无望的情况下，便怀念起家乡和亲人，他决定返回美国作短期休假。

失意的巴顿回到美国，但美国人民则把他当作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看待。6月7日，当佩带着24颗闪闪发光星章的巴顿乘坐的飞机在波士顿一着陆，便受到热烈的欢迎。当时，“万岁，马萨诸塞州”的歌声响彻云霄（马萨诸塞州是巴顿夫人的家乡，此地人民也把巴顿看成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在灿烂阳光下，金色的州旗在微风中飘扬，起码有100万人排成长达25英里的队伍夹道欢迎巴顿将军。鲜花、彩带和欢呼的人群很快又使巴顿那颗破碎的心振作起来。在他看来，自己所受的一切磨难和打击都已得到了补偿，世界是多么美好啊！但他很快就发现，由于自己的言论和思想与美国的社会气氛的不协调，在瞬间出现的狂热崇拜后，美国人民便很快冷淡了他。巴顿又一次被抛入绝望的深渊。

巴顿多次被邀请到各地发表演讲。在这些演讲中，巴顿充分表现了他那英武的雄姿和军人气度。他总是迈着武士般的步伐健步走上讲台，用威武宏亮的声音和不容置疑的口吻发表他的见解。在洛杉矶市政厅台阶上巴顿发表演说时，显得十分谦逊。他指着胸前的绶带说：“是勇士们赢得了勋章，只不过由我来佩带罢了。”说罢热泪盈眶。巴顿的演讲更多的是为自己惹来麻烦，正如那些熟悉他的将军们所说的那句恰如其分的妙语：“巴顿的嘴巴并不是经常听大脑使唤的。”在哈奇城的埃斯普兰纳德广场上的一次讲演中，巴顿深深地触犯了烈士们的父亲。他讲道：“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在战场上牺牲了生命的人才算是英雄，相反，我倒认为在战场上送了命的人往往是大傻瓜。”巴顿说这句话的真实目的是在强调战争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为国捐躯，而是要设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他并没有污辱烈士的意思，当然，他也知道战争中伤亡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这番话被美联社刊载出来之后，立即在各地引起了轰动。最后，巴顿不得不出面向烈士父母公开赔礼道歉才平息了这一事件。更为意想不到的，巴顿在多次演讲中，用激昂的语调眉飞色舞地向听众大讲未来战争，号召人们加紧备战，保持高昂的士气，放弃任何和平麻痹的思想。这些杀气腾腾的言辞好像是一个好战分子在进行战争动员。巴顿似乎暗示着人们战争矛头将毫无疑问地指向东方苏联。有些新闻记者便追问巴顿：“在日军即将覆灭的情况下，你还想把战争引向何方？”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巴顿无言以对，只好搪塞了过去。此时，饱经战乱的美国人民刚刚获得和平，人心思定，渴望过着祥和富足的生活，巴顿的过激言论激起了许多人的反感和厌恶，一些进步分子和爱好和平的人士对巴顿的反共观点进行了批评。巴顿过去的一些政敌也在“星条报”上对巴顿进行攻击和低毁，不久之后，这位胜利者的英雄形象变得暗淡起来。

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对巴顿的言行也极其不满意，特别是对巴顿在西方国家和共产主义苏联之间制造的矛盾冲突更为气愤。他们认为巴顿犯有精神分裂症，并警告巴顿：“请你行为检点一些，闭上你那张惹事生非的臭嘴。”

为了缩短巴顿在美国的滞留时间，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为了恢复巴顿的自豪感，维护他的自尊心，帮助他改变那种死气沉沉、百无聊赖的处境，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便很快任命巴顿为驻巴伐利亚军事行政长官，并催

促他尽快上任。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本来是出于好意，但恰恰是这一决定到头来却是真正地毁了巴顿。

巴伐利亚是德国纳粹主义的诞生地，有很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在那里巴顿还要第一次与社会主义苏联直接打交道，所以，巴顿对这一任职也十分厌恶。巴顿生平只知道打仗，他认为上战场就像参加有奖比赛，富有激人上进的刺激性。他只热衷于战争，而对管理工作却十分陌生；对于政治巴顿生平更是极少考虑，因此，巴顿在巴伐利亚任职期间便出了许多致命问题，从而导致巴顿政治生命的彻底结束。

巴顿在巴伐利亚任职期间，主要处理了以下3件大事：

第一，是执行波茨坦会议上确定的“天蚀”计划中规定的“四非”任务（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军事工业化和非亲善）。“非军事化”就是“全部解除德国的武装”，巴顿认为，这在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德国，要实现这个目标似乎是痴心妄想。“非纳粹化”就是必须将所有国社党党员及其各种组织和其他“敌视盟军”的分子从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中清除出去，也不准在重要的私人企业中任职。巴顿认为这件事也很难办到。“非军事工业化”就是要铲除一切工业，把德国变成荒凉的农村。巴顿认为这一点好办，只要把德国一切可以被用来进行军工生产的工业铲除即可。“非亲善”就是不要和占领区的人民亲善，其目的是使德国人威信扫地，蒙受耻辱，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根本不是什么“优秀民族”。巴顿从来就不认为“非亲善”是个好主意，他也从不认为这条禁令能行得通。

第二，是与苏联社会主义打交道。巴顿是个纯粹的军人，而不是政治家，他对政治既不喜欢，也不精通，但他内心深处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对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苏联抱有一种天生的敌意，而且时常流露在言谈举止之中，很难掩饰。在他眼中，共产主义是一种奇怪的制度，斯大林是一个残忍的革命家，而苏联红军则是一群具有最严格、最无情纪律的“乌合之众”，苏联和东欧国家人民生活在不幸之中。他本身好战的天性又使他认为，只有靠武力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据此，他在194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公开表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巴顿的最大敌人已从纳粹转为苏联，他这种思想在1945年战争即将结束时就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当巴顿的部队占领比尔森准备向布拉格发动进攻时，布莱德雷转达了艾森豪威尔的命令，让巴顿部队停止了推进。此时，巴顿向作战部副部长帕特森说：“副部长先生，让我们把皮靴擦亮，把刺刀磨得锋利闪光，向俄国人显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吧。我们仅仅是打败了德国人，可是我们并没真正赢得这场战争。我们要让俄国人撤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如果他们不肯这样办，我们将用武力迫使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土上去。”帕特森有些畏缩地说：“你不了解俄国人的实力，我们不能那么做。”巴顿又接着说：“我认为，目前的美国军队能够不费吹灰之力打败任何军队。因为俄国人只是步兵厉害些，他们的炮兵、空军、坦克兵以及打总体战争的知识都很差劲，而美国恰好在这3个方面都占有优势。如果真有必要打败俄国的话，应当越快越好，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保证拿下莫斯科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千万不能等俄国人来打我们，那样我们会被动的”。

由于巴顿将苏联视为目前头号大敌，并积极主张对其开战，所以在与苏联人的交往中便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最大一次冲突发生在柏林的一次阅兵式上。那次，巴顿站在观礼台上搭拉着眼皮，紧皱眉头，一言不发，显得傲慢

而无礼。由于巴顿是一位著名的战将，因此，苏联同行们对他这种很不友好的态度并不介意。一位苏联将军主动派翻译来请巴顿在阅兵后去饮酒。不料巴顿竟不尽情理地对翻译说：“告诉俄国狗崽子，根据他们在这里的表现，我把他们当成敌人，我宁愿砍掉自己的脑袋，也不同敌人去喝酒。”面对巴顿的粗野无礼，苏联将军用善意诙谐的言语回敬了巴顿，他让翻译告诉巴顿说：“我的看法恰好同你的看法一样，先生。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同我饮酒呢？”由于这位苏联将军的宽宏大量，这一本可发展成为外交事件的场面便被平息了。

第三，是处理搜获所得的黄金和纸币。1945年4月4日，巴顿的部队在攻克梅克斯村后，意外地在一个矿井里发现了德军逃跑时匿藏的纸币、黄金和贵重物品。计有黄金250吨，十几亿美元，9800万法郎和27亿德国马克，还有400吨艺术珍品。发现这些财宝后，巴顿决定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使这批财宝销声匿迹。巴顿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将这些金币和金条拿一些去熔掉，铸成一枚枚大纪念章，给第3集团军的指战员每人发一枚留念。其它部分存放起来，等到美国国会削减军费时，用它来购买新式武器。或者是用于未来的对苏作战。后来，此事被新闻媒介捅出，巴顿不得不如数上交所得财宝。但后来谣传在财宝被运往法兰克福的途中，有一辆货车“失踪”了。但是，第3集团军的人员坚持说：“出发时的30辆货车一辆不少地按计划、按原定时间到达了目的地。”

巴顿对以上3件事的处置深深地引起了苏联人的不满。在派侦探取得大量证据的情况下，苏军方面在1945年9月份向盟军最高司令部表示强烈抗议，指控巴顿以苏军为敌，亲善纳粹，故意放慢对德军的遣返速度，并暗示说巴顿有可能在利用德军俘虏拚凑一支私人部队以便进行他自己邪恶的冒险。并私扣部分缴获的黄金和纸币，留作私人部队购买军事装备使用。

艾森豪威尔在战后这一短短的时间里，已经适应了形势的变化，他已与苏军领导失可失等人在接触中建立了友谊和理解。他坚守《波斯坦宣言》的协议和精神，这个宣言的目的不是对德国人进行惩罚，而是制约德国，不让它作为一个民族再崛起，重新构成对人类的威胁。他主张，为了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战后应实现普遍持久的和平，而其基础之一便是与苏联保持和解，他的观点与巴顿对苏联偏激的观点和立即与苏联开战的主张相去甚远。

艾森豪威尔在接到苏军方面作为证据的文字材料和照片后，感到极为震惊，有一张照片加文字说明显示：巴顿在看到已被游击队处死并将其尸体象牛排一样挂在钩子上示众的墨索里尼时感到难过和惋惜，注解中录入了巴顿的原话：“我对墨索里尼十分钦佩，这样处死他是典型的意大利式的宣传把戏。”另有一张照片显示：巴顿在视察战俘营时，德军俘虏向他热烈欢呼，把花抛向巴顿。注解中录入了战俘叫嚷的内容：“巴顿是我们德国人的救星，是他把我们从俄国暴徒手中拯救出来的。”有一份文字材料说明：5月份，希特勒党卫队有几个师的精锐部队在捷克投降，但在第3集团军的俘虏名册上却不算纳粹军队，也没有将他们解散，更没有解除他们的武装。另有一份文字材料还说明：7月份，巴顿竟然下令要把纳粹强加到捷克人民头上的大约1500名波兰法西斯匪徒调往别处，以保护他们不会受到布拉格政府即将给这些匪徒的惩罚。第3份文字材料说明，巴顿在拼凑的谢弗政府中启用了26名前纳粹分子的心腹人物。苏军方面对巴顿的指控引起了艾森豪威尔的高度重视，他派出了一个工作组去调查情况，并亲自打电话告诫巴顿：“我要你



快点悬崖勒马，按命令实施消除纳粹影响的计划。不要他妈的再溺爱那些纳粹分子了。”巴顿对艾克的警告很不以为然，他骂道：“我从来没听说过我们是为了德国非纳粹化而打仗的。妈的，这些该死的俄国佬，我早晚要与你们较量，而且要将德国军队武装起来一同向你们发起进攻。”

巴顿热爱战争，他不能忍受没有战争的生活。他要不断的打仗，就要不断地找对手。这次他又把目标对准俄国，但他实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世界人民需要和平，而不是战争。

不久，新闻界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巴顿身上了。这一次巴顿是以失败者的面孔出现的。

1945年9月21日，《美国在德国的失败》一文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此文叙述了巴伐利亚的局势是如何的一团糟，于是美国人都一致认为是巴顿一手造成了这种局面的出现，他应当对非纳粹化和非军事化计划的失败负完全责任。巴顿的英雄形象再次受到损害。

在此期间，艾克还希望能获得一点宽限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要有足够的时间为巴顿在欧洲战区以外安排一个更为合适的职位。但是，流言蜚语在传播，危机在增长。就连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在给艾克的一封信中也怒气冲冲地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风声最紧的时刻，巴顿又在极薄的冰层上滑行，这无疑等于是火上浇油。

9月22日，巴顿在巴特特尔茨他的司令部里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贬低非纳粹化的计划，并宣称军事管制政府“如果雇佣更多前纳粹党成员来担任管理工作，或作为熟练工作人员，就会取得更大的成效。”听后，记者们大吃一惊。其中有一位看到这是个能从巴顿嘴里哄出一则特大新闻来的时机，便即席问道：“将军，毕竟是大多数普通纳粹分子参加了他们的党，这与美国人成为共和党或民主党人不是一样吗？”巴顿没有感到这是一个陷阱，便信口开河地说：“是的，差不多。”

第二天，这则报道成了头条新闻。《时报》的标题是：“巴顿贬低非纳粹化”。“美国将军说：纳粹分子就像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或这类意思的措词，也相继出现在美国和世界的各家报纸上。

当风暴越刮越猛的时候，巴顿却似乎是异常的镇定自若，他在感情冲动爆发过后，并没有那种悔悟和谦卑的迹象。他认为此类事情自己见多了，上级对他一直都没办法，大不了就是挨艾森豪威尔一顿臭骂。但这一次巴顿估计错了。和平已经降临，巴顿已经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了，牺牲他对大局并不会有多大损失。况且他又在不断地犯错误，华盛顿政客们不能容忍他，在他们看来，巴顿侮辱了美国的两党制，并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士与纳粹分子等同看待。艾森豪威尔不能容忍他，因为自停战以来，巴顿已经惹了不少麻烦，虽然他一再警告巴顿，但巴顿却置若罔闻，巴顿闯的祸，也殃及了艾森豪威尔，对他的政治前途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公众舆论也不能容忍他，人们认为，纳粹主义仍然是人类的头号敌人，巴顿要对纳粹分子在某些地区的猖獗负责。

9月24日，维克托·伯恩斯坦在《下午报》上发表了攻击巴顿的文章，文章最后用粗体字下了结论：巴顿将军应被解职。于是，“巴顿将军应被解职”这句话就流传开了。

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艾森豪威尔此时采取了行动。9月28日，他电话

命令巴顿来赫希斯特会晤。巴顿预感到此次会晤将是自己一生中一个不祥的最严峻的时刻，他明白艾森豪威尔要和自己摊牌了。他匆匆从巴伐利亚赶往赫希斯特，下身穿着简朴的士兵裤，而不是他那漂亮的马裤，上身穿着随便的夹克，没有配戴他那心爱的手枪。谈话前，多恩博士和克拉伦斯·阿德科少将当着巴顿的面出示了他们的调查材料，为艾克决定采取的行动作好了准备。巴顿与艾森豪威尔谈了两个小时。会见结束时，艾森豪威尔宣布：解除巴顿第3集团军司令的职务。

为了给这位被遗弃的英雄挽回点面子，最高司令部在10月2日将巴顿任命为第15集团军司令。这个集团军虽然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支由后勤人员组成的小规模的“服务部队”而已。巴顿明白自己的军事使命已经结束。他曾经说过：一个职业军人的适当归宿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而干净利落地死去。”他未能实现这一愿望，他自己的辉煌业绩反倒是在平时被自己的过错葬送了。

10月7日，巴顿怀着悲痛的心情与第3集团军告别。告别仪式上第3集团军将士们聆听了巴顿的告别演说：

“特拉斯科特将军、军官们、士兵们：

一切好事都有尽头。到目前为止，我所经历过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我荣幸地指挥过第3集团军。……我们共同取得的伟大成就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战斗精神，但是如果没有各专业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和后勤供应，仅凭美国人的英勇善战，那也是无济于事的。……在此集合的官兵们，你们是集团军的战斗人员。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的代表。请接受我的衷心祝贺，祝贺你们的勇敢和忠于职守的献身精神，并且热诚地感谢你们的忠贞不渝。……我相信你们今后在特拉斯科特将军的领导下，会做出更加辉煌的成绩。……再见吧，愿上帝保佑你们！”

告别仪式结束时，巴顿噙着泪花，把他最自豪的东西——第3集团军的军旗交给了特拉斯科特将军，军旗上是第3集团军的著名象征，一个由红、蓝色环绕着的大型白色“A”字。

1945年11月，巴顿在虚无飘渺的神秘气氛中迎来了自己的60岁生日。他回顾往事，认为自己无可后悔，相信自己度过了美好而有价值的一生。在那些日子里，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想到我最后领取军旗的时刻已经过去，使我感到十分悲伤。但是，对于上帝赐给我的机会，我至少已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人们并没有遗忘他，《纽约时报》在这一时期登载了一篇题为“危机已经过去，巴顿将军辉煌的战绩必将名垂青史！”的文章，对巴顿的一生给予了适当的评价，并着重介绍了他的辉煌战绩和带兵以及指挥战争的艺术。11日，巴顿在生日那天收到了亲人们给他奇来的生日礼品和美好的祝辞，那些曾经在他手下获得解放的人们给他送来了大量礼物。凡尔登、圣提埃丽等地方授予巴顿荣誉市民称号；比利时奖励给他战争十字勋章和利奥波德最高荣誉勋章，卢森堡授予他阿道夫·德·拿骚骑士大十字勋章和战争十字勋章。这些都是巴顿长期投入战争取得辉煌战绩所带来的最高的报偿。

最令巴顿宽慰的还是美国人民对巴顿的宽宏大量和对这位返回的远方游子的厚爱，美国各家报纸、杂志纷纷撰文对巴顿的生日表示祝贺，歌颂他战争时期的功绩。许多大城市张灯结彩，庆贺巴顿60大寿。

此时，巴顿想的更多的还是他的妻子比·阿特丽丝和他在南汉密尔顿那

个温馨的家，6月份他在美国最后的一天是在家中同妻子幸福安静地度过的。这是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宁静、最亲密的时刻。他们坐在沙发上手拉着手，望着绿草如茵绵延起伏的田野，相对无语，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12月9日，巴顿走上了他生活中最后的行程。这一天，巴顿在霍巴特·盖伊少将的陪同下，乘坐由上等兵霍勒斯·伍德林驾驶的小轿车前往莱茵法尔茨地区施佩耶小附近的森林去打猎，行车途中，巴顿的车与一辆大卡车相撞，巴顿颈部受重伤，全身失去知觉。

出事后，一个由彼得·巴巴拉斯中尉率领的第8081宪兵连的小分队很快便赶到了现场，他们用汽车把巴顿送到了第7集团军管辖区海德尔堡的第130驻军医院。

巴顿的伤势相当严重，医生检查后确诊为：“第三颈椎单纯骨折，第四颈椎后部错位，第三颈椎以下完全瘫痪。病危，预后不定。”

比·阿特丽斯一接到出事的消息，立刻就同美国陆军医疗团为她丈夫派出的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一道飞往海德尔堡。11日下午3时30分，她赶到巴顿的病房。巴顿带着感激的微笑欢迎妻子到来，他对妻子说：“比，恐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巴顿的病情虽然很严重，但他的神志一直是清醒的，他正在以自己顽强的毅力与死神抗争，这是他生平最大的一次搏斗。为了安慰妻子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他努力设法与他们交谈并相互逗趣。当护士霍尔中尉给他一支玻璃管让他吸水时，巴顿佯装生气地回绝道：“我才不喝这个鬼东西，除非它是威士忌。”

12月21日，巴顿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心脏的负担越来越重，下午5时49分，巴顿心力衰竭，在妻子的怀中停止了呼吸。

美军坦克部队的创建人，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一等功臣，个性鲜明、战法娴熟、指挥艺术高超的血胆将军，二战中威名显赫、战绩辉煌的军事家、不断胜利推进的传奇人物，陆军四星上将巴顿就这样悄然地离开了人世。

第二天早晨，世界各家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宣布：“巴顿将军长眠不醒，溘然逝世。”

几天后，一个细雨蒙蒙、浓雾弥漫的早晨，巴顿被安葬在卢森堡哈姆的大型美军公墓里，他与第3集团军的6000名烈士安葬在一起，就像他生前与士兵们亲密无间一样。在坡度渐缓的高岗上面，紧挨着他的是上等兵约翰·赫齐瓦恩的坟墓。他的墓碑与周围将士们的一样朴素无华，上面镌刻着最简单的墓志铭：

乔治·S·巴顿

第3集团军上将 军号 02605

在葬礼的最后一刻，一支12人的枪队举起步枪，齐射三响，枪声久久地回荡在卢森堡的群山之中。

巴顿是为战争而生的，战争结束了，那么他也就要离开了。在战争结束后的不到一个月中，他多次提到过没有战争的生活使他无法生存。他说一个战士最光荣的死亡就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一颗敌人的子弹打死。在最后几场战斗中，巴顿的确险遭危难，但都化险为夷。这次他却难逃厄运，死神终于从人们的手中抢走了巴顿。

巴顿走了。这次，他的军旅生涯是真的结束了。

也就在这一年，他的儿子从西点军校毕业。

